

# 罪之

1900

著 原 詹 爾  
譯 夷

行 刊

海 上

# 罪之誰

著原詹爾赫

譯夷適

大用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

# 誰 之 罪

俄 赫爾詹 原作  
適 夷 譯

112519

給

泰里亞·亞歷克山特洛芙娜

爲了深情的紀念

作者



## 譯記

赫爾詹(A. N. Terpig)於一八一二年生在莫斯科的富家。他隨學於俄德法藉的家庭教師；在他父親的書齋收藏哲學書甚多，他在這兒得益不少；尤其是法國十八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哲學，對他有深刻的影響。

一八三〇年入莫斯科大學的物理數學科。他在大學中與學友詩人奧格留夫等結社研究政治社會問題。此事遭當局之忌被逐於烏拉爾地方；在那裏過了六年。一八四〇年回莫斯科，當時青年智識階級正熱中於黑格爾的學說。赫爾詹遂亦埋於黑格爾的研究；並與倍林斯基、屠格涅夫共同發起了歐化運動。這一派主張俄國應與西歐各國取同一道路而發展，故必須大量吸取西歐文化與當時盛極一時的斯拉夫國粹派對抗，表示進步的立場。

在一八四二年，赫爾詹又被迫居住外埠，移居於諾芙格洛特。至一八四七年出國，漫遊巴黎、瑞士等處，於一八五七年定居於倫敦，創辦俄文的雜誌「北極星」。他的名著「過去與思想」，即在該誌發表。接着又創辦俄文報「鐘」。這報紙在俄國國內亦獲得廣大的讀者，據說連亞歷山大二世和瑪麗亞皇后，也每期必讀。

赫爾詹從此在國外活動，迄未歸國，於一八七〇年以五十九歲死在瑞士。

「誰之罪」是他在文學方面的代表作，他還有別的幾篇小說作品，都不及「誰之罪」著名。這小說開始寫作於一八四二年諾芙格洛特，到第四章止，均書於一八四二年，這是他自己在第四章篇末註明的。其後在發表時續寫，先後的經過五年。

在一八四五年「祖國記錄」的十二月號發表了最初四章，後來又在一八四六年的四月號中發表了從第五章開始的前篇全部，它的後篇是在次年「同時代人」的一八四七年一月號，與前篇合併作為單冊附錄而出版。

最初發表時，不用赫爾詹名義，署名為伊思剛台爾，因為他不尊視從來的文體，寫了一種新型的語法，所以攻擊他的批評家，稱這種新奇的文體，為伊思剛台爾派。

第一次發表時本有許多地方還未見完整，及一八五九年，單行本在倫敦出版，已經過完全的修正。

「誰之罪」的出現，在當時的俄國文壇是一件新異的事。在此以前，赫爾詹已寫了許多哲學與社會問題的論文，在這方面自成一派，不但這赫爾詹寫文學作品是一件新異的事，而且這作品本身對當時的文壇也是一種新異的出現。

當時俄國文壇上權威的批評家，便是赫爾詹的友人倍林斯基，他在讀完了第二次發表的作品之後，立刻於一八四六年四月六日寫了一封非常感動的信給赫爾詹。

「……我深信你是我們俄國文學中一位偉大的作家。你決不是文學上的玩樂者，不是巴爾底山，更不是全無成績的游擊隊。固然，你不是詩人，但這樣說明是沒有意義的，服爾泰也不是詩人，但服爾泰的「贛弟德」，却和別的許多偉大作品並肩共存，遺留於後世。

「……有藝術家性格的人，理智往往埋沒於他的藝術天資，和創作幻想之中；所以這種人作為詩人固然是賢智而博識，但作為普通人，却往往視野窄狹而近於愚癡（例如普式庚與果戈理。）但你有的思想家的性格，故恰巧相反，是天資與幻想埋沒於理智之中——埋沒於核心持有生氣潑刺的，成熟的，不是受動的，而是更活躍的人道主義傾向的理智之中。你有驚人的博識，這樣的博識，真使人懷疑一個人怎能有這麼豐富的智識。而且你又富於藝術天資與想像力，但是這種天資，並非自行成長的，將理智認為比自己低級的附屬品而加以利用的那種純粹的獨立的天資。你的天資，從你的性格來看，是一種私生子或承繼兒——正如理智之對於藝術性格一般。我不能將它作恰當的表現，但你是應該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只是等待你自己的口，向我明白地說明使我發讚嘆之聲的言語。

「……你與我的不同之點，但就一點就可以明白——你可以全不在意地讀康德的現象學與論理學，而我則談你的哲學論文都會覺得頭痛，但理解你的藝術天資，加以評價和敬愛的才能，我却是有的。假如你用這樣的作風在今後十年之間再寫三四篇這樣結實而完整的作品，你必成為俄國文學上偉大的存在，但在文學史上而且在俄國史上成為偉大的存在。

「……你的一切都是獨創的。是的，甚至缺點也是獨創的。因此缺點在你的作品中，有許多地方也轉化為長處，例如隨時隨地說俏皮話，是你做人的一個缺點，但在你的小說中，却產生了驚人的效果。……」

從這封信中，正指出了赫爾詹之作家的特性。

倍林斯基又在「一八四五年俄國文學」一論文之中，如此說明了赫爾詹之作家的基本特質。

「……『誰之罪』的作者，把理智提高到詩的境界，將思想轉化為活的人物，又將自己觀察的成果，具體化為完成戲劇事件的行爲，在這點上表示了奇蹟的成功，如果這不是作者在文學這新疆土上的偶然的嘗試，無心的巧合，而預約今後這種作品的陸續的產生，則我們是可以祝福有完全新型藝術天資的作家之出現的。」

又在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概觀」一文中，倍林斯基說：

「對於伊思剛台爾（赫爾詹）思想常是先行的。他預知道寫什麼與爲什麼寫。他以驚人的正確寫現實的某一場面，而這只是他對這件事說述自己的意見，下定自己的判斷。」

這是所謂問題文學。而「誰之罪」是俄國最早期問題文學之一。

批評家佛綏洛夫斯基說：「『誰之罪』是第一個提出婦女問題的重要作品。在赫爾詹以前的俄國小說中，完全沒有人觸到過這個問題。」

當然這兒所提到的不單是婦女問題，也提出了農奴問題，教育問題，智識份子問題。但我們不能把這些一一分析，總之作者是把這些問題合成一起用這個悲劇是「誰之罪」的方式提出了問題。

當時有一位批評家，回答這作者的質問。說這是「運命的罪過」，這與不回答沒有分別。今天的我們當然不能滿意這樣籠統的答案，

批評家伊凡諾夫，拉茲姆尼克說：「我以為這小說的結論，是說人應該多方面的生活，個人生活同時也必須經營社會的生活，人的個性應該加以擴大。」這話對於我們的答案，似乎多少有所示唆。

有人說：——佩里托夫是俄羅斯的維特。這話似乎很有意義。但我們的興味，不在佩里托夫有多少近似少年維特的煩惱。

「誰之罪」所寫的主題，在別國的文學中，也曾一再的提出。但寫同一的主題，德國的作家，法國的作家決不作這樣的寫法。這樣的寫法也不是赫爾詹一人，而是更廣大的範圍的俄國文學的特質。

前

篇

## 一 退職將軍和新任教師

有一天傍晚，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正立在陽台上。他剛睡了兩個鐘頭的午覺，朦朧着眼，連連打着呵欠。僕人走進來回事，因為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連正眼也自然不敢打擾老爺的清興；這樣過了兩三分鐘。終於，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問了：

——什麼事？

——剛才老爺睡覺的時候，莫斯科有一位先生來了，就是那位大夫介紹來的……

——啊？（在這兒不知應該用疑問號還是驚嘆號，兩者都不大明瞭。）

——已經請他坐在辭職的德國先生的屋子裏了。

——啊！

——他說等你醒來就來通報。

——叫他到這兒來。

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臉上立刻罩上一陣威嚴。過了一回，剛才那個僕人又走進來說：

——先生來了。

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沉默了一下，馬上向僕人盯了一眼，呵叱着說：——飯桶，含糊不清說些什麼？聽也聽不清楚，啊，好吧——僕人正想重說一遍，他又攔住了說：——請到這邊來。——自己立刻坐下來。

一個二十三四歲的瘦削的髮色黯淡臉容憔悴的青年，穿着一件很侷促的黑色燕尾服，拘拘束束的進來。



——啊，先生，你好！——將軍並不站起來，呵呵的笑着說道：——咱們的大夫非常稱讚先生，以後請你一切都隨便好了。喂，華西加！（將軍這麼叫着，打了一下舌板）幹麼不把椅子端來？你當先生不用坐椅子的麼。哼，老是對你們說，總是說不明白，到底要到幾時才懂得。現在就要拜託先生的，我有一個孩子，長得也還不壞，有點聰明，我打算給他進陸軍學校。法文程度已經可以跟我對談，德文還不會說話，能夠看看吧了。因為從前那德國先生，老是喝酒，不大管孩子的功課；我自己呢，實在也沒有辦法，老是叫他幫理家務。剛才你進來的那間屋子，就是他住的，他現在已經走了。我說一句總話，我不想像孩子當什麼博士、什麼哲學家。每年束修是二千五百盧布，你就得給我教二千五百盧布的學問。現在的情形，你也知道，文法、算術、在軍隊裏也都是省不了的……喂，華西加，叫米哈爾·亞歷克綏支來！這其間，那青年沉默着，紅着臉，擗弄着手帕，想說些什麼，但是血衝到頭上，耳管嗡嗡作響，好像沒有聽見將軍的話，只是明白感到將軍的話，有一種倒撫海象毛似的感觸。將軍講完之後，他說了：

——既然當了令郎的教師，當然憑着良心和名譽，盡力從事……當然，我只能夠盡我的力量……總希望可以不辜負您的……閣下的信託。

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半路打斷了他的話：

——我決不作過分的要求。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在隨便閑談之間引起他學問的興趣，這個你大概可以明白吧？不過，你是學校出身的麼？

——是，是學士。

——這是什麼，是新的官位麼？

——是學位。

——雙親大人都健康麼？

——是，托福。

——牧師麼？

——家父在鄉下當醫師。

——那末，你是醫科出身的麼？

——物理數學科。

——拉丁文懂麼？

——懂的。

——這種文字其實並沒有什麼用處，固然，當醫生的的人在病人面前說說明天會涅槃之類；也許是用得着。對於我們，實在用不着，你說對不對？

要是米哈爾·亞歷克綏維支即米夏這時候不到來，這一套教育理論，還不知要發揮到什麼時候。米夏今年十三歲，紅臉腮，胖胖的被太陽曬黑的精神飽滿的孩子，身上穿着一件三四個月以前已經欠寬的上褂。總而言之，是一副住在鄉間的富地主兒子的共有的模樣。

——這一位是你的新先生，——父親說。

米夏略略行了一個禮。

——聽先生的話，好好用功，爸爸給你化了那麼多錢，別讓我白化，這就是你的責任。

教師站起身來，恭敬地向米夏回了禮，抓起他的手，和善的望着對方的臉，說了我要鼓起你求學的興趣，盡一切力量，使你能夠快快樂樂地用功。

——這孩子，欠用功一點兒。——將軍說：——他現在還跟住在家裏的一位法國女人學習，教師也在教他的書。這位教師是神學校出身，現在在本村掌教。怎麼樣，先生，考考他看麼？

教師躊躇了半天，想了好久題目，才說道：

——那末我問你一個問題：文法的目的是什麼。

米夏扭轉了頭，擰着鼻孔說：

——是俄文的文法麼？

——隨便什麼，總之是一般的文法。

——我們還沒有學過呀。

——牧師教你的的是什麼呢？——將軍嚴厲的問。

——我們，爸爸，俄文文法只學到副動詞爲止，教理問答講到聖禮爲止。

——好，你領先生去看書房間……對不起，還沒有請教大號？

——我叫特米忒里——教師紅着臉回答。

——父名是？

——約可芙雷維支。

那末，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長途旅行，肚子一定餓了，先請用一點東西好麼，順便喝一杯伏特迦吧？

——我不喝酒，只消喝一點水就行了。

說謊！——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心裏想了，不過發揮了一大篇教育理論，實在有點喫力了，便走到起坐室太太那兒去。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躺在柔軟的土耳其式長椅上，身上披着一件大衫，這是她頂喜歡的衣服，因爲別的衣服穿在身上都是緊湊湊的。十五年十足幸福的結婚生活，對於她的身體，真是大有裨益。她在鄉間太太們當中，正變成了一隻雞羣的鶴。被亞歷克綏重濁的腳音驚醒過來，她略略抬起惺忪的倦臉，還有點沒有睡醒的樣子。好像出生以來第一次睡失了聰，出驚的叫道：「啊喲喲，我睡着了麼？真有趣！」亞歷克綏告訴她爲了米夏的教育，自己正辦完了一樁公事。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聽得十分滿意，一邊聽着，一邊喝完了半瓶克華水。她每天在喝茶以前先喝克華水。

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恭聽了將軍的演說，還不會完全渡過了難關。他帶着幾分興奮，默默地坐在書房間裏，僕人又進來請用茶點。這位學士先生，從來沒有跟貴婦人同過席。他對於太太小姐之類抱着一種本能的尊敬。在他看來，女人的頭上好似罩着一道佛光。所謂女人，在他看來只是在散步場上散步時近不得身的東西，要不然便是在莫斯科戲院的舞台上跳舞着的東西。在舞台上，不管怎樣醜陋的舞女，他都當做仙子和女神。現在，人家要帶他去見將軍夫人了；而且除了夫人之外，也許還有別的女子。米夏已經對他說過，自己有一個姊姊，家裏還有一位法國女子，還有一位名叫柳波尼加的姑娘也住在一起。特米忒



里·約可芙雷維支很想知道米夏的姊姊是多大年紀，幾次出口詢問，可是臉上有點不好意思，終於沒有問出來。『怎麼啦？好，去吧！』米夏說了。他有一種嬌養孩子共有的習氣，對外人總是分外懇懇的樣子。學士先生雖然抬起身來，却不知道支起身子的是不是自己的腿子，手心裏一把冷汗。他拚着超人的努力，帶着馬上要昏倒的神態，走進起坐室裏。在門邊，他對料理茶炊的女僕鞠躬行禮。『葛拉薇！——將軍說：——我給你介紹。這位就是米夏的新先生。』學士先生連忙行禮。『啊，請裏邊坐。』葛拉薇拉·黎伏芙娜霎霎眼睛，臉色略呈紅暈說了。這是她的習慣：『我們米夏，早該有一位好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謝謝綏敏·伊凡納支，替我們找來了你這樣的好先生。好吧，先生，不要客氣……請坐啊？』

——是，我一直坐得够了。——特米忒里嘴裏含糊着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

——對啦，在馬車上是不能立的，——將軍插進嘴來。

這一句話把學士先生窘住了，他端正了一把椅子放在一旁，灣下腰去，做出似坐非坐的樣子，坐下去了。他感到最大的難事臨到了他的頭上，再也抬不起頭來。他覺得這屋子裏有好些女人，要是跟她們對面，就不得不行一個禮，可是怎樣行呢？對啦，應該在沒有就座之前先來行禮的吧？

——對麼，真如我對你說的，——將軍小聲的說：——像一位小姑娘一樣。

——真可愛，——葛拉薇拉·黎伏芙娜咬着肥潤的嘴唇，用法文說了。

葛拉薇拉·黎伏芙娜第一眼便中意了這位青年，這自然有種種的理由：第一，特米忒里有一對大的碧眼，這可引起了她的興味；第二，葛拉薇拉·黎伏芙娜除了丈夫、僕人、車夫、老醫師之外，差不多，碰不見一個男子，特別是年青而有味的男子，而且等回兒我們就會知道，她從來就喜歡作柏拉圖式的空想；第三，凡是中年婦人一看見青年男子，總是有點動心的，正如中年男子一看見青年姑娘就會動心一樣。這種感情，近似同情的心理，不，也許還是一種母性的感情——是一種把一個不知世故，萬事偏促的無依無靠的人，放在自己保護之下，愛憐他，培養他的感情。將軍夫人覺得這第三種感情對自己最為適當。但我們可並不是這樣想，至於我們怎麼樣想，現在毋須在這兒說明……葛拉薇拉·黎伏芙娜親自倒茶給學士先生，特米忒里一口喝了下去，燙壞了舌頭和上顎，但他發揮古來英雄豪傑的勇氣，忍住了疼痛。這對他大

有裨益，他突然改換了一副神情，神經漸漸的鎮定起來，他的目光一點一點抬起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是坐在長椅子上，她的面前是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大茶炊，跟印度式的紀念塔什麼的一樣。不知是不是要嘗嘗跟她面對面的快味，還是不願在茶炊上照見自己的臉，在她的正對面，將軍泰然地躺在祖上傳下來的一把靠臂椅上。這椅子的後面，一個十歲光景的姑娘做着一張特別的臉孔立在那兒，她從父親的背後偷偷的望着先生。對於學士先生這出色的風度，小姑娘完全楞住了！米夏也在這張食桌上，他的面前放着一鉢頭酸牛奶，一大片黑麵包。桌毯上很精緻的繪着雅洛斯拉美里城的風景，四隻角上四條熊，桌毯底下，一隻塞泰種的狗抬起了頭，掛下來的毯子邊，恰巧掩在它的頭上，使人想起埃及的獅子。那條狗瞪着油膩膩的雙眼瞪住了學士先生。窗邊的一把靠臂椅上，坐着一位神色和藹，滿臉皺紋的瘦小的老婆子，手裏編着襪子。她的眉毛向下掛落，俏薄的嘴唇，已經失去紅潤。特米忒里知道這就是那位法國女人。門口一旁站着一個僕人，正給將軍裝煙斗。他的旁邊一個麻布袖子花洋紗服的女僕，唯唯諾諾的侍候着老爺太太的茶點。這屋子裏還有一個人，不過這人正伏身在綉花架子上，特米忒里沒有看得見。這便是被善良的將軍收養着的一位身世可憐的姑娘。談話很少反響，不過這其間要是有一句跟堰壩一般反撥的話，那對於學士先生就會感得十分無聊了。

一個窮青年的生活和一個富地主家庭的生活，在這兒如此相逢，實在是一種奇怪的姻緣。假使不遇在一起，也許雙方都可以平安無事……但事實却並不如此。一個受過大學教育，勤懇規矩的青年的生活，投進了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夫婦的豐裕的生活之中，是多麼的不相調和，正如一隻小鳥飛進了籠子。對於他，一切都變化了。而且這種變化，對於一位完全不知世故的初出茅廬的青年，當然不能不有何種的影響。

但是，這一些到底是什麼人呢？——享受着幸福的結婚生活，萬事順遂如意的將軍夫婦，以及爲了使米夏進陸軍學校而改造他的頭腦特地請來的家庭教師。

在這兒，我暫且放下敘述故事的筆，因爲木本水源，先來敘一敘幾位主人公過去的傳記，大概也不算是多餘的。那末，我們立刻來談吧。

## 二 將軍的傳記

亞歷克緹·亞勃拉摩維支·納格洛夫，授過出色的勳章的退職陸軍少將，是一位又胖又高的人。自從剪斷臍帶以來，從沒有害過一場小病，對於格夫蘭的名著「生命的繼續」，正是最好沒有的反證。他一向跟格夫蘭書上所寫的話，作正面的反對，可是他卻永遠健康，永遠紅光滿面。他所實行的唯一的衛生法，就是從來不用頭腦消化。大概就因實行了這一點，所以對於其他一切的衛生之道，便可以坦然的置之不理。他生得又暴躁又性急，說話和行動都粗獷。但心地上却並不是一個惡人。再看他並非完全隱藏在贅肉中的輪廓清明的臉孔，濃黑的眉毛，銳利的目光等等，又使人覺得這個人的才能決沒有被生活所壓壞。他從大自然和住在姊姊家裏的法國女子那兒受了教育，十四歲進了騎兵聯隊，從嬌縱兒女的父母得到金錢，在青年時代頗過些荒唐的生活。一八一二年的戰爭終了之後，納格洛夫昇任上校；當上校的肩章釘上肩頭的時候，他對軍隊生活已經開始厭倦，對於軍務有點感到討厭了。繼續服務了一個時候，「自覺健康大損，已不能繼續軍務」辭退了現役。退役的時候又晉級少將的頭銜。只有在喫飯的時候常常要碰着小菜的鬚子，和逢時逢節特地披掛的軍裝，算是軍隊生活的紀念品。當將軍住在一八一二年大火之後全部復興的莫斯科，繼續着過一種無窮無盡的單調空虛而無聊的日子。凡是他能做或想做的事，什麼也沒有。他趕着馬車跑相識的人家，趕來趕去打牌，在俱樂部裏喫飯，現身在戲院池子的前排，參加跳舞會，親自管理兩隊馴馬車，而且無晝無夜的把着車夫的手教趕車，還親自教練馬夫控馬的技術……這樣的，一年半過去了，車夫已經完全學會坐在車台上拉繮的本領，馬夫也學會了抓握馬口邊的口繮。納格洛夫又感到無聊了。他想到鄉間去管理領地。他以為要防止領地的頹敗，必須親自出馬。他的經營論是很簡單的，那便是每天監督住執事和管理人，要不然，便是肩起獵槍去打野兔。他完全不慣實際的事務，並不知道什麼是必須做的

事情，忙碌着一些瑣瑣碎碎的工作，就十分滿意了。執事和管理人，從他們的地位看來，對於這位老爺的行徑，也頗為滿意。至於農民的意見，他是不知道的——因為農民什麼也沒有說。約摸過了兩個月光景，老爺屋子的窗口上，發見了一張美麗的女子的臉，起初眼裏含着淚水，漸漸的那碧綠的眼睛顯得越發美了。正在這時候，對於村務管理不十分熱心的管理人，跑到將軍跟前報告葉美利加·巴爾巴西的農舍已經十分陳腐，請求行行善心給他一點木料。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對於樹林寶貴得跟發瘋一樣，就是要一點木料做自己的墓標，大概也不大捨得去砍。可是……可是這一回，將軍却特別的和氣，意外地允許砍木料造巴爾巴西的農舍，雖然他還特別警告了管理人：「喂，當心點，不許多砍我一株木頭，多砍一株就好比砍我的肋骨呀。」管理人走出裏院的階級上，告訴葉美利加的女兒歐特却，事情很順利。他稱歐特却做「代理媽媽」，害得這鄉姑娘連耳根都紅暈了，不過心地是單純的。想到父親可以有新房子，已經高興得不得了。據我們所知道的範圍，不大明白他怎樣把這碧眼的姑娘弄到手裏，也不明白事情怎會弄到這田地。我推想這樁公案，大概進行得非常簡單。

雖然如此，納格洛夫對於村中的生活還是厭倦起來了。他相信經營上的缺點已經完全消除，而且今後確定的方針已經完全定好，所以自己不在場也不妨事了。於是他又到莫斯科去，這一回，行李帶得很多。碧眼美人，奶媽子和喫奶的孩子，另外坐了一馬車。一到莫斯科，他把他們安頓在面對院子的屋子裏。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對於嬰兒，碧眼的杜涅和奶媽子分外的愛護，這是他的情思纏綿的時代！這其間，奶媽的奶開始壞了，不斷的嘔吐。醫生說這種奶已不能再喫。將軍對她非常憐惜：「這樣好的奶媽子，不容易雇到的，身體又好，心地又正直，作事又勤懇……不料奶會變壞……真是不幸哪！」他給奶媽二十盧布和一块頭布，送她回到丈夫那兒去調養。醫生勸他養一條羊代替奶媽，他照辦了。羊很壯健，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十分愛護，親手拿黑麵包給它喫，用手撫摸它。不過這回不管如何愛它，奶水却沒有變壞。將軍的生活方式，跟初到莫斯科來的時候一樣，這樣地又過了兩年。但是不能再過下去了。一個人沒有一定的工作，總是耐不住的。動物只消活下去就是工作，但是人僅僅活下去還不夠，此外還有一種工作的力量——這一點跟動物是不同的。納格洛夫從白天的十二點到晚上的十二點在外邊到處亂跑，還是一天

天地苦於生活的無聊。現在他也不想到鄉間去，好久地害着憂鬱症，比以前更多地對僕人施着父親遺傳下來的鞭刑。同時，住在面院的屋子的時間也更加少了。有一天，他回到家裏來，樣子是從來沒有的高興，好像非常忙碌的神氣，額角上繃起皺紋，臉上現着微笑，在屋子裏踱來踱去踱了好半天，突然像下了決心的樣子，站停下來。似乎內心的糾葛已經解決了。內心的糾葛一經解決，將軍便吹口哨。躺在鄰室椅子上的僕人，一聽到這口哨的聲音，喫驚的跳起身來慌慌張張的向門口正反對的方向闖出去，好容易才找到了門戶。「一天到晚睡覺，這狗子！」將軍罵了一聲，但那已不像平常接着便有鞭子的閃電射來的，那種雷似的聲音，只不過這樣說道：「對米西加說，明天一早，天亮以前，叫德國人馬車匠來。」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納格洛夫夫好似肩頭卸下了一副重担，這天晚上就睡得很熟。第二天早上八點鐘德國人的馬車匠來了。到十點鐘，已經一切都談好，定造一輛四人座的箱式馬車，車身是光亮的胭脂色，飾上金色的紋章，座席鋪上粉紅呢，大紅邊，還裝一個三疊式的正式的車夫座，一一都詳細的指點到了。

定造一輛四人座的箱式馬車，不消說得是表示了將軍已有結婚的意思。不多久，這意思更表示得明明白白。定造馬車之後，他又叫執事來，以他那又長又瑣碎的口吻（這口吻對納格洛夫夫反而是一種很大的名譽，因為在這瑣碎之中，表現着人們稱作良心的東西），說了自己對他忠實的服務，十分感謝，因此想給他適當的賞賜。執事不知道將軍的葫蘆里賣的什麼藥，誠惶誠恐的打恭着說了這樣的話：「老爺怎麼對我們說這樣的話，是我們應該感謝老爺的，老爺是我們的父母，我們是老爺的兒女呀。」納格洛夫夫演把戲已經演得厭氣了，便單刀直入的說道——「我要把杜涅給你做媳婦。這執事是一個眼頭活亮的聰明人，對老爺這意外的恩寵不禁大喫一驚，但立刻在心裏打好了拒納利害的算盤，接受了老爺的恩典，請求從此以後，永賴蔭庇，親了一親將軍的手。這位被強迫的新郎，完全明白了事件的原委，但是硬把杜涅揪在自己頭上，決非什麼侮辱，自己是老爺的第一個近身人，最明白老爺的脾氣；而且娶這麼一位漂亮太太也不算壞事。總之，新郎是完全滿意了。杜涅聽說自己要當執事的妻子，駭得哭了起來，心裏說不出的悲傷，但是想想回到鄉下父親那兒去，或是當執事的妻子，結果還是揀了第二條路。她想到自己過去的那些同伴，會怎樣的把自己當做笑料，不禁感到難受，她想起自己威風得令的時候，同伴們都叫自己做「半邊太太」。

一禮拜之後，兩人舉行了婚禮。第二天早上，新夫婦捧着點心上將軍處請安，納格洛夫很高興地給新夫婦一百盧布的賞錢，回頭對一個正在旁邊的廚子說：「你好好兒記着吧，我喜歡罰人，也喜歡賞賜人，作事勤懇的人，會得到好的報酬。」廚子回答道：「是，老爺。」不過他的臉上，却明明表示着：「你這個饕鬼，我每次買菜落了你的錢你可一點也不知道呢！」這晚上，執事辦了酒席，而兩晝夜之間，全宅上下，都發出伏特加的氣味，對於這一點，執事是毫不吝惜的，不過對於可憐的杜涅，這是悲苦的日子，一張小小的床，跟女孩子一道搬到僕房裏。杜涅的簡單而真樸的心，刻意的愛着女兒，她所害怕的只是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府中上下人等，大家都喜歡她——她是對誰也沒有危害的。自從她遭受了不得不偏處女僕室的命運以後，她把愛的要求和生的慾望，全部灌注到孩子的身上。樸素的，永遠被束縛的她的心，是一顆善良的心。她是老實懦弱的女子，無論受了怎樣的侮辱都不會生氣。但是一件事使她無法忍耐，那便是納格洛夫對孩子也厭倦了，很殘忍的對待孩子。在那樣的時候，她便大聲咆哮，不是爲了恐怖而是爲了憤怒；也在那樣的時候，她極其輕視納格洛夫。納格洛夫好像也感到自己虧心的地方，胡亂罵了她一頓，重手重腳的把門拉開，跑出外邊去了。當眠床要搬出去的時候，杜涅把房門緊緊閉上，跪在聖像面前，一邊抽抽咽咽的哭着，一邊把起女兒的小手劃了十字，「好，做禱告吧——她說：——做禱告吧，以後我們要到外邊去，兩個人一同受苦。聖母啊，保佑這個無罪的孩子……：……唉，我真是一個多麼愚笨的女人，我只當這孩子大起來一定會穿着綢緞，坐着馬車。幸福只是在門縫裡向你露了一臉，立刻又躲起來了。你原來跟你的媽媽一樣，只是一個鄉姑娘……：……從此以後，你再不能過那幸福的日子，你將來一定會給新太太當洗衣婦，一天到晚兩手浸在肥皂水裏……：……唉，神明喲，這孩子在你的跟前，到底幹過什麼壞的事情？」……：……杜涅哭泣着投身在床上，胸頭氣得呼呼作響。小孩子受了驚嚇，兩手抓住了母親，大聲的號哭着，瞪着不解事的眼晴，直盯着母親的臉……：……一小時之後，小小的床搬到僕室裡了。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叫執事來，吩咐孩子管執事叫「爸爸」。

但是，那位被挑中的幸運兒，究竟是誰呢？在莫斯科，住着人類中的一種特別種族。我所說的，是中等貴族的邸宅。那兒的居民，在社會的表面上完全不露臉面，在這兒那兒的冷街僻巷裏，整幾代的悄悄兒

度着生活。形成他們主要特徵的：是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和對於一切新事物的隱秘的仇視。這些邸宅都建築在庭院的深處，屋柱是灣曲的，門廊下髒得一塌糊塗。但他們深信自己是我們俄國國民生活的代表；因為他們以為「克華水是跟空氣一樣的不能缺少」；而且乘雪橇旅行的時候，也必跟乘箱式馬車旅行一樣，身邊帶上兩個跟班；再加一年到頭用攀沙和辛比爾斯克來的東西充食糧。在這種邸宅之一中，住着一位名叫瑪芙拉。伊林契娜的伯爵小姐。她曾經捲進貴族社交界的漩渦之中，是一位出色的美人兒，顛倒過不少的男人。在宮廷裏出入的時候，頗跟詩人康推米爾揚了一些聲名，他在她的紀念冊上，寫了一些押韻的歌，即所謂「腳韻頌歌」，其中一節，以一句「吾彌納華之女神」作結；步原韻的下一節，以一句「醒余目之瑩瑩」作結。但是生性冷淡而且把自己的美貌傲人的她，一次次拒絕了人家的求婚，等待着如意的郎君，這其間父親死了；經理公有財產的兄弟，在十年之間幾乎把全部財產化費在酒和賭博之中了。首都的生活程度越來越高，必須過一種比較清淡的生活。當伯爵小姐明白自己的困難時，已經快到三十歲了。她在一度之間發見了兩件事實：——第一件是財產沒有了，第二件是青春過去了。於是她急着出嫁，可是經過幾次無望的嘗試，一次也沒有成功。結果，她胸中懷抱了深深的怨恨，移居到莫斯科來。據她自己的話，是厭倦了上流社會的繁文縟節，特地來找尋個人的清靜生活的。剛到莫斯科的時候，大家識不透她的底細，探訪這位伯爵小姐，成為社交界的一種名譽，但是她的毒舌和難堪的傲慢，漸漸使人們和她疏遠了。這位被人們遺棄了的老小姐，益發變得善怒而彘扭；於是在自己的周圍，召攏了一批半似熱心教徒半似流浪人的老婆子，搜羅一些東家長西家短的穢聞瑣史，咒咀着這個世風日下的時代，給自己永久的處女性標上高貴的價格。把財產化盡了的那位伯爵兄弟，爲了整理財政，決心實行了在當時是非常勇敢的行動——跟一位商人的女兒結婚了。整整的四年之中，每天責備妻子身分的卑微，也在這期間，把妻子的粧奩金，連最後一個哥貝也放在賭博裏。結果，把妻子趕走，自己就醉死了。一年之後，他的妻子跟着死了，身後留下一個五歲的女孩子，一個錢也沒有。瑪芙拉·伊林契娜收養了這個女孩。她這樣做究竟是什麼意思，也不大明白。爲了家庭的名譽麼？同情孩子麼？還是對兄弟的憎恨？——總而言之，這女孩的生活過得並不怎麼好。她完全不知道這樣年齡的孩子們的歡樂，只不過被唬嚇着，戰戰兢兢的，縮成一團。老小

姐的自私自利是可怕的，她們刻意的對遺留在自己冷卻的心中未經擾亂的部分所結合的一切，實行復仇。這位小伯爵小姐毫無歡樂地過着憂苦的日子。不幸的是這位姑娘具備一種受了外部的壓迫，反而會反撥地成長下去的性恪。當她開始自覺的時候，她發見自己心中有兩種強烈的感情：——一種是希望得到外表上的滿足的欲求，一種是對姑母的生活方式的強烈的反感。這種感情的發生是當然的。瑪美拉。伊林契娜不但不許年幼的姪女有絲毫的歡樂，而且對於女孩子自己所找到的一些滿意和天真的樂趣，也嚴厲地加以禁止。這位青年姑娘的生活，大致是當姑母躺在床上時候，給她唸書，其餘的時間，也必須兩腳不停的給姑母使喚，瑪美娜。伊林契娜想。總之，她以為養育這個女孩的代價，便是吸盡這女孩的青春，飲盡這女孩靈魂中新鮮的漿汁。但是說到養育，她其實並沒有真的養育，只不過借了養育的名義，一天到晚嘮嘮叨叨的咒唸吧了。時間過去了，小伯爵小姐已經上了相當的年紀，二十三歲，是適當的出閣之期了。她深深感到自己生活的枯寂和煩悶，一心一意只希望離開這個地獄一般的姑母家。她以為到坟墓裏也比這兒好些，她拚命的喝醋，希望能夠害肺病，可是沒有效驗。她也想進修道院去，但是下不了實行的決心。這期間她的思想突然轉了方向，無意中在姑母的衣櫥裏找到了舊的法國小說，告訴她除了死和修道院之外，人生還有更好的安慰。她丟下了「骷髏之夢」，開始夢見生小鬍子，獅子髮的活人的頭臉。整千整百小說的場面，日日夜夜圍繞着她，她給自已編造許多故事，情節是這樣的——一個男子帶她出走。被人追上了：「這個人不許人愛的。」手鎗響了……：「你永遠是我的！」男子執着鎗說……：「一切的夢，一切的思想 and 幻象，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情節是接二連三地無窮無盡編造出來。可是，這位可憐的姑娘，每天早晨怯生生地張開眼睛來，知道誰也不來帶她出走，也沒有人來對她說：『你永遠是我的』，便覺得胸頭一陣鬱抑，眼淚落在枕上。她楞楞地依照姑母的吩咐，喝了奶膏，以後又明白沒有人關心她，更劇烈地陷身在絕望之中。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中，僅僅喝點奶膏，是不容易醫治的。相反地，只是一直線地進入到生的悶脫和興奮狀態中去。她忽然對僕人慫恿起來，把馬夫的骯髒的孩子，緊緊地抱在胸口。姑娘們經過了這樣的時期，不是馬上出閣，便是吸起鼻烟，愛起貓狗，開始變起非男非女的中性人物來。幸而年輕的伯爵小姐走的是第一條路。她長得很美，而且正在這個時期，得到我們的主人公納格洛夫將軍的青睞。



在她身上最動人的一對水汪汪的眼睛，和高聳聳的胸脯，完全把納格洛夫俘虜住了。將軍在舊昇天節第一次遇見了她，他的一生的命運也就決定了。將軍恢復了他在騎兵時代的心情，開始竭盡一切手段，製造見到青年伯爵小姐的機會。在教堂門口整整地等了幾小時之後，終於看見一輛古色斑斕的馬車，被一匹瘦得連死的氣力也沒有的高腳馬拖着到來，兩個跟班扶下一位披着頭巾的老鴉形的老伯爵小姐，擋住了重瓣薔薇般的青年伯爵小姐的去路，他的心便別別地跳了起來。將軍在莫斯科有一位表姊……一個人要是有住在莫斯科，生活相當優餘的表姊妹，本身又有相當的地位和財產，而還沒有太太，大抵總辦得到跟心目中姑娘結婚。將軍將自己的心事告訴了表姊，表姊跟同胞姊妹一樣表示了同情，可憐的姑娘兩個月整整陷身在憂苦的深淵，突然，從天外飛來一般，來了說媒的人。將軍的表姊馬上派馬車去接一位九品官的夫人，九品官夫人來了。表姊不願讓別人偷聽了去，連傭人也支使開了。過了一個鐘頭，九品官夫人臉孔燦照地從表姊的屋子裏走出來，再在女僕室裏把事情簡單地一說，便匆匆地出去了。第二天早晨九點光景，表姊說九品官夫人不守時間，有點發脾氣了；但是九品官夫人是打算十一點鐘來的，全然不慌不忙，好容易，久待的客人到來了：除了九品官夫人之外，還有一位戴頭巾的貴婦。總之，事情是異常迅速，而且井然有條地進行了。伯爵小姐家的方面，慢慢地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窗子上摘下了粗杜布的窗簾，叫人洗濯了。門鎖塗了克華水（代替醋）用磚粉磨擦。大門間裏四個僕人在縫馬的皮韁，發出一股皮革味，在那兒已脫下了冬天用的雙重窗櫺。一向被人遺棄的瑪芙拉。伊林契娜，有了一位有錢將軍來向自己的姪女求婚，得意得不得了，但是故意擺出架子，不肯輕易露出許諾的口氣。有一天早晨，老伯爵小姐吩咐姪女，今天打扮得好看點，大襟比平常打開得寬鬆點，而且親自給她從頭到腳檢查過。

——什麼事，姑媽，一定要今天打扮？有客人來麼？

——你知道什麼。——姑母回答她，但口氣比平常和善多了。

姪女兒穿着的那件洋紗衫，似乎立刻會被她奔流在血管裏的熱炎燃燒起來了。她作着種種的猜測。可是，對於自己的猜測總不敢十分相信，但也不敢斷定決不可信……她悶得氣也透不過來，正想跑到門外邊去，在大門間，僕人們告訴她：今天有一位將軍要來，這將軍是向她求婚來的。這時候，一輛箱式馬車

開進來了。

——派拉西加，我要死了，我要死了！——青年伯爵小姐說。

——不，不會的，小姐，哪有人家來求婚，你便會死的道理，況且是那麼出色的新姑爺……我常常在說，咱們的小姐將來一定嫁給一位將軍的……您不相信去問問別人。

要把這位可憐的姑娘在相親時的豫感，一一描寫出來，恐怕任何作家，都辦不到的！……當她的神志稍微有點恢復的時候，第一點使她驚異的，是將軍的燕尾服裝束。她以為他一定是穿着軍裝掛着肩章來的。但納格洛夫雖然沒穿軍裝，依然博得了她的歡心。他雖然年近四十，因為身體健康，還保留着非常的年輕，而且生性雖然不善詞令，却有一種軍人的，特別是服務於騎兵隊的軍官們所共有的好脾氣。這一天特別剪成時式的出色的鬚子，又大大地補償他在他身上所發見的其他一切的缺點。婚約成立了。相親之後一星期瑪芙拉。伊林契娜家裡相識的人都跑來賀喜。許多大家以為早已去世的人們，各從自己的洞穴裏爬出來。這些人在自己的洞穴裏，已經跟死亡戰鬥了三十年，直到現在還沒有屈服。他們三十年來做着自己喜歡的事，積蓄了錢財，都因營養不良，害着中風哮喘，害着重聽的毛病。瑪芙拉對任何人都這樣說：「這回的事情，我自己實在比你們還驚奇。我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的姑娘這樣早就要出嫁，真正還是一個小孩子。不過，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旨！新郎是一位切實可靠的人，一定會當自己女兒一樣的照顧她。實在這孩子還是一點世故也不懂。至於新郎的地位財產，那倒不是重大的問題，世界上為金錢受苦的人也很多。我只是看他受過正當的教育，人也切實可靠，就沒有什麼說的了（她這樣說着，拿手帕拭着眼睛）。實在的話，教育的力量真是大得不得了，父親那麼荒唐，母親又是身分卑微的商人的女兒，這樣一個姑娘能夠長成現在這副模樣，誰會料想得到呢？你真想不到呢，她當着將軍的面白白說了兩三句話，我在旁邊慙恚她的時候，她也只是說：只消姑媽心裏如意，我是無有不可的，……」——在這種世風日下的時代，這樣的姑娘實在少有——瑪芙拉，伊林契娜的親友們異口同聲地說，之後，又是東家長西家短，開始談別人家的穢聞。簡單地說，此後又過了幾天，軍裝外邊披上驃騎兵大鑲的納格洛夫將軍，跟花紗邊綾織新娘裝的新太太葛拉麥拉·黎伏芙娜、納格洛華，並坐在六馬駕駛的四人座箱式馬車裏，駛進裝飾得花

團錦簇的邸宅。聖歌隊的合唱、正式的饋相、酒杯、音樂、黃金、燈火、香水，歡迎着年輕的夫人。全邸上下人衆站在大門間裏看新郎新婦，連那位執事太太也在其內。她的丈夫正忙着整理內務，把私室臥房都佈置好了。這樣富麗的生活，伯爵小姐簡直從來不會見過，但現在，這一切都屬於她了，連將軍都成了她的所有。這年輕的太太從小脚指尖到頭上最長的髮毛尖頭爲止，都被幸福包圍起來了。她的夢想實現了。

結婚幾星期之後的某日，像開了花的仙人掌一般變美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穿着一件寬博的釘花邊的白色室內服，正在倒早茶，丈夫穿着一件金線穿縫的便衣，嘴裏銜一只挺大的琥珀煙斗，躺在睡椅上，正想着聖誕節那天定一輛怎樣的馬車，黃色的還是藍色的？黃色的很好，但是藍色也不壞……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也一心一意地在想着什麼，她忘記了喝茶，腦袋軟洋洋地低下來，托在一只手心上。常常臉腮吹起一陣紅暈，又遲遲疑疑地顯出內心不安的表情。終於做丈夫的見到她那不平常的神情，說了。

——葛拉西尼加，你不大高興麼，那兒不舒服麼？

——不，沒有什麼不舒服。——她回答道，這時候她開始擡起臉來，目光像求救似地望着丈夫。

——你要什麼我都替你辦到，你有什麼心事麼？

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站起身來走到丈夫身邊，抱着他，發出悲劇女伶似的聲音說道：

——亞歷克綏，你答應我，你一定得接受我的請求。

亞歷克綏駭了一跳。

——你說你說，什麼事啊？……他回答道。

——不，不行，亞歷克綏，你一定得接受我的請求，你對你母親的坟墓發一個誓。

丈夫從嘴裡拿下了煙斗，更出驚地望着她的臉。

——葛拉西加，我不喜歡說話繞灣，我是軍人，只要是可能的事，都辦得到，好吧，明白點說吧。

她把臉埋在丈夫的胸頭，眼淚汪汪的說：

——我一切事情都明白了，亞歷克綏。我原諒你。我知道你有一個女孩子，年輕的時候，一個人總難免做出錯事……我懂得一個血氣盛旺的青年男子所犯的錯誤，我很懂得（這個叫做柳波尼加的姑娘已經

有三歲了……！）亞歷克緞，我見過了，這孩子的確是你生的，她的鼻子跟你一樣，頸子也非常的相像……我喜歡那個孩子！把她給我做女兒吧，放在我的身邊，讓我來教養她……你要答應我，不許對告訴我的大人生氣，不許責備她。我會愛護你的女兒，所以，你一定得答應我的請求，——眼淚跟瀑布一樣落在將軍的便衣上。

將軍完全楞住，狼狽得不得了。糊里糊塗中間，就答應了太太的強迫的要求，而且對母親的攻擊，父親的亡靈，兩人之間未來的孩子，以及兩人的愛情，發誓決不取消剛才的諾言，而且決不追究她怎樣知道事情的原委。一度降落僕人地位的女兒，又昇格當小姐了。小小的床又重新搬進主人的屋子裏。本來不許稱父親做父親的柳波尼加，現在又禁止稱母親做母親了，叫她只把杜涅當做奶媽。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親自到鐵匠橋街的舖子裏買來孩子的衣服，把柳波尼加打扮得跟洋囡囡一般；緊緊地抱在自己的胸口，流着眼淚說：「你是一個可憐的孤兒，」她說：「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所以我來當你的媽媽……你的爸爸到那邊去了！」——她又指着天說。「爸爸是長翼勝的呀，」孩子說。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的眼淚又流了出來，不禁脫口而出的說：——「啊，簡直天真得跟天使一般！」但其實這是一句很簡單的話，原來他們屋子的天花板上，依照從前的流行，掛燭台的黑色鐵鈎處，有一個撐開翼膀和手足的愛神像，用絲帶結住的。——杜涅是到達幸福的絕巔了，她把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當做天使。在她的感激的心中，絲毫沒有不純潔的念頭。她甚至對於不准呼自己的女兒做女兒，也一點兒不生氣。她看見女兒穿着花邊的衣服，住在主人的屋子裏，只不過說了這樣的話：「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生出這樣好看的孩子。那孩子再不能穿別的衣服了，她會變一個美人兒的呢！」杜涅走遍各處的修道院，為自己所生的那位漂亮小姐祈求幸福。

有許多人，以前認為伯爵小姐葛拉斐拉所做的是一種英雄的行爲，但我覺得她這種舉動，實在是太輕率了，至少這跟她僅僅知道對方是一個男人、一位將軍，便委身嫁他一般太欠諒見。她之所以這樣做，原因是很明白的——就是以爲悲劇的場面，自我犧牲，強迫的慈善行爲，是這世界上最好的事情，一種羅曼諦克的興奮。作一個公正的判斷，還不得不補充一句，那就是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在這件事上，並沒有一點聰明的思考，也不存一點外觀的虛榮，她爲什麼要收養柳波尼加，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只是喜歡這行

爲的悲壯的一面。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當場雖然答應了她的要求，立刻便明白這孩子一定會落在一個奇怪的地位上，但在那時候，他簡直想也不會想，自己的贊同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事實上他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好還是壞？一定有許多人贊成，也一定有許多人反對。不管這是怎樣的事情，也不管將來的結果如何，凡是以進步爲人生最高目的的人，就會贊成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但是不管這是怎樣的事情，也不管它將要求怎樣的代價，凡是以幸福爲人生最高目的的人，就會反對她的。要是柳波西加養育在僕人的屋子裏，時間經過，即使知道自己的出身，但因她的理解力受有限制，她的靈魂陷入在永不醒覺的睡眠之中，就不會因此而發生什麼事情；而且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也必服從自己良心的呼聲，還她一個自由之身，多多給她一些賠嫁金。在她自己狹窄的理解力範圍內，她會很幸福的；她會嫁到小買賣人的地方去，頭上包着綢頭巾，一天到晚喝着摻花的茶，給那買賣人養許多孩子，不時地到納格洛夫邸來作客，看見昔時的同伴，很眼羨地望着自己，她便十分滿意，願望自己這樣的活到一百歲，一旦百年之後，會有整百輛的街頭馬車排着長長的隊伍送她上華格尼可夫斯基墓地去。可是客廳裏長大的柳波西加，便完全變了另外的一種人，不管養育得多麼愚蠢，總得受過一番教育，具備一種跟僕室人們的粗陋的智識完全不同的特殊的教養，而且她一定會理解自己這尷尬促的地位。在主人屋子裏的生活，等着她的是眼淚和悲哀，但同時也促進她靈魂的進一步的成長，而且跟這一起，肺病也會漸漸地成熟起來。正因這樣的原由，所以年輕的將軍夫人所做的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只好讓讀者諸君自己去判斷了。

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結婚生活，像在油上一般的滑溜過去。在散步的時候，必有他的一輛四匹馬駕駛的美麗的輕便馬車出現，這馬車上便坐着一對被幸福燃燒着的夫妻。每年五月一日，一定在索珂里尼基看見他們的僱影，基督昇天節則在宮廷廣場上，聖靈節則在潘萊思南斯基的池裏；而且在其他的日子，幾乎每天可以在特佛爾斯加耶街的散步道上看見他們。冬天，他們出席各式的宴會，在菜館裏喫飯，定好包廂在戲院子裏看戲。但是在莫斯科的散步，不久覺得死一般的枯燥，今年跟去年一樣，來年又和今年差不多。去年碰見一個穿着華麗的大褂的商人，身上佩滿各樣的金飾，帶着一位黑牙齒的太太散步，今年大概又會碰到這一對夫婦。不過今年商人的大褂稍微舊了一點，鬍子的白莖稍微多了幾根，而太太的牙

齒是更加黧了。還有去年碰見一位大口髻，漂亮呢外套的出色的紳士，今年大概又會碰到，不過這紳士比去年稍微瘦着一點。還有去年有一個身上散發煙草氣味的害腿病的老頭兒，叫人扶着散步，今年大概又是一樣，這老頭兒被人扶着出來散步……要想不碰見這些人，除了守在自己的屋子裏再沒有別的辦法。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是一個頗能忍耐的人，但一個人的忍耐力總是有限度的，畢竟他也不能把這樣的生  
活繼續到十年以上。他和葛拉霞都感到厭倦了。在這十年中，兩人之間生了男孩子，又生了女孩子。他們夫婦倆一天天地，結果是時時刻刻地對莫斯科的生活感到重荷了。他們已經不想打扮自己的身子，一天到晚躲在家裡。而且不知怎樣也不知爲什麼，據我的想像，大概是只希望過一種安靜的生活。——馬上下了到鄉間去居住的決心。這件事，從將軍跟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大談教育論那天算起，恰巧是整整的四年之前。

### 三 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的身世

一個青年窮措大的傳記，當然不及僕從如雲的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傳記來得有趣。我們必須從奢華的四人座的箱式馬車的世界，移身到連明天的麵包也得担心的世界，從莫斯科移到僻遠的鄉間城市，同時也不能停留在那特別醒目的住着貴族常常有馬車經過的唯一的街道，而走進破破爛爛的冷街僻巷裏，那是幾乎沒有車馬也沒有行人的冷街。在那兒，有一所相當古老的，簷沿傾塌的三扇窗的住房，是鄉下醫師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家。這住房夾在同樣黝黑的簷沿傾塌的許多小屋之間，靜靜的立着。這些房子馬上會倒塌下來，改造成新的房子，將沒有一個人會想起舊的房子，但是在這房子裏面也一樣經營着生活，沸騰着熱情，一代一代遞傳下去。不過這班人們的生活跟澳洲野人的生活一樣，是完全沒人知道的，好似他們在人類中是置之化外，不承認其存在的。但是現在所說的一所住房，正是我們所探尋的；在這裏一位和氣正直的老人和他的太太，已經度過了三十年。他的生活是和各種艱難困苦作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在這鬥爭中獲得相當的勝利，因為事實是既沒有饑餓而死，也沒有絕望而自殺，但他之獲得勝利，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還只有毛五十歲的年紀，他已經滿頭的白髮，滿臉的蒼瘦和皺紋，但生來健康而富於精力，使他肉體衰弱，使他變得比老年人還老相的，決不是狂風暴雨的激蕩的熱情，或是劇烈的生活的變動，而是無窮無盡痛苦的貧窮和瑣碎的掙扎，對於明天的麵包的憂慮，極度缺乏和愛心的生活。處身在社會生活這樣卑劣的環境中，人的心就會萎縮，不斷地表着不安，忘記了空想的翅膀，永遠永遠地爬伏在地面上，連抬起眼晴望一望太陽也不想。克魯采弗爾斯基醫師的生活，是在無人知道的戰場上，所進行的長期的英雄的偉大的鬥爭，而他所得到的報酬——只不過是每天裝進肚子裏的麵包，至於明天是不是能夠得到，就不可知了。他是莫斯科大學的官費生，畢業以後當了醫生，還沒有任職之前，跟一個德國藥劑師的閨女

結婚。她的嫁粧，是善良的獻身的靈魂和依照德國人的習慣畢生不移的愛情，此外就是發着玫瑰油氣味的五六件衣服。中了戀愛熱狂的學生，沒有想到自己還沒有談戀愛，享受家庭幸福的權利，沒有想到要獲得這種權利，跟治國的選舉權一般必須要有一種資格。結婚幾天之後，他被任爲遠征軍的聯隊軍醫，過了八年跟軍隊一起移動的生活，到第九年，開始疲倦起來，希望在哪兒居住下來。有一個空缺揆到了他。於是，克魯采弗爾斯基帶着妻兒，從俄羅斯的這一邊搬到那一地，定居在縣治所在的NN市。起初，他多少有幾個主顧。這NN市的貴族地主們，總是難可能請德國醫生看病的，幸而附近地段（除了鐘表匠之外）沒有一個德國人。那時候，是克魯采弗爾斯基一生中幸福的時期。他買進這所有三扇窗子的住房。他的太太馬格麗坦·卡洛芙娜也時常使丈夫吃驚地買辦東西，用一哥貝爾積起來的積蓄，買了花標布，到救主的兄弟約可夫的節日爲止，每晚把古舊的長沙發靠椅重新綑過。花標布是出色的上等貨，綑在長沙發上的繪着亞伯拉罕把亞罕和伊遲馬三次逐落地上，沙拉威嚇着他們的畫，綑在靠椅上的，右半邊只有亞伯拉罕，亞罕，伊遲馬和沙拉的腿子，左半邊只是這四個人的頭。不過這幸福的時期過得並不久。在這城市附近執有領地的一位富地主，請來了一位醫師，這醫師將克魯采弗爾斯基的主顧全部兜攬去了。那位年輕的醫師，對於婦科病獨具心得，女病人個個相信他。他對一切病症都用水蛭醫治，而且口若懸河地解釋着說，不但一切的病都是炎症，而且生命這個東西，也不外乎是物質的燃燒。談起克魯采弗爾斯基時，裝着故意的腔調口口聲聲的稱讚，聽得人牙齒都要浮起來。總之一句話，他完全成了一個紅人。城裏的女人們給他縫木棉的枕頭，縫煙荷包，送他種種的土產以及意料不到的禮物，而且盡力地忘掉原來的醫師，不過買賣人跟教士們，確實還是相信克魯采弗爾斯基的。但是買賣人是決不害病的——托上天保佑，他們永遠過得很好——偶而有點不舒服，就喜歡自己治療，洗一個澡週身擦一擦，在身上塗些銖萊賓油，柏油，蟻酒之類一切胡七亂八的東西，這樣地過五六天，不是完全痊好，便是壽終正寢，無論結果如何，都用不着克魯采爾斯基動手。不過那死亡却算是他的責任，那位青年醫師，每次對他的女主顧們說這樣的話：『真可笑，約可夫·伊凡諾維支這點治法總該知道，爲什麼不給他一瓶蒸溜水加十滴鴉片煙，或是用四十五只水蛭讓它們在尾尻骨頂吸一吸？要是這樣一治，那個人就不會死的。』因爲他的話裏夾進幾個拉



了文，所以連知縣太太也完全相信那個人本來可以不死的了。這樣地克魯采弗爾斯基就漸漸只能靠一點薪俸過日子。薪俸確實有四百盧布，不過他有五個孩子，生活自然愈來愈苦。約可夫·伊凡諾維支不知道要怎樣過下去才好，猩紅熱給他打開了一條血路，五個孩子中的三個，一個挨一個地死了，剩下一個頂大的女兒和一個頂小的男孩。這男孩好像因為生得分外的單弱，反而從死亡和疾病中漏了網。他養下來就不足月，活着也只是一個名目，瘦弱而神經質，常常也有不害病的時候，但是沒有一天真正健康的日子。這孩子的晦運沒出娘胎已經開始。當馬格麗坦·卡洛芙娜肚子裏懷他的時候，他們家裏正要發生一件大的禍事，因有一個地主的馬夫被鞭子抽死，克魯采弗爾斯基不肯在因病身故的證明書上簽字，大受知縣老爺的仇視。約可夫·伊凡諾維支雖然陷入窮困的絕境，却跟一個熱情的英雄一般，以捨身取義的悲壯的氣概，等待上頭給他嚴厲的打擊。但是幸而那打擊在他的頭上消散了，在這以淚洗面的不安的時期中，米却出生了——好似由他一人担負了馬夫事件的報酬。這孩子是馬格麗坦·卡洛芙娜的小寶貝，身體越是壞，母親撫養得越是當心，她好像把自己心健康分給了孩子，母愛增長了他的精力，將他隔絕了死亡。母親以為這孩子是他們夫婦之間唯一的支柱，唯一的希望和唯一的安慰。那末，頂大的那位姑娘呢？當她十七歲的時候，城裏駐紮了步兵聯隊，在這聯隊開拔的時候，她跟着一個少尉走了。過了一年她從基輔寫信回來，請求父母的寬恕和祝福，報告少尉同自己已經正式結婚。以後又過了一年，又從基西紐府來了一封信，報告被丈夫遺棄，帶了一個孩子，過着半飢半餓的日子。做父親的寄了廿五個盧布去，從此就沒有她的消息。米却長大了，進了中學，功課很好，永遠是懦弱的，凡事大度，人也文靜，連校長都看中了他；而這校長認為喜歡孩子，對自己的職務是完全不適當的。父親打定主意候米却中學畢業就進縣衙門去工作。有一個在縣衙門裏當書記的，他的孩子的癩癩，是克魯采弗爾斯基免費醫好的，他擔任從旁助力，不料米却突然找到了另外出路，有一位好事的樞密顧問官，從鄉下到莫斯科去，路過NN市。對於樞密官之類經過當地，消息特別靈通的中學校長，連忙去拜訪，請他務必光臨到祖國教育的苗床和菓園的本校，作一度參觀，樞密顧問官本來也不十分想去，但他的脾氣最喜歡人家鄭重而誠意的歡迎。穿着制服，揮着刀把子的校長，仔細地對樞密顧問官解釋，門房為什麼這樣潮溼，樓梯為什麼這樣灣曲（這種事情本來同樞密顧問

官有什麼關係)。學生排列整齊的隊伍，頭髮光潔領帶筆挺的教師們，若有重愛地走來走去，不住地向學生們和看門人眯眼睛。這看門人是全校最鎮定的。物理教師提議請大人看一看用壓榨空氣斃兔的實驗和積電瓶殺鴿子的實驗，樞密顧問官要求不必作這樣的實驗以保存動物的生命。校長十分感動，眼睛裏表示着『凡是大人物都有仁慈心腸』的意思向着全體教師和學生們望了一望。這以後，鴿子和兔子在看門人的箱中活了幾時，最後終於被那位殘忍的教師，爲了滿足全體市民的的好奇心理，供了學術的犧牲。以後走出一個學生來，法文教師向他發問：『你對於樞密顧問官大人的光臨參觀，有什麼要說的話麼？』這學生立刻用帶着幾分教會腔的法文開始說道：『我們這班貧苦的孩子，多麼感激大人的光臨參觀！』

正當舉行這教會腔的法文演講的時候，從旁圍看的樞密顧問官，忽然發見米却這病弱而文質彬彬的模樣，便把他叫到身邊，說了兩三句話，摸他的腦袋。校長便說這個學生成績很好，頗希望能夠昇入大學，可是他的父親沒有力量讓他到莫斯科去遊學。樞密顧問官馬上觸動了他的好心心，對米却說如果他的父母可以答應，一兩個月之後，派自己的執事人來，帶他到莫斯科去，在自己府邸裏撥一間屋子，供他和執事的孩子住在一起。校長連忙差書記去請約可夫。伊凡諾維支來。約可夫。伊凡諾維支在樞密顧問官已經上了旅行馬車的時候趕到，見了面，老醫師滿心感動地像孩子一樣的哭着，用着破碎支離斷續的話再三道謝。樞密顧問官指着馬車旁邊幫着套馬的一個闊肩膀漢子說：『這是我的執事，我叫他來接你的孩子。』這麼說着，現出充滿慈愛的微笑，去了。一個月之後，掛着響鈴的旅行馬車，從克魯采弗爾斯基的門口開出去。車上坐着包在母親縫製的被頭中的米却，和樞密顧問官的執事。執事只穿一件呢外套，因爲他在路上喝了酒，是從內部和暖身體的。人生的命運就是這樣決定的！假使樞密顧問官不經過NN，米却便會進縣衙門去，因此我們的故事也寫不出來了。而且米却在縣衙門裏將漸漸變成一個老資格的事務員，雖然不知道能夠拿到多少薪俸，至少也可以養養年老的父母，讓約可夫。伊凡諾維支和馬格麗姐。卡洛芙娜過幾天舒服的日子。但是米却的出發給父母的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兩個人留了下來，家庭中落下比以前更加靜寂的哀愁氣氛，樞密顧問官的執事，並不是神經纖細的人，但在老醫師跟兒子分別的時候，也差不多掉下淚來。貧窮的父親在離別兒子的時候跟有錢的父親不同：『好，你去吧，去掙自己的麵包吧，我對你再

不能有什麼幫助，你應該去開闢自己的路，而且要常常記着我們！」但是，他們是否還能夠重新相見？兒子是否可以靠自己活得下去？——這未來的一切都掩覆在一本漆黑的厚簿子裏……父親想多給兒子一點路費，但是沒有可能。他從手邊僅有的八十盧布之中，究竟應該分多少給他，幾乎反來覆去的計算了十來次，覺得全部給了他還太少。做母親的在一個可憐的包裹上不住地滴着限淚，她連自己頂頂需要的東西都放在裏頭了，但是明白實在還不足夠，同時也明白再要放點東西進去是無法辦到的了……這是世間上大爲人所知的小市民的生活場面，也是他們盡量瞞着別人的場面，然而這是挖心剖腹的悲痛的場面！但是這場面之盡量躲避別人的眼目，豈非反倒是一件好事呢！

年輕的克魯采弗爾斯基經過四年成了學士，並無特出的才能，也沒有分外靈敏的頭腦，他只是愛好學問，認真用功，以優良的成績，完畢了大學的課程。看他那和藹的面目，不像能够經營可愛的德國式的生計，例如雖然稍微拘束一點，却很勤懇地當着教師之類的工作，一到家裏，雖然也稍微拘束一點，但是經過了二十年，丈夫還是醉心於自己的妻子，還是文靜得很，說一句空話臉孔會紅起來那種上品的幸福的生活。這是住在德國鄉下的家長社會的小城裏，當神學校先生的牧師家庭中那種潔癖的，道德的，除了自己周圍人們以外全然不知的生活。……可是我們俄國人能過這樣的生活麼？我以為絕對不能。這樣的環境對於我們俄國人的靈魂是不適宜的。這種酒裏摻水式的生活，不能解我們靈魂的乾渴。我們的靈魂，要比這種生活高尚得多，或是卑劣得多，而且無論是卑劣，總是要寬闊得多，克魯采弗爾斯基成了學士之後開頭想在大學裏服務，以後又想當個人教授——但這種嘗試都失敗了。他從父親身上遺傳了無論任何工作，都能够去適應的性質……

被銅鼓喇叭的聲音歡送着，克魯采弗爾斯基得了學士銜走出學校的門口以後，過了幾個月，有一天，他收到一封老父的信，信裏報告母親害病，而且無意中流露生活的苦况，他識得父親的脾氣，知道父親流露出這種口吻，一定是困難得不得了。他已經化光了錢，現在只剩下一條路：有一個處處照顧他的哲學教授，對他懷着誠意的同情。他用鄭重而動人的筆調給這教授寫了一封信，開口向他借一百五十盧布。教授立刻給他一封鄭重的回信，口氣非常的動人，但是錢沒有送來，最後還又附了一行，教授以極柔和的口

吻，青備克魯采弗爾斯基最近不到他家裏去吃飯。這封信使青年克魯采弗爾斯基驚駭了。他是那麼不懂得人的價值，或者說得正確點，不懂得金錢的價值！他憂悶了。他把那善良教授的客氣的信放在桌上，在屋子裏來回踱了幾趟，完全被悲哀打倒了，躺身在床上。眼淚慢慢地流到他的臉上，眼睛面前映出家中陋室的景況。母親躺着，受着疾病的磨難，瘦弱不堪，快要死了。旁邊是他的父親，悲傷地，垂頭喪氣地坐着。病人在盼望着什麼，不住地張望，但是因為不願添增丈夫的悲哀，故意掩飾着，而父親很明白妻子的心，只是恐怕這個希望會變成絕望，自己也就裝做不明白的模樣。……讀者諸君，你要是一個有錢的人，或者至少是一個生活安定的人，你就應該深深地感謝上天。你手上的財產，實在是可貴的東西！不管是父母傳給你的，或是自己親手掙來的，都是極其可寶貴的！

正當青年克魯采弗爾斯基痛苦不堪的這一剎那間，屋子門忽然推開來，走進一個一眼便看出是鄉下佬的人來——舉手掀起一頂大舌頭的黑圓帽。這大舌頭在這中年漢子的紅噴噴地，健康而軒朗的臉上映出一個陰影，他的臉色表現出樂天主義的平靖與和靄。他穿一件紫醬色的帶領襟的舊呢外套，這種呢料現在已經沒有人著了。他的手裏拿一條竹的手杖，正如剛說過的一樣，完全一副鄉下樣子。

——你就是這兒大學裏出身的克魯采弗爾斯基先生麼？

——是的，——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克魯采弗爾斯基回答道：——請進來。

——啊，學士先生，先弄一把椅讓我坐下來。我年紀大了，又走了這許多路。

這樣說着，他在放着燕尾便服的椅子上坐下，不料這椅子受得住一件空的燕尾服，却受不住穿呢外套人的重量。克魯采弗爾斯基連忙請他坐在床上，自己端來了另外一把（那是最後一把）的椅子。

——我是，——來客用着叫人着急的緩慢的口調開口道：——NN市醫務局局長，醫學博士克魯波夫，到這兒來找你，是爲了……

這位醫務局長是一位井井有條的人，說到這兒把話打斷，從衣袋裏拿出一只大鼻煙壺來，放在自己面前，以後拿出一塊紅色的手帕放在鼻煙壺旁邊，以後又拿出一塊白色的手帕，揩一揩額上的汗，然後嗅了一點鼻煙，這樣說下去了：

——昨天我到安東·弗爾齊南特維支家去……他是我的同班生……不，錯了，他比我早畢業一年……對啦，早一年，好像……不過，我們雖然不是級友，大家是很要好的。我托他介紹一個人到我們鄉下去當家庭教師。條件是如此如此，希望是這般這般。這樣，安東·弗爾齊南特維支就把你的地址告訴了我，他很稱讚你，所以，假使你答應到鄉下去的條件，現在我們就可以當場訂立契約。

安東·弗爾齊南特維支依然將他放在心上，他是真正愛特米忒里的，只不過還不致把自己的錢拿出來吧了，但是給他推薦的熱心却是有的。

突然到來的克魯波夫，對於青年克魯采弗爾斯基，不管是上天的使者。特米忒里老實告訴了自己的境況，說自己並沒有隨意揀挑的餘裕，非立刻找到職業不可。克魯波夫從衣袋裏拿出一只錢包兼文件籠的混合物，摺疊的剪刀，別針，鑽頭之外又拿出一封信讀着說：『大體每年二千盧布左右，不過絕對不會超過二千五百。因為隔壁村裏請一位法語系的瑞士人，一年也只有三千盧布，一間屋子；有早茶，一個傭人代洗衣服，一概照普通的格式，吃飯跟主人同桌。』

克魯采弗爾斯基並不提出任何的要求，只紅着臉問了東修和功課的情形，而且老實的說跑到別人家裏和陌生人一起，心裏實在害怕。克魯波夫大為感動，告訴他納格洛夫一家人都很和氣，毫無什麼可怕……『你又不是給他的孩子去施洗禮，只不過教一個男孩子唸唸書。男女主人只在吃飯的時候碰一次面。那將軍決不會因錢的事情叫你擔憂。這一點，我可以保證的。太太一天到晚只會睡覺，就是做夢也不會對你有一言半語。納格洛夫這一家，確不是壞家庭……當然跟一般地主的家庭比起來，也不一定特別的好。』總之，交易是成立了。克魯采弗爾斯基，決定以每年二千五百束修的條件答應下來。克魯波夫醫師在鄉村生活中完全變了一個懶人，但人畢竟還是人。他幾次嘗味了痛苦的經驗，知道一切美麗的夢，一切豪語，到頭仍不過是夢，是豪語，終於在NN市裏安定了下來，漸漸地學會了慢吞吞講話，衣袋裏放上紅的和白的手帕。在這世界上，再沒有比鄉村生活更菲送人的了，但克魯波夫還沒有完全死滅，他的眼裏燃着火。見了這上品潔白的青年，克魯波夫的心頭湧起了種種的回憶。他想起青年時代和安東·弗爾齊南特維支兩人夢想醫術的大改革，步行到哈廷根去的時期……不禁作了苦笑，情感一蘇醒，他的頭腦中就掠過一道思

想：「把這樣的青年人拉進鄉下地主的放任的生活中去，難道是一件美事麼？」他甚至想要自己送一點錢給他，叫他不要離開莫斯科。假如在十五年之前，他一定會這樣做，但現在，他這年老的手要打開錢包的口，實在是天大的難事。「這也是命裏注定的，」克魯波夫這樣想着，安慰了自己。從古以來被人類反覆說着的這句話，會在這時候從他的嘴裏說出來，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拿破侖說命運是一個沒有意思的字——大概正因此，它對於人類成爲大的安慰。

——那末，決定了。——最後，克魯波夫沉默一下之後，說道：——我五天後動身，頂好咱們同馬車去。

## 四 莊園生活

從古大家都知道，一個人無論到拉布蘭或日內瓦，不管什麼地方，都馬上會習慣那兒的氣候與風土。所以克魯采弗爾斯基之漸漸習慣納格洛夫家的生活，也是毫不奇怪的。這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和事物觀念，開頭雖使他覺得驚駭，但是他即使不能和這種生活相融洽，却也漸漸地視為固然。最奇怪的一點是納格洛夫家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而對於一個活潑的青年總是格格不入，感到奇妙的侷促。在種種方面，有一股完全的空虛，支配着可敬的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的家庭。這些人為什麼從牀上起來，為什麼活動，為什麼生活？——要回答這些問題，都是很大的難事。但他們自己認為並無回答這些問題的必要。這班幸運的人只因為活下來了，就這樣地活着，只因為不想死，就繼續着活下去。在這兒，有什麼目的，有什麼存心呢？——要加以什麼研討，那全然是德國哲學的影響！將軍在早晨七點鐘起來，馬上含着一隻櫻木的大煙斗，在大廳裏出神。要是一個不認識的人看見他，一定以為他頭腦中裝滿新鮮的計劃和想像，因為他扮着那像深刻的神氣抽煙，那知實際上就不過抽抽煙而已，而且不是在頭腦當中而是在頭腦四周。他扮着深刻的神氣抽煙約摸繼續一個鐘頭的光景。這其間將軍在大廳裏慢條斯理地走來走去，不時在窗子前站下來，凝望窗外，雲霧眼睛，額上打起皺紋，做出不高興的皺臉，甚至還漏出了嘆息。而且這依然跟開始時的深思模樣一般，不過在別人眼裏這樣表現吧了。這其間，執事必須同僕人一起站立在門口。抽完了煙，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便面對執事，從他手裏接過報告，開始罵他。這也不是一言半語的罵法，而是把所有罵得出的話劈頭劈腦罵出來，到末了一定加上這樣的話——「他明明是知道的，簡直是養了一班強盜麼。叫他看看顏色，把他的兒子送到軍隊裏去，叫他自己去管雞鴨！」這好比每天喝杯冷水一般是一種精神的健康法，或者使傭人們害怕服從的一種手段，或單是家長式的習慣——總之，每天繼續着這一套，

從不厭倦，實在值得佩服。執事默然而忍耐地聽着老爺的罵聲，他心裏明白，默默聽罵聲正如打大麥、小麥、乾草、麥薦的彼手一樣，是他職務附帶的重大義務。「呸，這強盜胚！」將軍罵道：「像你這種傢伙，碎屍萬段還不夠！」——「老爺，請你原諒，」執事心平氣和地回答，斜着一對騙子似的目光，從下面仰望着老爺。這樣的對話一直繼續到孩子們來請早安。將軍向孩子伸過手去，與他們握手。一個瘦小的法國婦人，跟孩子們一同出來，縮着身子，默不出聲，行一個彭伯陶爾式的敬禮。然後報告早茶已經備好了。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便向起坐室走去。在那兒葛拉麥拉·黎伏芙娜已經面對茶炊等待。談話總是從葛拉麥拉·黎伏芙娜身體不舒服，晚上睡得不好開頭。她右邊的太陽穴裏，覺得莫名其妙刺痛，後來移到後頸窩，移到頭頂心，一個晚上睡不着覺。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毫不關心地聽着太太的病狀，這也許因為他明明知道，全體人類當中決沒有獨獨他的太太晚上不睡覺的道理，或者是他心裏明白這種慢性病對於太大的身體反而有益——兩者之間必有其一。倒是法國婦人靄麗莎·奧格思忒芙娜大為驚惶，同情葛拉麥拉的痛苦，說了自己從前的居停R公爵夫人，還有一位本來她要到那兒去的M伯爵夫人，都有這種毛病，她們說這是一種「頭面神經痛」，安慰着她。早茶的中途廚子來了，主人夫婦便開始點菜單，明明昨天的菜吃得一點不剩，却罵他昨天的菜做得不能入口。廚子不單每天聽老爺的罵聲，同時還得聽太太的埋怨，在這點上，比之單聽老爺罵聲的僕人，地位又高了一級。喝過早茶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便到園子裏去。守了這許多年的莊園生活，他對於農業的門徑還是外行得很，常常把事情攪錯。他頂喜歡有條有理，頂喜歡人家毫無反響地聽他說話。偷盜公然地幾乎是當他的面地實行着，但大抵他是不覺到的。即使他發見了，因為結果總是弄得不好，總當自己是看錯了的。一村之真正的首長兼父母的他，常常這樣說：「偷盜可以，欺詐也可以，頂頂可惡的是不要臉孔，」——這就是他的家長式的名譽觀。葛拉麥拉·黎伏芙娜除了特殊情形，從不步行出外，只有陽台對落的老園子裏，算是例外。這園子因為是放任着的緣故，反而顯得出色。此外，就是去採香薷，也是坐馬車的。採香薷的遊戲是這樣舉行的，第一天晚上通咨村裏的長老，召集一隊帶籃子小籠的男女孩子。葛拉麥拉·黎伏芙娜帶法國女人一道向林中的小徑去。後面是一羣半裸體的餓肚子的孩子，由管雞鴨的老婆子和府裏的少爺小姐率領着，像一羣蝗蟲似的，跳向有香薷的



地方去。摘到好的大的香蕈，或是特別小巧的，管雞鴨的老婆子便拿去給太太看。大家高興得不得了，漸漸地向深處走去。回到家裏，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總是嚷着累死了，爲了回復氣力，便吃一點昨天夜飯剩下來下的羔羊肉，光喂牛奶長大的小牛肉，喂胡桃的火雞肉，以及此類輕軟而美味的食品，在午餐以前打一個早覺。這其間將軍已經吃得飽飽的，隨便弄一點閒食吃吃，咕嚕的噙着，到園子裏散步去了。在這種時候，他特別喜歡穿過園去，收拾一下暖房，和園丁的女人談談。這女人差不多一輩子分不清梨子和蘋果，但這種缺點也並不使她那動人的容貌遭受損失，這其間，那就是飯前的一點半鐘內，法國女人便給孩子們上課。她教他們一點什麼，那是識不透的祕密。做父母的既對這點非常滿意，誰還有權利來過問他們的家事。吃一頓飯整整化兩個鐘頭，每一道菜，凡是吃慣西菜的人，見了都會駭死的。油膩，油膩，油膩，還有煮得稀爛的捲心菜，洋葱頭跟醃香蕈，這類東西跟大量麥諦拉酒葡萄酒一起，送進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的皮球似的肚子裏，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的脂肪豐滿的肚子裏，法國女人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的白白皮包骨頭的皺皮肚子裏去消化。順便說一說，喝麥諦拉酒的時候，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比將軍決不推扳（這兒應得注意，在十九世紀以前，也就是在十八世紀之中，雇用的婦人在餐桌上是沒有喝酒的權利的）。她在自己洛桑納的老家，有葡萄園，在家里是以家釀的麥諦拉酒代替克華水的。可見在家裏的時候，已經喝麥諦拉酒上了癮。喫過飯，將軍嘴裏說要打半小時的中覺，就躺在私室的睡椅上，每次照例比豫定多睡幾時，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跟法國女人一道退入起坐室裏，法國女人嘮叨地嚼着舌，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一邊聽着她無窮盡的談話，一邊便迷迷糊糊起來。但有時她想聽聽新鮮的話頭，便去找村裏牧師的太太來。這太太一來，總是拘拘束束的，對什麼都怕，好像一個怕陌生的人，談起話來沒頭沒腦。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同她盤桓了一回，使用法文對法國女人說——「唉，真是一個笨蛋，叫人受不了！」老實說，這位牧師太太，真是一個沒有辦法的笨蛋。以後喫茶點。再以後，快到十點鐘的時候，喫夜飯，喫過夜飯，全家人打起呵欠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認爲到了鄉下，就得依照鄉下格式——那便是早早上牀。於是大家分散了。一到十一點鐘，從馬房到屋頂室，全個莊子吹起鼾聲。有時候鄰近地方有人來拜訪，是納格洛夫的同宗，是一直住在鄉下，一心一意只望早點把女兒出嫁的老伯母之類的人。這種客人來時候，家裏的

秩序一剎那間完全改樣，但客人一走，立刻又照舊了。當然，除了這些事務之外，還有許多不知怎樣過去才好的時間，特別是氣候不好的秋季，長夜漫漫的冬季之類，更其不得了。在這樣的時候，爲了填補空隙，那法國女人就得絞腦汁。這法國女人爲什麼有這許多話講，這兒先來說一說。她在已經崩天的葉加太鄰娜朝的末葉，是法國戲班子裏的管衣服人，跟戲班人到俄國來的。她丈夫是掛二牌的名角兒，可憐他受不住彼得堡的空氣，特別他是一個有太太的男人，又是一個戲班子的角兒，因爲過於熱心地保護他的太太，被一個騎兵隊的班長從二層樓的窗口拋到街路裏，當他被人拋出的時候，大概沒有充分準備好與外邊冷空氣接觸的裝束。從此開始咳嗽，咳嗽了兩個月的樣子，就此突然不咳了——這原因很簡單，因爲他死了。靄里莎·奧格斯特芙娜正當最需要丈夫的時代，正是三十前後的時候變了寡婦……她好好兒大哭了一番，開頭給一個害腳瘋的當看護，以後給一個長腳寡婦的女兒當家庭教師，從那兒又移到一家公爵夫人的府邸，此後的經歷也不必細說，我們只消說：她能夠立刻湊合居停主人的家庭習慣，很快地獲得信任，成爲一家中不可少的人物，可以同她商量公開的事，也可以同她商量秘密的事，而且無論在任何時候，總是顯着自己是一個外人，一個地位卑微的人，小心，謹慎，抑制自己的慾望，也就足夠了。總之，對於她，在別人的家裏是並不難住的，別人的麵包也決不苦味。她一天到晚編着毛線襪，大聲的嘩笑，一點心事沒有地哼着調調兒。對於女僕房跟寢室裏所發生的瑣屑事件，永遠被牽連的她，她從不在頭腦中想到自己處境的可憐。而且在無聊的時候，她就講講各種故事，安慰別人。在那樣的時候，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一定一個人攤着紙牌起卦，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什麼也不做，坐在長沙發裏。靄里莎·奧格斯特芙娜對於自己恩人們（她對於自己當家庭教師家的主人，是這樣稱呼的）的歷險談和逸事，知道得非常多，她再加上一些噱頭講談着。而且每個故事中都有自己出場，擔任重要的腳色——不管是好腳色還是壞腳色。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太太更起勁地愛聽這家庭教師的世故談，從肚皮裏發出高聲大笑，以爲她不單是一個家庭教師，還是家裏的活寶。每天這樣地，過着光陰。同時常常記起大節日，齋戒節，冬至，夏至，命名日，誕生日，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便驚惶地說：『啊，怎麼，後天不就是聖誕節麼，我當這幾天還剛剛下雪呢！』

但是那位被好心的納格洛夫收養的可憐的姑娘柳波尼加，在我們剛才所講的故事中處在什麼地位呢？我們完全把她忘了。對於這事情，被忘記的她，比忘記她的我們還不好，因為她在這個家長制的家族中，永遠是沉默的。無論什麼事，她都不參加在內。因之全家老小都過得順順調調，只有她一個是例外的存在。這姑娘有許多奇怪的地方。在她充滿生氣的臉上，同時表現着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無情的冷漠。她也不管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看着她難受，因此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稱她做『冷若冰霜的英國女子』，雖然將軍夫人所自負的安丹西安人的脾氣，其實也是很可疑的。她的臉像父親，只有黑洞洞的眼睛是從母親杜涅那兒承受來的。但這相貌中包括着無限的矛盾。假使把兩張臉孔放在一起，正如拉斐德爾又寫了一篇新文章一般的矛盾。將軍的威嚴的臉輪，雖照樣的傳給了女兒，但柳波尼加的臉，卻顯然有自己的特點。看了她的臉，立刻會明白父親的納格洛夫有很好的才能，但被生活所壓抑，躲縮到內部去了。她的臉是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的臉的說明。所以看了她的臉，就會跟將軍做好朋友，但她究竟為什麼永遠在那裏冥想？為什麼不大有趣味？為什麼歡喜一個人坐在自己的屋子裏？這兒有各種內部的以及外部的原因。

現在先講外部的原因，她在將軍家庭中地位之不受人家豔羨，並不由於大家要趕走她，束縛她；而是因為這家人生成了偏見，失掉一種只有進步的人物才有的細心，完全不自覺的，對她取一種粗暴的態度。將軍夫人也不了解柳波尼加在府邸中所處的奇妙地位，反而毫無必要的觸動她脆弱的心弦，加倍了她的痛苦。納格洛夫那種嚴厲而略帶傲慢的性質，常常毫無目的地給她老大的侮辱；有時候，雖有明顯的目的，却全然不了解自己的言語，對於比管理人之流心靈敏銳萬分的女兒，將有怎樣強烈的影響；而且雖然有相當權利，但對於總算跟住在自己家裏一樣的，這位似小姐而非小姐的無依無靠的姑娘，自己應該取多麼留心的態度，却不顧前後的呵叱。像納格洛夫這種人，要他有這樣細心自然是辦不到的。他從未想到這種小姑娘會聽了他的話生氣，而且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姑娘是會生氣的人。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爲的要柳波尼加對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更相親愛，常常反覆地給她說種種的話。例如你一輩子有爲葛拉斐拉禱告上帝義務，你的幸福都是葛拉斐拉的蔭庇；因爲沒有葛拉斐拉，你就只好不當小姐而當婢女。而且將軍一方面把她同自己的孩子同樣養育，一方面在極小的地方，總使她知道兩者之間有一條鴻溝。柳波尼加一到十

七歲，納格洛夫便開始在獨身男子中，物色適於做她夫婿的人物。陪審官從城里拿來了案卷，或聽到人家講到鄰近的小地主，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便在可憐的柳波尼加面前說這樣的話。「那位陪審官要是向柳波尼加求婚，是多麼好呢。我兩句話就可以答應。這人對於她豈非一個好對手。她到底不能嫁給伯爵去的呀。」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使柳波尼加窘苦也不弱似將軍，有時候，發揮她那任性的溺愛——硬叫她喫飽，無時無節給她喫東西。但可憐的姑娘總是忍耐地聽從她。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對新相識的太太們總以介紹柳波尼加爲自己的義務。而且每次得添上一句。「這姑娘是一個孤兒，跟我們自己的孩子同樣養大的。」這以後便作切切的私語……柳波尼加明知她所說的話，先是臉色灰白，以後因爲害羞過度，吹起了紅暈。特別是鄉下地主的太太們，發覺了祕密，便意義雙關的微笑着，一霎不霎地凝視着她的臉，在這種時候，尤其難過。但到了最近，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的態度變過了。終於頭腦中開始想出使柳波尼加更難受的念頭。即使癩頭兒子自己好，但想到自己的女兒黎莎——胖胖的紅臉孔，雖然很像母親，面目却長得不大周正——將來一定會被柳波尼加的美貌壓倒。原來柳波尼加不單長得美麗，而且她那副含聲不語的神情，確有一種一服難盡的豐姿。將軍夫人想到這點，終於也贊成了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意見，只想忽然來個差不多的書記官或是陪審官，早一點將她嫁掉。柳波尼加對於這種心思，豈有不明之理。除此以外，四周的人們，也都使她難受。對於連她的「奶媽」也在其內的女僕們，她那地位也非常難處。女僕們將她看做幸運兒。這班人習慣了貴族社會中的想法，只把來歷分明的黎莎當做小姐。同時她們知道柳波尼加是一個老實好說話的姑娘，決不在太太跟前說她們的壞話，因此反而瞧她不起，遇到什麼生氣的時候，便大聲地說「鄉姑娘不管怎樣打扮，總還是一個鄉姑娘，任你怎樣神氣活現資格總還是沒有的」。像這種閒言閒語，放達觀些去想想，當然是不足計較，但我試問一聲。——假使自己身上受了這許多侮辱，到底還能够不放在心上麼？住在縣城里的將軍的一位姑母，常常帶三個女兒來作客，那時候，柳波尼加就更加難受了。這老婆子是一個肚子填主意的半瘋癲的偽君子，一點也不想這可憐姑娘的地位，處處只是觸着她的痛創。「啊啲啲，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她搖着腦袋對葛拉斐拉說。「把她打扮得這麼講究呢？我倒要問問你了。你好像把她當我的女兒一樣看待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你爲什麼要待她這樣好？她的親

母瑪爾夫西加，不是在我那兒喂雞麼，是我的女奴隸呀。這，這到底爲什麼？對囉，是那個老作孽的亞歷克綏在體面人面前也不怕倒楣？」這樣的惡罵之後接着一定祈禱：上帝呀，饒恕我的姪兒把柳波尼加帶到這世界上來的罪惡！這姑母的女兒中，其中最大的一個已經比二十九歲的老處女年齡還多上兩三歲，這三個內地姑娘，要是不用貴族式的單純口吻說話，一定每一句話都要使柳波尼加感到自己地位的卑微，使她感到她們故意賣弄愛情。在這種地方，柳波尼加無論怎樣深刻地傷殘了心弦，人面前決不表現出來。說得更明白點，便是她周圍那些人，要不對她們明白表示，仔細說明，是不會留意不會理解的。但當她一個人走進自己屋子裏，她就悲傷地痛哭起來……感受不了這種侮辱。對於落在這種地位中的姑娘，實在也難以怪她。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看柳波尼加可憐，但也沒有想到保護她，或是向姑母表示不滿的意思。遇到這種時候，她總是請柳波尼加喫雙料的食品，算是安慰她了。等姑母走的時候，還要整百次的說不要忘記我們，特別恭敬的送她出去。以後對法國女人訴說：看見姑母太太實在受不了，姑母太太一來，總是弄得神經不安，左邊太陽穴痛得難受。這太陽穴的疼痛，又一定移到後頸窩裏去。

不消說得，柳波尼加的教育情形也和別的事情一般。除了法國婦人雷里莎·奧格斯特芙娜以外，再沒有別的先生，而雷里莎·奧格斯特芙娜是只給孩子們教法國文法的。但這位先生完全不知道法文正字法的祕密，連頭髮都花白了，還是寫出不通的法文來。雖然她說以前在公爵夫人家裏，還幫她兩個兒子作進大學的準備，在這兒，她就只曉得文法，文法，別的什麼也沒有。納格洛夫家裏稍微有幾本書，但將軍自己是一本都沒有的，倒是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有點藏書。在起坐室裏有一口櫥子，上半格放着一套從未用過的漂亮茶具，下半格放的是書。其中雜着約五十冊法國小說，一部分是長久以前給伯爵小姐瑪芙娜·伊林契娜帶消遣帶教育的。此外是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嫁來的那年買的。那時候她是見什麼買什麼的，譬如丈夫的煙斗，柏林式的文件包，鑲金鍊的漂亮的狗頸圈……她買十四冊最新流行的書，就是跟那些閒東西一起買的。這十四冊中有兩三包是英文書。不過自從移居鄉間以來，不要說在將軍家裏，就使附近四哩見方之內，也找不出一個識英文的人。她買這幾本書，只是愛它那倫敦式的裝幀，這裝幀實在漂亮。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自然喜歡柳波尼加唸書，而且還鼓勵她，說自己也是頂喜歡唸書的，可惜忙着家事和孩子的教育，

弄得沒有唸書的功夫。柳波尼加很高興地拚命唸書，但是還不致唸出了神，一天沒有書就過不去的她，到底沒有把全部精神放在書裏。她覺得書裏所寫的，都是一些沒有意思的話，連沃泰·司各得都馬上厭倦了。不過環繞着青年姑娘的雜亂的環境，決沒有妨礙她的成長，相反的，她所處身其中的愚魯的狀態，卻有一種促進較強烈成長的力量。那末，是一種怎樣的成長呢？——那是一種女子的心的祕密。凡是青年女子，起初總能適應她周圍的生活，一到十四五歲便顯出撫媚來，說話漸多，看見軍官便會投媚眼，留心使女們偷不偷茶葉白糖之類，不久便練習做一個好主婦好母親的準備，要不然，便完全相反，她們懂得飄然地脫出周圍污濁的生活，以內心的高昂戰勝外界的污穢，以某種啓示來理解生活，保守自己，祝福自己的前途。像這樣的成長，在男人身上是幾乎見不到的。男人們求學問，在中學、大學、彈房子及其他多少帶教育性的施設中用功，一到三十五六，便失掉頭髮毛，氣力與熱情，而獲得的進步和知識，比之女人從保守青春，豐滿的肉體，新鮮的感覺而獲得的進步和知識，還是遠不相及。

那是柳波尼加十二歲時候的事，有一次，納格洛夫大發父親的權威，說了很苛暴的話。其中有幾句，在一剎那間，給她一番大大的教訓。它給她一個打擊，一度活動起來的她，從此以後就不停止。包圍着黑髮的小頭腦，從十二歲開始了活動。在她頭腦中覺醒的問題，並非大問題，只不過是個人的問題，正因此反而使她可以將自己的思致集中於此。周圍外界的事情，完全不引起她的注意，她只是這樣那樣地思索着空想着，她想減輕自己頭的重荷。她想知道這夢是什麼東西。這樣地五年過去了。一個姑娘成長時期的五年，那是一個很久的時間。胸頭深深懷藏熱熾，沉溺於思慮中的柳波尼加，在這五年之間，明白地感覺而且理解一個幸福的人直到走進坟墓還不知道的事情，她時常害怕自己的思想，譴責自己的成長，但是不能停止心的活動。她沒有一個人可以傳達泛騰胸頭佔據腦海的思想。終於這些思想在自己內心關藏不住了，她想到青年女子常有的方法，便是將自己的所思所感，開始寫在紙上這是日記之類的東西。爲使她的姿態更能叫諸君明白，現在就從她的日記中摘一點看看。

「昨夜在窗前坐了好久。夜氣煦和，園庭爽適……我不知何故又悲傷起來了，好像心坎深處湧起

了黑色的雲塊。我禁不住哭了，哭得很厲害。……我沒有父母，我是一個孤兒，在這世界上，我是一個孤獨的人。我想到我一無所愛，我心不禁悚然，這是可怕的！人皆有所愛，而我獨舉目無親。我想愛，但辦不到。有時我想愛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愛米夏，愛妹妹——但結果都只是自欺。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使我痛苦，他比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好似更為遙遠；但他是我的父親。做兒女的可以批評父親麼？兒女因何愛他們的父親？只因爲父親所以要愛麼——這我可辦不到。我不知幾次向自己的心立誓，不管父親說錯罵錯，我總得耐心忍受，但我還是辦不到……每次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對我不好，我的心便立刻激騰，如果我不加遏制，我便會用同樣兇暴的話去回答他。……對於母親的愛情，在我心中完全熄滅了影子。僅僅在四年以前，我才知道她是我生身的母親。但要我重新相信我有母親，我的年齡可太大了一點。我只是當奶媽愛她……我確實愛她，可是多麼不方便呀。我跟她講話的時候，不得不瞞過許多不說，這是多麼麻煩的事。對於所愛的人，難道不應盡情透白的麼。但我和她之間，總不能任性如意。她是一個好婦人，比我更加孩子氣。但她却稱我「小姐」，稱我爲您——這使我聽了，比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粗暴的罵聲更覺難堪。我爲他們和自己對上帝祈禱，從我的心裏消除傲慢的性氣，使我成爲一個溫文的少女，心頭注進愛情。但是在我心中還是沒有愛情的萌芽。」

### 一星期之後

「人類都是跟他們一樣的麼？每家人家都跟這兒一樣過活的麼？雖然我除了這個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家庭沒有進過別個人家，但我相信即使在鄉間也有比這更好的生活。我跟他們在一起，常常感到難堪的壓力，也許因爲我永遠孤獨，所以我的思想變得這樣孤僻麼？我常常在菩提樹的林蔭路散步，走到路口的長椅上坐下來，望着遠方。那時候我覺得很舒服，我忘記了他們。並不是一種愉快，只是一種黯然的心境，但這是一種舒服的黯然……山麓上有一座村子，我最愛遙望那兒貧農們的茅舍，繞村而過的溪流，和對溪的樹林。我整幾小時地望着，側着耳。遠遠地傳來歌聲，打麥聲，



犬吠聲，大車吱吱聲……農家的孩子們，遠遠地望見我白色的衣服，便拿草莓之類送來給我，同我隨便談天。我聽着他們的話，永不厭倦。這些孩子們長得多麼端正！完全是上等的容貌！假如使這班孩子們跟米夏一樣地受教育，其中一定會培養出偉大的人才！這些孩子們常常到莊上來找米夏。那時候我要是不在場，連使女們，葛拉斐拉·黎伏芙娜都會罵他們。我見了氣得胸口都跳起來了。這班窮孩子什麼事情都肯替米夏做，常常跑出去捉了松鼠小鳥來。但是米夏還要呵斥他們……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動不動流眼淚，聽到可憐的故事便會掉淚，但是常常顯出毫無人性的行爲，真是奇怪。她似乎自己也感到羞恥，時常說：

「那種人是不懂道理的，把他們當做人是不行的，他們馬上就會忘得乾乾淨淨。」但我可抱不同的見解，在我的血管中的確從母親接受了農奴的血！我對農奴們說話，用的總是跟平時一樣的口吻。農奴們也喜歡我常常送熱牛奶跟蜂蜜來。當然，他們並未像對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一樣以最敬禮對我，但永遠是笑迷迷的一張可愛的臉……爲什麼這村子裏的農奴，看起來總是有時從城中或近村來的客人可愛得多！我總不明白這個道理，而且那些客人都是有知識有教養的地主和官吏，而他們却都有點討厭的樣子……」

成長在納格洛夫家長式的家庭裏，出生十七年來從沒有出過村莊，讀書不多，完全不明世故的姑娘，却懷抱着這樣的感想，怎麼能叫人相信呢？但這日記實在是靠的，我可以發誓我搜集的材料都是真實的。不過在心理的方面，希望許我作幾句聲辯。柳波尼加在納格洛夫家中奇妙的地位，大家早已明白了。生來具有非常精力和體力的她，從各方面觀點看來，對於全家族曖昧的關係，自己母親的立場，認爲自己的出生不是父親的罪而是母親的罪的父親的見解，以致最後以使女們特有的貴族偏見瞧不起杜涅的使女們全體，都發生了憎惡。柳波尼加既如此與四方八面發生了衝撞，又叫她向那裏去進展呢？假使她是男子，她會逃出家庭投入軍隊或是行蹤不明的地方去了，但她是青年的姑娘，她便逃進自己的內心中。她長年長月地隱忍着自己的悲哀，自己的憤怒，自己的煩悶，自己的見解。一旦漂浮在她心中的東西，漸漸沉澱時，



一旦明白了要向人訴述的強烈的願望無法滿足時——她便拿起筆來書寫。把裝滿在自己頭腦中的思想，用着對人訴述一般的口吻，向自己訴述，借此減輕心頭的負擔。

只消稍微動一動腦筋，便可以看得明白，在這樣情形之下，柳波尼加和克魯采弗爾斯基的相逢，決不會平靜無事。長年月的教育上的盡力和上流社會的生活，也不能挫折青年人心中追求愛人的力和精神。柳波尼加和克魯采弗爾斯基雙方都不能把對手不留在心頭。他們兩個都是孤獨者，兩個同是天涯淪落人……胆怯的學士先生，好久不能與柳波尼加交談，但運命却在沉默之中使他們互相接近起來。接近這兩個青年人的第一個原因是將軍對家人與僕役們的家長的單純率真的態度。正如柳波尼加自己所說，將軍這種粗魯的態度，是一輩子受不慣的。不消說將軍的粗魯在外人跟前發揮得更加厲害。柳波尼加紅着臉，跳着心口，看那粗魯的態度同樣地對付克魯采弗爾斯基，這樣過了好久。在他這一方面，感到自己也發生同樣的感覺。于是不知不覺地在兩人之中成立了只有自己明白的祕密的諒解，遠在兩人互作片言隻語的交談以前。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對柳波尼加說起討厭的話來或是對一個快近六十歲的叫做斯比利加的老頭兒，蒼鷹似的馬邱西加，大談其知識與道德的時候，柳波尼加把窘迫的目光好久地注視在地板上之後，不知不覺地移到顫着嘴唇，紅着臉孔的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的臉上。在他這一方面，想逃避沉重不快的氣氛，也偷偷地努力從柳波尼加的臉上，看出她心中起伏的波瀾。起初的時候，兩個人都沒有比別人銳敏地想到，這互相交換的同情的目光，將把自己引導到什麼地方，因為在兩個人的周圍，並沒有一種東西，使兩人之間所發生的同情，不超過某種界限，限制于某種範圍內而最後把兩人分開來，而且實際上還是完全相反，因為別人完全沒有留意，反而使兩人逐漸進展了。

我一點沒有意思向大家談他們的戀愛故事，因為我完全沒有描寫戀愛故事的才能。

所以只好簡單地說一說生性柔和而富于感情的克魯采弗爾斯基，來納格洛夫家二月之後發瘋似地愛上了柳波尼加。他生活中的一切都變成以戀愛為中心而活動了；他所有的一切——對於父母的愛，學問——都從屬了戀愛。總之，他像那種神經質的羅曼諦克的人們的戀愛一般地戀愛起來了。像歌德的維特，普式庚的符拉齊米。連斯基一般地戀愛起來了，但是好久之間他沒有自覺填滿在他胸頭的新的感情，當然更沒

有向她告白，這樣的事，甚至想也沒有想過——這樣的事大抵都是自然成就，並非想做才做的。

有一天飯後，納格洛夫走進私室，葛拉斐拉·黎伏芙娜退入起坐室，柳波尼加在客廳裏坐着，克魯采弗爾斯基給她唸裘可夫斯基的詩。青年男子對青年女子唸數學課本以外的書是怎樣的危險與有害，法蘭底斯不是在「彼世界」中，一面在地獄的暴風雨裏跳着討厭的華爾茲，一面對但丁說過的麼？她說過從讀書進到接吻，接吻進到悲劇的滅亡。我們這兩位主人公雖然不知道這種事情，但在幾天之前，由學士先生所拿來的裘可夫斯基，已經煽動了他們的愛情。當他們唸伊維可夫的「鶴」時本來還平靜無事，後來知道這故事中有殺人者出場，另外唸一首「亞里娜與亞里西姆」，便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克魯采弗爾斯基顫動着嗓子唸完了第一行，拭了一把額汗，透了一口氣，鼓起勇氣接唸以下的幾行：

假使那歡樂的時候到來

能說出我心中的話

請你做我的妻子吧……

立刻停住不唸，嚶嚶地哭泣起來……書從手裏落下，低倒頭，發瘋似地哭泣了。這是一種不是開始戀愛的人所不能的哭泣。「怎麼了？」柳波尼加問。她的心也激跳了，淚水湧滿了眼睛。「怎麼了？」她重復問，雖然她衷心地害怕他的回答。克魯采弗爾斯基拿起她的手，受一種未知之力的鼓舞，但是低伏着眼臉對她說：「請你，請你做我的亞里娜好麼？……我……我……」他再沒有說別的話。柳波尼加輕輕縮進自己的手，臉上紅得像火燒一般，她哇的一聲哭出來，跑到外邊去了。克魯采弗爾斯基沒有拉住她，好像他都沒有想拉。唉……我做了什麼事啊！……他想。——可是，她輕輕地縮進了手……于是他又跟孩子一樣哭起來。

這天晚上，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故意打趣着克魯采弗爾斯基說：「您一定在戀愛了，你的神色這樣憂悶……」克魯采弗爾斯基連耳根都紅暈了。「你知道，我有一雙千里眼，要不要替你起一個紙牌卦？」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雖然心裏明白現在所進行事態的內幕，却經驗了不知何所暗示的重罪犯人所經驗的情況。「好麼，我替你起一個卦？」法國婦人釘住了問。

——好，起一個吧。——青年回答了。

于是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臉上現着惡魔似的微笑，開始砌起牌來，一邊砌，一邊低聲地用法文說：「嗨，這就是你意中的皇后……你的運氣真好，這皇后正在你的心邊！恭喜恭喜……不是麼，正在紅心一點的旁邊……她很愛你……可是，這是什麼一回事？——對啦，她不能對你明言，你是一位殘忍的騎士，你使她多麼難受呀！……」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這樣地說着，說一句，目光像刺一般刺一下他的臉孔，衷心地樂意着對這不幸的青年所施的刑訊。「不過，可憐的青年人，女的一方面，却没有使你這麼難受，天底下真有這樣鐵石心腸的人麼？……你對她還沒有告白自己的愛吧？一定還沒有！」克魯采弗爾斯基一會兒發白，一會兒發紅，一會兒發青，一會兒發黃，終於逃走了。他回到自己的屋子，拿出一張紙來，胸頭別別地跳。他茫然出神地，在紙上透露了自己的心襟。這是信，是詩，是祈禱。他流淚但是他幸福，這樣的時候，一般總是跟電光一樣，一剎即逝的。這是我們人生中最美好的財寶。我們不能充分地估量它，不能充分地享受它，但它使我們對未來發生期望，度着惴惴不安的日子。

寫好了信，克魯采弗爾斯基走到樓下，大家正在茶點。柳波尼加沒有走出自己的房間來，說是頭痛。葛拉斐拉·黎伏芙娜這一天特別漂亮，不過沒有人注意她。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沉思地抽着煙斗（他這種態度只是騙騙別人的眼睛，諸位大概還不會忘記），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起身去拿自己的茶杯，走過克魯采弗爾斯基身邊時候，輕輕對他說，等回有話要同他談。桌上的談話很散漫，米夏逗着狗玩，狗汪汪的叫。將軍叫人把狗逐出去。最後穿着粗布帶袖衣服的女使，把茶炊端出去了。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砌着紙牌起卦。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照例訴述她的頭痛。克魯采弗爾斯基走出客廳去，暮色已濃。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已經等在那兒。「等天色黑了，請你到陽台上去，有人等待着。」她說。克魯采弗爾斯基不知道自己是活着還是死了……難道這是真的麼？……從對方來了約會。一定剛才的話觸怒了她，她要向他發話了。一定是這麼一回事……他向園中走去，在菩提樹林蔭道的盡頭處，好似閃爍着白色的衣裳，但他沒有勇氣走過去看個仔細。他甚至還沒有決定赴不赴陽台上的約會，他想將信面交，他站下來等着……不過想到陽台上將發生怎樣的事，他覺得害怕……他抬頭仰望陽台，雖然四面已經昏黑，却見角

隔上一道白色的衣光。啊，正是她，是臉色黯然深思的她，她一定也嘗受着戀愛的痛苦！……他便跨上從園子登上陽台的梯級。他是怎樣地走到最高的一級，我實在無法對諸君清楚地傳述。

——啊，是你麼？——柳波尼加低聲地說。

他跟魚似地喘着氣沒有作聲。

——這夜色多麼美呀！——柳波尼加接着說。

——請你原諒剛才的事，請你原諒！——克魯采弗爾斯基這樣說着，伸出死人一般冰冷的手握住了她的手。

柳波尼加沒有推拒。

——請你看一看這封信，——他說：——你就會明白，許多話不是嘴裏能夠說的。……

淚水又跟瀑布一般潤溼了他燃燒的臉，柳波尼加握緊他的手，他用淚沾溼了她的手，落下了接吻的雨。她接了信藏進懷裏。他完全樂胡塗了，一切都茫然了，不知不覺地他的嘴唇觸着了她的嘴唇。愛的初吻——不知此味的人，是不幸的人！柳波尼加昏迷地回答了熱情的長吻……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從未得到過這樣的幸福。他一手托着頭流下了眼淚……但是忽然抬起頭來驚叫道：

——啊，我做了什麼事了！

她在這時候才發覺這女人不是柳波尼加，是葛拉斐拉·黎伏芙娜。

——不要作聲！——夫人說。她在納格洛夫的生活中已經是一個多餘者，失掉了生存的意義。不過這時候學士先生已經跳下梯級，跑出園子，從菩提樹的林蔭路中一溜烟的逃走，跑出莊子，又跑出村子，再跑到大路上，立刻失去了勁兒，跟打倒一般，在路上跌倒了。這時候，他才想到那封信落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的手。這怎麼辦？他突然像一匹發狂的野獸，搔亂着頭毛，在草堆裏亂滾。

爲了解釋這奇怪的錯誤，我們只好跑一陣野馬，來作一番說明。靄里莎·奧格斯特芙娜這對觀察深刻老于世故的小眼睛，老早就看出來：自從克魯采弗爾斯基成爲將軍家族的一員，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忽然加意打扮起來。衣服特別穿得時式，領襟的式樣時時更換，頭巾也一塊一塊的換着，頭髮的式樣更其加意

修飾，髮上的花也戴得特別多了，蓬鬆鬆的時樣梳粧上，又戴上新的花來——雖然這花兒已經有點皺紋。一家主婦的肥胖的莊重的臉上，顯現出一種新的表情。這是因她那肥胖的變頰，一向穩重地含藏着的。她一笑，眼睛顯出水汪汪的神情，一太息，眼睛顯出蜜樣的甜；：這種變化一絲一毫沒有逃過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的眼睛。有一次，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不在自己的屋子裏，她偶然走進去，打開梳裝箱子，發見裝口紅的瓶子已經扯去了封口，這口紅是跟眼藥一起在雜物間裏放了十五年了。于是，她在心裏叫喊着說：——『好呀，我的差使來了！』就在這天晚上，她跟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單獨相對的時候，便講起某夫人（當然是公爵夫人）對一位青年發生興味的故事。她說——她見那天使一般的公爵夫人心裏煩惱着，漸漸消瘦下去，自己心裏也難過起來了。終於有一天，公爵夫人倒在唯一知友的她的懷裏，告白了自己的煩惱和困惑，跟她商量要如何才好。以後替夫人進了忠告，解決了煩惱。從此，公爵夫人就不再煩惱，不再消瘦，反而漸漸胖起來，快活起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聽了法國婦人的餽舌，也燃起了自己的熱情。普通說肥胖的人沒有熱情的行動，這句話是不可靠的。失火的時候，燃燒的材料越多，火也燃得更久。何況，大家看見，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擔任了風箱的職司，吹煽着點在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胸頭的小小的情慾之星火，終於把它燃起大大的火燄。她還不致要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向她告白自己的秘密，不，她對於不使人作這種告白的一點氣量是有的，因為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她只消把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安置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便心滿意足了——而且這無疑是成功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在兩星期之中，送了她兩件禮物——一塊庫白文斯基工廠出品的頭巾，一件自己的綢衣。

跟處女一般純潔無垢的克魯采弗爾斯基，不但在行動上，就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位法國婦人的種種用心，曖昧的暗示，和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有含蓄的目光，表示着怎樣的意義。他那種淡漠的態度，怯弱的舉止，茫然的目光，更加引起了四十婦人的熱情。在普通性關係的奇妙的錯綜上，反而添上一種特別的興味。在這情境中，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實在擔任了征服者誘惑者的角色，而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却扮演了被蜘蛛似的惡魔張佈了誘惑之網的純潔少女的角色。好人物的納格洛夫還是什麼也沒有覺得，跟平常一般在村子裏走走，向園丁的女人問問菓木的情形，跟平常一般的和平支配着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的

家長制度的家庭。不過，我們再回到剛才那陽台上去。

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看見青年愛人突然逃走，心裏莫名其妙。又在夜氣中立了一回，身體感到寒涼了，回到自己的臥室裏。等到只剩下自己兩個人，那便是她跟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兩個人時候，連忙把信拿出來。她的搖搖不定的胸頭，劇烈的波動起來。她顫慄着指頭打開信箋來看，突然，像遇到壁虎或蠍蟻似的一聲驚叫。展開着的信箋跌落在她的胸口。三個使女跑進屋子裏來。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連忙把信藏過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叫人拿沃特科倫來，使女們慌忙拿揮發油給她，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吩咐洒在頭上……「啊，負心的壞蛋……瞧不出他那麼老實的樣子，却幹出這樣的事來……柳波尼加這小傢伙，出身低微的人，總究做不出好事情來。一點上等氣格都沒有……我正想不到養狗傷主人！」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恰落在我一位當官的朋友同樣的窘境裏。這當官的一輩子只會給人家上圈套，他相信沒有人能夠代替他的職司，提出了辭職書，也即是以為退為進地提出了辭職，不料這辭職竟被批准。一輩子只會給人家上圈套的他，最後終於自己跳進了圈套。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是一個聰明的婦人，立刻看清事態，明白自己演了老大的失敗。同時想到正如克魯采弗爾斯基落在他們的手中，她和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兩個人也同樣落到他的手中。因此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要是發生嫉妬而責備他，他也許會把這罪惡推在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的身上，而且要是不能對她聲明，這一定會在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的心中引起疑惑。于是，正當她想法子要消散已經引起的四十婦人的怒火時，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却打着大欠伸，在嘴裏畫着十字，走進寢室裏來……露里莎·奧格斯特芙娜絕望了。

——亞歷克綏！——夫人怒氣騰騰地叫道：——會有這樣的事情，我就是做夢也沒有想到。你想，那麼老實的先生，却暗底下跟柳波尼加通信，你說是怎樣的信呀，看起來也把人駭死，他使那個無依無靠的姑娘完全墮落了！……請你明天馬上叫他走吧。你看，他當着衆人的面，胆敢說這樣的話……當然，她還是一個孩子，可是這種話，對她的心會發生極大的影響。

亞歷克綏生平缺乏那種立刻理解事情的原委而加以判斷的才能，他大大的駭了一跳，比他結婚不久，還在蜜月之中時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要他對亡故父母的墳墓發誓，收留自己的私生女時候更加吃驚。再加

之他倦得要命，在這種時候提出沒收的私信事件，實在太不相宜。一個人想睡的時候，對於打擾他睡眠的人，是大大生氣的，因為神經已經很脆弱了，一切都在疲勞的影響下。

——什麼事？柳波尼加寫了怎樣的信？

——是這樣的，柳波尼加同那個學士私下通信……是我們這位規矩的小姐……出身低微的人，總究做出這樣的事來！……

——那末，信裏寫了些什麼話？是私訂終身麼？唉！姑娘到了十七八，就要留心了。她總是一個人孤另另地坐着，腦子裏不知轉些什麼念頭……好吧，我強迫那個說謊的東西跟那孩子結婚。他忘記了他在誰家吃飯！那末信呢在什麼地方？哼，寫得好長，這麼小的字！這不是先生自己寫的，是他叫老鼠在紙上印的腳跡。你唸給我聽聽，葛拉麗。

——我不唸這種下流的信。

——胡說些什麼，年紀到了四十歲，還說這種話！喂，達西加，到書房裏把我的眼鏡拿來。

達西加熟悉到父親書房的路，立刻去拿來了。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坐在燈邊打了一個呵欠，翹着上唇，在鼻子兩邊做出嚴厲的表情，亂雲眼睛，很喫力地，用着唸書的調子，結結巴巴地唸了起來：「……請你，做我的，亞里娜吧。我，發狂似的，忘神地，熱烈地，愛你，你的名字就是，愛（柳波尼加意爲愛）。……」

——說些玩兒的話！——將軍插了一句。

——「我，什麼希望也沒有，我做夢，也沒想到，會得到你的愛，但是我的胸頭，像抽絞着一樣。我忍不住不告訴你，我愛你。請你原諒我。我伏在，你的腳邊，向你謝罪。請你，原諒我……」

——哼，說些什麼夢話呀！這還只是第一張的開頭……得啦，已經夠了，誰有功夫看這些呆話！……留心着不叫發生這樣的事情，難道不是你的責任麼？那你到底在管些什麼事情？爲什麼兩個人弄得這麼要好？……不，還算好，沒有鬧大笑話。女人這個東西，頭髮比別人多，頭腦却比別人少……你說這信當中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一片夢話，別的什麼也沒有……不過呢，柳波尼加也到應該出嫁的時候了，就是那

小伙子，也總得有個老婆。據咱們那位醫師說，他還是一個十等官。好，事情交給我辦辦看……一個人的腦筋，早上總比夜晚清楚，好，睡覺吧，明天見。露里莎·奧格斯特美娜……不料你一雙眼睛這麼厲害，却也瞧不出來……好，明天再講！

於是，將軍脫起衣服來，心里想着：克魯采弗爾斯基大概不會拒絕自己的提議；強迫他跟柳波尼加結婚，這也算是罰他一下，這樣一來柳波尼加也解決了，……一邊這樣想着，一回兒就落進深深的睡眠，大聲地吹起鼾息來。

這一天正不知是什麼黃道吉日，葛拉斐拉·黎伏美娜再沒有想到這事件在將軍的頭腦中會這樣的急轉直下。她忘記了自己近來常常對將軍說柳波尼加是應該出嫁的時候了。她正如一位發了風騷的半老婦人，把身子倒在床上，想去咬枕衣了，不，也許是真的咬了。

這其間，那可憐的克魯采弗斯基，一直躺在草上，他一心只想馬上就死。如果這正是女權統治的時代，他定會絕不猶豫地被人扯成片片。受傷痛感情的強壓，被絕望與恐怖，恐怖與羞恥所呵斥，完全脫了勁兒，他便落進與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同樣的結果，頹然地睡着了。如果他沒有害着克魯波夫醫生所謂「戀愛的熱病」，他一定會受風寒變成真正的熱病，但在這個時候，草上的寒露對他是非常舒服，開始雖然睡得不好，一回兒却睡得很熟了。他睡了三個多鐘點，張開眼來的時候，太陽已經昇起了……太陽東昇而西沒，實在是一件陳腐的事，海涅說過這樣的話，委實是不錯的，但這件陳腐的事也不算十分壞，被戀愛迷昏了頭腦的人，對於朝陽的上昇，感到一回多麼的美事，簡直不能用語語來形容。大氣清麗，全身浸透着四溢的幽芳，露水悄然地變成白濛濛的氣回向天上，留下閃閃發光的無數的水珠。朝陽的紅光和陌生的濃影，使樹木，農舍，及其他四周的一切，帶上一種新穎優雅的趣味。小鳥唱着斷續的歌聲，天空中晴光無際。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站起身來，心頭已經完全輕鬆了。大路在他的眼前蜿蜒伸展，他望着大路想了好半晌。逃開這班抓住了自己的神聖的祕密的人們，從這大路上走到什麼地方去麼？我雖然已將那祕密埋藏在泥土之中……可是怎麼能夠回到那家人家去？怎麼再能跟葛拉斐拉·黎伏美娜見面？……還是逃走吧。但是我可以把柳波尼加丟棄麼？自己難道有與她分手的勇氣麼？於是結果，他慢吞吞地向莊子回



走進園子，在菩提樹的林蔭路上，他發見白的衣裳，又記起那次可怕的失敗和最初的接吻，臉孔紅得火燒一般，但這次是柳波尼加。她坐在自己所愛的那條長椅上，沉思而憂傷地遙望着遠方。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靠在一株樹上，茫然地望着她。這時候的她，顯得分外的美，一種什麼心事緊緊地抓住了她。她在發愁，這發愁却在她那精悍而年輕的美貌上添上一陣莊嚴。青年立了好一回，仔細的觀察着她，他的眼中充滿着愛和幸福。終於他打定主意走向她的身邊，再也忍不住不跟她說話，他必須跟她聲明那封信的事情。柳波尼加一看見克魯采弗爾斯基的面，微微一怔，但在這態度中絲毫沒有故意做作的地方。她想不到會遇見人，連忙望一望自己穿來的晨服，急急整刷了一下，便鎮定地，抬起優雅的眼睛，望着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特米忒里兩手疊胸立在她的面前。她一見他的充滿愛、痛苦、希望和歡喜的祈禱一般的眼光，便向他伸過手去。他眼中充滿淚水，握住了她的手……唉，人在年輕的時候是多麼良善呢！……

在唸「亞里娜與亞里西姆」那首詞的時候所吐露的告白。非常強烈地撼動了柳波尼加的靈魂。在好久以前，以上面所說的那種女性的敏感，早已感到自己的被愛，但這只是還不能說出口來的推測。現在這愛的話已經說出來了。所以昨天晚上，她在自己的日記里這樣寫着：

「好容易，我才能略略整理自己的思想。唉，他哭得多麼厲害呀！啊，上帝呀，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男人也會那樣的哭泣。他的眼中有一種使我戰慄的力，但那絕不是由於恐怖。他的目光是那樣的溫柔，正跟他的聲調一樣……我禁不住可憐他，如果我能夠照我的心說話，我一定會對他說我也愛你，爲了安慰他，我會和他接吻。那末，他不知將怎樣的幸福……是的，他愛着我，我十分明瞭，我也愛他。我很明白他和別人有很大的不同！他是一位高尚的溫柔的男子！他對我談起他的父母。他多麼愛他的父母！可是，他爲什麼對我說：『請你做我的亞里娜！』我不是有我自己的名字麼，而且我的名字多麼好。我愛他，我就立刻覺得我是屬於他的了……可是我真有接受他的愛的價值麼？我覺得好像

不能那麼熱烈的愛！我總是這麼煩惱。又發生這種陰鬱的思想了……」

——再見！——柳波尼加說，——那封信的事不要這麼擔心，我一點兒不害怕，我是很明白她們的。

她向他作了充滿友誼與同情的握手，在樹林中悄然逝去了。克魯采弗爾斯基一個人留下。他們作了一番長談。克魯采弗爾斯基較之昨夜的不幸，今晨的幸福是不可比擬的了。他一一地回想她的話，做夢似地想像着將來的情形。她的臉和一切東西連結起來，到處都有了……但是這個夢，因為僕人走來說將軍請他去，突然破碎了。在清晨這樣的時候，將軍是從來沒有請他去過的。

——什麼事情？——克魯采弗爾斯基好似頭上潑了一桶冷水，問了。

——呃，不知道什麼事，只說請你到老爺那兒去。——僕人很冷淡地回答。一定是那封信的事情傳到將軍的耳朵里了。

——馬上就來。克魯采弗爾斯基被恐怖和羞恥弄得半生不死地說了。

但是，他還有什麼值得恐怖的呢。柳波尼加的愛他，已經沒有疑問的餘地，此外，更還要什麼呢？可是他還是因恐怖與羞恥而弄得半生不死。而且在葛拉斐拉·黎伏芙娜這一方面，事情鬧得比他更加尷尬，簡直是不堪設想，所以以後怎麼樣和她見面，實在是想也不能去想了。鬧了一次笑話，一心想彌補過來，反而又重新犯罪，這樣的事情是常常有的。

——怎麼樣，老兄——將軍以一副適合於馬上要提出的重要問題的粗魯態度，發話了：——你們在大學裏，先生教過你們寫情書麼？

克魯采弗爾斯基沒有作聲，他太興奮了，聽了將軍那種討厭的話，也並沒有生氣。全身緊張的亞歷克·亞勃拉摩維支看着這副憂傷慌亂的神氣，更加動起怒火，於是劈面地緊注着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的臉，發出可怕的大聲喚道：

——你怎麼在我家里鬧出這樣兒戲的事情來？你當我這兒是什麼地方呀？你當我是一個木頭人麼？一個年輕輕的小伙子，引誘沒有爺娘，沒有依靠，沒有財產的可憐的女孩子，這不是極無恥的行爲麼，哼……

：這難道是現在的世風麼？你們這班大學生，學過算術，可沒有學過道德麼？……引誘年輕的女孩子，損害人家的名譽……

——呃，對不起，——克魯采弗爾斯基回言了，他覺到自己站在很危險的立場，心裏漸漸地動起怒來，我做了什麼事？我愛了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這是柳波尼加的本名。照他的父名亞歷克綏應該是亞歷克山特洛芙娜，恰巧她母親的丈夫當執事又叫做亞克辛，所以他這樣叫）。這句話我現在方說出來，我想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的愛說出過口，這一次為什麼鬧出這麼的事，我們自己也不明白！你為什麼把我當做罪犯一般，你為什麼想我一定會做出不好的事來呢？

——事情是這樣的，假使你是正當當的，你就用不到寫這樣的情書引誘女孩子的心，你先到我這兒來好了。你應該知道我是她親生的父親，那你難道不應該先到我這兒來，請求我的允許麼？可是你做細功夫，你就失敗了。我不要再來責備我，我不許人家在我的家裏，做出這種小說中一樣的把戲。我不贊成人家擾亂女孩子的頭腦！嗨，我真沒有想到你是這樣的人，你倒還要假痴假呆。連帶女孩子都被你弄得了不起了，真正謝謝你的好教育！而且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昨天晚上已經哭了一夜。

——這封信在你的地方麼，——克魯采弗爾斯基說，——那一看就會明白，這是第一封信。

——第一次失敗是難怪的麼？而且你在第一封信，就要求女孩子答應。

——不，我沒有這樣的想。

——你一邊那麼大胆，一邊又那麼懦弱，那你到底為什麼，滿紙地寫了那樣老鼠腳爪一樣的字？

——我，完全，——克魯采弗爾斯基聽了納格洛夫的話喫了一驚，回答道——沒有想到要求柳波維·亞歷克綏特洛芙娜的允許，我假使能夠有那種希望，我就是世界上第一個幸福的人了……

——你就是一張嘴會說話！你靠一張嘴把人說得團團轉，這本領是在學校裏學來的麼。不過，我要問你一句話，假使我允許你求婚，贊成把柳波尼加給你，你將怎麼樣過活呢？

當然，將軍並不是特別賢明的人，不過他具備俄國人特有的大事不糊塗，這就叫做「本能的智慧」，是一種實際智慧的積累。不管對方是誰，只要把柳波尼加嫁出去——就是他頂高興的夢想。尤其是嫡生女

的麗莎，站在她的身邊，看起來顯得相形見絀，做父母的心裏都明白，所以更想把她早點出嫁。其實在情書案件好久以前，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在頭腦里早經轉過念頭，把柳波尼加嫁給克魯采弗爾斯基，再介紹他到哪座縣衙門裏去工作。這種念頭，是和將軍平時所說我一個好的書記官，把柳波尼加給他的話，產生於同一基礎的。當將軍聽到克魯采弗爾斯基的事件，在他頭腦裏第一個出現的主意，便是強迫他結婚。將軍只當那封信一定是鬧着玩的，想不到一個青年人會那麼簡單的接受嚴肅的結婚生活。不料一聽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回答，知道他絕不拒絕結婚，將軍馬上又掉換了打擊的方向，這回是提出財產的話來。他担心克魯采弗爾斯基既然決心結婚，可不會提出嫁粧金的問題來麼？

克魯采弗爾斯基沒有作聲，因為納格洛夫的問題，像一塊鐵板重重壓在他的胸口。

——你對於她的財產，不會想錯了念頭麼？——將軍接着說：——她是什麼財產也沒有的，也沒有人會分給她，當然我不會讓她光着身子走出，不過除了幾件布衣服，再不能給她別的什麼，因為我還有要出嫁的姑娘。

克魯采弗爾斯基說了嫁粧金對自己完全不成問題，將軍一聽這話，大大的滿意，「這倒是一隻好鴨子，而且還受過相當的教育……」他心裏這樣想。

——總之，事情是這樣的，你是一個漂亮人物，決不會把主客顛倒。你寫情書引動女孩子的心，應該先想一想將來的事情。如果你真愛那個女孩子，想對她求婚，爲什麼你不想一想自己將來的出路？

——那末我要怎樣才好呢？——克魯采弗爾斯基發生任何人聽了都會震動心魄的聲音問了。

——要怎樣才好麼？你是文官，聽說還是十等官，好好兒丟掉你的算學與詩歌，到衙門裏去工作呀。這麼游手好閑的也已經夠了。應該做一個更有用途的人，到衙門裏去做做看。好在現在當副知事的是我自己人，稍微費一點勁兒，你也可當個參事官，比這個差使好的，自然不必希望，好在從此以後每天的麵包跟高尙的地位就保得住了。

克魯采弗爾斯基出世以來，從沒有想到衙門裏去工作，要自己當一個參事官，簡直要自己變成鳥兒、松鼠、黃蜂一般，完全不能想像。但是在根本上，他覺得將軍的意見是不錯的。不過他的眼力並不厲害，

他看不透將軍雖然力說柳波尼加一點財產也沒有，而且也沒有別人分給她的希望，同時却以父親的地位安排她的婚事，那種特有的家長式的態度。

——我想最好還是當一個中學教員吧——好容易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這樣的說了一句。

——不，這不大好，中學教員算什麼呢？又不算官吏，也不會有知事請你的客。做得好，不過一個校長。薪俸也有限得很。

說到後來，口氣漸漸和緩了。將軍對這場買賣已經完全安心。他相信克魯采弗爾斯基再也逃不出他的手掌。

——葛拉霞！——將軍向隔壁的屋子叫道：——葛拉霞！

克魯采弗爾斯基完全蒼白了。他以為弄錯了人的最初的接吻對自己有可驚地重大的意義，同樣地這最後的愛之接吻對於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一定也有重大的意義。

——什麼事？——葛拉斐拉·黎伏芙娜回答。

——到這邊來。

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故意裝出威嚴的樣子走了進來，當然這種威嚴對她很不相配，而且一點也掩飾不了她心頭的混亂。但是不幸克魯采弗爾斯基並沒有注意到，他害怕看見葛拉斐拉的眼睛。

——葛拉霞！——將軍說：——這位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特地來向柳波尼加求婚。我們一向把她當親生的女兒養育，所以當然有主持她婚事的權利，不過也應該同本人商量一下，這是你做女人的職司了。

——啊，你是說求婚的話麼？好極了！——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憂傷地說，——真好像「新綺羅斯」當中的一個場面。

如果我是站在克魯采弗爾斯基的立場，為的不同葛拉斐拉·黎伏芙娜的教養認輸，一定會這樣地說：——「對啦，那末昨晚陽台上的一幕，當然是「福勃拉思」當中的一個場面了」。……可是克魯采弗爾斯基沒有作聲。

將軍看事情已經圓滿，便站起身來說道：

——那末，在你的地位決定以前，跟柳波尼加結婚的事，暫時還是從緩的好。最後，再給你一個忠告，你作事應該慎重，你的一舉一動我都監視着的。不過，你再住在這兒，也不大方便了。我們爲了柳波尼加，也担了不少的麻煩了！

克魯采弗爾斯基走出去了。以後，葛拉斐拉·黎伏芙娜便破口說他的壞話。最後，還斷定着說，像柳波尼加這種冰冷的女人，雖然任便什麼男子都盲從，但決不會使男子幸福。

第二天早晨，克魯采弗爾斯基正坐在自己的屋子裏，埋頭深思。自從朗誦「亞里娜與亞里西姆」還不滿兩天，不料與柳波尼加之間已變成未婚夫婦的關係，他得丟棄他的差事……將生活來這樣一個旋轉，升到人類幸福的頂巔，這命運的力量實在是奇怪得很！而且，這又是一種什麼因緣，他會錯接了吻，而且會把信交給那人？這不是一個奇蹟麼？難道不是在做夢麼？後來，又一回憶在菩提樹林蔭路上遇見柳波尼加的時候，她的話，她的眼色；於是他的心立刻舒暢開來，變成嚴肅。

忽然，通到屋子來的樓梯上，聽到一陣重重的脾聲。克魯采弗爾斯基駭了一跳，半帶害怕的心理，等着那人走進來。這麼重的腳聲是什麼人呢？一回兒門推開來，走進我們大家認得的老友，克魯波夫醫生。醫生的出現，使學士先生大大的吃驚。他每星期一次，有時兩次到納格洛夫的家裏來，但是從來沒到過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屋子，因之他的到來，使他預感到特別的事故。

——這樓梯真難走，——克魯波夫醫生用白的那塊手帕揩着額上的汗，呼呼地喘着氣說，——亞歷克·亞勃拉摩維支給了你一間好屋子。

——啊，綏米翁·伊凡諾維支麼，——學士先生無故地紅起了臉，慌張地說。

——唔！——醫生接着說，——果然，這窗子望出去到很不壞……那邊遠遠的是杜伯索夫斯加雅教堂麼，喏，那個在右邊的？

——大概是吧，不過，我也不大仔細——克魯采弗爾斯基澀然地望着左邊，也不移眼過來說。

——真是無用的書生！在這兒住了一個多月，連窗子外面的東西還不知道。啊，到底還是小伙子；小

伙子。好吧，把你的脈給我一把看。

——不，不用，我很好，綏米翁。伊凡諾維支。

——那當然更好，——醫生拉住克魯采弗爾斯基的手，又接着說道，——果然我知道，脈搏稍微強着點，有一點亂。不錯，一、二、三、四、……有一點兒熱度，心神亢進。一個人這樣脈搏的時候，往往做出沒意思的事來。脈搏要是卜答、卜答、卜答跳得正常的時候，就決不會轉出那種傻念頭。剛才我在樓下聽到，你是想結婚啦。我簡直不相信我自己的耳朵了。那小伙子是我從莫斯科帶來的，他可不是一個白癡呀……我心裏總是不肯相信……去看一看吧，所以我走來看你，果然，脈搏很強，有一點亂。這樣的脈搏，不但結婚，就是更傻的事情，說不定也會做出來。豈有一個人，正害着這樣的熱病，能夠決定自己終身大事的？好，想一想吧，先把身體治好，把思想的器官，腦子，回復正常的狀態，先決的問題是不叫血液的騷動阻礙了思想。我給你叫一個藥劑師來放一次血……對啦，放出這麼一碗半就好了。

——非常感謝你的好意，可是我覺得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是否必要，你怎麼會知道？你不是完全沒有學過醫的麼。可是我是研究醫學的，好吧，你不願意放血，那你喝一點瀉藥。大家到藥房裏去，我配給你喝。

——很感謝你的好意，不過我實在是健康的，決不說謊。而且我的確，打算（他說到這兒稍稍遲疑了一下）要結婚，你爲什麼要反對我的幸福，我真不明白。

——果然，這是不錯的——老醫師扮起嚴肅的臉色說，——我喜歡你，我也同樣地憐惜你，呃，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你叫這入了晚境的我想起少年時候的事來，想起過去的許多事來——我一心希望你幸福，所以我覺得我要是不說可太罪過了。你爲什麼在這樣的年紀就不得不結婚呢？這是納格洛夫在那兒誑你，對麼，你精神興奮，不願聽我的話，這個我很明白。但我一定要你聽我的話。這就叫做人生重經驗。

——啊，不，綏米翁。伊凡諾維支——醫生的話使青年略顯得狼狽地說：——我很明瞭你愛護我，你好意告訴我自己的意見，不過可惜，這已是多餘的了，在現在已經太遲了。

——啊，你要是反對我的意見，這樣說是沒有用的，說是要改變意見已經太遲了，那是決沒有的事。

婚生活……唉，那真是討厭的事情！每個人在結婚之前，總不肯好好兒想一想這是什麼一回事，所以更加不行。結婚之後，閑下來再想想，已經來不及了。這都是「愛的熱病」在作祟。豈有像你這樣脈搏很高的時候來決定人生大事的人？你好比把所有的錢去押在牌上，你一定會弄得精光的……聰明人決不冒這樣的險。固然，賭博是自作孽自受罪，還沒有話說，但是結婚，在自己之外，必定還連帶另外一個人同受不幸。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你仔細想想吧！我相信你愛那女孩，那女孩也愛你，但這是沒有意思的。你心裏應該記着，要解除着戀愛熱只有兩條路，一條便是趕快到別的地方去，這樣，你的戀便清醒了，還有一條路便是結婚，這就很快的清醒了。我也迷戀過女子，而且不是一次，是五次，幸而上帝保佑我，所以現在我回到家裏去，還可以安安心心，靜靜兒休息工作的疲勞。白天出去看病，晚上到家裏打打紙牌，然後無心無事地上床睡覺……可是，比方有一個老婆，一切就麻煩了，非大聲嚷嚷不行，孩子又吵鬧，於是，家務就攪得你頭昏腦脹，外邊的世界；就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靜靜兒老呆在一個地方固然不便，要移動移動也一樣的困難。就只好圍在火爐旁邊，談談無聊的話，書本丟在凳子底下了。還要担金錢呀，貯藏品呀。好吧，比方你，你有一天就會怕起窮來的。誰都逃不了不幸。你也認識那個安東·弗爾齊南特維支，從前我同他倆住在一起的時候，有了幾個錢，既想備伙食又想抽煙，却去買來了頂好的葡萄酒，弄得除了燥麵包，什麼喫食也沒有。或是買了許多火腿，就沒有煙抽了。那時候，我們兩個不過大聲笑笑，還沒有什麼，要是有了老婆，那就不行了。老婆這東西，總是噁咕不清，結果弄得哭鬧散場……

——不，這是不同的。她一定能夠忍受困苦。你還不大知道她。

——對啦對啦，這就更加不成。假使女人噁咕不清，哭哭鬧鬧，做丈夫只消把頭別轉，往外面一跑就了事。要是一聲不出，漸漸瘦下去，那就更加爲難了。「真可憐，這回過節，買點什麼小菜好呢？」就不得不自己煩心思了……而且又得轉念頭弄錢。而事實上，規規矩矩做人，錢是不容易到手的，可是做壞事呢又做不來。於是，你就得轉種種念頭。最後，爲了使頭腦清楚，就喝起酒來。喝酒還不打緊，我也喝點酒當胃藥的；不過一喝兩喝，結果會變成什麼，這個你也是明白的。費了種種心思弄到一塊麵包……可是不過一塊，多就不成功了。那女孩是將軍的女兒。將軍這個人，有的是錢，却不肯浪費一文，我是很知道



他的。他那嫡生女兒，他會嫁這麼五百個農奴，對於柳波尼加，就是五千盧布也不肯化費的。就使你拿了這點數目，也派不了什麼用途……我實在是愛護你，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那種女孩子，你還是讓給那種什麼也幹不出來的平常人去，你應該想想你自己的將來。我勸你另外找一個職司，早點離開這兒，什麼戀愛不戀愛，馬上就會忘記了。我們城中的中學裏，空着一個很好的教員位置。不要老只管孩子脾氣，快點兒長大起來！

——這是不錯的，綏米翁·伊凡諾維支。謝謝你的一番美意，不過你所說的話對我都沒有用處。你把「我當一個孩子唬嚇着我。要我拒絕這頭婚事，我寧使不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我完全不希望有幸福而沒有她，這是上帝的意旨。

——什麼話！——頑固的克魯波夫說，——我完全是害了你了，我為什麼要介紹你到這兒來！上帝的意旨，這是什麼話！納格洛夫在誑你，他要毀壞你的青春。實在的，我決不隱瞞，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我在這世界上已經活了這麼久，我也不是倚老賣老，總之人生重經驗。你知道，我做醫生這個行業，跑進人家去不是走進客廳大廳，總是一直走進內室和臥房。我這一輩子，見過了各式各樣的人，而且個個人都觀察到皮底下。你當然只看見穿工作服裝的人，我看見的却是他們的後台。我見過家庭中的種種場面。一個人走進家裏，就連羞恥也不要，丟開外出時候的一副面目，完全沒有了節制。高尚人物……什麼屁的高尚人物！再野蠻也沒有了。無論任何野獸，走進自己的窩裏馬上變得老老實實，可是人類一走進自己的窩，就變得比野獸還厲害……噯噯，話什麼說到這裏來了……對啦對啦……我就是喜歡解剖人類的這種性格。總而言之，你還不是娶親的時候。你所要的，只不過就是那眼睛，那紅脣，那時時掠過臉上的戰慄……這類東西吧了。可是那女孩子，好比一匹還沒有覺到自己力量的小老虎。但你是什麼呢？你恰巧相反，是一個新娘子。你老實得像一個德國女子，你倒反要盡女人的職分。這難道好的麼？

克魯采弗爾斯基聽了最後幾句赤裸的話簡直生氣來，他用從來沒有的冷淡的調子說道：

——也許有一個時候會用着你的好意，不過現在我們不開討論會。說不定你的話全部都是對的，所以我也不敢反對。我不知道將來的事情。我只知道現在我只有兩條路。這兩條路要走哪一條，這回兒也還不

能斷定，不過確實沒有第三條。這兩條路，一條是投身清流，另一條是做一個最幸福的人。

——還是投身清流好吧，這個只消一次就完結——克魯波夫有點不高興地說，於是拿出一塊紅的手帕來。

這一場談話當然沒有發生克魯波夫所希望的效果。大概他對身病是一位好醫生，對於心病却是庸醫。他用自已的經驗來判斷愛情的力量。他迷戀過幾次女人，所以他自以為有豐富的經驗，可是正因他有這種經驗，所以他沒有資格來批評一輩子的戀愛。

克魯波夫氣鼓鼓地立起來走了。這天晚上喫過晚飯跑到副知事那兒去，把生平得意的題目，高談闊論了一個半鐘頭。那就是把女性與家庭生活，痛快的罵了一頓。不過這位副知事完全忘記了自己經過三次婚，每位太太都給他養了五個孩子，克魯波夫的話對克魯采弗爾斯基差不多什麼影響也沒有。我特地用「差不多」這個字眼，因為實在是留下了一種把握不住的，漠然而重苦的印象，好像聽到老鴉的不祥之鳴以後，或是急着去赴快樂的宴會半路裏碰見了出喪一般。不過這種討厭的印象，一旦遇到柳波尼加的一瞥，立刻消失得乾乾淨淨。

——故事講到這兒好像快要完結了——讀者一定會高興地說了。

——可是抱歉得很，這還沒有開頭呢。——我很懇懇地回答。

——以後不是單去請牧師就好了麼？

——對的，不過要我講下去，是要去請牧師的，但是要請牧師來送終，故事才可以完結。此外時候，故事是決不會了局的。教會裏的人來主持婚禮的時候，還只是新故事的開場，不過登場人物是依舊這幾個。那末，再把這班人物搬演在讀者的面前吧。

## 五 符拉奇米爾·佩里托夫

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絲毫沒有天、文學或地理學式地清楚規定時間與場所的必要——不過，總而言之，是十九世紀的事，在縣治所在的NN城，正舉行着貴族選舉。城市裏蓬勃着生氣。旅行馬車的鈴聲和車輪的滾滾聲，比平時顯得更加熱鬧。街頭發現地主的冬季馬車，輕便馬車，及其他各式各樣的馬車。這些馬車裝載着所有的東西，車外邊跟裝飾品一般照例坐着穿外套，着長靴，頭上裹着手巾的僕人。其中有些人，不敬地向街頭走來走去的店伙打恭，對立在門旁邊的伙伴笑笑。另外的一些人，却做着奇妙的姿勢呼呼地睡覺，人家以為裝着這樣的姿勢總是睡不着的。地主馬車一輛接着一輛，差不多這一縣地面中知名的人物，全部都進城來了。退役騎兵旗手特略格洛夫，也已經到來了。他化盡了所有的錢用緋色的窗簾，裝飾了租屋的窗子。五縣之中，凡是遇到貴族選舉，他總是出場，遇到大的市集他也一定趕到，而且雖然一天到晚賭錢無論在哪兒從不輸。不過雖然一天到晚贏，却永遠沒有多過錢。其次，他有優秀的音樂才能，他是富家子弟，現在已六十五歲了，却還能騎一手好馬。退伍將軍傅略西丘夫也到場了。他來參加選舉，爲的是要開四個跳舞會，而且上流貴族們總是推舉他當縣知事，每次他都以病體推辭。到處的客廳裏，出現了夾着煙葉藏了三年的、天鵝絨領子的、褪了色的、式樣過時的、奇形怪狀的燕尾服；同時也出現了各種朝代的五花八門的軍裝——有國民兵制服，有兩排頭鈕扣的，有單重邊的，有只有一個肩章的，也有一個也沒有的。一天到晚你探訪我，我探訪你。因爲在這三年中，其中有一部分人，完全沒有會過面，所以現在互相見面，不得不發生一種喟然的感情，看見相互間白髮皺紋的增加，及衰弱與肥胖的改變，縱使臉孔看見還認識，却不像是同一個人了。破壞力在各人身上留下了痕跡。但是另外一方面，又看出完全相反的情形，這又更加引起喟然的感情。這三年功夫，好像比得過去的十三年或三十年……滿城儘談着候補

者、宴會、省長、跳舞會、審判之類的話。縣知事的官房主事三天前已在那裏刮腦油起草演講稿，他只寫了一句「親愛的NN城諸位貴族……」的冒頭，紙頭已寫壞了兩刀。於是他把這個冒頭丟開，另外想別的冒頭，用他絞盡了腦汁的，「請允許我重新站在諸位的面前」呢，還是用「我重新站在諸位的面前，實在感得無限的榮幸……」呢，結果，對首席書記官說：

——唉，庫卜良。華西里維支，起一張演講的草稿，比審什麼疑難官司要苦七百倍。

——那末，參考一下安東·安特諾維支的模範文選好麼？那兒好像也有演講文。

——這倒是一個好主意！——官房主事這麼說着，在書記肩頭使勁的拍了一下——就這樣吧，庫卜良·庫卜良諾維支！

官房主事以為稱呼人的時候，先叫那人的父名，第二次便叫那人自己的名字，是最有趣的事。於是這晚上，他連忙用卡拉姆金的市長夫人瑪爾法中霍姆斯基公爵的演講辭當作藍本，起完了一篇簡單的演講稿。

在這舉城一致的困難工作中，已經十分緊張的滿城的注意，忽然集中到一個意料不到的，誰也不知道的人物上。誰也沒有等待這種人物，就是期待一切人物的特略格洛夫旗手，也沒有料想到。誰也沒有想到過這人物，這人物在城中主要人物的家長式的家庭中，是完全不需要的，他的出現，好似從天上降下來一樣。事實上他是坐着一輛出色的大型英國式旅行馬車進來的。這人物是退職縣書記官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佩里托夫。他的地位雖不算高，但沒有抵押出的領地上，却還有三千相當好的農奴。他那名叫「白野」的領地，選舉人和被選人都是知之有素的，不過這「白野」的所有主，不知什麼緣故，却好像神話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般，是一種誰也不十分明瞭的漠然的人物。因此大家關於這人物，常常說出一些胡天亂話。好像說到遙遠的堪察加和加里福尼亞時，我們常常會說出十分奇怪，叫人難於相信的事一樣。猶如幾年前，我們常常會說出十分奇怪的叫入難於相信的事一樣。例如幾年前，大家說佩里托夫在大學畢業以後，馬上受到一位大臣的知遇；不久之後，又有人說佩里托夫與大臣鬧翻了，因此丟了差事，但這些話是不能相信的，世間上有一種人物，連窮鄉僻壤都知道他的底細，能給他定確切的批評。跟這種人物是不能吵嘴，而

應該對之尊敬，而且不能不尊敬的。但佩里托夫對之尊敬麼？……：那有這樣的事。他活該受到正當的憤怒，賭博輸錢，到處喝醉，還拐走人家的姑娘，而且那姑娘又不是身分高貴的閨秀，是無聊人家的女兒；……以後大家又傳言他到法國去了。那些聰明有學問的人，還添加着說他不再回俄國來了，他到巴黎加入了傅里。梅生的團體，由總部派他作代表委員跑到美國去了。有許多人說：『這大概是確實的事！他從小放任慣，他的父親好像就是他出世那年死的，大家知道他的母親出身低微，又愚蠢又發歇司志里，他的家庭教師又完全使他墮落了，所以他變成了對誰也不懂禮貌的人。』此外，更從這一點上，說明他為什麼放任領地的管理，讓農奴們漸漸地發起財來，穿着長靴子走路，他也滿不在乎。可是在最近兩三年來，已好久沒有人提起他，現在，却突然地，這位由巴黎傅里。梅生總部推為代表委員派到美國去的怪人，胆敢和應受最高敬禮的人物鬧翻而永遠到法國去了的人物，像從天而降一般，現身在NN城的社交界，而且還打算在這次選舉中替自己立一個候補。NN城的居民對這件事情有許多弄不明白的地方，現在還要到城裏來幹縣衙門的工作，這還不是發瘋麼？而且還要想人家選舉他就職，豈不是可笑的念頭？況且巴黎和貴族院，三千農奴與縣書記的地位……：NN的人們，沒有這種事已經忙得夠了，現在却又要為這種事來絞他們的腦汁了。

城中最有勢力的人，不消說是法院院長，他用極其決斷的態度，解決世間上所發生的一切問題。有很多人為了家務糾紛到他那兒去相商。他很有學問，文學哲學，式式精通。能夠做他敵手的，只有醫務局克魯波夫一個。法院長一到克魯波夫的面前，不知什麼緣故也會覺得氣餒。但克魯波夫的威權，遠不及法院長的普遍。縣裏有一位感情豐富頗有教養的貴族夫人在大庭廣座間說過：『我很尊敬克魯波夫先生，不過那個人是否了解女人的心理呢？看慣了死人，有時還要用手去摸摸，這種人對於活人的細膩的心理，真能夠了解麼？』從此以後，他的威望大減了。女人們全部贊同這個意見，其他的問題雖然不問，至少在女人們的心裏已經醞釀着了。滿場一致地決定，能夠解決細膩的心理問題的本領，當然只有並無此種殘忍習慣的法院長才有。佩里托夫出現的時候，幾乎所有人們的頭腦裏，剝出一個念頭，不消說，那便是法院長安東·安特諾維夫對於他的出現將有什麼意見呢。不過沒有一個人會冒昧地向安東·安特諾維夫去問，例如

「先生對於佩里托夫的事有什麼高見？」却相反地，他好像是故意的樣子（不，大概確是故意的），有三天功夫，在副知事的牌桌上，傅略西丘夫將軍的茶話會上，都不露臉。這城裏好奇心比誰都強，萬事喜歡趕上前的，是鈕孔里佩聖安娜勳章的顧問官。他這勳章佩得實在高明，無論坐着立着，滿屋子都望得見。這位鈕孔里佩聖安娜勳章的顧問官，在星期日，正要從縣知事那兒（原來凡是星期和假日，他無論如何要拜訪縣知事的）到大教堂裏去，決定要是法院長不在那兒，便打算到院長的府上去。快走到教堂的時候顧問官拉住警察問訊，法院長的馬車來了沒有。「沒有來」，警察回答：「好像沒有見到院長老爺，剛才我還看見他的馬車夫伯奴西加到酒店裏去」。這是一件大事。顧問官心裏想。安東。安特諾維支上大教堂來不會騎馬的，只有馬車夫的副手尼開西加一個人，也駕不住兩匹馬！於是他不上大教堂，直接向法院長府上走去。

法院長絕想不到這樣的來客，還穿着便服坐在家裏。所謂便服，是束帶子的長上褂和寬大的褲子，腳上套一雙靴。他的個子不很高，肩膀却特別闊，腦袋大得很（智慧是喜歡寬闊的場所的）。他臉部的輪廓顯着一種威儀，表現自己權力的傲然的自覺。他說起話來緩慢而有抑揚，正配合那種對無論什麼問題都能簡潔解答的人的口吻。假使有一個斗胆的人，想打斷他的話，他就立刻停下來待上這麼兩三分鐘，把以前的話的最後部分重覆說過，然後又用同一的聲調把話接續下去。他忍耐不住人家的反駁，除了克魯波夫醫生之外，對別人的話都不用心去聽，因此別人雖有許多不能贊成的意見，卻不想同他爭論。連縣知事都暗暗佩服他頭腦的靈敏，稱讚他是世上少有的聰明人，這樣說過：——「那位先生，請他當法院的院長實在是太委曲了，他應該有更高的地位。他的頭腦實在了不起！你聽聽他的談論，那實在是一位約翰·白契斯德！他把大部分的功夫化在讀書和研究學問上邊，在職務上老是出毛病。」這樣一位為學問出毛病的紳士先生，穿着一件長上褂，坐在自己的書桌前，在許多報告書上簽字，在空白欄里填寫造私酒與流浪罪刑罰的必要的答刑的數目。做完這些事，便把筆拭乾淨，放在桌子上，從書架裏拿出摩洛哥皮封面的書，打開來看。他的臉上漸漸地顯出筆舌不能形容的滿意之色。不過他看書沒有多久，一回兒，那位鈕孔里佩聖安娜勳章的顧問官，在這場面中登場了。

——啊！我真惦念着你，今天是星期日，我照例去拜訪縣知事，安東·安特諾維支！你沒有來。昨天的牌桌上你又沒有在座，到大教堂去，又不見你的馬車。我想是時候遲了麼，不，不對，後來想想，也許是貴體違和吧。噢五穀的人，人人都會害病的……不，嘴裏實在沒法兒說，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真是着急得不得了！

——啊，難爲你了，托福，我的身體倒沒有什麼，啊啊，請坐呀，顧問官先生。

——啊，安東·安特諾維支！不打擾你的用功麼？……

——沒有沒有！我有的是看書的功夫，也準備着同好朋友談天的時間。

——這實在是，安東·安特諾維支！怎麼樣，買了一本新出版的書麼？

——不，我不愛新出版的書——法院長打斷了顧問官的話，——我最不喜歡新出版物，現在讀的是一本「杜雪尼加」的詩，已經讀了有一百遍了，簡直是讀一遍有一遍的滋味，這麼輕靈、透澈，真是古今絕調！……實在現在還沒有一個人，比這位作家伊博里忒·費特洛維支更好的。

於是法院長朗誦起這首詩來：

憎惡是由於奸謀。許多的眼

到處嚴厲的裁判

看透這隱藏的東西。

女皇沒有向她的妹子們隱瞞，

假裝等候丈夫的歸來

一天兩天三天的做作着。

妹子們臉上愁雲更濃了。

丈夫是躲身在哪兒呢？

可惡的奸謀詭計多端。

據他說，丈夫是一個可怕的惡徒。

——不過，——現在，顧問官插進嘴來了：——這一字一句好像都在說那個到城裏來的旅人。我們一向談論着這個人，那種空頭謠言實在真有趣。

法院長目光嚴厲地向他瞥了一眼，好像他什麼也沒有見到，什麼也沒有聽到似地接着朗誦下去：

據他說，丈夫是一個可怕的惡徒。

杜雪尼加確是被妖怪迷住了。

她已經忘記了良心的謙和之聲

是妹子們的緣故，還是運命。

或杜雪尼加自己的過錯？

她嘆息着向妹子們說

現在她只愛丈夫的影子了。

而且詳細地講了，這影子

在何時，何地出現

那時將發生怎樣的事。但

她的丈夫是誰呢？是巫師，是蛇，

是神祇還是幽靈

只這一點她說不出來。

——這些詩句決不是空虛的東西，這詩有靈魂，有心臟，顧問官，我不知是才能不夠，還是教養不足，凡是華西里·安特諾維支·裘可夫斯基以後的新作品，總不大能夠了解。

顧問官是出生以來，除了關於縣行政的議決書——這也僅僅關於自己職務範圍的一部分——以外，從未讀過書本的，而且以爲不讀文件就簽字是有教養的貴族的義務。他就說了：

——這是確實的，我也常常這樣說，可是都市裏來的人，好像不是這樣的意見。

——這種事情我們哪裏知道——法院長回答道：——我很知道近來的定期刊物，衆口同聲地稱讚普式



庚，我也把普式庚看過了，詩的調子很不錯，但他的詩沒有思想，也沒有感情。沒有這個（他弄錯了指指右邊的胸脯），在我看來，只是些熱昏胡話。

——我也很喜歡讀書，——無論如何無法把話的本題抓住的顧問官說了——不過，沒有功夫，一個上半天，忙着無聊的文件。行政工作上，實在差不多沒有可作為頭腦和心靈的食糧的東西。一到晚上，又要打牌。

——真喜歡讀書的人，——法院長嗤的笑了一聲，反駁了：

——每晚上也不會去打牌了。

——這倒是實在的，比方剛才所說的佩里托夫，從不打牌，一天到晚只是唸書。

法院長沒有作聲。

——你一定也聽到他到城里來了？

——唔，聽到過這樣的話——哲學家的法院長，冷淡地回答。

——聽說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呢，跟你真是好一對，據說連意大利話都講得很流利。

——怎麼，怎麼，我……——法院長以特有的頗有自信的神氣反對了：——我也聽到人家談起佩里托夫，去過外國，在大臣手下當過差事……所以像我們這種鄉下老虎，連他的脚底也够不上呢！幾時倒要看他的顏色。我還沒有跟他直接會面，他沒有到我家裏來拜訪過……

——是囉，他到縣知事那兒還沒有去過。來到城里，已經是五天以前的事了……啊，仔細說來，到今天的正午，已經整整的五天了吧。我同馬克辛·伊凡諾維支一道在警察局長家裡吃午飯，那時候的事情，現在還在眼前一般，記得清清楚楚。正在餐後的布丁拿出來的時候，我們耳朵忽然聽見鈴子的聲音。你知道馬克辛·伊凡諾維支是一位好事的人，他就耐不住了。夫人，失陪一下，說着，就跑到窗邊去望，忽然大聲驚叫了。一輛六匹馬的馬車，好出色的馬車！我也跑到窗邊去看了，果然一輛六匹馬的漂亮的馬車。心裏當是約亨有事情到城裏來。不料局長馬上差手下人去打聽……回來報告，說是：「佩里托夫從彼得堡來。」

——老實說，我倒實在有點疑心，——法院長略略把嗓子放低着說：——他敢情是破了產，來和警察打交道的，說不定或者他自己被警察驅逐出來，可不是麼？有了三千個農奴，豈有特地趕九百俄里路來辦選舉的道理。

——當然，這是一定的了。實在，應該由你替我見一見他，那末，一看就可以明白委細了。昨天吃飯之後，我出去散步，照克魯波夫醫生的話，這對於身體很有益處。我兩次走過旅館門前，忽然門口走出一個青年漢子，我立刻想到，就是這個人了，向茶房一打聽，原來是他的執事。因為穿着跟我們一樣的服裝，分辨不出來……啊，府上的大門外，好像有馬車停下來了！

——這有什麼稀奇呢？——法院長嘲弄地說：——我這兒常有些闊朋友來，不是稀罕的事。

——呃，敢情正是……

這時候身穿便服的，紅胖臉的僕人走進來回道：「不知是那兒的地主老爺從來沒有見過，請他進來麼？」

——把我的上褂拿來，——院長說：——再去請他進來……

法院長穿上蛙背色的綢上褂，臉上略略露出一種笑影似的表情。顧問官很興奮地從椅上站起身來。

走進一個三十左右的人來，穿着質地樸素而頗為整潔的服裝，鄭重地向主人行了一禮，身體略顯瘦弱，却顯得很勻稱。和靄的眼色和喫人似的口輪，嚴謹的神態和孩子氣的表情，長時期悲痛思索的痕跡和不能自禁的熱情的影子，在他的臉上作着奇異的混合。法院長為的不使自己失了勇氣，從安樂椅上站起身來，先是跨立在一處，然後表示歡迎的姿勢。

——我是本縣的地主佩里托夫，這次來參加選舉，特來拜訪尊駕。

——啊，這個，請，——法院長說了：——榮幸之至，好，請呀，請坐，請坐。

大家坐下了。

——這幾天才到的麼？

——五天前。

——從哪兒來？

——彼得堡。

——從繁華的首都走到這小城市的單調生活中，一定是很枯燥的吧。

——啊，那兒的話，決沒有這樣的事吧。我對於大都市的生活，已經厭倦了。

我們暫且把法院長和顧問官放過一邊。雖然顧問官老爺自從獲得那塊聖安娜勳章以來，從沒有這時候那麼興奮過，他的心靈、頭腦、眼睛和耳朵，好像要把這位新來的客人吞進肚子裏一般。他一刻不離地緊盯着來客，連這個人背心上最下面的一顆鈕子沒有扣上，這個人右邊下合牙齒缺了一顆，都看得清清楚楚。但現在我們暫且把這兩個人放在一邊，跟NN城的居氏一般，來研究一下這位名叫佩里托夫的新來的怪客的身世。



## 六

我們已知道佩里托夫的父親是他出世以後不久就死了；他的母親是劇烈的歐司忒里患者，對兒子的教育全不關心。我們更不得不同意，那母親是她兒子在社會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母親的生平，又實在是很有興味的。她是一個農民的女兒，五歲時候被人送進地主的莊子裏來。這莊子的女主人，有丈夫和兩個女兒。丈夫辦工廠，做農業上的各種實驗，結果把全部領地抵押給教育院裏。這樣的，好像完成了自己的經濟的使命，馬上就死掉了。這混亂的家務，使丟在身後的大太太戰慄起來了。那太太哭着哭着，終於哭乾了眼淚，那時候，突然奮發起來，發出像男子一般的勇氣，着手于財政的整理。女性的睿智，和使女兒多得一點嫁粧金的慈母心腸——使她爲了完成目的，不惜採取任何的手段。晒香葷和莓乾、紡絲、榨油，甚至在人家林子裏盜伐樹木，不管抽籤先後，把壯丁任意地在召新兵的時候出賣，一切都爲完成這個目的而使用（這是好久以前的話，現在有時候還見到，那只是當時的殘餘了）。而且說一句實話，這位柴綏庚村的女地主，却普遍地得了無比賢母的美名。有一次，她在亡夫遺下的文件中，發見莫斯科某學塾的主持人出給丈夫的一張期票，她馬上寫一封信給那主持人的太太，看看要拿到錢是困難的了，她就要求派家裏幾個女奴到學塾去受教育，她打算從這些僕人中選一個當自己女兒的家庭教師，還可以派別個到別人家去教書。幾年之後，由這學塾養成的家庭教師們，獲得修完神學、算學、俄國史、法文及其他必要科目的出色的證書，回到女主人家裏來。在畢業紀念中，他們還各人得到一本燙金精裝的保羅與維奇尼。女主人打掃一間特別的屋子將她們安頓下來，等待她們就職的機會。這時候我們主人公佩里托夫父親的姑母，恰巧要爲自己的女兒找家庭教師，聽到這位女主人手下有些家庭教師，馬上寫信給他。關于束修經過種種的折衝，吵嘴、生氣、直到快要鬧開，結果終於說定了，女主人就請那姑母任便揀一個喜歡的姑娘去，結果就挑中

了不久便變成佩里托夫母親的人。過了兩三年之後，有一天，佩里托夫的父親回到鄉下來。他那時年紀還輕，性喜遊蕩，沒有一定的職業，打打牌，喝喝酒，肩着鎗走來走去，毫沒理由地亂打農奴，凡是二十光景的女子，臉蛋長得像個人，便不管是誰釘住了屁股不放。不消說，從這種行爲上，他當然是一個完全墮落的人。不過有的是錢，有的是閑，閑蹲着在無聊的交際社會進出進出，結果就正如一位朋友所說，他的身上終於『堆積了七尺高的塵垢』，可是還算運氣，這塵垢還不致把他的身體全部吞滅。他有時候也做點事情，因此常常到姑母的莊子裏來。他的領地，離姑母的莊子約摸五俄里遠，於是蘇菲（這是家庭教師的名字）便落在他的眼裏。她正是二十歲光景，身材苗條，黑亮的頭髮也正如一位姑娘一般蓬鬆的垂着，長着一對灰色的眼睛。長期間的設計，在佩里托夫的父親看來是太滑稽了；他不採取伏彭戰術那樣大迂迴戰，他用的是閃電戰。屋子裏只剩和她兩個人的時候，便一把攔腰抱住接吻，焦急地要她晚上到園中幽會。她想逃脫他的擁抱，想大聲叫喊，怕羞和恐怕鬧出事來不好看的心理，使她終於忍住了。她頹然地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開始發鬱地想到自己曖昧的地位。佩里托夫的父親受了拒絕，氣憤得不得了，從此便釘牢着賣弄自己的愛情，先送她一隻鑽石戒，可是她不肯收，其次又答應了一隻自己所沒有的勃萊該忒戒，而且驚奇女人這東西爲什麼這樣難接近。他有點嫉妬了，但是不知道嫉妬誰。終於也發怒了，威脅、罵詈，不過仍舊沒有效驗。這時候他又轉出另外的念頭，想通過姑母送許多錢給蘇菲，他相信金錢的威力一定能夠打倒她那當作招牌的貞操。但是正如那些凡事不三思而行的老脾氣，他偶然對這可憐的姑娘，微微透露了自己的計劃。不消說，這比以前一切的行爲都使她驚慌。她倒身在女主人的膝下，一邊流着眼淚；一邊把前後的事訴說出來，要求放她到彼得堡去。不知道怎麼會變得如此情形，總之她是打中了女主人的心了。這姑母不知道泰雷蘭的『最初出現在心頭的一定是好念頭，千萬別要聽從』這原則，對於姑娘的身世大爲感動，答應借她兩千盧布的身價金，叫她贖身：『我替你出了這許多錢，再加從你到這兒以後的伙食費衣服費，也已化了不少——姑母對她說：——在你全部還清以前，每年給我一百二十盧布利息。那我馬上叫布拉忒西加給你寫一張旅行證。他是一個笨蛋，一定又要寫壞許多紙，紙張這樣貴的時候。』蘇菲完全同意了她的話，流着眼淚向支主人道謝。于是就安心了一點。約模過了一星期，布拉忒西加把旅行證寫

給她了，上面寫着：臉貌普通，鼻形普通，身材中，口形普通，能說法文，別無異點。又過了一個月的樣子，交托了一位上銀行存款，送兒子進中學到彼得堡去的鄰地總管的太太，順路帶了她去。那馬車裏，跟山一樣堆滿了送人去的香蕈、菓漿、蜂蜜、蜜餞的和乾菓等等，總管太太只留出自己的一個坐座。蘇菲只好坐在木桶上邊，在九百俄里的長途中，不斷地使她記起這不是鴨絨被。那中學生高踞在車夫座上，是一個高身材的孩子，年紀還只有十四歲，已經抽着紙煙，看起來要大得多了。這中學生一路上還糾纏着蘇菲，要是他母親不白他眼睛，說不定會割了佩里托夫父親的靴統。至於佩里托夫的父親，他打算趁蘇菲從姑母家到總管太太家去的半路裏，將她拐走，而事實假使那車夫沒有醉酒失路，這件拐案也許就成功了。第一次嘗了戀之苦杯的佩里托夫父親，心裏氣憤不過，到處談自己的羅曼史。不過他沒有像以前那樣作賭博朋友間那種共同的說法，只說姑母因為老年人的嫉妬，把那與流言不同而事實是迷戀他的蘇菲趕到彼得堡去了。還說她臨走的時候多少明白一點自己的心，我也就夠高興了。大家知道遊牧歐洲的吉卜西人和賭博朋友，從不定居在一個地方，所以聽到佩里托夫父親的話的一個人，幾天後已到了彼得堡，是一點也不稀奇的事情。他跟一個主持學塾的名叫裴苦爾的法國婦人，非常要好。裴苦爾年四十歲，每天還親手打自己皮鞋的結子，不願人家瞧見她的皮膚，經常穿高領衣服，因此對於近身人的風紀是非常嚴格的。經過種種談話以後，她講到最近聘請了一位原是NN縣女地主的女奴，法文講得很好的美麗的姑娘當學塾的教師，那遊牧朋友大聲笑起來了：「啊，這個好極了！好極了！呵哈哈！這位姑娘我在佩里托夫家裏碰見過好幾次，每晚在他姑母家的人一睡靜，她就溜到佩里托夫家裏來」。於是添油加醬地把謠言傳述了一遍，警告了馬丹，裴苦爾。裴苦爾嚇得忘神地叫了起來：「這野蠻國家墮落得多厲害呀！」氣得完全忘了世上的一切，她忘記這條街角上住着的註冊收生婦那兒，養着一個像裴苦爾，一個像遊牧朋友的一對雙生兒。她火冒得想：去叫警察好呢，還是跑到法國領事館去的好，仔細一想，沒有這樣的必要，只消把蘇菲從這兒趕走就得。因此，爲了過於慌張，忘記了應該給她的束修。裴苦爾又把這可怕的遭遇告訴三個經營學塾的同行，又從這三個人的嘴傳遍了整個的彼得堡。可憐的姑娘，從此到哪兒都吃閉門羹，於是她開始找私人家庭教師的位置，她沒有熟人，怎麼能找得到呢？好容易找到了一個相當的位置，正要前去就職，那家人家的母親到裴

苦爾那邊去打聽了身世，便拒絕了。這母親感謝上帝：自己的女兒沒有交到這種女人手裏。蘇菲後來又等了一星期。數數身邊的錢只剩了三十五盧布，找到位置的希望，差不多斷絕了。租着的屋子已經租不起了。於是，她經過長時間的找覓，搬到郭羅火准耶盡頭，棲息着流浪人的一所大房子的五六層樓裏。要走到大牆頭上那扇若有若無的小門，必須走過兩個好像涸水未乾的地底一般的泥濘的小院子。從那兒走上到處破殘的潮濕污黑的石級，這石級一直通到上面，中途一間小小的空廳，各有兩扇三扇的門。在這頂上面，照彼得堡的滑稽家所謂芬蘭天空的地方，有一個德國老婆子借住着一間小房子。她兩足瘋癱，跟活屍一樣已經在火爐旁邊躺了四年，平日就打着襪子，假日便讀着路德改譯的聖經。這間小屋，走起來只有三步大，這可憐的德國婦人覺得還浪費了兩步，就把這兩步用板隔開，隔到窗門為止，借給人家，所謂窗門，不過一尺多高，對面矗立着人家的高磚牆。蘇菲同這德國婦人講定，借了那間隔開的屋子。這屋子又髒又黑，又潮濕，空氣凝結在一塊。屋門開向陰寒的走廊。走廊底下，爬着一羣衣衫襤褸、臉色青白、頭髮紅燥的窮孩子，長着疥瘡，張大空靈靈的眼睛。屋子四周滿住着醉酒的工匠。這層樓上最好的屋子，由幾個女裁縫佔領着。她們至少在白天不見有做工的模樣，可是日子過得不壞，而且還很不錯。她們雇用一個灶頭女人，每天五六次拿着一個蓋口的瓶到酒店去……找尋工作的一切努力，都歸於徒勞了。好心的德國老婆子，也代她担起心來，托了自己唯一的朋友同國的婦人，找找有沒有事做。這婦人自己現在是靠兒子們過日子的，答應替她留留心看。但是這答應永不實現。蘇菲終於下了最後的決心，開始找女傭的位置，好容易找到一家人家，連薪工都講定了，女主人家一看她的旅行證，看見特殊技能欄裏填着「能說法文」，大大的駭了一跳，說：「不行呀，我還沒有雇會說法文的女傭的身份。」蘇菲沒有辦法，使開始去當女裁縫。那個女裁縫工頭，對於蘇菲的針線大為滿意，當場付出全數約定的工錢，還請她到自己家裏喫茶點。而且用薔薇色的啤酒代茶請她，一定要可憐的蘇菲，搬到她家裏來住。不過蘇菲心裏有點害怕，不敢答應，拒絕了她的美意。她等蘇菲走出的時候，使勁地把門關得砰一聲響，說了：「讓你自己去找好了，至多是一個當女傭人的胚子！住在我家裏的從里加來的德國姑娘，日子過得比你好多了。」這晚上，女工頭把可憐的蘇菲的事。對那常常在晚間到這歡樂之家來舒散日間疲勞一個公務員帶諷帶嘲地說了，這公務員聽了大感



興趣，馬上跑到德國老婆子屋子裏來，向老婆子打聽。

——啊，老婆婆，你好麼？你的腿子快要好了麼？

德國老婆子立刻慌慌地戴起那頂永遠放在手邊，一遇有客來時便戴起來的頭巾，回答道：

——不行呀，這是上帝的青罰麼！

——那位叫蘇菲的姑娘在這兒麼？

——在這兒，——蘇菲回答了。

——你這法國話是哪兒學來的？恐怕是說着騙人的吧。好吧。你說說法國話看。

蘇菲不出聲。

——果然，不會說吧，喂，隨便說說看。

蘇菲還是不出聲，她的眼裏充滿了淚水。

——老婆婆，這位姑娘會講法國話麼？

——唔，她說得很流利！

——啊呀，真是難得的姑娘……不過，你這兒有酒沒有？我有點冷起來了。

——沒有。——德國婦人說。

——那可沒有法兒。那末這蘋果是誰的啊？（這蘋果是她相識的德國婦人送給老婆子的。老婆子準備星期日齋供路德改譯的聖經，是星期三藏起來的。）

——是我的。

——你打算用那顆牙齒咬它呢，一個不小心，會被這個法國話說得很好的姑娘吃掉呢。好，再見。——公務員這樣說着，以後也不會說什麼壞話，就很滿意地把那個蘋果裝在衣袋裏回到女裁縫那兒去了。

一天一天地，過着無事可做的可怕的日子，不幸的姑娘，悲歎着，被衆人遺棄着，安身在那泥沼一般的生活之中。假使她沒有這樣的教養，說不定倒還可以找到一個立身之道，安頓在那兒了。可是因爲受過教養，養成了溫文優雅的性格，反使四周的一切，帶着十倍的壓力，作用到她的身上。有時候她累得全身好像

一點氣力都沒有了，那時候，要不是對各種罪惡在眼前所進行的每天卑污生活的厭惡，把她從墮落中打救出來，她自己也會墮入這泥沼的深淵裏去了。有時候她想服毒，爲了脫出這個沒有前途的困境，她想斷絕自己的生命。無論怎樣她不能責備自己，她愈來愈走向絕望的路。有時她的心裏充滿了仇恨。就在這種時候中的一天，她拿起筆來，不知爲着什麼，憑着一股怒氣，給佩里托夫的父親寫了一封信。那是這樣的一封信：

「我再不能忍受了，我寫這封信給你，爲着要獲得我一生中最後的吐氣，我寫了這封信。我要對你盡量透發我心中的仇恨。我心甘情願化掉最後幾個買麵包的哥貝發出這封信。我只想你會唸到這封信，我才能再活下去。你在你姑母的家裏對我所做的事，使我看出你是一個無恥的壞蛋，全無人心的荒唐鬼。雖然我還是一個不知世故的人，我也看出你所受的教育不好，你所生活的環境惡劣。我的不幸的處境，使你發生這樣的企圖。可是你所放的謠言，那卑劣愚蠢的謠言，使我完全看出了你的下流。雖然我不是存着特別的惡意，總之你是太下流了。你因無聊的自尊心，打算對我報復，破壞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女孩子，使她變成別人的笑柄。這究竟是爲了什麼？你難道是真正的愛過我嗎？你去問問你自己的良心吧……假使你見到了現在的我，拍手大樂，那才真正成功了。你的友人到彼得堡來，放了我的謠言，害我走到哪兒都遭人唾棄，大家對我白眼。我的耳朵不得不聽到可怕的誹謗。結果使我連一片麵包也無法獲得。請你聽聽我是多麼恨你，你簡直是一個頂無聊頂下流的人，你姑母家的女傭人這樣說過你，請你好好兒聽聽吧……我想，你見到這封信你會氣得發瘋，我心裏真是痛快。你無論怎樣生氣都是沒有用的，固然你自以爲一個上流紳士，假如有和你同等身分的人也對你說這樣的話，你一定會拿手槍打自己的腦壳吧……」

賭輸了錢，心裏正在大大生氣，躺在長椅子上等着喝茶的佩里托夫的父親處，一個差到城裏去的傭人，和別的談多東西一道帶來這封蘇菲的信。他不認識蘇菲的筆蹟，光瞧一下信封不知道是誰的來信，便胡亂地扯開封口，讀了第一行，他的手就發抖了，他勉強鎮定看完了最後的一行。然後立起來，仔細地疊好藏起，又坐在椅子上，臉孔朝着窗子。一動不動地坐了兩個鐘頭。茶已經放在桌子上，他的嘴也沒有在自己的杯子上碰一碰。煙斗裏早已只剩了白灰，他也沒有叫喊傭人。好容易恢復了過來，他覺得好像久病

初起的樣子，兩腿軟軟地，周身無力，耳朵嗡嗡作響，好似不知道腦袋是不是仍在原來的位置上，用手去摸了兩次。感得有點寒噤，臉色像白布一樣失了血氣。連忙到寢室中，支開了傭人，衣服也不脫地倒身在長椅上。約模過了一個鐘頭的樣子，他按鈴叫喚僕人。第二天還沒有亮，水碓場旁邊的土堤上，跑過一輛旅行車。四匹高頭大馬，同心協力地把車子向山坡上拖去。磨粉的跑出門外來看，一個問：『咱們老爺上哪去啊？』另一個回答：『噯，聽說上彼得堡去麼？』此後過了大概半年光景，有一天，同條土堤上，回來了那輛旅行馬車。老爺帶着太太回來了。連忙上老爺莊子裏去拜見的牧師，回到家裏，驚駭着臉對太太說了：

——喂，你猜猜莊子裏的太太是誰？是維拉·華西里美娜姑母家那位女先生呀，你想駭人不駭人？

——什麼？——牧師太太回答：真有這樣的事？

——不，這是真的，我不說謊——牧師又說：——一位愛說話的好太太。

姑母太太起初對於佩里托夫的父親向自己家裏的家庭教師所做的不檢的行爲，非常生氣，有整整兩天兩晚不高興，後來也就忘記了。可是對於這次做姪子的獨出心裁的結婚，無論如何不能忍耐，一輩子也忘記不了，而且到死爲止不和姪子見面。她常常爲了這種不幸的事情，白天吃不下，晚上睡不着，不過據說要是沒有這種事情，她是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歲的。大概女人的心，都是這個樣子。成了佩里托夫夫人的蘇菲，也因結婚前所嘗過的經驗，一輩子無法忘記。女人有一種溫文優雅的性氣，無論經歷過怎樣的悲痛，總不會把那溫文的性氣連根鏟除。不過一時之間被悲痛佔據吧了。但總是受過了損傷。總之，經歷過的事情，是深深地深深地種住了根，而且一輩子不能脫出它的影響。痛苦的經驗好像不良的母親，是殘留在這個人的血液裏，在他的一生中不會消滅，一不留意的時候，就以可怕的力量在外表上顯露出來，使她的肉體感到創痛。佩里托夫太太的性格正是如此。丈夫的愛情，以及對丈夫的善良的影響——這是很明顯看得出來的——都不能從她的心頭消去那悲痛的污漬。她變成一個怕見生人、多思善慮、厭惡交際、拘執於自身的婦人。她瘦弱，臉色蒼白，多疑，胆怯，動不動哭泣，常常整幾個鐘頭默默地坐在陽台上。過了三年之後的有一天，佩里托夫的父親感冒了風寒，在床上躺了五天死了。被過去荒唐生活斷傷了他的身體，沒有抵抗熱度的力量。他昏昏迷迷的死了。蘇菲帶了兩歲大的孩子到他身邊去，他瞪着怕人的眼望着孩子，孩

子見了害怕，拉着手一定叫人把他帶到外間去，這件事在佩里托夫太太心中受了強烈的打擊。她因為丈夫誠心的悔悟愛了丈夫，她看出他受四周生活所培成的污穢可憎的性格的影響，失掉了善良的本質。她認丈夫的改悔是最可寶貴的事，因此不時地發生從前那種暴亂的性氣，開始荒唐的行為，以及嬌養慣的公子哥兒的任性，也一點不表示厭惡的臉色。

佩里托夫太太自從丈夫死了之後，對於孩子的養育，集中了幾乎是歌司忒里的注意。要是孩子晚上睡得不大好，她就整夜不睡，要是孩子有一點兒不舒服，她自己就變得像病人一般。她真變成靠着孩子活，靠着孩子呼吸，她是乳母，是家庭教師，是搖籃，也是木馬。可是這對於孩子的神經質的愛，和她心中的污點攪在一起。她常常擔心這孩子會突點失去，甚至不斷地做着這樣的夢，她常常面上表現着完全絕望的神氣，凝注着孩子的睡臉，看看好像沒有氣息的样子，怯生生地用手去探探他的口鼻。但是孩子不管母親的心聲——她這樣稱呼自己的囁語——漸漸地成長了，雖不十分茁實，也絕不病弱。她自己從不離開領地「白野」一步，孩子也就孤獨的生活着，因此跟一切孤獨孩子一般，他顯得比自己的年齡更大，而且除了外界的影響之外，在孩子自己內心中，發見了卓越的才能和精神的性格的萌芽。到了應該上學的年齡了，佩里托夫太太帶着孩子到莫斯科去物色家庭教師。在莫斯科有一位亡夫的伯父，是一位被親友間討厭的怪物。性情孤僻的獨身者，頗有天稟而非常懶惰，他那種唯我獨尊的行為，大家見了都退避三舍。

我對這位怪老人不能不添加幾句話。我對於出現在自己眼前的一切人物的身世，抱有極大的興趣。普通平凡人的生平，看起來好像互相差不了許多——其實這不過是想想吧了，事實上世間再沒有比平凡人的傳記更獨特更五花八門的了；特別是一切年輕人，沒有兩個人有絕對相同的思想，完全沒有打算怎樣做人的存心，各照着自己的意思成長為一種特殊典型的人，更足引起人們的興趣。假使可能的話，我很想編一部傳記辭典，先把一切沒有鬚子的人，照字母排列起來。假使要盡量節省這部辭典的篇幅，也可以把學者、作家、美術家、著名軍人、民族偉人，總之一切引起一般社會興味的人物，全部除外。這種人的生活是很單調很枯燥的，絕無成功，才能、災害、獎譽、書齋生活，或家庭以外的生活，街頭的遇難，晚境的貧困——一切時代的產物的獨特的地方。因此無論在任何時候，我總不避忌半途中插進人物的傳記，因為它展

示了構成這世界的豐富的內容。有人要抹殺這類插話，自然沒有關係，不過這樣一來，同時也抹殺了故事的本身。現在，談談這位伯父的傳記吧。

他父親是一個鄉下地主，永遠裝着窮相，一輩子穿着農奴們穿的禿皮外套。自己親自到縣城裏去出賣裸麥燕麥蕎麥，每次在秤量上出花樣，而且常常受到報應。但是雖然在這樣不堪的狀態，却單單把兒子勉力地送進了近衛聯隊，給他兩隊四馬的馬車，兩個廚子，管事人，高大的跟班，以及跟刺參的刺一般添上四個家僮。這青年軍官一到彼得堡，人家立刻認他為富有教育的子弟，因為他有八匹馬，還加同數的僕從。起頭的時候，一切都進行得順調，後來這位將變為怪伯父的青年人，馬上昇為近衛聯隊的中尉。這時候，突然發生了他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變，那是一七七〇年的事。一個氣候晴和的冬天，他乘着雪橇正要經過納夫斯基大街，在亞尼契可夫橋外面，後面追上一輛三匹馬的大雪橇。諸位大概知道俄羅斯人的脾氣。中尉馬上對車夫喝道：「趕快趕快！」於是坐在那橇上的一個身上裹着熊皮外套，身材高大、肥瘦適中的漢子，發出獅子似的吼叫：「趕快！趕快！」中尉的雪橇上前去了，那熊皮外套的紳士怒得透不過氣來，趕到一個拐角的時候，突然舉起手中的長鞭，抽了一下中尉的車夫，故意把中尉引怒了。

——不許搶先，混帳！

——你為什麼做出這種瘋狂的行爲？——中尉問他。

——我教訓你的混帳車夫，不許搶別人的先。

——是我叫他趕快的，你說這種沒有禮貌的話，我這套近衛軍服可不答應你的。

——好個冒失的小伙子，你是誰？

——你自己是什麼傢伙？——中尉跟一匹野獸一樣，立刻要撲過身去的樣子，大聲喝道。

那肥瘦適中的漢子，蔑視對方似地瞪了一眼，立刻拔出象腿似的大拳。

——動手麼？好，跟我來。——他向車夫喝道：——趕快些！

——追上他！——中尉對自己的車夫說，後面又加了幾句辭典上雖然沒有，却是人人知道的話。

中尉其實曉得這位紳士的住址，不過要趕上門去，心裏不免躊躇起來。他決定寫信給他，起初進行得

還似乎順利，不料他的計劃受了阻礙。將軍把他叫去，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禁閉起來，後來他派到奧斯克要塞守備隊去服務。整個奧斯克要塞建築在碧岩和其他各種珍貴的岩石之上，却是一個非常枯燥的地方。中尉帶了克雷倍里昂的色情小說和其他幾本教訓式的讀物，到這烏飛姆地方的邊疆上去了。過了三年他又奉命掉回近衛聯隊。但是據他朋友們說，他從奧斯克要塞回來以後，人已完全不行了。不久他請求退伍，回到從亡父遺下的領地中，在那兒又跟親族鬧翻，跑上外國去了。在英國大學裏上了三年學，後來又差不多走遍了整個歐洲，只是不喜歡奧地利和西班牙，沒有走到。結交了不少知名歐陸的人物。跟彭納度過一夜，講了有機體的生活，跟薄馬煦喝了幾晚上的葡萄酒，談到他事業的經歷。又跟當時出版著名報紙的薛勒采爾通過信，還特地跑到厄美農維爾拜訪當時失意潦倒的約翰·傑克·盧騷。不過他沒有去找弗約依，也沒有去過伏德爾的地方。十年之後，他從外國遊歷回來，對於彼得堡的生活不合脾胃，搬到了莫斯科。起初是莫斯科的一切使他驚奇，後來反過頭來，是他這個人被莫斯科驚奇了。事實上，他的樣子就是這樣徬徨……這之後。他專讀醫學書，精力漸漸地衰弱了。性氣漸漸的別扭、孤僻、嫌惡交際，對一切都冷淡起來了。……

當佩里托夫太太到莫斯科來物色家庭教師的時候，他那兒正來了一個由瑞士友人介紹來的，想當家庭教師的日內瓦人。這日內瓦人四十光景，頭髮雪白，臉容瘦削，只有眼睛透閃着青春的光，是一對碧眼而富於自信的神貌。他受過相當的教育，拉丁文很好，對於植物學特別有深的造詣。這位夢想家對於教育事業抱有青年的良心，和完成自己義務的強烈的責任感。他研究過盧騷的「愛彌兒」以及從裴斯泰洛齊到柏塞陀夫，尼古拉的一切教育學文獻。不過他雖然讀了這些書，却不能把握一點：那便是教育事業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使兒童的智能適應環境，教育是非氣象學式不可的。換句話說，便是按照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尤其是不同的階級與不同的家庭，必須各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但日內瓦人不能明白這一點。他從蒲盧泰格研究人心。又從馬德·勃雷因及其他的統計學家去瞭解現代。他到年已四十的今日，仍不能不流眼淚讀「堂·卡祿思」，而且相信完全的自我犧牲。他因為拿破崙身邊帶着科西嘉獨立運動的戰士保黎的像片，而終於不解放科西嘉，對拿破崙很不滿意。他也知道世途艱難的苦味，貧窮和失敗，使他嘗過劇烈的

痛苦。但他不想從這兒認識現實。被悲哀籠罩的他，惱怒自己的命運，惱怒歐洲，在祖國美麗的湖邊徬徨着，空想忽然把北國指示給他，好似以爲與大和利正產生着豐富的物質，也以爲這新的國家正產生着一種新的精神……日內瓦人馬上買了萊維茲加的「俄國史」，讀了伏德爾的「彼得大帝」，一星期之後便徒步向彼得堡出發。這位不知世故的日內瓦人，對自己抱有堅決的信仰，具備一種冷漠的精神，冷漠的夢想家是一點無法可想的。他永遠是一個孩子。

佩里托夫太太在伯父家裏跟他相識。她當然不想找到一位完全合於自己夢想的理想的家庭教師，但這日內瓦人頗接近她的理想。她就提出了年薪四千盧布的條件（這在當時是最高的薪水了）；不料那日內瓦人只要一十二，答應當她家的家庭教師。佩里托夫太太很覺奇怪，但他冷然地說自己不需要以上的錢，他用八百盧布作生活費，四百盧布留作隨時的特別支出。「用不到的錢，我一個銅子也不要——他補充自己的意見——積蓄錢財是太不純潔的事。」於是母親便把富有荒地森林的「白野」未來主人的教育，一手交托了這位瘋子。

只有那位對世界上一切都不滿意的伯父，對這件事很不贊成。當佩里托夫太太大爲得意的時候，伯父說：「喂，蘇菲，蘇菲，你老是幹這種傻事情。那日內瓦人留在我家裏唸唸書，倒是頂安定的，他怎樣能當家庭教師。那傢伙差不多自己還需要一個保姆。他會把伏洛笳怎樣教育，那才好着呢。也許他會把他造成一個瑞士人，假使你以爲怎樣也好，那末照我看來，你還是把伏洛笳送到維佛或是洛桑去，要快得多哩……」（在丈夫親屬中，只有這位老人說這樣的話。）蘇菲以爲這種話只不過迷戀着日內瓦人的老人的自私自利。她不想引老人動怒，沉默着沒有作聲。兩星期之後，她帶着伏洛笳和這位四十歲的青年，回到自己的領地去了。這是春天的事。日內瓦人首先引起伏洛笳對植物學的興趣，一早晨出去採集植物，用活潑的會話代替沉悶的授課，以眼前一切事物當做教材，伏洛笳也很熱心地聽着日內瓦人的解釋，每天吃過午飯，坐在臨園的陽臺上，日內瓦人講偉人的傳記，講外國的遊歷。有時特別獎勵，允許伏洛笳自己讀蒲盧泰格……這樣地，光陰過去了，經過了兩次考試。於是伏洛笳是應該進大學的年齡了。母親却好像不很希望的樣子。她近來熱愛眼前的幸福更勝於未來的幸福。她喜歡目前這種和平調協的生活，害怕這種生活上發

坐些微的變化。她最愛坐在陽臺上等待伏洛筋從遠處散步回來，而且這已變成了每天一定的習慣。每當伏洛筋一邊揩着額上的汗，一邊紅着臉，高高興興地撲上她的頸項，她就說不出的快樂。她滿心得意，帶着眼淚立刻要滴出來的歡喜，注視着兒子的臉。伏洛筋的臉上實在有一種引人感動的力量，他長得很優雅，有一種直爽坦白信人的神情，使注視他的人，不禁自己也快活起來，愛憐他起來。一看就明白這個眼色晶瑩，身材勻整而苗條的少年身上，還沒有負過一次生活的担子，在他的胸中，還沒有到來過一次恐怖的感情，他的嘴還沒有說過一句謊話，他還完全不知道，在前途等待着自己的是什麼東西。日內瓦人對於這位學生抱着與母親一樣的愛。他時常久久地注視着伏洛筋，然後閉下充滿淚水的眼睛，這樣的想道：「我一輩子還沒有完結，只想想我在幫助這樣一個出色的青年的成長，已經十分滿意，再沒有對不住自己的良心的地方了。」

在上流社會中，一切東西交際得多麼的奇妙。母親和教師，當然都沒有想到這種隱匿式的教育對伏洛筋是怎樣悲哀和無聊。他們只盡力不讓伏洛筋去理解現實，參加現實。他們專心一意，不使下層社會中所發生的一切落進伏洛筋的眼中，不使他嘗到現實生活的痛苦的經驗，而只給他輝煌的夢想。不帶他到市場裏去看看為金錢而叫囂勞苦的民衆，却帶他到戲場裏看綺麗奇幻的舞劇，使孩子的頭腦中記住這就是美，這種音和動作之音樂的調和，正是一般的生活。他們就這樣地造出一種特別的「莫明其妙的人物」。那日內瓦人就是一個「莫明其妙的人物」。但兩者之間有極大的差別。日內瓦人是一個窮學者，提起一隻小包，揣起一張保黎的像片，懷着不准公然宣布的夢想，習慣着以些微的幸福為滿足，輕視奢華，永遠抱着一顆愛勞動的心，地球上無論地方都可以去的。因此他並無一點類似伏洛筋所抱的使命，以及類似他的社會地位的東西。

不管佩里托夫太太怎樣愛好目前這種隱居式的生活，怎樣不願離開這和平的「白野」，她終於決定到莫斯科去。一到莫斯科，她馬上帶着伏洛筋到伯父家去。老人更加衰弱了。她走進去的時候，伯父正半躺在伏爾德式的靠臂椅上，頹然地坐着。兩條腿上蓋着羊毛的披肩。稀薄的白髮，長長地亂披在穿睡衣的肩頭。眼皮上結着青蒼的影子。



——「喂，你現在在做什麼，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伯父問了。

——「預備投考大學的功課，伯父。」——伏洛筈回答。

——「進什麼大學？」

——「莫斯科大學。」

——「你學什麼科？我認識那裏的教授馬諦亨姆，在我看來，還是進牛津好。怎樣，蘇菲，的確是那邊好呢，你學什麼科？」

——「法科，伯父。」

伯父輕蔑地皺一皺臉：

——「哼，打算研究自然法，國際法，幼思契尼亞斯法典麼……以後做什麼呢？」

——「以後——母親笑着回答——到彼得堡去找一個位置。」

——「呵哈哈，必須大大用功一番羅馬法典跟它的註解書！那末，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當法律顧問麼？呵哈哈，當律師麼？好吧，什麼都可以，只要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照我的意見，你還是進醫科好，那我可以把自己全部藏書給你，很不少呢，我都把它們整理得好好的，以後新出版的都已經預約好了。現在只有醫學最得用。首先，對自己身為人就用得着。當然要醫病掙錢你會胆小，所以你給人家白看好了，那就對自己良心，也沒有什麼抱歉了。」

伏洛筈和母親知道這老人的頑固脾氣，也不去反對他，可是家庭教師日內瓦人，再也受不住了，他說道：

——「當然，這樣做是一個好醫生，不過我不懂為什麼因此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不能進法科。現在受過教育的青年人，不是都在用盡一切的手段做官麼？」

——「這個人教育了你，帶便要教育起我來了。可是這個人還在地上爬的時候，我已經到過日內瓦，——頑固的老人答道：——「怎麼，我的親愛的日內瓦的市民先生！你可知道麼？——老人立刻柔和着臉色補充了說：——雖然俄國出版一本約翰·傑克·盧騷的譯本上，寫着「日內瓦人盧騷的著作」……——這麼

說着，老人笑起來，笑得咳嗽了。

關於這個譯本他已說過一千回，而且每次說的時候他總當人家還沒有聽過。

——喂，伏洛箱，——伯父已經不生氣了，又接着說道：——你寫不寫詩呢？

——寫是寫過的，伯父。——符拉奇米爾·佩里托夫紅一下臉回答。

——不要寫詩呀，我勸你，寫詩的人都沒有大出息的。原來那種東西，儘是夢。你應該做一點切實的事情。

符拉奇米爾·佩里托夫只說這最後的忠告是實行的，他實行不再寫詩。不過他沒有進牛津大學，却進了莫斯科大學，沒有進醫科，却進了法科。大學完成了佩里托夫的教育。他一向是孤獨的，但現在他投身在吵鬧的同學當中，在這兒他開始知道自己與他人的比較；開始接觸青年友人的熱烈的同情；對一切美的東西打開了眼界，於是專心一意地用功起來。大學校長也注意了他，校長以為只要他的頭髮再短一點，行動再謹慎一點，他就無疑是優秀學生了。這樣地，完畢了大學的課程，踏上人生之路的青年們面前，展開了活動的舞台。佩里托夫太太決定搬到彼得堡去住。她打算替兒子打開一條出世的路；然後料理清楚自己身上的事，跟兒子一起去。在大學的同學們各人找到工作四散分離以前，大家在佩里托夫家聚會了一次。那是佩里托夫出發去彼得堡的頭一天晚上。大家都還充滿着希望，未來像克萊奧派脫拉一樣，在歡樂之後掠着死神的影，張開兩手向他們招呼。青年們各人懷着大的抱負……可是有的只不過富到科長為止，而且還將因賭博而蕩盡全部的財產；有的將躲在老家裏，訴說着飯前不喝三杯菓子酒身體就不大舒服，飯後不睡三個鐘頭的覺，人就不大清爽之類的話；又有的，不得不置身於那樣的地位，以談上司與自己之間生活習慣全不相同，因此不得不常發牢騷——這類的情形，是誰也沒有想到，大家在做着空洞的夢。當日內瓦人穿着旅行服來送別佩里托夫的時候，佩里托夫的耳朵裏，還留着充滿友情的、信賴夢想的、和碰杯子的聲音。

我們的夢想家十分緊張地到彼得堡去了。活動，活動！……只有那邊能夠完成他的希望，只有那邊能夠實現他自己的計劃。只有那邊能夠知道現實。只有彼得堡才是開始新俄羅斯生活的中心地！莫斯科已經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好似活動着的心臟，集中全國的血管到自己的地方，爲全國運行着脈搏；但是彼得堡，彼得堡——這是俄羅斯的腦筋，它在頂高的地位，用冰塊和大理石的腦壳環繞四周。它是帝國的進步的思想。這種念頭，這種比喻，在他的頭腦中全無一點不合理地，以神聖般純樸的形式，接二連三地出現了。這其間，驛程馬車也接二連三地一驛一驛的進行。在這馬車裏，乘了我們夢想家一家人而外，還搭着一位白鬚的退役輕騎兵上校，一位亞亨該里斯的官僚，帶着硬魚乾，帶着加密勒草，以備路上不舒服的時候可以應用，還帶着一個穿秃毛外套的跟班，還有一位淡黃頭髮的軍官候補生。這軍官候補生臉孔被太陽晒得比頭髮還黑，常常對車夫大發脾氣。在符拉奇米爾看來，這班人物委實很稀罕，很有趣。當亞亨該里斯的官僚請他喫硬魚乾的時候，特別和靨地裝了笑臉。但他看見那官僚在喫了燉菜之後要付錢，手指探在錢囊裏摸索了半天，那位性急的上校代付了他的一份時候，對他那種發窘的樣子，也不禁苦笑了。他不喜歡那亞亨該里斯的官僚特意稱上校爲「閣下」；而那上校無論說什麼話，在開頭和結末的時候，總加上一句「實在不佩服」，感得很不愉快。還有那位服侍亞亨該里斯遊客的，或者說因爲身上長着一張俄國皮膚，受得住一切的寒威，在這官僚家裏活着命的無用的老跟班，他覺得有點滑稽。不過這佩里托夫，對於一切人都拿一副好意的眼睛去看。

到了彼得堡，開始跨進現實的世界，第一件事就順利，他是拿了一封給很有勢力的老太太的介紹信來的，這老太太一接見這青年英俊的姿容，心裏斷定這人一定很有教育，善于詞令。她有一位兄弟當某部的局長，她便把符拉奇米爾介紹給他。他和符拉奇米爾談了五六分鐘頭的話，馬上驚奇符拉奇米爾的言詞坦白，教義廣博，和火一般熾烈的知識慾，立刻答應他在自己的事務局里服務，並且担保使上級長官特加青眼。符拉奇米爾對工作十分忠實。衙門生活使他大爲滿意。從十九歲的眼睛看來，衙門——是堆滿了號碼、登記、憂勞的臉、機要文卷的、忙迫的場所。他把這衙門看做推動半個地球上大羣人們的原動力的水車的輪子，總之，他把一切都詩化了。

後來，佩里托夫太太也到彼得堡來了，那日內瓦人是一向住在她那兒的。最近他幾次想離開佩里托夫家，不過這總是辦不到，他完全跟這個家庭膠結在一起了。他已經把自己的所有教給了符拉奇米爾，而且

他非常尊敬佩里托夫太太。因此他總不能急着離開這家人家到別的地方去。他漸漸變鬱着，永遠在內心中和自己作戰。上邊說過，他是一位冷漠的夢想家，所以他是沒有辦法的人；符拉奇米爾的職位決定以後不久的一個晚上，這幾個和愛的家人坐在火爐旁邊。青年佩里托夫已生長了自負心，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儘夢想着自己的未來；他的頭腦中活動着種種的希望，計劃和期待。他夢見自己在文官地位上出色的活動，深願以此貢獻一生……這樣被未來的夢境牽引着的熱情的青年，忽然抱着日內瓦人的頸項說：「我受了你多麼大的恩惠，你真是我最好的先生——他對家庭教師說：——我能夠成長為一個人，完全是你和媽媽兩人的恩惠，你對我實在比親生的父親還重要！」日內瓦人一只手掩住了眼睛，然後向母子倆瞥了一眼，想說，却什麼也沒有說，就站起身來，從屋子裏走出去了。

一回到自己的小屋子裏，日內瓦人把門關上，從長椅下拖出灰塵蓬蓬的皮包，拂去灰塵，開始裝進貴重的東西——一件一件地依依不捨的看着。一看這些貴重東西，就明白地表示了這個人的無限的柔情。他鄭重地藏起一只折疊的紙夾，這紙夾是很粗笨的，是伏洛笳在十二歲的時候，常作新年的禮物，瞞着日內瓦人半夜裏自己做了的。伏洛笳從哪本書上剪來了華盛頓的像片，貼在紙夾上面。此外他還有一張伏洛笳十四歲時的水彩肖像畫，被陽光晒黑的臉，昂然伸起了頸子，眼睛裏閃爍着剛剛萌芽的思想之光，臉上充滿着希望。這希望，在經過了五年的今日，還留存在伏洛笳的心中，自從到彼得堡以來，時時跟太陽一樣發出光輝，但這已經和一切臉容的形狀不相似，好像是成爲過去的東西了。另外，他又有從莫斯科的伯父那兒得來的銀製的算術器。還有一隻描着獨立紀念日風景的大而特別的煙盒，原是某老翁永遠放在自己手邊的，在那老翁死了以後，他從老翁的管事那兒買來的。把這些貴重品放進皮包之後，他又選出十五本書，把其他的堆在一邊。第二天早晨，他偷偷地到莫爾斯加耶街去叫來了裝行李的馬車，叫僕人相幫着，拿起了皮包和書籍，只托僕人轉告主人說自己要回鄉下去幾天來。穿着長的呢外套，拿着陽傘手杖。對服務自己的僕人握了告別的手，跟着行李車徒步走去。大顆的淚珠點點地滴在呢外套的胸口。

佩里托夫太太對於日內瓦人的突然出走，大駭一跳，想想他大概總會回來的，一心等待着。不料過了兩天，她收到了這樣的信：

「昨天晚上，我對自己的工作，已獲得了完全的報酬。這一剎那間，實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它將永遠跟隨我的生命，成爲最大的安慰，而且永遠成爲我對自己的辯護。但同時它也嚴然地成爲我的工作終止的符號；它明白地表示先生已應該退手，讓學生自己去發展；先生的繼續存在，已非有益，反而有損害學生自主性的危險。人應該學習一生，但到了某一時期，再不能受教於他人，我已經不能對令郎有何作爲，令郎已經追上我了。」

好久以前，我早打算離開尊府，但我是這樣怯弱，我總不能實行。對於令郎的愛，留住了我。現在我如果再不逃開，我恐怕永遠沒有時候來完成我自己的義務。你是知道我的信條的，我認爲依食他人是最不堪的行爲，不做任何工作只爲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拿錢，是卑劣的行爲，因此我再不能留在尊府。我之爲這原因而擯離尊府，想你必能諒解。我們就此作友誼的分手吧，對於此點，再無別的話說了。

當你收到此信的時候，我已將在去芬蘭的中途，我打算從那兒轉赴瑞典。我將盡所有的錢遊歷一下，等沒了錢，再開始工作。我還蓄有工作的力量。

最近我不拿你的錢，請你不必把錢送來。你可以將這錢分作兩份，一份送給侍候我的僕人，一份送給其他的僕役，並請爲我對大家致意問好，一向我很煩勞了這班貧苦的人。我留下的書，是我的贈物，請交給令郎好了。另附一信是給令郎的。

最尊敬的高貴的夫人，再見了！祝你一家納福！但你已有那樣英俊的兒子，你還有什麼不足的事呢。我的唯一的希望，是你和令郎的永遠的健康。好吧，對不起了。」

另一封交給符拉奇米爾的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符拉奇米爾，這給你的最後的留言，不是教師的訓戒，而是友人的忠告。你知道我沒有親近的家族，在外人中，雖然我們的年齡相差甚遠，却再沒有比你更親近的人了。在你的頭腦中，充滿

着我的希望和期待。我在離開此地的時候，我纔有勇氣對你作友人的忠告。你應該向運命所指示的道路邁步前進，這是一條好路。我不害怕失敗與不幸，這使我鼓舞了你的力量，煽起了你的勇氣。我害怕的是成功和幸福，你現在是站在危險的路上。你要去使役工作，不要變成相反，使工作來使役你。符拉奇米爾，手段和目的是不能混合的。對於近親的愛，對於善的愛——只有這些應成爲你的目的。假如你的內心枯涸了愛情，你便什麼事情也不會成就，變成對自己的欺騙。只有愛能夠創造有真正生命的堅實的東西，反之，傲慢是什麼也產生不出來的，因爲它除了自己之外，再不需要他物……」

全信不再抄下去了，這是一封三張信箋的長信。

于是，那位純潔善良的家庭教師的面影，便在符拉奇米爾的生活中消逝了。「麥歇·喬塞夫現在在什麼地方呢？」——佩里托夫母子倆常常這樣說到，便默然無言了。于是兩人的頭腦中便現出一位穿着旅行用的長呢外套，向傲然而冷酷的挪威士脈後面走去的，日內瓦人的矮小的、靜默的、略似修道士的身影。

法國哲學家亞述斯，證明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補充（雖然這是沉悶的證明）。當然要相信他的說法，話太多既然不行，拘泥于枝葉末節也沒有道理。不過根據這個哲學，讓我們請出一位奧西普。歐塞契來，作爲麥歇喬塞夫消逝以後的補充。奧西普，歐塞契是一位六十光景的瘦削的白髮老人，他穿一件禿毛常禮服的燕尾外套，永遠紅着兩頰作滿足的神情。他在佩里托夫進去的事務局裏已經當了三十年的第四部主任。在這十五年之前，他是管門人的兒子，在門房裏長大的，那時他在所有管門人的兒子中，已經露出頭角，具備貴族式的莊重。這個人比誰都更好的證明：一個人爲了得到切實的教養，並無特地負笈他邦，聽大學的講義，作大範圍活動的必要。他對各種工作有很豐富的經驗，熟悉別人的出身，而且是決不弱似奧斯退爾曼，泰雷爾的外交家。天資聰明的他，從十五歲進這個事務局服務以後，頗有培養自己的實際知識，漸次發達的餘裕和可能。對他決沒有學術、讀書，又如我們因唸書而昏迷了頭腦那種荒唐無稽的理論文章，以及上流社會的浮華，詩的幻想等等，來妨礙他的知識的獲得。他一邊謄錄文案，同時偷偷地觀察人們，一天一天地學得深刻的現實知識，對四周的正確的認識，以及正確的行動方針。而且在決不能說是一個好地方的，泥濘而頗爲危險的事務局這個深淵中，鎮靜地度着歲月。幾次掉換部長，掉換局長，掉換科長，但第四部主任却永不掉換。他受大家的愛慕，這是因爲他是事務局裏不可缺少的人，而他自己却極力隱藏這一點。大家都特別待遇他，而且嘉獎他，因爲他只是完全抹煞自己的功績。他對於事務局的事一一熟悉，所以大家當他一部百科辭典，什麼事都來跟他商量，不過他自己決不衝上前去。局長想昇他當科長，但他辭謝了，依然忠實地當他的第四部主任。大家幹旋獎他一塊十字勳章，但他以第三部主任或許心裡不快的理由，辭退了兩年，只說稍微加一點年俸就可以了。他對一切事都是這樣的態度，所以外來的人，決

不會想到給他送賄賂，同事中也沒有人懷疑他的廉潔。大家想想在四十年的長時間中，他的手裏經歷過多少事情，可是沒有一件事，曾經使奧西普。歐塞契忘神執中，憤慨或是心中不快。他從出世以來，一次也不會意識地離開紙上的事務，觸到事件與人的實際的問題。他把工作看做依照一定的秩序安排，依照一定的法則發展，作為多數的關係、傳達、質問等等的結合的一種抽象的東西。所以當他執行自己担任的工作時，借那些愛打趣的主任先生們的話，那便是他在傳達着行動的時候，不消說他總以為好像整理自己的桌子一般。而且遇到快要兩年沒舉行的檢查日，或是做最後決定的準備，又或是（這最合他的心意）別的主任先生依照同樣的規則，分派到已經完畢了麻煩工作的別的事務局去，他總是盡可能順利地結束他的工作。他嚴肅到這樣的程度，就使檢查日快要到來，許多人慌慌張張地哭喪着臉跑來跑去，也就是法律之神必須閉眼睛的時候，他也是漠不關心的。

這位最值得尊敬的符拉奇米爾的同事，在符拉奇米爾就職約三個月的某一天，檢查好了賡清文案，給四個書記分配好了新工作，拿出嵌金的銀煙盒，遞給自己的助手說道：

——怎麼樣，華西里。華西里維支！吸一撮上等煙麼！這是一個朋友從符拉奇米爾那兒得來的。

——這煙真不錯！——嗅了一撮可愛的淡綠色的鼻煙，神志迷醉了一下之後，助手回答了。

——怎麼？很有力量吧？——看見助手連鼻膜都要麻木似地受了強烈的刺戟，主任大為滿意地說。

——不過，你看怎麼樣，奧西普。歐塞維支——助手被上等鼻煙弄得週身麻木似地，漸漸恢復了神志，用藍手帕揩了眼睛、鼻子、額角和下頰以後問了：——你對這回從莫斯科來的青年，喜不喜歡？他似乎還沒有來拜訪過你。

——一個很神氣的小伙子呀，聽說是局長的關係進來的。

——是的，一個伶俐的青年，不容易對付呢。昨天我聽他跟伯衛爾。伯衛魯支辯論。你知道，伯衛爾。伯衛魯支是不喜歡跟人家抬槓的，不料那佩里托夫，一張嘴厲害得很，終於把伯衛爾。伯衛魯支惹火了。他說，我不是這般這般說麼？佩里托夫却很無禮的，那樣那樣地回過去。我一直看到他們吵完，真有趣。佩里托夫出去以後，伯衛爾。伯衛魯支對同事們說：「這傢伙一進來，我們事務局裏倒要當心點才好。我也



是大學出身的，我想打破他的頑強，我可沒有受過這種人的指揮……」

——果然有趣。——第四部主任說，這口吻中好似他已大感興趣了，——受誰的指揮，還不是一樣的人，真有伯衛魯支的！那末，他當伯衛魯支的面，說了些什麼話呢？

——不，也不是什麼重要的話，只是在最後添了一句法文。不過，實在是看了他的口氣，心里就這樣想的。奧西普·歐塞契，你我永遠坐在這第四部的桌子裏，可是他一定馬上會搬到那邊去的。——他這樣說着，指一指長官室。

——呵呵，你這樣想麼，華西里·華西里維支！——主任說：——這部里雖然沒有再比你聰明的人，可是你這個想頭有點靠不住呀。我這一輩子見過不少很快變成活躍份子，變成事務局頭兒的人，看那人頭髮的樣子，不見得有這種相。很聰明、很熱心倒是實在的，但是做事光靠聰明和熱心就夠了麼？好不好，我們來賭一瓶逢酒，看這位先生能不能昇到主任？

——不，我不願賭東道，不過昨天我看他起稿的文件，那實在出色得很。這一手文字，噫，不是有一個「祖國之子」的雜誌麼？要不是那兒寫文章的人，恐怕寫不出來。

——我也見過了，我的眼光已經舊了，不過還沒有完全瞎掉。他不懂格式，如果因為愚蠢不懂，或是因為不習慣不懂，那倒還沒有什麼大不了，後來總會懂的。可是那位先生，簡直就不承認格式。那種筆法，只好寫小說。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却壞事了。這報告是從誰得來的，怎樣的經過是重要的，是報告給誰的，那傢伙對於這樣的事完全不管。這用俄國話來說，便叫做「輕飄」。對他問一句什麼話，他就會拉着我們這些老前輩，大施教訓。你以為他是一個堅強的青年，那是一眼可以明白的。開頭我也是這樣想過：「他不是一個傻瓜，一定會出山的。現在做事還沒有慣，不久一定會熟練起來的。」可是三個月過去了，依然每天到處饒着無聊的舌，發瘋得像罵親生老子一般，光是發着議論。自己固然很得意，可是將來會變成怎樣呢？這種青年人我見過了不少。這種人沒有起頭也沒有結末，都只會在一旁說說大話：我要消滅罪惡啦，什麼啦……可是這罪惡在什麼地方，他可是不知道的……只是胡亂的叫囂着，結局只不過當一個不負責任的官僚，完結了一輩子。可是對於我們，就叫什麼俗吏啦、工役啦，瞧不起我們，嘲笑我們。可是這

工役却做了一切的事。比方有私事要上民事法庭去控告，自己就不行，只好請教工匠……實在是沒有辦法的傢伙！——第四部主任痛快地發了一篇議論。

主任實在下了一番澈透的判斷，馬上就發生了好似特地證實他的判斷的事件。不久之後，佩里托夫對事務局的工作冷淡起來，漸漸害怕，懶怠了。事務局的局長叫了他去，像慈母一般的談了一次話，沒有效驗。於是，部長又叫了他去，像慈父一般的訓話了一次。這次訓話實在出色動人，使偶然在旁的會計檢查官眼淚都掉下來了——在他手下作事的人都知道這位會計檢查官老爺對於事物是不大容易感動的。可是，依然沒有效果。佩里托夫失了理性，以致對於這種比親人都難得的同情，一味望他上進的父親似的希望也感覺討厭而生氣了。就在那位主任發揮議論以後約三個月的某日，這奧西普·歐塞契主任，罵着一個做錯了事情的書記，說了那樣的話：——「你到底要到幾時才會呢？你不是已經寫過好多次麼，可是每次都起稿子給你。總之你做事不肯留心，心里儘想穿上呢外套到亞特米拉爾大街去釘女人的梢。我見過你不知多少次了。……好，你寫：『爲許可在俄羅斯帝國內自由居住事，憑下列簽字及主管機關印記，以此通行證頒給退職縣書記官佩里托夫……』寫好了麼？好，拿來我看！」於是他在嘴里喃喃地唸着「身分……農奴數……籍貫……學歷……官名……九月十八日……年號……好吧！」於是奧西普·歐塞契馬上在文件的末端，蓋上一個小小的圖章。「等一等你拿去交給他們，簽好了字，交給登記處，再在寫着「此通行證」的地方，打上一顆圖章。他明天要來拿的。」

——怎麼樣，華西里·華西里維支，你不肯同我賭一瓶蓬酒，要是賭了的話，你就輸了，你到底乖的。

——十四年半公事餞到底不是白喫的——助手得意地回答。

主任，接着是全部的人員，都大聲地笑了。

我們的好友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佩里托夫的衙門生活，就在這萬國運動大會式的笑聲中告終了。從這一天到今天爲止，就是維拉·華西里美娜餐桌上拿出布丁，院子外聽見鈴聲，馬克辛·伊凡諾維支耐不住跑到窗口去望，這一個可紀念的日子爲止，恰巧經過了十年的歲月。

這十年中佩里托夫做了些什麼事呢？

什麼事都做過。不，真可說是幾乎什麼事都做過麼？

那末，他成就了一些什麼呢？

什麼也沒有成就。不，可說幾乎什麼也沒有成就。

古話說得好，凡是被人期望得太高的孩子，大了起來往往使人大失所望。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是不是人的精力有一定的限量，只能夠成長到一定的限度，小時候消費得過多了，大起來就一點也不剩呢？這是一個難問題。我不想我能夠來担任解釋，也不想來担任，但我要解釋這個問題，求之於人的複雜的心理構造，實不如求之於人所處的雰圍氣、環境、以及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影響等等。這對於佩里托夫身上也很爲適合，佩里托夫以青年人的激烈，和夢想家特有的浮泛，不滿社會的狀態，內心雖覺不安，其實是自己安在那奧西普·歐塞契巧妙道着的「工作是工役的事」的狀態。這說起來，好比獾猪和田鼠，什麼事也不會做，沒有辦法，雖然常常很高尙的樣子，但把差不多毫無用處的唯一希望與唯一的欲求，供於爲人類的犧牲。

有一個不十分明朗的，完全彼得堡式的早晨——那正是四季中最不便的氣候，集在一起到來的時候，雪花飄飄的打着窗子，已經上午十一點鐘了，夜色還沒完全消盡，可是陽光却似乎已經感到了的一個早晨——佩里托夫太太坐在家庭教師日內瓦人曾經坐了作最後談話的那個火爐旁邊。符拉奇米爾手里拿着一本書躺在睡椅上，一會看看，一會兒又停下，終於把它丟到桌上。憂鬱地沉思了好半響，說道：

——媽媽，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伯父的話果然沒有錯，他曾勸我進醫科。媽媽你怎樣想？你以爲研究醫學好麼？

——隨你自己喜歡。——佩里托夫太太照例慈愛地回答了：——不過我有一點擔心，伏洛茄。你學醫就得接近病人，病人當中也有害傳染病的。

——媽媽，——符拉奇米爾親熱地握着母親的手，微笑着說：——這是你自私的偏愛，袖着手過活，當然是沒有危險的，不過我想，就使空閑度日，也跟在外做事一般，一個人總得有一個本行的職業。空閑

度日，也不能如心如意，什麼事也不做的過下去呀。

——好，你就試試看吧。

第二天早晨，符拉奇米爾出現在解剖學教室裏，而且跟初進事務局時一樣的熱心，研究起解剖學來。但他在這講堂中，不能感到在莫斯科大學時那種對學問的純潔的愛情。不管他怎樣欺騙自己，醫學總不過是他的逃避所，他是從失敗和無聊逃到這兒來的；沒有可做的事，逃到這兒來的。快活的學生與以醫學消遣的退職官吏之間，已有着鴻溝之分了。天生頭腦靈敏的他，咄嗟之間，在這新領域裏碰到了許多問題。這在醫學上，是保守學術沉默的問題，不是僅僅醫學所能解決，必須接觸到其他一切事物。但他死命地啃住了這些問題，在思想上抱着決死的態度，一定要打一番出手。他完全沒有想到要解決這種問題，必須經歷長時期不斷的，不屈不撓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這種工作對他是不適宜的。於是，眼看得他很快地對於醫學，特別是對於醫生冷淡起來了。他在醫生身上發見跟事務局同事同樣的東西。他想，醫生們應該用全生涯去從事自己所執着的那些問題。他又想他們給病人看病，應該認為最神聖的事業一般的去做。可是醫生們只想一到晚上去打牌，他們一心一意，只想掙錢。

「不，不行，——符奇拉米爾想，——我不願意去當醫生。我會變成多麼無恥的人！生理學的一切問題，意見還這麼參差，我怎麼能够學這種可怕的去醫治病病人！今日的臨床醫學，都替我滾蛋吧！我當官已經當壞了，又不能去當學者！我……我……說起來也許慚愧，我到底還是一個藝術家！」佩里托夫一邊寫生着腦蓋骨，一邊想到自己是藝術家。一想到，就實行。他在書齋的低低的玻璃窗上，掛上不透光的厚窗帷，在兩個腦蓋骨旁邊，出現一座小小的維納斯像。不久，造出了好似從地底產生出來一般的，表示着恐怖、羞恥、嫉妬的表情的石膏臉，在各處裝飾起來。這些像在學理的彫塑術上是可以承認的，可是僅僅這一點，它們的熱情還是不能自然地產生。符拉奇米爾停止剪髮；每天整個上午穿着鬆軟的室內服。這件跟工人用一般的室內服，是他特地在納夫斯基大街上等西服店定製來的。符拉奇米爾每星期到葉米泰齊博物院去，熱心地坐在畫架面前。……有時候，母親恐防打擾這位未來替善的工作，小心地點着脚尖走進他的畫室裏來。符拉奇米爾便對她談意大利，談富於現代傾向的歷史畫。他想着比龍從西伯利亞回來，半

路中遇到去西伯利亞的米尼夫的場面。四周是冬天的景物，雪野，蓬橋，伏爾迦河的流水……

不消說，繪畫也不能使佩里托夫充分地滿足。在他的內心中，是缺乏對工作的滿足的；同時在外界，又缺乏培養藝術家的環境，成長藝術家的基礎的活的相互作用。沒有東西刺激他的活動。固然對於他，這種東西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他光依賴他自己的個人的欲求。但最重大的障礙，還在於過去那種官職，政治活動的夢。對於性格激越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比投身於時刻變化的工作，在目前成長起來的歷史進行的過程更感到誘惑的事了。胸懷懷着這種夢想的人，叫他做別個領域的工作，是完全等於零的。這種人無論做什麼事情，永是站在作客的地位。沒有一個地方，他們會默默的工作。他們在藝術中搬進政治理論，當了畫家，便把自己的思想繪在畫裏，當了音樂家，便歌唱自己的思想。要是移到別的部門——他們又欺騙自己——好似離棄祖國的人，無論走到那兒都一樣，凡是對自己合式的地方，都想當作自己的祖……心裏雖然這麼想，他的內心中，仍有另外的一種聲音招喚他到另外的地方去，而使他懷想別的歌和別的天地。這種思想，有時模糊有時清晰地往來在佩里托夫的胸頭。他又對一個把生命獻給批亞娜，從悲多汶感到幸福，從古音樂家學習現代的德國人，感到非常地羨慕了。

好在彼得堡的夜是很長的，夜間不能作畫……符拉奇米爾便常常在一位很愛繪畫的寡婦太太家裏，度過這樣的長夜。這寡婦太太還很年輕，美麗，打扮得非常動人，也具有相當的教養。符拉奇米爾在這個女人跟前，第一次結結巴巴地說出了愛的話。而且也正在這十分奮昂的幸福之夜，賭輸了錢，欠了許多債，第一次出了債據。這晚上他的心完全沒有放在牌上，事實上也沒有心思放在牌上呀！因為她正坐在他的對面，他還在她的眼中清楚地看出對他的關愛。

現在我在這裏不談這戀愛事件的始末，這是極平凡的事件。不過這在他心中所發生的影響，可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極其提要地說，這一件大為浪費生命的戀愛事件，和以後常常出債據相當浪費了財產之後，他爲了掉換空氣，追求新的印象和新的工作，跑到外國去了。於是已經有了年紀，完全衰弱的母親，回到「白野」去，填補因債據而挖破的洞穴，用自己長年長月的勞心，報償兒子的易變的熱情，更其爲了使伏洛箭在外國可以過得舒服，又開始努力掙新的財產。這對於佩里托夫太太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雖然愛

她的兒子，却已經沒有柴綏庚村女地主那樣活動的精力。現在她已常常只留心着萬事謙和，不是從疏忽和鈍感，而是從一種不使自己知道自己看見真實的細膩心理，一心地欺騙着自己。「白野」的農奴們替這位女主人祈禱上帝，一五一十地解納年貢。佩里托夫常常給母親寫信來，在這兒，諸位會知道還有另外的一種愛情。這並不是想獨佔「愛」的名字的驕傲的愛情，而是雖經歷久長的歲月，即使在疾病之中也決不會冷卻的愛情，是戰慄着老衰的手打開信紙讀着，在寶貴的每一字行裏，從老眼昏花中滾出酸苦的淚水，那樣的愛情。兒子的信對佩里托夫太太是唯一的生命的源泉，它是生活的支柱，是生活的安慰。她每一封來信都要讀一百遍。但是兒子的信裏，爲了不傷痛充滿愛情的母親的慈心，總隱瞞着許多事情，不過有一種陰影。這兒明明可以看見憂傷正侵蝕青年的心，以及客中的他已經厭倦自己旁觀者的職務。他已經把歐洲看遍，再沒有可做的事了。四周的人都在忙碌地工作，人在自己家裏總是忙的。他總覺得自己是一位客人，人家請他坐，慇懃地招待他，可是却不肯向他公開家庭的祕密，他感得他必須回家了，可是一想到彼得堡的某些事件，佩里托夫完全害了憂鬱症了。於是他毫無所事地從巴黎跑到倫敦去。在他去倫敦的幾個月前，母親收到兒子從蒙壁禮發出的信，信中說去瑞士的途中，在庇雷納山中偶冒風寒，暫時停留在蒙壁禮。待離開此地的時候，當再寫信。沒有提起回俄羅斯的話。因爲說是「偶冒風寒」，母親就大爲擔心了，一心等待第二封來信。可是過了兩星期，還是沒有信來。過了快有一個月，還是沒有信來。可憐的母親，連別離生活中最後的一點安慰都失去了——寫信又不知能否寄到。爲了使自己寬心，寫了兩封托巴黎俄國大使館轉交的信。她每天上床的時候，總叫杜涅，吩咐車夫趕快騎馬到城裏去，問問有沒有信來——她明明知道郵包每星期只到一次。城裏的郵政局長是一個和氣的老頭兒，私心佩服着佩里托夫太太。他每次對車夫說，信還沒有到，到了我馬上親自送來，或是派專差送到，叫他轉告主母。可憐的母親，戰戰兢兢地盼望了好幾個鐘點，聽了這樣的回答，是多麼地難受！她時常一個人想，親自到外國去走一遭吧。她馬上想去叫住在近處的一位退伍砲兵上尉來。她每遇到什麼法律上的問題，比方積谷倉應該怎樣造這件事，要怎樣鄭重辯明才好等等，一概都跟這個人商量的。她馬上想到向這位上尉打聽，辦出國的護照，應該向民事法庭還是向地方法院申請……園子裏秋天已經來了。菩提樹的葉子轉成黃色，枯葉在腳底下嘎嘎作響，冷雨

浙瀝地連綿不絕。在這樣時期盼待來書是更加痛苦了。有一天傍晚，服侍佩里托夫太太的傭人，請她去赴當晚的晚禱。

——啊，去吧，不過明天是什麼節日啦？

——啊，太太，你忘記了麼？明天是九月十七，不是太太自己名字的蘇非天使和她的女兒愛情、信仰、希望三天使們的節日麼？

——那末，去吧，杜涅。給伏洛笳禱告去——佩里托夫太太說，兩眼含滿了淚水。

人到了一百歲還是孩子，活了五百歲依然有一方面還是孩子。人要是沒有這一方面，實在是很傷心的——這一方面是完全充滿着詩的。命名日畢竟是什麼日子呢？爲什麼這一天比頭一天晚上或第二天，喜怒哀樂的感覺特別強烈？我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但事實却是如此。不一定是命名日，凡是逢到節日，心靈就特別的敏感。「今天好像是三月三日，」——有人以爲錯過了購買自己領地的日期是了不起的事情，這樣說了。「三月三日，是的，確是三月三日，」——另一個回答了。這個人便想起八年前的事，想起久別重逢的事。連很瑣碎的地方都記起來，而且帶着得意的神氣加上一句：「眼睛一霎整整八年了！」他恐怕汚濁這一天的回憶，覺到這一天的確是自己的佳節。可是他一點也不想到：三月十三日是八年另十天，一年中每一天都是什麼節日。佩里托夫太太也是這樣，想到和兒子的別離，想到他沒有信來，心里已經够難過了，却又想到伏洛笳在她的命名日沒有來參加慶祝，想到他在外國一定忘記了這個慶祝，愈加傷心起來。十五年前明天的命名日，她看見起坐室裏完全掛滿了花，伏洛笳還不許她走進去，故意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她知道伏洛笳是故意瞞着她的。家庭教師麥歇喬塞夫，拚命地幫伏洛笳做一頂花冠。以後她的想像忽的轉了一個向，想到伏洛笳在蒙壁禮的情況。兒子躺在病床上慳吝的旅館主人照料着他。想到這兒，她自由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害怕再想下去，連忙想像麥歇喬塞夫在那兒和伏洛笳邂逅相遇，喬塞夫便留下來看護他，這樣使自己寬心了。喬塞夫是柔和好心的人，他很愛伏洛笳，所以他一定伏侍他，一切遵守醫生的指示。當他睡着的時候，便坐在旁邊看着他的臉。但喬塞夫爲什麼到蒙壁禮來？那一定是伏洛笳在病中想到他，寫信把他叫來的……但是她陷入於難堪的愛戀了，明明的記憶交綜着幽暗的情景，連續不斷地整

夜地沁入她的心坎。

第二天有許多忙碌的事情，因此佩里托夫太太盡可能地排遣了心緒。一早晨，廳堂前已經擁滿「白野」的貴族們，打頭的是穿藍色農夫外套的村長，捧着一大盤麵包點心。他是特地派打更夫到城裏去買了這些麵包點心來的。發出一股麻油氣味，一切想把它做得精美的大胆的試驗，差不多全無效果。四邊依盤沿排列着橘子和雞蛋。在村中鬍子老頭的光頭和大頭之中，只有地方書記官一個人，在服裝上儀容上顯得特別注目。他不但把鬍子剃光，而且還留下幾處剃刀的傷痕。不知道是因為字寫得太多，還是因為不拿公費在酒店裏喝便宜酒，眼睛裏便看不見美麗的村中的早景的緣故，總之他的手是喜歡常常發抖的，因此吸鼻煙和剃鬍子的時候，大為不便。他穿着藍呢的長外套，富賴西亭的袴子，長統靴。他的姿勢叫人想起澳洲有名的動物「鴨嘴獸」。這像獸像鳥又像蛙的可怕而討厭的動物。院子裏，六星期光喂牛奶的小牛犢，時時發出哀鳴的聲音。這是農奴們慶祝女地主名日送來的禮物。佩里托夫太太不能夠用適合女地主身份的威儀來招待客人，她自己也知道不對，但遇到大場面總是有點拘拘束束的。招待完了，開始舉行彌撒，作起簡單的祈禱式來。正在這時候，那位鄰居的砲兵上尉來了。今天他不是來當法律顧問的，特地穿上過去的軍裝。當大家從教堂回來的時候，佩里托夫太太被一種隆隆的轟聲震動了心肝，原來砲兵上尉在馬車裏帶來一尊小砲，特地在馬車當中放慶祝的禮砲。這時候，正在一旁的佩里托夫太太的一條獵狗，正如一切愚笨的畜生一般，完全不懂得沒有目標物也會放槍放砲，立刻記起自己的職守，突然奔出去尋找烏兔。大家都回到家裏了。佩里托夫太太吩咐開出冷盤來。這時候，忽然聽見馬車的鈴聲，立刻知道是一輛郵局馬車，越過橋，越過丘岡，一回兒隱滅了一下，約過了兩分鐘的樣子，便已近了起來。車夫正對着地主的莊子揚起鞭子。一開進莊子裏，在門廊下靈巧地勒住了馬。老郵政局長從馬車裏跳下來，（親自出馬），還要回過頭去對車夫說道：

——真出色，蒲古大西加，簡直跟狗一般，大大的值得稱賞。

蒲古大西加當然十分滿意局長的稱賞，嚶嚶右邊的眼睛，把帽子戴一戴正，回言道：

——我們對局長是特別巴結，你這麼一說，倒不好意思了。



郵政局長整頓一下威儀，全身浸透了得意的樣子，走進客廳，上前去吻女主人的手。

——蘇菲·亞歷克舍芙娜，恭喜你命名日，祝你健康……啊，你好呀，史必里東·華西里維支（這就是那位砲兵上尉）。

——你好呀，華西里·羅基諾維支——砲兵上尉回答。華西里·羅基諾維支接着說：

——我爲你的命名日，特地帶來了慶賀的禮物。大家以爲禮物價錢愈高，愈得主人的喜歡，這是很沒有道理的，你看我這禮物是很便宜的。連掛號費一共一盧布十五哥貝，重量只有八錢。噫，太太，是令郎的來信，兩封。看郵戳一封是法國蒙德拉西來的，一封是日內瓦來的。太太，請你原諒我這個老壞蛋。第一封信是兩禮拜前到的，後一封是五天前到的，我故意藏到今天。我特地揀你的命名日送來，叫你歡喜一下。

蘇菲·亞歷克舍芙娜對郵政局長，作了名優奧萊尼在拉辛悲劇「弗獨爾」中演狄拉門的故事一般的表情。自郵局長拿出信來以後，她已經什麼話也沒有聽見，她戰着手接了信，立刻想去拆讀，走出屋子去了。郵局長使佩里托夫太太先是悲傷得要死，後來是樂得發瘋，心裏十分得意，笑嘻嘻的搓着兩手，醉心於這意外禮物的功效。世界上最殘忍的人，也不會叫他玩這樣的把戲，也不會不請他大大的喫一頓。現在，鄰居的砲兵上尉請局長喫東西了。

——噯，華西里·羅基奴支，你這把戲玩得真新鮮，起先叫他爲信受罪，現在又得爲信謝你。好吧，趁蘇菲·亞歷克舍芙娜捧了信不肯放手，咱們還是開始來喫吧。我今天早晨很早就起來的。

他們便開始喫了。

一封信是從路中，一封信是到日內瓦後發出的。信末這樣寫道：「媽媽，這次見面和這次談話，使我大受感動。因此上面說過，我決定回國參加選舉，找一點事情來做。明天從這兒動身，約在萊茵河邊勾留一月，以後不往他處，直赴泰芙羅幹……我對德國已經厭倦了。在彼得堡與莫斯科會見幾個舊友，便立刻來母親的地方，母親所在的「白野」。」

——杜涅，杜涅，快把日歷拿來！啊，無用的東西，你在哪兒找，笨女孩，這不是麼？

佩里托夫太太自己跑去拿了日曆，仔細地計算起來，幾次地照新歷計算舊歷，舊歷計算新歷。這其間，她已想到屋子應該怎樣收拾……除了現在家裏的那些客人，什麼事情都一一想到。幸而那些客人自己想不到自己，已經喫完了第二道菜。

——這倒是很奇怪的，——法院長接下去說：——照我們想來，都市裏的生活多麼有趣，青年人，尤其沒有生計之憂的，總以為決不會沉悶的了。

——哪裏的話！——佩里托夫微笑着回答了，便站起來告辭。

——那末：你很可能可以安心，這小城裏雖沒有都市中那種繁華和文明，你却會遇到許多和氣單純的人，很慇懃地招待你去參加他們和平的家庭生活。

——這是當然的呀。——那位鈕孔裏佩着聖安娜勳章的顧問官，接上來說：——這城市沒有別的好處，只是好客，莫斯科也大不相及呢！

——是，我也是這樣想，——佩里托夫恭敬的行了禮，這樣說了。

後

篇

諸位已經知道佩里托夫在NN城的可敬的居民中所引起的強烈而持久騷動的，現在倒過來談一談這城市在我們的可敬的紳士佩里托夫心中所引起的騷動。他住在一個叫做「凱雷斯堡」的旅館里，這旅館的名字不是題來和別的旅館作分別用的，因為城里只有這一家旅館，題了這個名字，大概是用來紀念完全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的「凱雷斯堡」的城市的吧。這旅館是NN城全部小官僚理想的場所，同時也是絕望的場所。懷抱悲哀的人，到這兒來排遣身心。這又是大家高興起來大吵大鬧的地方。臉色冷嚴的老板永遠在大門石邊的一個老地方，對帳櫃站着。他的面前又立着一個永遠穿白褂子的夥計。這夥計長着一蓬亂鬚，漸漸稀少的頭髮却從左眼上邊整齊而光潔地分開。這帳櫃上每月一號圍聚着衙門里的主任，助手，和助手的助手，來付清帳款。這帳款老是佔這些公務員薪金的半數以上。（祕書們是不常來的，——特別要他們自己的錢他就幾乎絕足不來。原來祕書這個差事是大家都想望的，而且一當祕書，總是不肯放手。人當了祕書，都變成保守派）。老板嚴肅而大模大樣地撥着算盤，這可惡的掌櫃，便打開了櫃子蓋，吞進全部藍鈔票，一盧布銀元，跟着是滾跳的十哥貝角子，五哥貝銅元，一哥貝銅元。然後唰唰一聲，鎖上了；這樣地，錢就藏了起來。只有兩種時候，這掌櫃跟死一樣，扳着呆臉不張開嘴來。一是區警察所長約可夫·波泰普支，現身存櫃台欄杆外的時候，當然他也是付自己的欠賬來的……其次是顧問官們來的時候。顧問官們有時也到這旅館里來打打彈子，喝喝菓子酒，菓子酒之後，又作作別的樂事，一句話，便是瞞着太太嘗嘗，獨身者的樂趣（好似天主教的教士絕對沒有太太一般，顧問官是絕對沒有獨身者的）。他們爲了得到這種特別樂趣化了多少錢，要整整兩星期到處去吹。這班大人物來的時候，小官僚連忙把含在嘴里的煙斗藏在身後，（他們故意讓他看見，因爲藏起煙斗並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對人表示相當的敬意）慫慫致敬，滿身

表示偏促不安的神情，正在打彈子的，便中途停止，退散到別的屋子去。騎兵旗手特略格洛夫在打牌之餘常常到這彈子房來，打出幾手大膽的彈子，打出出人意外的曲彈，把大家駭得不敢出聲。

這旅館的老板，是城市近郊村中的農民出身，已經掙了一些家產的人，他熟悉佩里托夫的脾氣，也熟悉他的財產情形，所以立刻決定給他一間最上等的房間。這房間是不遇到政府大官，將軍，和稅務總辦是決不使用的。他既如此決定，却先領佩里托夫看別的房間。這些都太髒太暗，然後老板領佩里托夫看那豫定的房間，『這房間要不是作走道，那就是頂頂好的了』，這麼說時，佩里托夫就熱心地要主人一定給他這間房間。老板裝出被他的要求打動的樣子，答應下來，標上相當的高價。慫恿了佩里托夫自然怠慢了別的客人，這房間一向實在是當走道的。老板馬上在門上下了鎖，隔斷了客廳到彈子房的走道。因此原走這條路的人，便不得不繞道廚房。大部份的客人，正如一向對落在身上的命運默默無言一般，都忍受了這種不便，但其中也有對老板的不公平和強橫辦法表示憤慨的人。一位十年前曾在軍隊里服過務的議員，氣憤得想在老板的背上打一拳，而且當老板的面，頗說了些激烈的言語：『見你媽的鬼，我也是貴族呀！要是借給一位出色的將軍，倒還沒有說的，什麼去借給巴黎來的毛頭小伙子，我有什麼及不上他的地方，我也是一個真正的貴族，年紀我又比他大，一八一二年的戰爭中還得過勳章！……』——『得啦得啦，何必這樣動氣呢？』騎兵旗手特略格洛夫說了。他對佩里托夫抱有他自己的見解。不過不管誰說什麼話，老板還是一味貫澈他的頑固脾氣，用俄國商人特有的一種特別謙和的倔強，用作弄別人的態度，默默地照自己的意思做去。成爲許多愛名譽者的憤慨之的，而落在佩里托夫手里的這間房間，其實也不過是在老板領看了四間令客人見了却步的房間之後，才看中了意的房間，所以實際上是相當骯髒相當不便的房間。常常充滿廚房里的油膩氣味，而且這氣味又跟不斷侵入的煙霧混和起來，發出一種難受的味道，好似從懷里揣着臭魚的愛斯基摩人身上發出來的使胸頭嘔噁的臭氣一般。

落旅館時一番混亂，好容易靜下來了。馬車道具，包裹，手提箱搬進了；許多重行李完全搬進了，最後是佩里托夫的執事葛里歌里·葉莫拉亥維支捧着旅中用剩的藥品，煙盒，喫剩開過瓶的葡萄酒，喫剩的火雞香腸等等走了進來。執事把這些行李全部在桌上椅上放好以後，馬上跑來餐室里去要一杯伏特迦，而

且馬上拉住餐室管事，告訴他自己是從巴黎來的，所以有做完了事喝一大杯的習慣（在俄國，普通是在做事之前先喝一杯的。）那班立刻想詳知這位新客行動的小公務員，立刻圍住執事。他們不得不看出執事對這件事表示冷淡，而且有一點瞧不起小公務員的神情。執事在外國過了這許多年，自己很明白這個價值，神氣有點驕傲。這時候，佩里托夫在屋子裏獨自留下，在長椅上坐了一回，後來走到窗邊去。窗外可以望見半個城市。展開在他眼前的美麗的景色，正是到處一般的鄉下城市的典型風景。首先投進他眼里的，是色彩濃烈的瞭望樓，樓頂上守望兵神氣十足的走來走去。依照固定式樣建築的官廳的瘦長而不待言是塗成黃色的建築物之外，便是大教堂的古式建築。以後又看見幾座區教堂，這些教堂都是把幾個時代的建築式樣混合起來的，例如古卑占庭式的牆上，開着希臘式的大門，或是戈的克的窗子，或是三種式樣拚在一起。以後又看見縣知事的公館，公館大門口，總是站着憲兵，徘徊着幾個長鬚子的請願人，跟裝飾品一般。最後看見普通居民的房舍，正如俄國到處的城市一樣。害肺病一般的瘦弱的柱子，緊緊地靠在牆上。有全部牆上裝着意大利式窗子冬天不能住人的假二層樓；有住僕人的污糟的側房；有養馬的廄房。這些房子，大抵是謙和騎士們，用女人名字買進的。在那緊傍是勸工場，外邊塗成白色，裏邊却陰暗地，整年又朝又冷。你走進那裏，有的是絲光布，花洋紗，消遣飲品等等一切無購買必要的東西。佩里托夫被展開在眼前的景色微微感動，抽着雪茄一直坐在窗邊。旅館的院子中，雪已經融化了。融雪總是引起春天般的感覺。屋簷點滴地落着簷溜，在街上，融雪像小河似地流着。大自然好像在冰雪之下甦生起來了，不過這只是二月中的一天，一個性急的新客想看NN城的春光吧了。這城市似乎很知道以後還有嚴寒和風雪要來，而且不到三月半到三月廿七邊，樹木是決不想抽芽的。——所以城市沒有一點兒喜色。睡眠一般的死寂的狀態，統治着全個城市。兩三個骯髒的老婆子，捧着籃子坐在勸工場的牆邊。她們爲的指頭可以不凍，編結着襪子，數着針數。極偶然地，互相望望臉，用襪針剔剔牙齒，嘆一口氣，打一個呵欠，連忙在自己口上劃十字。這老婆子的近傍，一個七十光景，白鬚蓬鬆，戴高頂貂皮帽的老年商人，在摺疊椅上很舒服的躺着。勸工場的夥計們，時時從這兒那兒的店舖里跑來跑去。有的已經開始收店，似乎是沒有顧客。不，首先是連街上的行人也幾乎沒有。緊裹毛領外套的警察，拿着一捲紙頭，皺緊着臉，急匆匆地闖闖走過。店信們

恭敬地脫帽招呼，可是警察瞧也不瞧。以後又過了一回，來了一輛老式的馬車。這馬車彷彿一個南瓜，切掉了四分之一。四匹禿毛馬，拖着這南瓜走去。一個富車夫助手的跟班，和一個白髮乾癟的車夫，穿着粗呢的外套。那後面，是穿着金線盤出古式圖案的外套的執事，身體跟着馬車搖個不住。這南瓜當中，還坐着一個小南瓜，是胖胖的和氣的一家之主，一位地主老爺。他的鼻上臉上，露出青的靜脈，畫出一種特別的地圖。他身邊坐着他那難捨難分的終身伴侶，這太太不像南瓜而像辣筍。她用琥珀編成的蓬帳似的東西，代替帽子戴在頭上。兩人的對面——坐着全村三美人之一，像花朵一般動人的姑娘。這姑娘確是父親母親的歡樂的期望，雖然歡樂，同時也是大大的心事。這一座活動菜園過去了……街上又靜寂起來……忽然，橫街里傳來精神飽滿的俄國歌聲。約過了一分鐘，走出三個穿紅短褂，戴羽毛帽的繙夫，顯着大力士的架勢，做着我們大家熟知的惹勁的臉，挽着胳膊。其中一個拿着三角琴，並不好好的演奏，只是胡亂地撥弄作聲。他的腿子已經發軟，肩頭抖動，似乎還想跳舞。——不料，忽然地，這又是什麼回事？原來從砌工場的街燈底下，忽然出現一個手拿警棍的警察，像從地底湧出一般。打破了他無聊渴睡的歌聲，突然停止；只有三角琴依然不識羞恥地在警察面前繼續謳啞。這位可敬的街頭治安維持人，彷彿吞了一顆蒼蠅的頭，悠悠回到暗角去的蜘蛛一樣，威風凜凜地退回到街燈底下。四周回復了更深的寂靜。暮色更加迫近了。佩里托夫望望自己的身邊——他突然害怕起來，好像四邊有鉄板圍攔來了。空氣的確不夠，呼吸困難起來。原來廚房裏的油氣和煙霧混成一起，從樓下侵犯進來了。他立刻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親手鎖上了房門跑到外面。街道不大，從這頭到那頭真沒有幾步路。無論走到哪兒，都是冷清清的。當然，路上的行人是遇到幾個的。一個肩頭背着扁擔，不穿襪子的女苦力，顯得精疲力盡的樣子，頹然地踏着薄冰，向坡道走上去——不時停下來喘氣。一個牧師穿着教士的常服，坐在門前，忽然現出一副笑容，注視着女苦力。以後，又遇到一個瘦長的法院書記和一個肥胖的公務員，這兩人穿着很骯髒的衣服，並不是沒錢買衣服，實在是不愛整潔。但他們抱有很大的野心不肯隨和。比方這九等官走路的样子，就擺出羅馬執政官一樣的威勢……到那十四等官，却板着九等官一樣的面孔。這時候警察局長趕着雪橇來了。他對九等官恭敬地打了一個招呼，特地改過臉色，把手裏一疊公文給他看，表示他是到長官處去送按日的報告……最後，走

來了兩個肥胖的商人，跟在後邊又走來一個廚娘，手裏拿着浴帚和衣包。看她那張紅紅的臉，可見她在浴室相當盡力地使用了這把浴帚。就此爲止，以後再沒有遇到一個人。

「這寂靜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佩里托夫心裏想道——是在深思，還是全無所思呢？是憂鬱還是簡單的懶惰呢？真是令人難解。但這寂靜爲什麼使我感到這樣的難受？呸！我幾乎要這樣地叫出來了。爲什麼，這樣地壓抑着我？我原來是愛好靜寂的：靜寂的海，靜寂的村，以及一望無際的原野，每到那樣地方，我便立刻忘神於一種特別的詩的幸福，悠然的忘我境界中。可是在這兒却又不然。在那邊有包圍在靜寂中的遼闊的世界，但是在這兒，一切都壓抑着我，狹窄而侷促。再加四周的屋舍又是多麼慘淡！跟廢墟一般。即使是比較上等的建築，也都經過一再的塗刷，處處顯出白堊的斑剝……而居民又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也許，這個城市昨天被敵人攻進了麼？還是遭受了瘋狂的疫癘？」——但是這樣的事一件也沒有。居民都在自己家裏休息着。那末，他們究竟在什麼時候工作的呢？……佩里托夫這樣的想着，不知不覺地走進了另一條人聲嘈雜的街道。這一條已不像剛才那樣的家長制度式，而是一個更爲庸俗的地方了。這時候，他感到一個人生平第一次做了虛偽之事的時候，而且是特別自覺到的時候所感到的那種不快。他帶着一種黯然的的心境踏上歸途。快走到旅館時，從郊外的修道院裏，傳來沉長低抑而粗大的鐘聲。符拉奇米爾聽到這個鐘聲，忽然想起一種過去已久的事情。他想向這鐘走去，忽然又轉過念頭，露了一聲苦笑，搖一搖頭，快步地回到旅館方面去了。唉，充滿懷疑的悲慘的時代的犧牲者呀，你在這NN城終於是找不到平安的了！

化了五六天的功夫，佩里托夫讀熟貴族選舉的法規，經過鄭重的研究，有一天，他用心打扮了，出去作必要的拜訪。三小時之後，他抱着隱隱作痛的腦袋回來。他心頭顯然十分混亂，身體也大爲疲累了。連忙喝了哈加水，在頭上搽了沃特科倫。靠了這哈加水和沃特科倫，他的腦袋稍微恢復了常態。于是，他躺在長椅上，獨自苦着臉嘿嘿地笑。今天拜訪的情形，一一在腦海中顯現出來。第一，是前知事公館的廳堂前。他在那兒，跟憲兵，兩個第一公司的商人和兩個門房，過了很愉快的幾分鐘。這兩個門房，對於出出進進的人，一一說着『您老好呀！』行一種特別的敬禮，作迎送的儀式。而且他們跟驕傲的英國人一



毀掉出來。這手，是每天扶將軍上馬車的手。以後又想到，最後在將軍的長空遺囑。在那兒，這位光榮的NN城貴族的可敬的代表人，發揮一篇宏論。說更沒有比軍隊更好地教育社會秩序的地方，在那兒，教育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只消知道了最重要的事情，不管知不知道其他的事情，就不成其問題了。以後又說：因為對您，我所以老實地說，我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我在自己的村莊里，建造了石房子的教堂。我對那些不在軍隊裏服務，不好好管理自己的領地，只知道打牌，娶法國人當小老婆，在巴黎遊玩，只知道幹此等事的墮落貴族，是再瞧不入眼的。這話的確是針對佩里托夫說的。今天遇到的幾位人物，再也不能在佩里托夫的腦中消去。首先是地方檢察的面影出現到他的腦裏。這個人在三分鐘左右之內，對他說了六次這樣的話：「你是一位很有教養的人，當然非常明白；縣知事同我是毫無關係的。我可以直接到司法部長。司法部長是檢察的頭兒。不過前任知事是一位好人，所以我盡可能幫助了他。許多事情，我都報告給他，可是結果就不過如此。因為那人的意見跟我完全不同。我自然對他盡了對長官的道理，不過再不能有別的，而且也不能強制我，我又不是縣政府的行政顧問。」每說一次這樣的話，他從圓形的銀煙盒裏，拿出捲成一捲的鼻煙，塞進鼻子孔裏。這樣子好像是法國煙，但香氣却有雲泥之別。其次想到民事法庭庭長，瘦長而病弱的人，身上很髒，他正從身上的髒，表示自己為官的清正。再其次是傅略西丘夫將軍。將軍處身在兩個退職的警察分所長，一個窮地主，獵狗，看門狗，僕人，和三個姪子，兩個妹子之間。在他記憶中的將軍，是愛跟住在自己家裏一般大聲嚷嚷，在廳堂打着哨唵喚來叫米契加的獵狗，用和善的態度逗着狗子玩耍。再其次是我們熟悉的，穿着蛙青色便服的地方法院院長安東·安特諾維支和鈕孔里佩聖安娜勳章的顧問官……這一羣可敬的面影，在佩里托夫的腦中，漸漸消失于深處，忽然又拼成一起，變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官僚的妖嬈似的大臉。這大臉緊皺着眉頭，顯出堅深難解的表情，頗有自信地瞪視着佩里托夫。佩里托夫覺得自己是敵不過這位巨人的。巨人不但會拿起他手中的石弓打斷他的腿子，說不定會用彼得大帝銅像台下的花崗石壓到他的頭上。

最怪的是佩里托夫去過外國以後，已把生活的大部分，貢獻給思想和熱情，也即是腦髓和感情的刺戟了。被一種強力的思想打開了眼睛的人。生活是決不完全無為地過去的……雖然今天和昨天一樣，毫無變

化地過去，一切都沒有變動，但忽然向後邊返顧一下，知道自己通過的距離長得可怕，其間實有甚大的得失，不禁爲之一驚。佩里托夫也正是這個樣子。他實在得失了很多的東西，但他絕沒有在任何一處停下過步。佩里托夫跟過去服務事務局時同樣條件下重新和現實碰面了，又在現實面前跨開步子。他缺乏一種教人解開活現實許多事件所交際的結紐的實際的分別。他和周圍世界太游離了。佩里托夫這游離的原因是很可以明白的，因爲他的家庭教師喬塞夫把他培養成「愛彌兒」中盧騷同樣的人了。大學又接手他的事業，更進一步地誘惑了他。由五六個充滿夢和希望的青年所組織的同學小團體——他們還不知學校門外的生活，所以他們的夢和希望也更大了——更加驅他走進與他注定要落在其中的四周社會完全無緣的獨自的觀念的世界。不久，在學校裏畢業了，生死之交的小團體也漸漸失掉了力量，只殘留在回憶中，有時候沒有事情偶然聚在一起喝酒的時候才喚醒過去的友誼。於是，是另外一扇門打開來了，這是不大容易打開的門。佩里托夫通過這扇門，走進完全陌生的國度。那兒的生活和他相去太遠，他對一切都不能習慣，對於沸騰在自己周圍的新的實際方面，任何東西都不能感覺同情。他不能成爲善良的地主，優秀的軍人或忠勤的官吏，此外，這世界上剩下的工作，除了當流浪者，博徒，荒唐鬼以外就沒有別的了。但我們必須爲自己主人公的名譽申明一句，他對於這一回的情況，是比起初多少有了一點同情了，不過雖然如此，在這兒，他依然不能展開胸襟。他太進步了，而這城市的紳士們墮落的程度太深，簡直是醜惡了。他涉獵過醫學，獸身過美術，以後也稍微遊蕩過一下，打過牌，最後是跑過外國。不消說跑到外國也找不到事業，他着手過各種事業，做過世界上一切的事。以俄國人特有的博識曾經使德國的學者驚奇過，以思想的深刻曾經駭過法國人。但是德國人法國人做了許多事情，他却一件完整的事情也沒有做過。在靶子場打手槍，深夜中坐在館子店裏，對帶淫女着迷，獻出自己的肉體，靈魂和錢袋，浪費了時間。這樣的生活，最後不得不發生想做點事情的病態的慾望。佩里托夫外表上什麼也不做地過着優游的日子，內心中實在非常深思地燃燒着熱情。只因年紀還輕，一向缺乏對自己生活的實際的瞭解。總之，由這種事情起因焦灼地想活動一下的佩里托夫，首先就發生了由選舉担當官職的出色的念頭。其次，他會見了那些必須預先深知，以備將來與之親近交往的人們，不但大爲驚駭，而且對於這些紳士們的口吻，生活態度，思想方法都感覺得茫然了。它們毫

無忘憚地想一脚踏破他幾月來緊貼在他頭腦中的想像。一朝開始便永遠能夠繼續下去的人是幸福的。這種人能够接二連三的做出事業來。他們馬上習慣工作，不把他們的生活浪費于工作的選擇。他們定着在生活的中心，規定界限，不散自己的精力，於是順利地做出成績來。我們做事業大抵都是自己開創出來。從父親承繼動產不動產而能好好維持下去的人是不大有的，因為這種人大半不愛做什麼事業。即使想做事業，也每每好像踏進遼闊無邊的曠野，雖然可以自由向任何方向進行，但總不能到達一個注目的地方。這原因就是我們僅僅攤開大包袱，不是做不了一種完整的事，便是無論怎樣裝出想做事的架勢，而實在却是一個懶人。佩里托夫完全是這類的人。他思想雖然是個成人，實生活上却是一個孩子。到了三十歲的今天，還跟孩子一般準備跨上人生的第一步——却不知道現在展開在眼前的門，其實不是光榮的劍士挺身而入的門，而是自己的屍體悄然搬出的門。——「當然，佩里托夫大概是明白的」——諸位要這樣說時我是完全贊成的。不過有一部分人們，以為人類的罪惡比所有正義都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倒過頭來的。

佩里托夫踏進NN城還不到一個月，已經遭全體地主社會的嫉視，而官僚們又從他們的立場，一樣地不妨礙對他的憎惡。在憎惡他的人們中，也有完全沒有遇見過他的人，有的只見過面，沒有跟他發生過直接的交涉。正因此，從他們那邊說來這憎惡是非常純潔而公平無私的。不過無論任何公平無私的感情，總有一種原因。分析憎惡佩里托夫的原因是很便利的。地主們和官僚們，各有其自己的或多或少的排外組織。這種組織非常親密，像親戚戚黨一般。他們之間有各自的利害，各自的議論，各自的黨派，各自的輿論和各自的習慣。而這些又在全縣的全體地主，或全國的全體官僚間大致共同的。因此某顧問官從RR城赴任到NN城，一個星期便變成NN城官僚社會的最活動最重要的份子，變成同志了。要是我們那位尊貴的朋友保威爾。伊凡諾維支。乞乞呵夫一到來，警察廳長便馬上為他舉行宴會，其他的人都聚集在他的身邊跳起舞來，而且會叫起他「媽媽」來了。這因為他們在保威爾。伊凡諾維支身上看出與自己共同的東西。可是，佩里托夫怎麼樣呢？……佩里托夫依照事務局主任助手的話，是不會服務到值得表彰的十四年半，便退了職的人物。他專喜歡做出這班紳士所瞧不起的事情——例如他們正熱心于有益的牌戲，他却看有害的書本。遊蕩了全歐回來對家鄉的事情完全陌生，對外國的事情也生疏得很。從舉止優雅這點說是非

常貴族的，從思想上說却是十九世紀式的人物。這種人在鄉間的社交界裏怎麼能夠容納得了呢？他不能與他們的利害同一步調，他們也不能與他同一步調。所以他們感到佩里托夫是叛徒，是專門摘發他們的陰私，正面反對他們秩序的人而憎惡他了。此外再加上了許多重大的事情。例如佩里托夫不多作拜訪；而且經過充分休息才慢慢的出去；他一早穿上呢外套便跑到什麼他方；他對縣知事也跟對普通人一般，決不接二連三地稱呼「老爺」，對退役的龍騎兵上尉的貴族團長，在他的職務上應該稱爲老爺的，他就完全不用這種尊稱。可是對付自己的執事，態度却十分客氣，這又使客人大爲不快。他對貴婦人跟對僕役一般用同樣的口氣說話。總之他永是「過于自由地」傾吐自己的心腹。再加他到來的那天，馬上走進彈子房，因此在下級公務員之間完全失去了信用。不消說對於佩里托夫的憎惡是很隱晦的，只在他背後自由發揮，但在他的當面，那簡直表示純潔的愛情一般，以茫然而粗野的眼色包圍自己的犧牲。雖然如此，大家還拚命想法在自己家裏招待這位新客——而且以跟他接近自炫，競爭在談話中獲得說上十次「佩里托夫到我家來的時候……我同他……」的權利，而且爲的是到最後要對他大放二頓惡毒的咒咀。

良善的NN城的居民用種種手段，使佩里托夫落選，或是把不能自由發揮的困難職務推到他的身上。起初的時候，佩里托夫完全不看見人家對他的憎惡和這種政客們的好謀，但後來漸漸明白了實際情勢，于是他決心即使把自己當作犧牲，也一定要貫徹初衷。……但是諸位可以放心，因某種理由，我打算不再詳細地記述NN城的選舉的情形，惹你們頭痛。這理由我在心裏自然明白，不過爲了增加故事的興趣，我故意要對你們賣一個關子。現在不是公職的問題，是另外一種私人的事件在招引着我了。



諸位，我們這一騎野馬實在跑得太遠了，你們一定老早就忘記了那兩位青年人的下落——柳波尼加和怯弱可愛的克魯采弗爾斯基。不過這其間，他們兩人的生活，已起了許多重大的變化。我們是在他們大致訂好了婚的時候，跟他們分手的，現在再遇見他們，他們已成了夫婦，而且他們還在手裏攜上一位三歲的小寶寶——小雅夏的手。

這四年間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他們兩個人是很幸福的。他們的生活明朗而和平地度過了。愛的幸福總算得了完全的勝利。一種毫無前途之憂的愛的幸福——是一種祕密，只有兩個人知道的祕密。第三者是多事的，在這裏沒有參加者的必要。在這個只有兩個人有份的特殊恩賜之中，有一種相互間的愛的特別的紐帶，是不能用筆舌來表現的。可以講的是他們生活的表面上的經過，但這種話不講也可以。每天的心事，錢不夠用，和廚子吵嘴，買辦家具——這種表面上的瑣事，無論那家都一樣，在他們的家裏也有；而且他們也為此焦惱。不過，過了一分鐘，這種心事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差不多不留在記憶裏。克魯采弗爾斯基得克魯波夫的介紹，接受了中學裏一位老教員退出的空職，當了中學教員。他當然去看他的父母。父母靠一點微薄的收入，好好兒度着安靜的日子。雖然可以到NN城來和兒子住在一起，但他們不想更換鄉土。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不管克魯波夫醫生如何游說，終于不肯拿出一萬盧布以上的嫁資，倒是新夫婦新家庭所有的傢具，一概由他担承下來了。他把這件麻煩事辦得相當周到。他從自己的住所雜物間裏，搬出對自己極無需要的東西，移入新夫婦的地方。而這些東西，可說對新夫婦都是很得用的。這樣地當葛拉斐拉·黎伏芙娜想到這位因丈夫少不更事而生的不幸女孩的命運的時候，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所想到的那輛已經陳舊、搖幌、發了紅褐、斷了彈簧的車身殘傷的頗有來歷的馬車，也頗費一番辛苦，搬進克魯

采弗爾斯基那陋小的寓所裏。但克魯采弗爾斯基的新居中沒有車房，這馬車有好久，成爲安份的雞兒們的安樂窩。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還送了他們一匹馬，可是走到半路裏突然死亡了。這是一匹在將軍馬房裏毫無過失地服務過二十年的馬，從來沒有犯過這樣的錯處。大概因爲衰老，壽命已盡，或者是農奴們把他從老爺的莊子裏牽出來，將自己的馬當作邊馬，而將它套上轅子，因此感到受了侮辱——總之，它突然死掉了。那農奴大駭一跳，從此拔脚逃亡，半年不敢回來。但是最好的贈品，是在新夫婦即將遷入新居那天的早上，將軍所贈的。將軍叫來一個名叫尼古拉西加的二十五歲害肺病的青年農奴，和一個叫派拉西加的滿臉雀斑的青年女奴。這兩個人走進來，亞歷克綏·亞勃拉摩維支鐵青着臉說：「跪下來，叩頭！」然後將軍接着說道：「親一親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和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的手！」發出這最後的命令是不容易的，因爲兩個莫名其妙的新夫婦，正縮着手，紅着臉，互相接了吻，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將軍又說了：「這是你們的新主人！」——將軍用合于這重大宣佈的大聲說了這話。——「好好服侍這兩位新主人，你們自己也就幸福了（讀者大概記得這句話已經返覆了多少次數）。你們呢，如果他們服侍得好，就得愛惜他們，善待他們，但如果調皮搗蛋，便送到我這兒來。我這兒對於懶鬼是最好的學校。我會把他們教好，再送還給你們。不許讓他們懶惰。好，這是我的餞行。不過你們還沒有使慣下人，要把下人訓練好是困難的事。對啦，我們俄國的下人，簡直都是沒有辦法的傢伙，他們知道你對他們是沒法兒想時，他們只知道拿到一張證明書，跑到各處莊子去找好差事。——好，再行一個禮去！」將軍發揮完了大篇的演說，把嘴閉住了，尼古拉西加和派拉西加又把膝頭在地上跪了一跪，去了，將他們移交給新主人的儀式，就這樣完結了。這一天，新夫婦便帶了咯咯咳嗽的尼古拉西加和臉如浮腫的派拉西加搬到城裏去了。

克魯采弗爾斯基夫婦的生活，進行得很順利，他們並無多大外表的要求，大概的事都能滿足現狀。而且兩人均抱有相互間的深深的觀念，因此在NN城的居民之間，差不多被當做外國人了。原來他們和四周的人完全不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種把我們全體俄國人，其中特別對於農村裏的人，都看做家長式的特別是家長式的善良的人。但我們還不能將我們的家庭生活推進到文明的領域。但或者比這個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雖失掉了對家庭生活的熱情，而另外却沒有一個安身的地方。我們沒有個性，國民全體的共同利

害又不發達，只是家庭漸漸的萎縮下去。我們俄國人的家庭有一種形式主義。跟舞台裝置一般，每個家庭都有一種公式。住在一個家庭里的人，究竟有什麼共同之處，他們為什麼能夠毫不厭倦的共同生活等等，從丈夫罵老婆，父母虐待孩子的情形，是絕沒有方法推想的。我們俄國人想享樂家庭生活，應該在客廳中求他的幸福，決不能到寢室裏去求。我們並不是德國人，能夠繼續三十年之久，在全家每間屋子裏都能感到衷心的幸福。不過也有例外，在克魯采弗爾斯基夫婦的場合，確就是這種例外。他們經營着簡單而親密的生活。他們不知道別人怎樣生活，自己就過着極合理的日子。他們決不模倣別人。他們不想充闊逞強，不盡其所有的揮霍金錢。他們也不擴充交游，結交二三十個無用的朋友。總之，大家互相牽制的所謂「社會生活」——大家嘲笑著然而一些也不能脫出的這個叫做「社會生活」的人工的戒律部分，在我們這怯弱的中學教員家庭中是完全避免了的。因此，克魯波夫醫生看了這對自己的「可愛的孩子」的生活，對家庭生活這東西完全改變了觀念。

佩里托夫感到一種不祥的預兆，知道在這城裏絕對沒有自己的生活，心裏非常懊悔，陷入於一種黯淡的情境。從此數天之間，他滿臉憂雲地，兩手插在衣袋裏，在街頭閒蕩。這時候，被憤怒與悲哀困住的他，看見了街邊一所小小的房子中，如剛才所說的一個和平美滿的家庭生活的場面。它很好的證明在這個大地上也可以有幸福的生活。這場面有一種類似夏天傍晚園庭中的氣味，沒有風，池面映着夕陽的光，平靜得像一面金光輝耀的鏡子。一株小樹，夾在大樹林中，遠遠地露出姿影。露水降下了，一羣家畜混合着鳴聲吠聲和蹄聲，像合奏一般，向家裏走去……你們一定會感覺一輩子再不要比這個更美的景色……這美麗的夕暮，過一個鐘頭便會消失，所以更值得留戀。它爲了保持自己的真價，在別人還沒有厭倦之前使之珍惜自己，於恰當的時候與夜色交代……

在小巧精緻的屋子中，諾米翁·伊凡諾維支·克魯波夫這位唯一的貴客，在長椅上安靜的坐着。年輕的主婦笑咪咪地給他裝着煙斗。年輕的丈夫泰然地坐在安樂椅上，充滿着愛情的視線。交換地望着太太和老醫師。過了一回，三歲的孩子蹣跚着脚步走進屋子裏來，正對着克魯波夫，一直地，連桌邊也不扶地，向桌子的底下鑽過身去。小孩子最喜歡這個老醫師，因爲他把嚙嚙嗒嗒的表和背心上掛着的兩個玉印給他



玩。

——雅夏，你好呀！——克魯波夫醫生把小朋友從桌子底下拉出來，抱上自己的膝頭，說了。雅夏已抓起了他的玉印，伸手去取他的表。

——她打擾您不能好好兒喝茶抽煙，把小孩子交給我吧。——母親臉上表示着雅夏是決不打擾別人的，說了。

——不，沒有關係的，等他不高興了，我還給您——克魯波夫醫生這樣說着，拿出表來給他觀賞，雅夏喜歡得了不得，聽着嘀嗒的聲音，以後，又把表移到克魯波夫的耳上，又移到母親的耳上，看見兩人顯出驚奇的臉色，便又移到自己的嘴吧裏去。

——小孩子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克魯波夫醫生說，——特別是到了我這樣老年，摩摩孩子絨毛似的頭髮，看看這亮晶晶的眼睛，真是多高興的事呀。一個人見了這種嫩草一樣的孩子，就不會再做出暴亂的行爲，發出惡毒的心思。不過說一句老實話，我一點不懊悔自己沒有孩子……爲什麼呢？因爲上帝會給我這樣好的孫兒。等我再老一點，我來給這孩子當保姆吧。

——保姆，在那邊——雅夏十分得意地指着門口說。

——好麼，我給你當保姆。

雅夏大聲的叫起來，表示要反對的意思，但母親立刻明白，叫孩子看克魯波夫燕尾服裏的金鈕子。

——我喜歡孩子——老醫師接着說：——不，我喜歡所有的人。年輕的時候，喜歡美麗的女子，是啦，我談了五次的愛，不過我沒有享受家庭生活。人只有在獨自的時候，可以安靜自由地過活。家庭生活，好似故意使同在一個屋頂底下的人，大家弄得不舒服，於是結果，就只好分手了。只要大家不住在一起，就可永遠維持不變的友誼，住在一起，馬上就變得無聊了。

——好啦，綏米翁·伊凡諾維支，——克魯采弗爾斯基打斷他的話，——你這種議論是沒有理由的。你一輩子不懂得人生完滿的方面，一種最美麗的充滿愛與歡喜的方面，而閉塞在缺少一切官能樂趣的自由中，這不是一種自私自主義麼？

——不錯，但我不是對你說過好多次了麼，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你不許把我嵌在自私自義的櫃子裏！你還要神氣活現地說這種話麼！什麼「缺少一切官能樂趣」。難道丈夫把妻子看做偶像，妻子把丈夫看做偶像，互相爲自己而獨佔對方，一點兒也不留給別人，這種充滿嫉妬的慾望，只爲自己的悲哀而哭泣，爲自己的幸福而歡喜，就算是世界上全部的官能樂趣麼？不，我也很明白你們這種自我犧牲的愛，不過，我不是替自己本行吹牛，從我的職司我想到……走到一個病人的地方去，看那神情非常憂鬱，人是不大舒服，快要倒床上了，可是一按脈，脈是很好的。病人抬起衰弱的眼光，望望我的臉，捏一把我的手。你說怎麼，這是官能的樂趣，還是自私自義呢？而且除了瘋人以外，哪一個不是自私自義？總之，人都有一部分是單純的自私自義，要不然，正如俗話說得好：梭子魚的手是藏起來的。所以更沒有比家庭生活更絕端的自私自義了。

——啊，克魯波夫先生，我還不知道你是這樣的厭惡家庭生活。我出嫁到現在已經四年了，一切覺得很舒服，不管是我，不管是他，一點兒也不覺到犧牲了自己，或是使對方加重了負擔。——克魯采弗爾斯基夫人說了。

——賭牌輸光了錢，也一定說賭得有趣。這世界上奇蹟是不少的。你們說自己是例外，那是很可喜的。不過，這也算不得證明了什麼。兩年前，這城裏一個裁縫——也許你們也認識，莫斯科街的裁縫彭克拉多夫——那人家裏的孩子，從樓窗口跌到街上，當然，不管如何情形！一定受了重傷吧？不料，只擦傷了一點油皮，皮下的血停止了，此外一點什麼也沒有。那末，你叫別的孩子再跌跌看，那一定會受重傷弄的不好，還會送命呢。

——這可不是對我們暗示不祥的預兆麼？——克魯采弗爾斯基夫人親密地把手放在克魯波夫醫生的肩頭問道：——不過，從前先生對我丈夫預言：我們的結婚將有可怕的结果，從那時候以來，我可不害怕先生的預言了。

——你這傢伙真頑固呢。你不怕羞麼？你好饒舌，不管什麼話都說？真是沒辦法的丈夫！好吧，請你完全忘掉胡說白道。記念舊惡的人，不能交朋友呢，就便是這麼一位好人物。——他這樣說着點點克魯采

弗爾斯基。

——啊喲喲，真有趣，先生又恭維起來了。

——只要對你們有用，我就什麼恭維都來。瞧了你們的例子，我對家庭生活，實在說，多少有點妥協了。但是我活了這麼六十年，不在小說和詩中，而在實際上見到有家庭的幸福，在你們家裏是第一次，請不要忘了這句話，這樣的例子是難得的。

——也許我不知道，——克魯采弗爾斯基夫人回答道：——在先生自己周圍，一定也有這樣的夫婦，只是沒有留心吧了。真正的愛，決不自吹自唱。你說你找過了，你怎麼樣找法呢？你不很遇到享受家庭幸福的人，也許只是一種偶然的事吧。而且，克魯波夫先生，一定是——她露出一種嘲諷似地狡笑，而且帶着幸福人所必有的不留意的口吻，添上了說：——不願意推翻自己的主張，是麼？假使先生承認一向是錯誤了，你就會責備自己的過去，而且又不能不承認要補償已經來不及了，是不是呢？

——不，決不——老醫師忘神地反對了——這個你不用擔心。我對過去決不後悔，因為只有傻子才後悔不能追補的事，第二，我是一個老年的獨身者，我正安靜地度着餘生，跟來日方長的你們是不同的。

——我不大知道，那次你對我的最後的警告，是什麼目的，——克魯采弗爾斯基說：——但你的警告在我的心裏發生非常強烈的影響，這警告使我引起一種極其暗淡而固執不離的思想，假使這暗淡的思想在中心一加歪曲，無論在怎樣華美歡樂的時候，都會立刻消失。我常常害怕自己的幸福，好像一個突然暴富的人，望着未來戰慄不安，怎樣把這個……

——怎樣能夠使幸福不減少麼？呵呵。做的是什麼怪夢呀！誰來秤量你們的幸福，誰又想去減少它呢？這簡直是孩子氣的想頭！如果你們的幸福是親手建造的，那就不是已經是自己的東西了麼？你們將爲了這幸福去受人的責難，天下有這樣沒氣的話麼？不過，當然，這同一的偶然——偶然這東西實在是很靈氣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也許會打毀你們的幸福。這偶然，實在是很多的。此方，這屋上的棟樑也許已經霉爛了，也許會倒下來，好，趕快搬吧，可是搬到什麼地方去呢？走到院子裏，也許會碰到瘋狗。走到街上，也許又會被馬踏死……要是這樣子一心害怕發生災禍，老存在胸頭過活，倒不如吞了生鴉片，永

久睡覺的好。

——我常常奇怪，你爲什麼這樣容易與生活妥協，綏米翁。伊凡諾維支。你真幸福，這是最大的幸福，不過這樣的才能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有的。你常常這樣說，這是偶然的，所以不要擔心。可是我不能。我總不大明白在自己生涯中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連繫，永遠懷疑着。我不能簡單地稱做偶然。我以爲人生的一切遭遇，決不是沒有原因的，它都含着很大的意義。比方，你到那屋頂室裏找到了我，我也以爲決不是偶然的。莫斯科有許多想當家庭教師的人，爲什麼你特別找到了我？我難道有什麼武器，能夠解放一個高尚純潔的人？但我豈不是已完成了連自己夢裏也沒有想到的事麼？我覺得我的幸運實在不可限量，假如一輩子可以這樣下去，世界上還有什麼公平的事理呢。好像別人忍受不幸一般，我忍受着自己的幸福，而且總是無法避免對未來的恐怖。

——那末，就是對本來沒有的東西之前，駭得發抖麼？這我又得說了，我對人生可不是這樣理解。我也不以妄念痛苦自己，更沒有那種病態的心理，專門去想出不幸，傷心着未來的事以求安慰。這種性格確是不幸。是的，受不幸的創痛，悲哀劈頭劈腦的襲來，不知不覺地就會徬徨流淚，意志消沉了。不過，必須飲美酒的時候，想着明天會喝菓子酒<sup>1</sup>的命運，這實在是太癡了。不能在現狀中過活把未來看做現在，又避不聞去——這是今日社會上很盛行的一種精神的傳染病。我們大家正好像那種捨不得吃，捨不得喝，却積蓄錢財準備意外需要的猶太人，而且遇到無論什麼災難，還是不肯把那口箱子打開來。人生豈非是可笑麼？

——我也完全贊成先生的意見，克魯波夫先生！——克魯采弗爾斯基夫人帶着熱情的聲調說，——我常常對特米諾里說：如果我現在是幸福的，我爲什麼要去想未來呢？我以爲未來等於沒有，他大致也贊成，我的意見，但是好像有一種隱秘的悲哀，深深種根在他的心裏，他總是沒有方法戰勝它。而且不知什麼緣故，我——她微笑地，以滿溢同情的晶瑩的眼，望着丈夫說：——我很愛他心裏的那個悲哀。這兒有非常深刻的東西。我常常想，我與先生的性格，容易接受表面的外界的印象，我們的心專門牽惹於外表的事物，因此不能夠瞭解，或至少是不能夠同情他的悲哀麼？

——開頭認爲好的東西，常常會得到壞的結果，我真想親您的手，然後對您的丈夫說：『這就是人生的人性的理解』，不過這是開頭，但結果我却說了：他的深刻的思想，其實是一種妄想……可是，應歡樂的時候苦惱，對原來沒有的東西悲哀，這深刻的思想，還算是一個好東西麼？

——綏米翁·伊凡諾維支，你爲什麼這樣與衆不同呢？對於有些人，這大地上是完全沒有幸福的，於是他們要犧牲自己而捨棄一切，但只有他們心坎深處發出聲來的悲哀的音色，卻不能捨棄，這聲音常常想和一切妥協……世界上真有抱着這種細膩心境的人。我也常常想，爲了更可幸福，我應該愚蠢。你看，鳥獸不是很幸福的麼，這是因爲它們比我們人類更不知事理的緣故。

——可是——頑固的克魯波夫醫生又說：——對於在這大地，除了一定生活以外不能更好些或更壞些的生物，賦與更高的智慧，是沒有意思的事。老實說，這種高度，在我看來是一種肉體的變態或是神經的發炎。所以只消把冷水淋在他的頭上，讓他稍微運動一下，這種想飛到星球世界去的夢想，馬上便會醒悟一半。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你從小身體就不大強健。身體弱的人，智能往往異常發達，不過這種智能，在這種場合，常常迷於抽象的，幻想的，神祕的世界裏。所以古人不是說過麼：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健全的精神宿於健全的肉體）。你看那些臉色蒼白，頭髮稀薄的德國人，爲什麼他們是夢想家，爲什麼他們老是低着頭哭泣？這就是淋巴腺結核和氣候的緣故。因此他們幾世紀來在神祕的論爭中迷失本性，一點兒實際的事業也做不出來。

——人家常說醫學對人類的生命，作乾燥無味的物質的解釋，這句話果然不錯。您就是單從物的方面研究人類；却忘記了這背後的另一方面。在您的解剖刀下遺漏了這一方面，正是粗笨的物質上賦與了高的意義。

——啊！啊，在我看來，這種就是觀念論者！——綏米翁·伊凡諾維支顯然是生起氣來了：——這種人一輩子只是嘆氣過日子。誰對他們說過，醫學都是從解剖建立的？不是誰，是他們自己隨便想出來安慰自己的，什麼野蠻的物質呀……我不知道什麼野蠻的物質，什麼有知識的動物，我只知道活生生的人。你很聰明，算得一位當今的學者，世界實在還太窄！這種話是我一向的主張，說下去就沒有個完結，還是不要

說了吧。啊，看，我們這些無聊話，變了雅夏的催眠歌，他倒好好兒地睡着了，好好兒睡吧，孩子！你爸爸再不會教你輕蔑這個世界，反對你的媽媽。也再不會對你說，你這可愛的腳，手，是你身上的臭皮囊。好吧，可別在這孩子的頭腦中，印進這種無聊的思想。你那先生你可別去管他，讓自己高興就是，不過至少這在無罪的孩子，千萬別在小時候讓他聽到這種無聊的話，先墮落起來。你要這孩子變成什麼呢？變成一個夢想家麼？那末，這孩子直到變成一個龍鍾老人的時候，也只會跑來跑去找吞火雞。這其間真正的生活便會在指尖上破壞掉了。對不對，把他抱去吧。

老人把雅夏交給母親，拿起自己的帽子，慢慢扣上燕尾服的鈕子，說了：

——啊，有一件事忘記對你說了，最近我認識了一個很有趣的人物。

——一定是佩里托夫吧？——克魯采弗爾斯基夫人問了：——自從他到來以後，滿城談得很熱鬧，連我也從校長太太那裏聽到了他的故事。

——對啦，就是他，因為他是一個有錢人，所以大家談得起勁。不過那個人實在也值得注意，世界上事情，他什麼都知道，什麼都見識過，是一位頭腦清明的人物。只是你知道，他是一個公子哥兒，所以有點脾氣。而且不像我們經歷過困難，他是生長在富貴中的人。現在他來到這個城裏，無聊得要死，每天憂鬱地過着日子，他是從巴黎來的，怪不得他要無聊。

——佩里托夫麼，讓我想一想——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說了：——我知道這個名字，是跟我差不多前後在莫斯科大學唸書的人麼？記得是我進大學的那年，他剛畢業。那時大家都說這個人頭腦很了不起，對啦，他還有一個日內瓦人的家庭教師麼？

——對啦，就是他。

——那我認識，我跟他有點交往。

——那他要是碰到你，一定非常高興。在這種鄉下城市裏，遇到有教育的人，是很可寶貴的。這佩里托夫，據我看來，是一種不能夠獨自過活的人。他需要談談的人，永遠要一個商量商量的朋友，可是現在却孤零零地受苦。

——假使您以為沒有關係，我就去看看他，也好？

——好，一道去吧，再好沒有了……不，等一等，我這老頭兒可太性急了。他現在是一位富翁，你跑去找他，也許不大好。還是我明天去和他談，要是他高興，就帶他到這兒來。好吧，我的親愛的論敵，再見。

——那末，請您明天一定把這位佩里托夫先生帶來吧。——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說：——聽您們這樣說，我倒也想見見他了。

——好吧，一定帶他來！——老醫師這樣說着，向大門走出去了。

克魯波夫每次一定和克魯采弗爾斯基爭論得生氣，說他的見解跟自己愈來愈遠，不過他也說，這種爭論，一點不妨礙他們一天比一天親近起來。克魯波夫把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家看做和自己的家庭一樣。他懷抱着一顆尚保溫的心，跑到這兒來，瞧瞧他們夫婦間幸福的生活，成為對自己的一種休息。克魯采弗爾斯基夫婦，也把這克魯波夫醫生，當做自己家裏的尊長——是父親，也是伯父，而且這位伯父並不發揮親長的威權，只是從愛心中時時斥責他們，忠告他們。因此，不管他說什麼話，都衷心地原諒他，他要是兩三天不來，就感覺到寂寞了。

第二天午後七點鐘左右，綏米翁·伊凡諾維支在自己由覆着黃絨氈的兩匹花斑馬拖着的雪橇裏，帶着佩里托夫到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家裏來了。無疑地佩里托夫得與這高尚的人物交際，是喜歡得不得了，完全忘記了這是第一次的訪問。克魯采弗爾斯基夫人也略微有一點慌張，當他走進屋子時，一剎那間想起克魯波夫醫生稱讚他的話，他在各國的傳說，和他是一位富家公子，便很拘束地迎接了他。但這不自然的緊張立刻消失了。佩里托夫的舉止言談，極其坦白而單純，而且他又相當的靈活——這在性情高邁，教養豐富，心地善良的人是必然有的——因此不到三十分鐘，相互之間，已談得跟老朋友一般。連一向與外人很少接觸的克魯采弗爾斯基夫人，也不知不覺地參加了談話。佩里托夫說了與克魯采弗爾斯基同學時代的回憶，講了許多當時的逸事，又談了當時的夢和希望。他已經好久沒有這樣歡樂的談話了，因此，克魯波夫再用自己的雪橇送他到「凱雷斯堡」旅館門口的時候，說了十分感謝的話。

——怎麼保？——彼米絨米翁·伊凡諾維支到克魯采弗爾斯基家來，問了：——這位新朋友合得來麼？

——這個還用問麼？——克魯采弗爾斯基回答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人。——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夫娜也說了。

綏米翁·伊凡諾維支看見大家都滿意，心裏十分得意，翹起食指做一個恐嚇的姿勢。

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夫娜臉孔紅了一紅。

這種家庭歡聚的圖景是很動人的。所以描寫完了一個家庭，不得不再來描寫第二個家庭。這兩個家庭的密切的關係，到後來自然會明白，先在這兒交代一聲吧。



杜白索夫斯基區貴族團長的家裏有一位小姐。——僅僅這件事，對於我們可敬的卡爾普·孔特拉契支同時對於可愛的華爾華拉·卡爾波芙娜，並不算壞，但是卡爾普·孔特拉契支除了小姐之外還有一位太太，在家中稱為華華的小姐華爾華拉·卡爾波芙娜除了父親之外還有一位母親；這位太太而兼母親的瑪麗亞·史吉派諾維支的存在，把事情完全顛倒過來了。卡爾普·孔特拉契支在家庭生活中，可說是一位溫和典型的人，他從馬房走進餐室，或是從穀倉走進寢室起坐室，神色便突然換了一副——這簡直有點奇怪。假使我們沒有那著名遊歷家的可信的記錄，證明一個英國人同時出色的農場主人又是慈和的父親，也許我們以為這種兩重人格是不可能有的，但是仔細一想，就明白這應該是當然的。越出家中一步，在馬房或是在谷倉，這卡爾普·孔特拉契支是跟打仗一樣。他是一個聯隊長，身先士卒，要給敵人以最大的打擊。所謂敵人，當然便是不聽他指揮的叛徒——懶惰的，不肯忠心為他的利益而勞作的，不肯以獻身的精神料理他那四匹栗毛馬的那班傢伙。但是一走進家中的廳堂，情形便顛倒過來，貞淑的太太的溫暖的擁抱，等待着他的身子，可愛的小姐的額角，等待着他的親吻。他脫去做地主工作時穿在身上的甲冑，變成一個不僅僅是好人，而是非常良善的家庭主人卡爾普·孔特拉契支。但他太太的情形完全不是這樣。她在家中已經打了二十年的游擊戰爭，有時爲了佃戶的雞蛋，紡車之類的事，也來一下突擊戰術，不過那是很少的情形。與僕人，廚子，管理人的劇烈的戰爭，使她永遠陷在焦灼的狀態。可是爲了她的名譽必須聲明一句，她的心裏決非永遠塞滿這種無聊不快的事情。比方表姊子從莫斯科把華爾華拉帶回家來的時候，她就滿眼含着淚水，把十七歲的小姐華爾華拉緊緊地抱在自己的胸口。華爾華拉在莫斯科畢業了女學校或寄宿學校回來了，這跟廚娘使女不同，是自己親骨血的女兒。同樣的血流在他們的血管裏，由神聖的親子的義務互相

連繫了。起先，讓華爾華拉休息，逢到月夜，讓她在園子裡跑來跑去。去四角方方的屋子裏受教育回來的女兒，四周一一切都感得新鮮而「動人」。她望着月亮，想念許多自己所敬愛的朋友，而且深深相信那些朋友，這時候一定也在想念自己。她在樹幹裏刻了這些朋友名字上的第一個字母……這在冷情的人，是會感到滑稽的時代，但我們却不禁微笑，而且這決不是輕視的微笑，是我見到孩子玩耍而發的微笑，因為我們自己已經不玩，但願孩子們能暢快的玩。剛脫離女學校的少女們所必有這種緊張和感動，決不是正常的狀態，而是一種異常的狀態。但在如此年齡的少女所抱的一切夢，一切自我犧牲的念頭中，在戀愛她人的心境，毫無利己色彩的，想捨棄自我而從順他人的心境中——實有神聖的誠懇。人生到達了一個轉捩點，但未來的的還沒有打開。這幕後邊藏着可怕的秘密，可怕但是富於魅力的。心頭真正地為一種未知的東西而痛苦，但這其間，肉體漸漸地堅實起來，而神經特別地敏銳，眼睛永遠會流淚似的。以後再過五六年，一切都變了。這時候出嫁，自沒有話說，比方不出嫁，只要有健全的性格的火花，小姐們便不等別人來打開這秘密幕，自己把它打開去窺望另一種人生了。假使女學生以二十五歲女子的眼去看世界，那是滑稽的，不過，這也是悲哀的。

華爾華拉·卡爾波芙娜不是美人，但她富有抵償美貌的東西。這是好比上等的酒，只有知味的人才肯價值的「一種東西」。這「一種東西」還沒有成熟，只不過是預約，但它與青春融和，在她全身之上給與一種耀目的美麗的光彩，給她一種特別的細膩而溫柔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魅力。看了她的相當瘦削皮色糙黑的臉，不十分均勻的年輕的身段，長睫毛的深思的眼睛，自然地想到現在還是謎樣的她的思想感情，以及含着某種意義的目光，一旦得到解答的時候，這種輪廓將怎樣地變化，定着，同時想到把這可愛的頭腦擱在肩上的男子，將會怎樣的幸福。但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對於這小姐的外貌大為不滿，老是他「憐姑娘」，吩咐她每天早晚用胡瓜水洗臉，水中放進一種治陽光晒黑的粉，瑪麗亞說這種健康色是「黑色」，非常不合眼。家裏有客來的時候，華爾華拉的行動更使母親嚴格的留意。華爾華拉是一個怕羞的姑娘，見了來客馬上拿着書逃到園子裏去，不肯向客人慫恿獻媚。因為書是最直接的原因，被沒收了，以後是父母的永不會完的教訓。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覺得華爾華拉不但不高高興興地聽受自己的教訓，反而板着臉，有時還要

回嘴。這在讀者也可以看出要治好這種脾氣，是必須採取嚴厲手段的了。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暫時抑住自己對女兒的溫情，開始處處留心着她，加以壓迫了。女兒要散步的時候她不許她出去，要在屋子裏靜坐的時候，又差她到外邊去。她也不管女兒不願意，便叫她喫得多，而且每天責備女兒不胖起來。母親的壓迫使華爾華拉的性情變成求心式了。她變得更加粗鹵，更加瘦弱。卡爾普·孔特拉契支有時候覺得瑪麗亞壓迫這可憐的女兒，結果不會有什麼効力。這件事他好久以來便想和她談一談，但是話正說到緊要關頭，他心里忽然害怕起來，他沒有力量戰勝這個害怕，連忙溜到谷倉去了。於是，剛才那一剎間恐怖的代價，便報答在傭人們的身上，聲勢兇兇地將他們罵個不休。田地上的工作，承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的照顧，差不多都荒廢了。她跟發瘋一般買了布匹，檯毯，手巾，預備作女兒的嫁粧，叫七個女傭人編花邊，編得眼睛都快花了，另外三個女傭，做對華爾華拉毫無用處的女紅包，同時把華爾華拉當做父母的仇敵一樣，用叫人難以相信的嚴厲手段，加以驅使和壓迫。

當他們因參加選舉到NN城來的時候，卡爾普·孔特拉契支很辛苦地穿上了貴族制服，因為三年以來，他胖了許多，而相反地，制服却縮緊了不少。他去拜訪縣知事，縣貴族團長，他對貴族團長用了「閣下」這聰明的稱呼，爲了和縣知事的分別。——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是忙着指揮僕人裝飾客廳，整理用四輛大車從鄉下帶來的一切雜七雜八的東西。出世以來頭髮沒有上過梳子的三個男僕，擔任她的助手。他們穿着既非呢又非毛的灰色半截燕尾服。工作以猛烈的氣勢進行。突然，太太頭腦裏出現了一種自己也料想不到的念頭，連忙停下手來，照例用尖銳的嗓子叫道

——華華！華爾華拉！你躲在哪兒了？哼？

可憐的姑娘覺到沒有好兆了，遲疑疑地走進屋子裏來。

——我在這兒，媽媽！

——你臉色多難看，身體不舒服麼？叫別人見了，又會怎麼樣想呢？好像在自己爺娘的家裏，心裏悶得不耐煩似的。學校裏是這樣教你的麼？到媽媽跟前來，扮着一副什麼嘴臉！——於是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大大斥責了女兒的憂鬱的臉容：——我做女兒的時候，媽媽一聲叫，便笑嘻嘻地跑去——於是她又做

出笑嘻嘻的臉色：——可是你只是眼睛望着額角頭……混賬，要打破的呀！站在這兒笑什麼？土老頭！誰叫你們這樣做的？……好吧，華爾華拉閑話少說，把事情弄清楚對你說，你這種行動，叫我非常擔心。我在鄉下沒有作聲，到了這兒可不能再不說了。我帶你到外邊去走，不願意人家在你背後指點，說你是一個多麼粗蠢的鄉下姑娘。到了這兒，再不許你一個人坐在角落裏。爲什麼沒有一個漂亮紳士中你的意。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離不開男人的身邊。你這年紀，是應該決定終身的時候了。聽見了沒有？……啊，這混賬，剛才才對你說過要打破的！拿過來，給我看！啊，混賬，不是打成兩片了麼！好的，給你點顏色看，等你老爺回來。我真想拉着你的頭髮打旋旋，不過見了你這種東西，心裏也受不了。怎麼，這頭髮上滿是油。一定是米契加這賊骨頭，從廚房裏偷來給你的。好的，等回也收拾他……華爾華拉，你的婚事我替你找，我找一個好女婿給你。我再不讓你倔強了。你對自己的事，到底在轉些什麼念頭。也許你以爲自己長得漂亮，人家都看中你麼。可是你對自己的面貌身體一點也不關心，衣服也不知道打扮，在陌生人面前，一句話也不會說。這難道算莫斯科女學校出身的麼。聽我的話，你以後把書本丟開！唸書已經唸够了，唸够了。現在應該動手做更重要的事。你要不把你的行爲改過，我不許你再留在家裏。

華爾華拉呆立着好像一個受死刑宣告的人。只有母親的最後一句話，略略給她一點安慰。

——你決沒有找不到一個女婿的道理！你有那麼出色的三百五十個農奴，每個農奴，跟近村的農奴比起來，都是一個抵得兩個。你的嫁粧，比誰也不弱……啊，怎麼啦？你哭了。哭起來眼睛要紅的，真是沒辦法的孩子，只叫做媽的操心！……

她走近女兒的身邊。華爾華拉的頭髮一點兒油也沒有，是蓬鬆鬆的。因此這時候要不是那個穿半截燕尾服的熊一般的僕人，打破了一只菓盤，這母親的慈訓還不知要什麼時候才完。

——誰，打破了盤子的？——瑪麗亞·史吉派諾美娜啞聲的喝問。

——是它自己破的，——耐不住她那怒聲的僕人這樣回答了。

——怎麼，它自己破的？！它自己？！虧你對我說這種話，它自己破的——以後她再不用嘴說，却用手舞起來了大概以爲要表示這激昂的情緒，用身段要比用嘴更來得有勁。

苦惱的女兒，已經再也耐不住了。她突然哇的一聲哭起來，發了劇烈的歇司志里，昏倒在長椅子。母親一聲驚呼：『快來人！小姐！水，水！拿藥來！叫，叫醫生，醫生！』女兒的歇司志里發得相當厲害。可是醫生却不來。第二次差去接醫生的人，依然帶來同樣的答音：『說是請稍微等一等，正在看一個厲害的難產。』

——「呸！真要命，到底哪個偏偏揀了這個時候做產？」

——「檢事老爺家裏的廚娘。——差去的人回答了。」

這一句回答不打緊，對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的悲劇情況更其火上加了油。她滿臉漲紅，在平時那臉色已經不敢領教，這一來更加醜得可怕。

——「廚娘？！廚娘？！……——她只說了這一句話。」

卡爾普·孔特拉契支滿臉得意地走進來。縣知事親熱地給他握了手，知事太太親自帶他看從彼得堡辦來預備舖在客廳裏的絨毯。他看了那絨毯，做出一副古君子似的誠實臉孔——我們當然知道在這副臉色後面，其實是藏着阿諛和卑鄙——而且說：『果然，太太，尊府這樣好的絨毯，別人家決計沒有。』這一切使他很是得意，特別得意自己的回答是那麼流暢得體。可是突然這家庭內的場面壓上他的頭來。女兒在發歇司志里，太太發瘋地吵鬧，一只盤子打破在地板上。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的臉色不比平常，而且她的右手掌發了紅——差不多跟僕人乞留西加的左邊臉孔是同樣的顏色。

——「怎麼回事？華華怎麼了？」

——「還不是麼，趕了這麼多的路，還是一個小姑娘呀。——母親慈愛地說了：——在馬車上搖幌了一百二十俄里，受不住了。我不是叫你等到星期三動身，到星期三，就不會有這種事了。這回兒正在招呼她。」

——「你說什麼，到了星期三，路會縮短的麼？」

——「啊，你還不明白麼。那倒別去說它了，還有那個殺千刀的克魯波夫，以後不許他走進這個門口。這個互助黨的壞東西，差人去請了兩次了。我到這城裏，對別人也算萬事小心的了……可是怎麼啦，他不來，這都是你的緣故。因為你的勢力欠大，不像法院長那麼有權有勢。我差人去請他，他反而侮辱我，說是檢事老爺家裏的廚娘在做產，他沒有功夫。我家小姐快要死了，他還守住了檢事老爺的廚娘不放……」

簡直是雅可賓黨麼！

——簡直是無法可想的混蛋——貴族團長也下了這樣的結論。

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的雄談如河決口一般，直到通外廊的門打開，克魯波夫醫生臉色認真地，抱着手杖走進屋子裏來，才停止了。克魯波夫醫生的神氣也比平時更爲得意。他的眼睛裏含着微笑，也不留心主婦太太沒對他招呼，便問道：

——這兒，是哪一位不滿意？

——我家的姑娘。

——啊，是威拉·米哈洛夫娜麼？怎麼樣？

——我家姑娘的名字叫華爾華拉，她的父名不是米哈洛夫娜是卡爾波芙娜。——貴族略略表示威嚴地提醒了他。

——啊，對不起，是了是了，怎樣不舒服呢，華爾華拉·基里洛夫娜？

——這兒倒可以不必担心了，——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因爲心裏不快，嗓子有點發抖，插進嘴來說道：——倒是檢事老爺家裏的廚娘，做產做得怎樣了？

——很順利，嗨，真順利，——克魯波夫精神飽滿地回答：——那樣的難產還是第一次碰到，老實說，我以爲母子都不中用的了。母親是很厲害的難產，我又是這麼大的年紀了，只當這一回是不行的了。您說，太太，那臍帶頭……

——啊哨，先生，你發瘋了，我不要聽這種討厭的話。您到這兒來特地來告訴我這種話麼！我們村子裏的鄉下女人，五十年來每年養孩子，我的耳朵裏可不會聽到過這麼骯髒的話，——她這麼說着，呸的吐了一口口水。

克魯波夫這才有點明白起情形來了。他整天晚上在熱烘烘的廚房裏招扶那個產婦，幸而得了好收成，這影響現在還留在他心裏，所以開頭他不知貴族太太心裏有點不高興。太太接着又說：

——檢事老爺一定送了您不少錢，所以您一刻也離不開那位女太太。連我家小姐快要死了這樣緊急的

時候！

——是的，太太，一分鐘也離不開，不管是您府上的小姐，或是別的什麼人，再也沒有一分鐘功夫來看病了。您看，您小姐並沒有什麼大毛病，用不到那麼着急的來請我，我早就知道是這麼一回事。

這番話把父親難倒了，但母親立刻想了一想反駁了。

——唔，好像好了不少了。所以我現在請您不要碰我的女兒，您的手一定還沒有洗過。

——先生，我老實對你說，——貴族團長接上來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看您這麼大模大樣的態度，聽你這大模大樣的解釋，您是一位老成的醫師了。要不是我對您掛在胸口的十字架還存着敬意，我是不肯就此甘休的。我自從當了貴族團長以來——已經六年了——從來沒受過人家這麼大的侮辱。

——對不起，假使你心裏沒有一星兒對人類的愛，至少也得想想，我是這城裏的醫務局長，醫師法的監督人。我怎麼能丟開了生死一髮的女人，跑來看似病非病的小姐？而且這小姐不過是頭痛腦漲，歇司志里，要不，就爲了家裏淘鬧氣，突然昏倒吧了！我要是這樣做，我自己就違法，您們却還要生氣！……

——順便說到，卡爾普·孔特拉契支是很謹慎的漢子，因此一聽醫生的口氣，好像怪他違反了自由思想，他的眼中馬上顯出和平的顏色，於是他慌張地說：

——喲，我不知道，我實在不知道。我在法律面前，是一句話不說的。啊，華華自己要爬起來了。

克魯波夫醫生走到華爾華拉身邊，望了望她的臉，捏了捏手，點着頭，問了幾句話，知道非出一張方子不能走開，就隨便開了一張方子交出來，說了「頂要緊的是安靜，要不，還得厲害起來呢，」便立起來走了。

被女兒的歇司志里駭了一跳，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也稍微放鬆了一點。但是——聽到人家談起佩里托夫，她的心口立刻又大跳起來。這心跳得很厲害，六年以來，跟手帕鼻煙壺一同永遠放在她膝頭上的絨毛狗，嚇得吠了起來，哼着鼻子，找尋這鼓動的來源。這是佩里托夫，這個人，正值得做女兒的丈夫；也正是這個人，是我們所需要的！

當然佩里托夫也拜訪了卡爾普·孔特拉契支，第二天，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馬上硬叫丈夫到佩里托

夫那兒去回拜。以後約過了一星期，佩里托夫收到一封信，這封信是廚子拿來的，還帶着廚子胸頭的羊駝氣，染了一些油污。內容是這樣的：

『翌日下午三時，午餐候教，即祈光臨。杜白索夫斯基區貴族團長及其夫人謹具，席設本宅。』

佩里托夫看了這個請帖不禁一陣戰慄。然後放在桌子上，心裏想：爲什麼大家這樣喜歡請我。這不是很化錢的麼，平常他們又是那麼吝嗇。這種宴會無聊得要命……可是沒有法子，非去不可，不去就侮辱了主人。

午餐宴會的兩天以前，華爾華拉已經開始練習和準備，母親從早到晚麻煩不休地招呼她。她想給女兒穿紅絲絨的衣服，以爲這對女兒最是相配。但這件事，依了常在縣知事太太家裏出入的表妹的勸告，算是作罷了，她認爲表妹對於一切時裝是頗有心得的，何況縣知事太太已經約定明年夏天帶她一同到卡洛爾斯伯特去。頭一天晚上，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拿了第二天用在白雞拌兒裏的杏仁粉，吩咐女兒把用搽抹頸子肩頭和臉孔。而且竭力忍住了要怒罵的惡聲，用嚴厲的口氣說道：

——聽着，華華，要是上帝完全接受我的禱告，將你嫁給佩里托夫做新娘，我就不知要怎樣的寶貝你。你應該祝望成功，叫你媽媽可以安心。你也不是沒有感覺的人，不是木石，存心想辦到，便沒有辦不到的道理。要博取一個青年男子的歡心，是很容易的事情！這城裏雖有不少的姑娘，不過，那沒有多大的關係，真正算得上的不過兩三個。市會會長的幾位閨女，雖然是有名的美貌，不過在我看來，這幾個姑娘脾氣很討厭。還有書記官的幾個閨女也頗有名氣，不過她們的門第配不上，她們爸爸是當會計主任出身的。所以只消你用一點心思，你很容易把她們打倒……只是那些不要臉的姑娘，每天坐着去遼的馬車，在他那旅館附近招搖過市，這樣下去，我的希望便漸漸淡下來了，所以我心裏非常着急。瞧瞧你，簡直像個木頭人，我也是前世的冤孽，弄了這麼一個木頭人當女兒。

——媽媽，呃，媽媽，——華爾華拉眼中現出絕望的顏色，結結巴巴地說：——我怎麼好呢，我實在沒有別的办法。何況，我不是，一點也不認識他麼，也許，他連理也不理我呢。我總不能夠吊到他的頸子裏去呀。



——啊，混孩子，你真是！誰叫你吊到他頸子裏去？……你是想這樣去實行媽媽的意思麼……這種姑娘簡直沒有見過，要是你媽也跟你一樣混，是一個酒鬼，不能找女婿給你，你怎麼辦呢？真是要命的小姐哪！……

她說到這兒，想想說得過分了，女兒又會哭起來。哭了之後，到明天眼睛紅紅的太不雅觀。

考試的日子終於到了。從十二點左右起，華爾華拉梳頭髮，搽頭膏，噴香水。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一一地幫助着她。已經那麼瘦的華爾華拉，又束緊了腰圍，變得跟一隻黃蜂一樣，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很巧妙地給她在身上各處塞飽了棉花，把她弄得穠纖適度。不過，還不十分稱心，比方領子好像太高一點，華爾華拉的肩頭，又好像一邊稍微低一點。這樣那樣地，她生着氣，起着勁，罵着傭人，一回兒跑到餐室裏，一回兒又教女兒怎樣做媚眼，或是教傭人怎樣佈置餐檯。這一天，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是太忙特忙的一天，不過母親的慈愛，是什麼大事都担當得了的。

這一切作為治家之道，是很好而且必要的。無論如何，女兒的命運，女兒的幸福是不能不關心的。但是像這種後台的準備工作，要是奪去了女兒第一次在公眾場面上遇到的那種出乎意外的最美麗的一剎間，或是把還不能揭曉的祕密揭曉在女兒的面前，使女兒過早地知道一個人要得到成功，不需要同情心和幸福而需要虛偽，這實在是老大的不幸。這種工作把人類相互間的關係弄得非常惡俗化——向人類關係只有在未被惡俗化的時候，才能成為真實而神聖的東西。嚴格的道學先生大概還會補充一點：這種準備工作，比之我們不常陷入的劇烈的破滅，還更厲害地使姑娘的心地墮落。不過無論誰說什麼話，姑娘總是不能不出嫁的。姑娘們出世就是爲了這個。我想這一點，無論哪種道學先生，大家都同意的。

三點鐘的時候，華爾華拉已經打扮舒齊，坐在客室裏。再過了兩個半鐘頭的光景，有幾位客人到了。長椅子面前盆子上的東西，魚子、燻魚等等，已經少了一半。這時候執事忽然走進屋子來，送一封信給卡爾普·孔特拉契支。卡爾普·孔特拉契支從衣袋裏拿出眼鏡來，用污黑的手帕擦了一擦鏡片，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唸下去。讀完了這張僅有兩行的信紙，默默地想了一想，立刻失掉了鎮靜似地對妻子說：

——馬夏，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來了一封道歉的信，人有點不舒服。受了一點感冒，一心想來，

總是不能出門。你對那來人說吧，這實在是失望得很。

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臉孔突然轉色，而且向女兒白了一眼，好像是華爾華拉害佩里托夫受感冒的。華爾華拉是完全勝利了。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顯得從來沒有的滑稽，滑稽得有點可憐了。她從心底里充滿了怨毒，怨毒這佩里托夫，喃喃地自語道：「那有這樣重大的侮辱！」

——請大家坐席了。——執事說。

縣貴族團長攜着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的手走進餐室里去。

這事件發生以後的兩星期，有一天，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請客人喝茶。她在獨自一人，或者跟親近的人在一起的時候，就喜歡挨着辰光慢慢地喝茶。她更愛弄一點甜食放在口裏，從碟子裏喝茶；因為這方法可以省一點白糖。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位戴便帽的身材瘦長的乾癯的婦人。這婦人的頭不住地微微震動，因此連便帽的流蘇也不住地輕輕搖幌。她戴一副很重的眼鏡，手裏拿着兩條粗大的編針，在結毛絨線的肩巾。這眼鏡大得了不起，邊是銀子的，似乎打來不是架在人的鼻子上，倒有點像大砲的架子。看她身上那件頗爲陳舊的黑蒼蒼的衣服，和一只突出了編針之類的老大的手包，可見這貴婦人是主人的親戚，而且境況不見得十分寬裕。看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同她說話的口氣，更可以明白這不寬裕的境況。老太太的名字叫做安娜·雅基莫芙娜，她是很好的貴族人家出身，年輕時候沒有了丈夫，一直守寡到現在。說到她的財產，是四個農奴。這是她從有錢親族中所承受的遺產的十四分之一。這些親族因爲她落入寡婦的境遇，特地爲她和她的農奴，分撥了一些住着許多田鵝和野鴨，對耕作這和平的事業全不相適的沼澤地。因此安娜·雅基莫芙娜不管如何專心盡力，總不能在這田產中收到多少租息。她從亡夫所得的遺產也非十分了不起。一個陸軍中校的銜頭，一個獨養兒子，還有一束馬骨節腫和鼻茸病的單方，就是這一些東西。這些單方，每張上都寫有神效的實例。獨養兒子十九歲進了聯隊，但因酗酒和暴行，立刻開了差事，回到生身的老家來。從此一直住在安娜·雅基莫芙娜家的偏屋裏，每天喝着用檸檬皮煎的便宜酒，常常跟傭人和好朋友吵架。母親跟火一般害怕這個兒子。金錢和貴重的東西都不讓他過目，在他跟前罰誓說自己已經一個錢也沒有。自從有一次兒子用斧頭砍破了母親的保險箱，拿走了放在裏邊的七十二個盧布和土耳其玉的

嵌鑲戒指以來，就把錢藏得更緊了。那戒指是她亡故了的唯一心上人的紀念品，她已經保藏了五十四年。除了農奴和單方之外，安娜·雅基莫芙娜家還有三個年輕的女傭，一個老婆子和兩個跟班。安娜·雅基莫芙娜從沒替這些年輕女傭做過一件新衣服，奇怪的她們却永遠打扮得漂漂亮亮。不管安娜·雅基莫芙娜一天到晚親自跟她們一塊幹活，看見她們仍有功夫，掙到自己的衣服，心裏非常高興。而且有時見到家裏有什麼不合眼的事，她脾氣好，也就不作聲了。兩個跟班都是殘廢的老頭兒，只是喝酒過日子，他們同女傭劃開半間屋子住，永遠用發臭氣的羊皮，縫着都市中流行式樣的皮鞋。當然，雅基姆·奧西波維支也巧妙地利用人性的弱點，不肯錯過謀自己利益的機會。

這位可敬的家長社會中的家長安娜·雅基莫芙娜，在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家裏喝乾了第四杯茶，她又說起已經說過一百次的那位當陸軍大將的亡故的古爾箱公爵給她談的話，以及一八〇九年，她到彼得堡親族家裏去，全彼得堡的將軍每天聚會在這親族的家裏，只因內瓦河的水不合她的脾胃，對她的身體不合宜，所以沒有在那兒住下來。和第四杯的茶一起，談完了那貴族的華貴的回憶談，她大聲地把茶杯覆轉（這是一種故意的暗示），在杯底裏放上一小塊白糖塊，忽然改了聲調說了：

——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上帝要是也給我一個像府上華爾華拉·卡爾波芙娜小姐那樣文雅的姑娘！我一定也跟您一般，再也沒有別的奢望了。每次到府上來，心裏總是陶陶然的。您們府上真好像一杯滿滿的茶，誰都尊敬你們，多麼大的福氣呀，一點兒心事也沒有。

——啊，爲什麼把茶杯覆轉了？再喝一杯呀！

——不，喝得太多了。我每次規定喝三杯，可是到您們府上，却已經喝了四杯，味道真好，您們府上的茶是特別的。

——所以我常常在說，一盧布一磅的，不夠味兒，那只是叫叫茶的。好，再來一杯！——於是安娜·雅基莫芙娜得了第五杯的茶。

——這當然是上帝的意旨，安娜·雅基莫芙娜，我們華華年紀還輕，暫時還不能出嫁，不過說實在的話，好的女婿哪兒去找呢？男人家總只是糟場姑娘。而且一想到我要跟她分開，我心裏就難受，沒有了

她，我一個人怎麼能活下去呢。

——哪兒，太太，沒有這樣的話，上帝會保佑您的。天下那有不出嫁的姑娘？姑娘不是可以永遠藏在自己手裏的貨物，藏起來要藏老的。不，在我看來，做母親的只要托聖母娘的恩惠，應該早點給女兒找對主的。這麼一說，倒記起來了，蘇菲·亞歷克緞芙娜的少爺到城裏來了。他跟我們還帶着一點遠親，固然，現在的世界上有什麼親戚不親戚，人家早忘記了，尤其是窮親戚，更沒有人記起了。不過那少爺頗有相當的財產，僅僅一處就有二千光景的農奴，田產裏的出息也非常好。

——啊，您說的是哪一位？您老是說錢呀錢的，可是有錢的人，心事反而比福氣大，樣樣事都得勞心費神，當然喫的油穿的綢，遠遠看起來是好的，可是仔細看看，有了錢反而糟塌身體。我也認識蘇菲·亞歷克緞芙娜的少爺，和我們卡爾普·孔特拉契支有點交情，所以不消說，我們對他也很熟的，大家常常往還，不過一看他的神氣，立刻看出是游蕩子弟的樣子！比方他的舉動！走進人家貴族府裏，就跟走進菜館子裏一樣。你碰到過他麼？

——在街上遠遠望見吧了，他常常坐馬車經過我家門口，有時候步行。

——他每天走過您家門口到什麼地方去呀？

——那倒不知道，太太。像我這樣老的年紀，再加背了這樣的重病（她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哪有功夫想到人家到什麼地方去哩……：擔心自己的身體已經够了……：再加，這是在太太面前，跟在上帝面前一樣，什麼事情也不能瞞您，說實在的話，雅基夏又胡鬧起來了，我的壽命總是不長的了……：——於是，她哭了。

——您到教堂裏跟掛十字架的長老去商量商量看，怎麼樣呢？這真是靈驗得出奇。那長老拿來一種猛烈的酒，供作祈禱，弄一點給病人喝了，把剩下來而自己喝乾。只消這樣一來，病人就會發見各種惡魔的誘惑，立刻好起來，跟用手拭掉一般。

——要化很多錢麼？您知道，我的情形，現在是愈來愈不對了。

——不，我家廚子托他醫病的時候，只給了他一張五盧布的鈔票。

——完全醫好了麼？

——醫是醫好了，不過後來又要發作了。卡爾普·孔特拉契支又給他另外一種醫法；他大罵了一頓：「啊，你這混蛋，你忘記了主人的恩典麼？我爲你化了五個盧布，你的病還不肯好，你這騙人的東西！」——真正是俄國式的。從此以後，他真的連一點酒也不喝了。所以我勸您去找那位長老呀，不過，又說起那個佩里托夫了，我心裏總覺不定，青年男子這麼步行走去，一定是什麼好去處了。

——不，我也問過我家的華西里斯加……：她是家裏最可靠的女傭……：喂，那少爺每天那麼安泰地在門口走過，到底是到哪兒去的。於是，華西里斯加第二天就來報告我：「您昨天問那位佩里托夫少爺到哪兒去，原來他常常同一位老醫師，到一位在納格洛夫家裏當過家庭教師的人家去。」

——跟克魯波夫先生一道，到納格洛夫家的家庭教師那兒去？——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自己也不大明白是什麼緣故，感到一種心頭的騷動，反問了。

——是的，太太，不過那人現在是這城裏的中學教員，在教着什麼呀……：

——果然，是到這種地方去的麼？我早看出他是一個游蕩子弟，所以也不奇怪。大概他那個家庭教師，從他小的時候，就拉他加入了互助黨。以後他所走的路，就都是不正當的。年紀輕輕的，沒有人管束就一個人住在法國京城裏。只要一聽他的名字，便立刻知道怎樣一個人……：那他一定對納格洛夫那個養女，有了不端的念頭了。這還了得麼，這個污糟的世界！

——那個丈夫倒實在可憐，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雖然是別人家的事，代爲想想也難受。聽說還是一個很正氣的人呢；大概那女的品氣不好，我這一輩子見過不少的人，品氣不好的人總是一眼就明白了！

——還有那個克魯波夫大夫，倒也幹了一份好差事！幹得真不錯，這個老不死的！連上帝也不怕了！原來他也是互助黨，所以替同黨幫忙，而且一定從佩里托夫那裏拿了不少的錢。這又爲什麼呢，把一個女人糟塌了。安娜·雅基莫芙娜，您覺得怎樣？這樣的老頭兒，還要錢做什麼用？一個孤老，半邊親人也沒有，像這種跟叫化子一樣的人，誰還給一個銅子給他，真是討厭的人！簡直是以色加里亞地的猶大！這種人不知會怎樣結局？一定是關在牢裏跟狗一樣死去！

安娜·雅基莫芙娜談話談得忘神，又喝完了三杯茶，終於準備回家了，把眼鏡放在壳子裏，叫人到門房裏問她的跟班馬克西特加已經來接沒有，知道馬克西特加老早已經等在門房裏，又用同樣的口調，談了約十五分鐘的話。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好久以來對這位寡婦已經不十分慇懃招待，因此只送她走出廊下，鬍子蓬鬆的馬克西特加已經等在那裏。他是一個六十光景的滑稽老頭兒，穿着很髒的黑領子粗呢外套，一只手拿了安娜·雅基莫芙娜的兔毛大衣，另一只手放進衣袋裏捏着一只鼻煙壺。他心裏很不高興。因為他剛在門房裏同人家下棋，差一點就將殺了人家的將軍，正當骯髒的指頭撮着一只馬要跳進士角去的時候，門打開，女主人走進來了。「呸，殺頭老鴉！」他在寡婦太太安娜·雅基莫芙娜的乾癟的肩頭給她穿上兔毛大衣，嘴裏不覺吐了一聲怨罵。

——真是無用的東西，怎麼樣穿大衣，教了不知幾次總是教不會。——安娜·雅基莫芙娜吐了一句。

——太太，我也到了應該告退的時候了，以後您另外去找一個伶俐點的傭人吧，——馬克西特加又喃喃了一句。

——實在是，太太，做寡婦真是無味，就是一個無聊小子的閑話，也不能不忍氣吞聲，沒有別的法子，一個女太太。要是男人還活着，這種混蛋東西誰還理他呢，實在是連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樣才好……：……想起來真是傷心……：……但願上帝，別讓太太也受這樣的磨難。

這些話也一點沒有感動了馬克西特加。他扶着女主人的手臂走下階沿，回頭望一望送客的人，向安娜·雅基莫芙娜投了一個眼色。杜白索夫區貴族團長府的傭人們見了這，從心底裏大大的高興。

良善的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聽到了這樣的新聞，捉住了不僅佩里托夫，還有克魯波夫的醜史，從此可以到處去吹，她的高興和得意請讀者自己去想像吧。毀壞一個女人的名譽的謠言，是最容易傳播開去的。這實在是不勝遺憾，但是也沒有法子。各個個人的人格成爲大的計劃的犧牲，這種不很容易的場合，是常常有的！



#### 四

可敬的寡婦安娜·雅基莫芙娜，在同屬可敬的太太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家裏喝了茶，滿懷着女心特有的柔和的感情，忘神地談到了佩里托夫，正在這個時候，佩里托夫本人滿臉愁雲地坐在自己的屋子裏，很憂傷地在想着一種苦惱的心事。假使他有千里眼的本領，也許他還容易排遣，越過一條大的骯髒的街，再越過一條小的也是骯髒的巷子，他就立刻可以清晰地聽見兩個婦人正懷着對他的命運的真實的同情，在那兒談他。一個婦人講，另一個婦人在臉上表示自己也很關心地聽着。只是可惜佩里托夫沒有這種千里眼的本領，不，如果他不是被西歐新文化所損害的俄國人，至少他也得打幾個噎逆。這種噎逆，證明在哪兒有誰在談起他。不過在今天這否定的時代，打噎已失了它的神祕性，只不過是胃臟的一種現象吧了。

不過，佩里托夫的憂鬱，跟那兩位太太喝第六杯茶時所談的事，完全沒有一點關係。這一天，他抱着沉重的腦袋，很遲起身。昨晚他看了很久的書，而且是半睡中模模糊糊看的。近來他有一種病態的自失狀態，愈來愈感厲害。頭腦總是不清，永遠壓迫着一種苦惱的思想。他永遠覺得爽然若失，心思不能集中於任何一件事物。他整個鐘頭地，抽完一枝雪茄，喝了咖啡，好久好久地想着今天做些什麼事。看書？還是散步呢？——後來他決定還是散步，脫去了軟鞋。忽然記起規定每天早晨讀經濟學的新理論，他又穿上軟鞋，拿起一枝雪茄。這樣地他用功經濟學的準備都做好了。可是不幸得很，放雪茄的盒子旁邊放着一本拜倫。他躺在長椅上看「唐裘安」直看到五點鐘。他看完了再看看錶，已經很遲了，不覺駭了一跳。連忙叫執事趕快準備服裝。但是這驚駭，這命令實際都是一種很本能的東西，因為他並不要往哪裏去，是上午六點鐘也好，是半夜十二點鐘也好，對他反正都一樣。在外國住久了的俄國人的習慣，老愛把服裝打扮得整整齊齊，雖然這種習慣一在鄉下住下來，又回復原樣……這時候他決定這一次一定要用功經濟學了，依然



躺在剛才那長椅上，打開了一本講亞丹·斯密的英文書。執事拉開一張小桌子，預備喫飯了。這命裏注定的時候，微笑的不是主人而是那個執事。葛里歌里不慌不忙地佈置食桌，放好水瓶和葡萄酒瓶，又搬來一張桌子，放上一小瓶亞勃山酒和一碟白搭油，然後再把自己佈置好的東西重新看了一遍，看看一切已經準備舒全，便出去搬湯去了。約模過了一分鐘，他沒有拿湯却拿了一封信進來。

——哪兒來的？——佩里托夫眼睛不離談亞丹·斯密的書問了。

——恐怕是外國來的，郵票不同，還是一封雙掛號。

——哦，拿過來——佩里托夫放下了書：——是誰寄來的？——他想了：——奇怪，是日內瓦來的：……不，不會是他……不會這樣快的……真奇怪……

不必作這樣的推測，只要拆開來看第四張信牋末尾的署名，豈非立刻就明白。但大家爲什麼都愛瞧着信封，作這樣的推測呢？——這實在是一種人心的祕密，因爲誰都喜歡自己有料事的本領。

終於，佩里托夫拆開來看，一行行看下去，他的臉色一點點蒼白起來，淚水氾濫在眼睛里了。

這封信是麥歌喬塞夫的外甥寫來的，他向佩里托夫報告舅父的死訊。那位樸實和藹的老人一輩子固然是平靜而無一點陰影，他的死也是同樣的平靜。他在日內瓦附近一個小學校里，當了好久的校長。有兩天功夫，身子不大舒服，第三天自己覺得好多了，蹣跚着到學校上課去，他在講堂上昏倒了。人家趕忙將他抬回家里，從此就瀉了血。有一次神志恢復過來，頭腦很清明。對驚慌得茫然若失的，圍在他床前的孩子們告了別，囑咐他們常常來望望自己的坟墓。以後又叫人拿了符拉奇米爾的肖像來，戀戀不捨地望了好半響。對他的姪子說：「這個人會變成怎樣一個出色的人物……只有我這老頭兒知道……把這張肖像寄給符拉奇米爾去……他的地址在我那只舊的外邊貼着華盛頓照相的紙夾里……唉，可愛的符拉奇米爾……他真可愛……」

「以後——他的外甥在信里寫着，——病人開始嚙語，他的臉上露出生命末日的深刻的表情。他叫人搬地板到地板上，打開清澄的眼，對孩子們想說什麼話，但舌子已經發硬了。他向孩子們笑了一笑，便癱住了，白髮的頭向胸前垂倒。我們已將舅父的遺體葬在村中公墓一位大風琴手和一位畫家的墓中間了。」

佩里托夫看完了信，放在桌上，揩一揩眼淚，在屋子裏踱起步來。後來站在窗邊，再拿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真是一個難得的人！一個難得的人！』——他低聲的喃喃——『他又是一個多麼幸福的人。對一切境遇都滿足，能夠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不管命運將他拋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他都能作爲……唉，現在這世界上，我的親人只有一個母親了，再也沒有別人……再也沒有別人。即使很少，只要得到他的音訊，就多麼好呀……只要知道他還活在這個世上，我就十分滿足了。可是，他已經死了！唉，這叫人多麼難受呀！人要是完全明瞭將來的事，還有哪個愚人，更願意活下去呢。』

——湯冷了，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執事明白信里一定不是好消息，眼中帶着同情的神色說了。

——呃，葛里歌里，——佩里托夫問了——從前我們家里的那位先生，你還記得麼？

——那位瑞士先生麼，那怎麼會忘記呢！

——他，他死了。——佩里托夫說着，爲了掩飾自己的興奮，別轉了臉。

——願他早升天國！——葛里歌里說：——他真是一個好人，對待我們也一點兒沒有架子。不久以前，剛和家里的總管馬克辛·費陀洛維支談起了您，老實說，馬克辛·費陀洛維支對您一點也不奇怪。我是托您的福，跑了好多國度，見識了不少地方，他一輩子沒有走出過一步這個鄉下地方，但他却也頗有見識，他說：『不消說，少爺那種好脾氣，是老爺太太的遺傳，不過那位先生的感化，也佔了一大部份，他教得他多麼盡力。我現在還記得，村子里農人家的孩子來給少爺請安，先生一定要叫少爺脫帽子還禮。這種人真沒有的，簡直是天使了。』

佩里托夫不作聲，悄然地喝着湯。

喬塞夫的死訊，自然使佩里托夫回憶少年時代的事，接着，又重新想到現在爲止的半生生涯。他記起喬塞夫的教育，他是多麼熱心地接受了，多麼真心的相信了！可是一見到現實的社會，一切都和喬塞夫所說的相反。而且更奇怪的，從喬塞夫嘴里所說的話，都是很可靠很正確的，無論到那兒去說，都是正確的，可是對於佩里托夫，一切都變成謊話了！他將當時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比較，連繫這兩個不同的人物

的，只有一條記憶的線，再沒有一點共同之處了。當時的自己，充滿着希望，燃燒着自我犧牲的信心，秉着一股勇往直前的氣概，不管如何苦的工作，不管如何沒有報酬的辛勞，都肯上前去幹。但現在的自己，完全被外界的事實，戰敗了，失去希望，只是找求着得過且過的場所。當葛里歌里拿來了郵局送來的肖像畫，佩里托夫急忙打開包紙，一刻都等不及地拿出肖像畫來……一見到過去自己的面影，他突然變了臉色，不敢去看這張畫了。在這兒，正畫着他剛才在想的情形。這青春的臉，是多麼光輝多麼新鮮！高高地伸起了頸子，襯衫的領子披在肩頭。一種不能明白畫出的思索的影，飄揚在他的唇邊眼角。這種不能捉捕的思索的影，預約了馬上要生長的強烈的思想。『這孩子會做出偉大的事業來！』每個批評家都會這樣的說。喬塞夫先生正是這樣的說過。可是現在的他，不是僅僅成爲一個無爲的遊歷者麼！直到最近纔在這N城歇下腰來，也不過想從貴族選舉謀到一個地位。佩里托夫眼里顯出自責的神色，凝然望着肖像畫想——這是我十四歲的時候，現在我已經三十歲了，以後到底還有什麼呢？不是只有灰色的暗影麼？只有憂鬱枯燥的生活的繼續麼？要開始新的生活已太遲了；但是再繼續舊的生活也不可能了。幾次重新來過，跑過各樣的路……但結果終究空虛，孤另另地被丟棄了……』

這條沉痛的思絲，被克魯波夫大夫跑來切斷了，不過，這思索現在是用對話的形式繼續下去了。

——怎麼樣，佩里托夫，身體還好麼？

——啊，您好，綏米翁，伊凡諾維支！您來得正好，我正憂鬱悲觀得難受。也許我身體不大好吧！不知有沒有發熱。雖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總覺得老是這樣興奮。

——您的生活恐怕不大好吧？——克魯波夫醫生仔細按一按脈，一邊翻呢外套的袖子，一邊說道：——脈不大好，您好像一個人在過兩個人的生活，却還說不要車，不要油，這樣地怎麼走得了人生的長途呢？

——我覺得自己精神上肉體上好像都不行了。

——轉這種念頭還太早一點呢。現在這時代的人，生活總是過於劇烈，必須認真當心一點身體，萬事節制呀。

——怎樣節制呢？

——種種地方。早睡，早起，少看書，少思想，多散散步，屏除煩惱的念頭。酒可以稍微喝一點，不過濃咖啡應該絕對禁止……

——您這些話雖然都不錯……特別是屏除煩惱的念頭，您說說是容易的……我應該長時期這樣療養麼？

——對的，嗨，一輩子。

——什麼話！儘這麼樣，叫人怎麼受得了，況且有什麼用呢？

——那裏有無用的道理？一個人要長壽，活得比別人久，自然須要相當的犧牲呀。

——那末，要長壽做什麼用呢？

——你這話問得真怪！做什麼用，這有什麼問的必要？我也不知長壽做什麼用，不過，活着就是了，無論如何，活着總比死好，一切生物都愛生而惡死。

——假使有人不愛生怎麼辦呢？——佩里托夫苦笑着說：——拜倫說得很明白，一個堅強的人，不能活到三十五歲以上。那末，到底有什麼長壽的必要呢？……長壽，豈不無聊麼？

——您一定受了德國那些討厭哲學家的影響，記住了他們的詭辯了。

——不，在這點上，我澈底擁護德國哲學家。我是俄國人，所以我學着從實生活去思想，決不從觀念去生活。今天我們碰巧觸到了這個問題，大家好好討論一番，讓我聽聽您的意見。比方我以後不是十年，而是還有五十年好活，您想這到底有什麼好處呢？在我的生活中，除了母親之外，還有誰需要我呢？而母親自己，對我的前途也沒有什麼希望。精力衰弱，性情又有許多缺點，說實在的話，我已經是一個沒有用處的人。同時，我相信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當然我厭惡生活還不致用手槍打自己的腦袋，可是我愛生命，也不致於遵照醫生的話拚命的調養，爲了長期維持病人的生活，竭力拒絕強烈的感動和美味的食物。

——您簡直願意過慢性自殺一般的生活了。——克魯波夫氣鼓鼓地反駁了——照我看來，您只因不做事閑蕩着，所以對生活完全厭倦了。不做事，的確是無聊得很。您跟一切有錢人一般，沒有勞動的習慣。您應該把命運換一下，有一個固定的工作，您應該丟掉你的田產「白野」，這樣，您就會勞動了，爲自己

每天的麵包去勞動了。這對於別人也有用。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這樣。

——對不起，綏米翁·伊凡諾維支，您以為人除了飢餓以外，再沒有使人投身勞動的強烈的刺激了麼？但是，僅僅想對別人顯顯自己的本領這種慾望，也很能叫人勞動的。我當然不是那種爲了麵包去勞動的人。我不願因爲想不餓死而去勞動一生，倒是相反地，以爲要勞動而不願餓死——才是最有益最聰明的生活方法呢。

——那末，您現在在不餓死的狀態中，從您那顯現自己的慾望，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呢？——老醫師已經完全生氣了，狠狠的問。

——問題到這兒爲止。當然我也不是出于自己高興，給自己挑選了這種空虛無聊的生活的。我生性沒有那種可以做專門學者的天資，同時也沒有生來當音樂家的天資。可是要走除此以外的道路，我覺得我更沒有那種天資……

——您這樣說着，是安慰自己麼？這地球對您也太窄了。因爲您沒有堅強的意志，沒有卓越的根性，那就是所謂『雨滴……』

——……石頭穿』是不是？——佩里托夫接着說下去：——您確是一個積極的人，所以你提出了意志的問題。

——您就是一張嘴，一張嘴——克魯波夫說：——不過無論怎麼說，我總贊成這句話，一個好的工人，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活不下去。

——那末我問您，那些里昂的工人，要做工沒有工做，終於餓死，又有什麼法子呢？難道他們也只是嘴里說說的麼？您怎樣想呢？綏米翁·伊凡諾維支！不要忙着下診斷，忙着開方，什麼要精神安靜，喝什麼馬的酸葉吧。精神的安靜不是隨便辦得到的，馬的酸葉又有什麼效驗。即使是毫無用處的力量，只要去意識它，總比害病好一些。那是什麼調養也用不到的。您記得拿破倫對安東馬克醫生說的話麼？『這不是長在體內的癌，是長在體內的滑鐵盧。』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滑鐵盧的煩惱！好吧，綏米翁·伊凡諾維支，到克魯采弗爾斯基家去好麼？到他家里，我的憂鬱就可以治好一半，這種治療，正是比什麼名醫都有效。

——啊，怎麼樣，您應該好好兒謝謝我，這張方子又是誰給您開的？

——啊，對不起，對不起，我忘記了，您的確是一位名醫，綏米翁·伊凡諾維支！——佩里托夫放下雪茄，對醫生笑着說。

在這兒，我們也得跟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一起，提出一個疑問。在那個親密的中學教員的家裏，到底有什麼東西使佩里托夫這樣牽望？是佩里托夫在克魯采弗爾斯基身上發見了自己的共鳴者麼？還是佩里托夫真鍾情了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太太？對於這個疑問，即使佩里托夫自己真想說實話，要他明白的回答也大大的困難。總之，他在種種方面和這個家庭打成一片了。選舉由各個的午餐會和跳舞會告了終結。不用說，任何選舉中佩里托夫都落了選，但他有一件在民法庭爭執的案子，還得了清後才能離開NN城，如果他不跟克魯采弗爾斯基一家接近，留在NN城對他將多麼的無聊，這在讀者也容易想像的。克魯采弗爾斯基家的安定平靜的生活，對佩里托夫是一種完全新穎的很感動的情境。他埋頭在一般的問題，學問和理論之中經歷了一向的生涯，而且主要是在各國的都市中經歷了。在這種都市中，接近家庭生活是很困難的；他在彼得堡也住了幾時，在那兒也不大有這樣的機會。他以爲家庭的幸福是無聊庸人的念頭，也是他們的特權；但是克魯采弗爾斯基夫婦不是庸人。克魯采弗爾斯基的性情很難清晰地規定，可說是一種很溫文很可愛的謙和的女性的性格，有一顆極真樸純潔的心，使任何人都不能不愛他，雖然這種心的純潔，近似孩子的天真。像他這樣不知道實生活的人是難得看見的；他所知道的，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所以這知識是很不可靠的，羅曼諦克的，修辭學式的。而且他澈底相信裘可夫斯基在詩中所歌詠的世界的真理，飄浮在大空中的理想。結束了與社會隔絕的學校生活，他馬上投身到從來只有在莫斯科戲院的舞台上見過的熱情和鬥爭的世界。在一個灰黯的秋天，他鎮定地開始了生活，在那兒等着他的，是可怕的貧窮的生活。他看一切事物都好像與他不共戴天之仇。青年學士漸漸學會只有在夢的世界中找到歡樂和平安，他便逃避了世界上的人們和事件，遨遊在夢之國中。那種外部生活的貧窮，將他趕到納格洛夫的家裏。在這家裏直面了現實，更加鑽進到自己的內心中去。他的天性柔和，做夢也沒有想到邁進於現實生活的鬥爭，不，他遇見現實的攻勢反而退却了。他只希望讓自己被人丟棄在一邊。但這時候，發生了戀愛。它是這樣

發生的——既不瘋狂，也不盲目，却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愛，一種在自己胸頭再沒有留一點可以給對方的，將自己整個兒獻給對方的愛。神經的興奮，不絕地將他陷入於一種憂鬱的狀態，他立刻日坐愁城，以淚洗面了。在靜謐的夕暮，他常常久久地望着天空，誰也不知道他在這靜寂的天空中望見怎樣的幻象。他又常常握緊自己妻子的手，眼中顯出一種不能言說的歡喜的神情，凝視着她的臉。但是這歡喜中含着深刻的悲哀之色，使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不能忍受而悄然地流下淚來。在他的行動中，可以看見與他臉上所表現一般的，柔和，鎮靜，誠懇與謙和的深思。這樣的人，怎樣愛着他的妻子，是不必再說的了。他的愛不斷地深起來，因為再沒有別的東西牽着他的心，更使他一路前進。他不能兩個鐘頭不看見妻子的深碧色的眼睛。她出去不在預定的時間回來，他心裏就焦灼不安。總之，這是很顯然地，他在妻子身上種下了生活的根。而他所進入的生活，又給他大大的推波助瀾。

NN城中學的教員，正如我國過去學校的先生一般，大部分都被鄉村生活弄得遲鈍而憊懶的人，大家都受嚴重的物質風氣的壓抑，完全睡着了進修的慾望。我們雖然不以爲克魯采弗爾斯基是把更深的研究學問，將全部生活貢獻於學術問題，從這兒得出自己的現實的日常問題爲自己使命的人，但他對學問有相當的興味，不管其手段如何，在學問這點上，確實有相當的成就。自然他完全沒想到自己去定書來看，書在中學裏是有的。不過這些書中間，不能找到一本可以引起青年學徒的興味的。原來鄉村生活對於想多積蓄不動產的人，對於不願使自己身體不活潑的人是有利的。在理論興趣完全缺乏的生活中，即使沒有這種甜蜜的夢，也何嘗能有人不落在使精神完全睡眠的長眠中呢？……人們必需有外部的刺戟，必需有每天使他和全世界的事件發生交涉的報紙；必需有定期刊物，這些東西一一報告他現代思想的動態。與他人的談話也是必需的，戲劇也是必需的。但是和一切完全隔絕當然也可以，有人以爲這些都是無用的，但是這樣一來，這一切固然變成真正的無用，同時連這個人也完全變成無用的存在了。克魯采弗爾斯基不是那種意志堅定的強韌的人，能夠自行創造自己四周所無的東西。對於自己周圍的事物完全缺乏人性的興味，這件事對他自己與其發生肯定的影響，甯是發生了否定的作用。特別是剛結婚以後，即在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期，更其不行。於是他就養成習慣，獨自沉溺於夢想，重想着已經繼續想了好多年的思想，執中着學

間，或是埋頭於早經解決的問題。他在愛的生活中，去求滿足更現實的心的要求，而且在妻子的堅強的性  
格中，發見了一切。已經繼續四年之久的與克魯波夫醫生的爭論，也顯出了鄉村式的停滯。兩個人在這四  
年中，每天每天討論着幾句重覆的話。克魯采弗爾斯基擁護精神論，克魯波夫用醫學式的唯物論給他毫無  
容赦的迎頭的打擊。兩個朋友的生活，就在這靜靜的河床裏，潺潺地流過去。正在這時候，一張新的臉孔  
加入到他們中間來了。這個人是內心非常活動的人，對現代的一切問題都抱有興味，有百科全書一般廣博  
的知識，而且天賦大胆敏思的才能。克魯采弗爾斯基不知不覺地佩服這位新朋友的富於精力的天資。同時，  
在佩里托夫一方面，便再也逃不開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太太的影響。有堅強的性恪而無專門的事業的人，幾  
乎是不可能避免富於精力的女性的影響的。當一種堅強的精神力用美麗的女性的外形顯現在跟前的時候，  
能夠不受她的影響而茫然保持自己獨立性的，只有見界狹窄的人，特別鈍感的人，或是完全沒有性格的  
人。事實佩里托夫天生一副熱烈的性恪，自制的習慣是從兒童時期就沒有的，因之便成爲一個容易着迷的  
人，一見到女性的嫵媚和美好的臉就會動心。過去他已經有過許多次很瘋狂的戀愛。他的對方，有歌劇的  
明星，有跳舞女郎，也有在溫泉獨居的來歷不明的女人，也有永遠想做席勒式的戀愛，跑到各處聽着夜鶯  
的歌聲，想着永久之愛一般的夢似的情境，臉腮紅紅的金髮的德國女子，也有生張熟魏，一律歡迎，忠誠  
地奉侍着花花公子的火一樣熱烈的法國女子，……但是佩里托夫從這些女子身上從不會受到過像這位克魯  
采弗爾斯基加雅夫人那樣的影響。

佩里托夫剛和克魯采弗爾斯基相識的時候，頗有與她遊戲一下的心思，對於這種事情，他有的是相  
當豐富的手段。但他最不願意頂着一頂貴族的帽子去嚇唬人家，故意顯出威勢，而且因爲一向慣於對付那  
些容易上手的女性，頗有相當的自信。有的是機智，詞令又好，要博取一個鄉村女子的心是很便當的事情。  
可是這目光敏銳的佩里托夫，終於明白這一次的獵物，那種網是太無力了，便停止了這種愚蠢的試探。在  
這鄉下城市中出現在他面前的女人，是一個非常真樸，好似天生的天真，而且頭腦靈敏，精力充沛的人，  
想趕快將她俘虜的那種念頭，不斷地往來在佩里托夫的胸頭。但是對她開始攻擊是非常困難，因爲她對自  
己既不防備也不警戒。而另一種更人性的關係，很急速地接近了克魯采弗爾斯基加雅夫人和佩里托夫。克魯



采弗爾斯加雅夫人很瞭解他的悲哀，很瞭解往來於他胸頭使他苦惱的煩悶。她比之克魯波夫醫生之流，更千倍寬廣千倍正確地瞭解他，因此她一看見佩里托夫便發生同情心。正因此這樣的看他，她又愈加瞭解他了。因抱有過多的力與過廣的知識而陷入自苦的這位佩里托夫的新的一面，一天一天地逐漸顯現出來。佩里托夫馬上明白克魯波夫醫生的好心的道學的同情，動不動流淚的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的羅曼諦克的同情，和他在克魯波夫爾斯加雅夫人身上所見的衷心的同情，這三種同情的不同。四個人坐在同一屋子裏的時候，佩里托夫幾次遇到述說藏在自已最心底的某種信心的機會，但他因一向的習慣，終於隱忍了。而且照他的脾氣，稍稍露出口來的時候，也差不多總是夾進俏皮話，或是給聽的人來一下背後拳。所以聽的人多半總是不答上腔來。但他一把含愁的視線投到克魯波夫爾斯加雅夫人的臉上，便有一絲輕輕的笑影掠過他的面頰，因為他明白她是一切都瞭解的。這兩個人便不知不覺地陷入過去柳波尼加與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在納格洛夫家同樣的情境。（作這樣的比較是很費苦心的，但是沒有別的法子只好請大家原諒）。在那時候柳波尼加和特米忒里大家只消一言半語，便知道互相已經瞭解。這樣的同情是不能從頭強力推進，也不能故意壓抑的，它不過表示兩個人中間成長着真實友誼的事實。不問這兩人在怎樣情形相遇，只要兩人互相瞭解心境而結合了親族的關係，只要兩人四周的情勢要求這種瞭解，那麼爲了完成更好的階段，親族關係這種低級的東西，就都會供諸犧牲了。

——猜猜這個是誰！——佩里托夫把自己的肖像畫給克魯波夫爾斯加雅夫人說。

——啊，是您呀！——夫人差不多像叫喚似地說了，她滿臉通紅了：——這眼睛……額角……您真是一個美少年！好一張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胆的臉……

——嘿，拿一張十五年前的肖像畫，給一位太太看，這是很需要一點勇氣的。可是我總忍不住不給您看，而且我想請您看看：

唉，我是這樣的年輕麼？

可是您一眼就知道是我，這倒實在有點奇怪。那時候的面目，現在一點也沒有留剩了。

——這很容易看出來的——克魯波夫爾斯加雅夫人依然眼睛望着畫說：——您爲什麼不早點拿來給

我看？

——這實在是今天才收到的。我的一位朋友喬塞夫，在一個月前死了，他的姪兒把這張畫像同信一起寄來的。

——啊，喬塞夫先生麼？可惜了，我自從聽您講過他，他也變成我最好的朋友了。

——這位老先生很得了不少的同情，沒有見過面的您，受過他教育的孩子，我，我的母親，都懷着深深的愛和悲哀悼惜他。他的死給許多人一個猛烈的打擊。這一點，我就比他幸福得多了，我要是死在我母親的後頭，大概不會使誰悲哀吧，因為我對誰也沒有深的交涉。

佩里托夫說的雖然是從心底里發出來的老實話，其實却帶一點甜蜜的心境，他希望從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得到溫暖的回答。

——您真是這樣的想麼！——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注視着佩里托夫的臉回答了。佩里托夫伏下了眼臉。

——對的，我死了之後，誰哭誰笑都沒有關係。——克魯波夫醫生說。

——這個我可不能同意。——克魯采弗爾斯加雅插進嘴來：——我很明白死的可怕。一個親愛的人不但不在眼前的床上，而且在世界上消滅了影子。被陌生人的手，蓋上一塊冰冷的泥土，輕輕的把鏟子放在墓上，戴上帽子，自己回家裏去了。所以，柳波尼加，假使我死了，您一定要常常到我的坟頭，這樣，我就會輕鬆一點。……

——不錯，會輕鬆的，——克魯波夫苦笑着打斷了他的話：——輕得連稱藥的秤子也稱不起。……

——您這麼說，好像除了喬塞夫先生，您一個朋友也沒有麼？——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問了：——您這樣就滿足了麼？

——熱情相愛的朋友，衷心信賴的朋友，那是很多的，的確是有的。我在年輕的時候，也就是這樣的人。但現在我變成完全不同的人了。我已經不需要朋友。友誼是青年時代的一種可愛的病。不能滿意自己的人，實在是可憐的。

——但是照我所知道的，喬塞夫先生不是您一輩子最好的朋友麼？

——這是因為我們隔離得很遠，因為十五年來，我們只碰見了一次，所以我們還可以做朋友。在那一剎間的邂逅中，用了許多的回憶，立刻就填滿了我們兩人一向的距離。

——喬塞夫先生回瑞士以後，您還碰見過麼？

——是的，一次。

——在那兒？

——在他死的那個鄉村裏。

——已經好久了麼？

——大概一年以前。

——那末您再不要講這些喪氣的話，談談跟喬塞夫先生見面時候的情形吧？

——好吧。我很願意講給您們聽，我最愛談到他來。是這樣的。去年初頭，我從法國南部到日內瓦。爲什麼要去日內瓦？有一點不好說明。總之，我不願意到巴黎去。爲什麼呢？因為我在巴黎什麼也不能做。一到那兒，我心裏就嫉妬起來，四周的人們都忙忙碌碌地做着事，但我只是到咖啡店裏看看報紙，做一個好似很安逸而其實完全無緣的遊客，在街上閑走。我沒有去過日內瓦。那是一個很僻靜的城市，所以我決定在那兒過冬天。我想在那兒研究經濟學，空下來的時候，再準備到什麼地方作度夏的計劃。當然，我一到那兒的第三天，就到嚮導人和銀行裏去打聽有人知道喬塞夫沒有，有人聽到他的消息沒有。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只有一個老鐘錶匠跟他很熟，說小時候和他一起上學的，自從喬塞夫去過彼得堡之後，一次也不會碰見過。

——我沒有法子，只好停止了探覓。研究工作也進行得不好。春初的一天，是一個晴朗寒冷的日子。習慣了飄流生活的我，又引動了出外的心思，我決定在日內瓦近郊走一走。這一次小旅行給了我很劇烈的感動。步行和騎馬比坐馬車好，坐在馬車里很沉悶，提不起精神，而且有車夫在一起，又打擾了孤獨。但是騎了馬，或是手里拿一條司的克慢慢走去，前面的道路像繡子一般曲折着，隱隱地望不見了。四周除

了樹木，小河，在樹枝間飛鳴的小鳥，便什麼也沒有……真是多麼美好的風景！我這樣走着，走到離日內瓦約有五六哩的地方。獨走了很多的時候……忽然，旁邊的小路上跑出二十幾個鄉下人來，大家揮手舞脚地起勁地講着什麼。我走到他們的身邊，他們也沒有留心到我這個陌生人，因此我完全聽到了他們的話。好像是選舉省會議員，鄉下人分做兩派，明天就要最後投票了。看他們的樣子，完全被這選舉問題迷住了，揮舞着手，把帽子拋向天空。我在一株樹蔭底下，這羣選舉人在旁邊走過去了，但還有斷斷續續的聲勢汹汹的話聲，和保守派反對的論調，吹進我的耳朵。每次看見這樣忙着事務，被事務熱中的人，我總是受嫉妬心的責難……直到路上走來一位新朋友，我心里才停止了不快。這是一個體格強壯的青年，穿一條大脚管褲子，戴頂闊邊灰色帽子，肩頭扛着一只皮包，嘴里含着煙斗，他走到我這邊的樹下來坐下了。一邊坐下，一邊用手在帽沿碰一碰，對我打了招呼，然後把帽子脫下來揩拭額上，美麗的頰紅髮上的汗水。我看出這是一個細心的人，向他笑了一笑。因為他特地使我知道不是爲了我，才脫下帽子的。這青年坐下來，馬上向我問道：

——「上哪兒去啊？」

——「我實在也說不上來，我只是隨腳走走。」

——「您一定是一位外國人吧？」

——「是的，我是俄國人。」

——「啊，好遠的來客……這時候，貴國天氣一定還很冷吧？……」

——別國的人講起俄國來，照例總不能不講到寒冷和射箭一般的驛馬車，——雖然在天氣不冷，童話似的馬車已經沒有的時候。

——「是啦，這時候在彼得堡完全冬天呢。」

——「您喜歡這兒的天氣麼？」——這瑞士青年得意地問。

——「很好呀，」——我回答了：——「您府上就在這兒麼？」

——「是的，我就在這附近的村子里生長。今天從日內瓦來回到故鄉村子里去參加選舉的。我雖然還沒

有正式的投票權，不過另外有一種選舉權，不加入得票數內的，但是拉攏聽眾的權利是有的。怎麼樣，假使沒有事，一起到我家裏去走走麼？一到母親那裏，一定有好的吃。有牛油，也有酒。到了明天，再看我們打倒老年派，好麼？」

——「哦，這個人是急進派！」我想着，又重新望望這青年的臉孔。

——「那末，就到府上去吧。」——我握握他的手說：——「我是沒有關係的。」

——「您見了選舉的情形一定有趣。貴國是沒有選舉的吧？」

——「誰說？」——我回答道：——「您學校里的地理教員，一定不是一位好教員。俄國不但有選舉，而且有很多。有貴族選舉，有商人選舉，有市民選舉，有村民選舉，就是地主領地的農奴之間，也有選舉首長的權利。」

青年臉孔紅了一紅。

——「我學地理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說：——「而且只學了一點點。我們的先生，不怕在您跟前說，實在是一位很好的先生。他在俄國也住過，您要是願意，我可以給您介紹。這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哲學家，我們真想不到自己會有這樣的先生呢。」

——「這好極了，」——我雖不想見這種鄉村教師，不過隨口這麼說了一句。

——「那位先生，的確到過貴國的。」

——「到過什麼地方？」

——「到過彼得堡和莫斯科。」

——「他叫什麼名字？」

——「我們叫他喬塞夫先生！」

——「喬塞夫？」——我疑心自己的耳朵，又重問了一次。

——「是的，喬塞夫，你爲什麼這樣吃驚呀？」——那青年驚訝的問我。

——不消說，經我問了幾句話，知道這喬塞夫先生一點不錯正是當過我的家庭教師的喬塞夫。我連忙

站起來就去。這青年給了我意外的歡喜，同時連自己無限敬愛的喬塞夫先生也得了意外的歡喜，真是高興得不得了。我向這青年問起喬塞夫先生的生活狀況，聽了許多詳細的話，馬上明白先生依然跟過去一樣，是一個樸素，善良，熱情而年輕的人。我聽了這話，想到已經成年的我，反而超過了喬塞夫先生，年紀比先生大了。先生在這村子里當小學校長兼舍監，已經五年了。這五年中，他做了他的職務所需要的兩倍的工作。他自己有一部小小的藏書，他向全村公開了；他又有一個自己的園子，空下來就同孩子們一起在那兒遊玩。當我們走到先生那座小巧精緻的住屋面前，夕陽正紅紅地映着這座房子，襯着背後高山的反照，顯得更加光輝。房子建在山脚下。我想突然進去驚駭這位老人可不大好，就請那青年先進去告訴他，有一個俄國人要看他。喬塞夫先生正坐在園子的長椅上，靠着鋤頭休息。他一聽到俄國人這句話，駭然地站起身子，急急向我走來，我便投身在他的懷抱里。第一件使我驚慌的，是潛匿在時間經過中的強烈的破壞力。自從我離開他還不到十年，可是他變得那麼厲害。頭髮差不多已經沒有了，臉色憔悴，腿子已不健朗，腰也屈了許多，只有眼睛跟過去一般，發着青春的光輝。先生見我的時候是怎樣地歡喜，我簡直沒法兒說出來。他哭着，他笑着，忽然又問我許許多多的話，問我家那條紐法溫特蘭種的狗還在麼，又記起我小時候頑皮的行爲來。一邊說，一邊帶我到一個亭子里，休息了一回，便叫領我來的那個青年，到地窖里去拿一瓶頂好的酒來。說實在的話，我無論喝什麼上等的酒，總沒有這一次喬塞夫先生給我喝的帶酸味的葡萄酒那樣，一杯一杯地喝得高興。我得意極了，滿心感到幸福和青春。但是喬塞夫先生問出一個問題，却把我的一天高興打得無影無蹤了。

——「你一直在做什麼事，符拉奇米爾？」

——我說了我自己失敗的歷史，最後這樣的結束道：——「當然我可以把我的生活弄得更有意思些，但是這個樣子，我却一點也不後悔。假使我沒有青年時代的信仰，我自然可以獲得更嚴肅的成人的見解。這是很無味而憂鬱的，但這也是真實的。」

——「符拉奇米爾！」——老先生反對了：——「你不要太信任這種成人的見解。它會使你的心冷却，從你的心頭消去了愛！我不能十分看透你的將來，你現在是很苦痛的吧，但是不要立刻退却。人生只有在

鬥爭中才有價值……受過苦痛，才能得到報酬。」那時候我對世界上的事情已經看得非常簡單，但是這老人的話對我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喬塞夫先生，還是談談您自己的事情吧，自從別了之後，您一向怎麼樣呢？我的生活是全部失敗，走到橫道里了。我正如我常常談給您聽的俄國那位古代英雄一般，站在到處的十字路口，叫喊着「這曠野上有沒有活着的人呀？」但是終於沒有一個活人來回答他的呼聲……這正是我的不幸！……曠野上沒有一個武士……所以我丟棄了這個曠野，到您這兒來作客了。」

——「啊，你退却得太早了。」——老人搖着頭說：——「我沒有什麼事情值得談的，我不過靜靜地在這兒度我的餘生。離開了你家以後，在瑞士住了一回。後來一個英國人帶我到倫敦，在那邊教育他的孩子，約有兩年光景，因為我的意見同這位可敬的英國貴族相去太遠，結果就離開了他的家。我想念我的故鄉，所以從倫敦回到日內瓦來。回來一看，這兒只有我妹妹的一個小小的兒子，再沒有別的親人。這時候我經過種種考慮，決定做一樁貢獻生命的事業。正好這兒的學校缺一位教員，我就擔任了這個職司，這工作對我十分滿意。對啦，不是每個人都要站在第一線上的，各人應該做自己分內的工作。工作是隨處都可以找到的。好好兒勞動着，等到最後休息的時候到來，再安安靜靜的休息，這還不好麼。希望得到光榮重要的社會地位，這種野心不過表示我們自己還沒有成熟，表示對自己的老大的輕視而已。結果就產生依賴他的心理。我覺得我這話是的確的，你以為怎麼樣，符拉奇米爾？」

——我們這樣地談了一個多鐘頭。

——我受了這次意外相逢的感動，變得心地和易而易於流淚了。大半已經忘記了的青年的時代的夢，又重新回來了。我看見了這張完全鎮定的，一點煩惱也沒有的喬塞夫老人的臉，自己就感覺得一種非常的苦悶，我已經壯年了，這一個事實，好似沉重地壓迫着我。而喬塞夫老人是多麼好呀！老年似乎有一種獨特的，這不易攪動人的熱情，而是相反地使人安靜，給人平安的。僅餘的幾絲白髮，受着晚風的吹拂，輕輕的搖動。老人的眼受意外相逢的感動，含蓄着溫和的光。我感到青春而幸福的情緒望着老人的臉，我想起了古代天主教的僧侶。意大利學校里的音樂先生，也都是這個樣子的。他們的頭髮雖然白了，看起來

却非常的年輕。喬塞夫先生，也就是這樣年輕的。倒是我反而暮氣了。爲什麼我會知道許多他們所沒有知道的事呢？喬塞夫先生站起身來要走進屋子里去，拉着我的手，充滿深深的愛，兩次重覆對我說：『好，是回進屋子里去的時候了！符拉奇米爾，好，是回進屋子里去的時候了！』那天晚上我便住在他的家里。這一夜翻來覆去的想着自己的前途，終於連眼睛也沒有閉一閉。放在眼前的喬塞夫先生的影子——這對我是有太有力的實例了。先生沒有一點財產，而且到了這樣老的年紀，還這樣熱心的開拓自己的事業，很鎮定地獻身於這個事業，而我却這樣不安，離棄自己的祖國，成爲一個一無所用的流浪者，在異國飄零着，做不出一點像樣的事業……第二天早晨我對喬塞夫老人表示了自己的決心，從此立刻回到故鄉的NN城去，參加選舉，做一點事業。老人流着眼淚，把手放在我的頭上說：『對的，好的，你就去。你也知道，抱着一顆正直的心，專心孜孜於事業的人，他一定會立刻完成大的事業——這樣說着，老人又顫慄着嗓子補充道：——這樣，你的心也就安靜了。』我們就分別了。從此我就出發到NN城來，老人却出發到另一世界去了。這就是我要說的話。這是我最後的感覺年輕的一天。從此我的教育就完畢了……

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夫深同情的目光，注視着他。在他的眼和他的臉上，現出了深深的哀傷之色。他的悲哀不像克魯采弗爾斯基那樣種根於他的天性，所以在別人的眼里，更顯得強烈。觀察深刻的人，馬上會看出來，是一種外界的東西，是環境，在長期間歪曲了他的明朗的性格，強迫地納入於陰暗的成分，漸漸侵蝕着，成爲一個殘缺的形狀。

——您爲什麼要到這兒來？——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和靄地問了。

——是的，謝謝您，您問我這句話，使我非常高興。——佩里托夫回答。

——總之，——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說：——人到底爲什麼要有一種任何地方都不能使用的精力和意欲，這件事，豈非是奇怪而不可解說的麼？無論哪一種動物，都由於自然的力，造成適應各自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可是人却不然……這兒豈非有一種錯誤麼？心與頭腦，大概會反對人有一種專門腐蝕自己胸頭的強烈的精力和意欲吧。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您的話確實不錯。——佩里托夫起勁地反對起來：——但是從這一點出發，問題是決不能解決。



最重要的一點，是精力這東西，其本身是不斷地成長發展的，而對於精力的需要，却常常受歷史的限制。我想您一定知道，在莫斯科每天早晨有許多工人，做日工的走到勞動市場上去，其中只有一部分受了雇去做工，其餘的等待了好久，才悄然地回家，或是跑進酒店里去。人生的事業一切都是如此。大學畢業的跑到社會上，歷史要是需要，他們就受雇用。但如果不需要，他們就只好以生活的苦難當做事業。所以這一點，是貫穿一切人類事業的很有興味的一點。比法國需要將軍——便有杜摩里，古雪，拿破倫帶着軍隊出來。這是數不盡的。但一旦和平的時代到來——這種軍事的才能，就一無所用了。

——但是，那些剩下的人怎麼樣了呢？——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憂傷地問。

——對啦，其中一部分，匿跡在羣衆中消失了影子。另外的一些，遠遠地逃到外國去，關在牢獄里，或者是麻煩了殺人的劊子手。當然這決不是偶然的。他們起先變成酒店的常客，變成賭徒，以後漸漸地依照各人的職業，變成把天下大路放在腳底下的遊歷家，躑躅在狹巷里的流浪人。在這路上，忽然聽到叫喚自己的聲音，舞台上的場景立刻變換，強盜的影子消失了，變成了遠征西伯利亞的英雄愛爾馬克而出場了。在他們中間，差不多沒有一個和善的人。他們坐在家中的火爐邊，苦惱着毒害的思想。實在的，人在沒有出路的時候，那種想活動的熱烈的欲望，使在腦中心中變成一種病源體徘徊起來，一個人在不得不拱手而坐的時候……但是筋肉健全，血管里的血流得太多……那樣的時候，人的頭腦中就生長怪僻的念頭。這時候，只有一件事，能够救他，把他吞食……這，這便是那種意外的邂逅……便是那個，逢到那個……

說到這兒，他再不說下去了。

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不禁戰慄了一下。

——您的頭腦簡直是支離破碎了！——克魯波夫醫生說：——您到底要說什麼，糊糊塗塗地叫人莫明其妙！啊，這種廢話說它什麼，我們的學士先生，要當陪審官或地方判事了！

大家噗哧地笑了。

## 五

NN城的許多名勝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公園。在我國中部地帶的豐富的自然中，公園完全是奢侈品。所以平常日子，沒有人去利用。不過每逢星期假日，您們在傍晚六點到九點，可以在那裏遇到全城的人。不過這時候來的人，決不是來看公園，而是互相來看大家的臉的。如果縣知事跟聯隊長不鬧意見，這時候軍樂隊的人們便都帶着銅鼓喇叭到來。於是，大家立刻可以知道現在駐紮在這城裏的是什麼聯隊。洛特伊斯加的序曲，白克達德會長曲，使人想起古希臘自由時代的法國舞曲，和莫斯科電報等一起演奏起來，娛樂那些穿緞子和絲絨夏服的商人太太們，以及誰也不會回頭看一眼的鄉下太太（其中幾乎沒有四十以下的人）的耳朵。但是上面說過，平常日子，公園是完全空的。因為沒有馬而不得不留宿在城裏的旅客，也不會因看見這城跟別的城完全一樣，便感到索然而想看看不同的風物跑上公園裏去的。正如詩人們在久遠以前所歌詠，自然對於人們在他背脊上的經管，是完全輕蔑而冷淡的；讀了詩不會流淚，讀了小說不會笑，僅僅按照一定的冷酷的理性，幹它自己的事。在NN城，自然也就是這樣做的。公園裏沒有一個散步的人，它也不去瞧一眼。而那些在公園裏散步的人，也沒有一個人去注意公園的樹木，大家只留神於那個交和着中國趣味與希臘趣味的美麗的亭子。這亭子在亭子中是算得出色的了。縣知事太太替它起了一個漂亮的名字，叫做「憩我亭」。亭子頂上立着一只鐵皮做的小馬，代替了龍，顯得似乎更加翼然。這馬兒不斷地轉着，發出哭泣似地的聲音，在人們的心頭吹進一種夢境；同時風如果將馬頭望左邊吹，便證明這風是從右邊吹來的。除了這馬，又在兩條柱子中間，掛一個鬣毛蓬鬆，威猛動人的石膏彫塑的獅頭。這獅頭被雨打得有了裂縫，耳朵鼻子似乎快要剝落了。這樣地雖然馬聲蕭蕭，好似大尼洛夫夫洞子裏似的獅子，在快將崩頹的危險狀態中，百不關心的自然，還是顯出了蓬勃的成長；特別是旁邊的林蔭路上，來得更加顯

明，當然這不是自然有什麼畏忌。因為以前的那位縣知事把甬道兩邊的菩提樹的老枝都砍去了。這位知事老爺以為菩提樹自由長出枝來，和完成自己義務的意志是不一致的。砍去了枝條的菩提樹，把下方的枝條叢向天空，好像為防逃走而剃去半邊頭髮的囚徒。這種風景，正是奧塞洛夫在下列這句詩中所重覆歌詠的一般；

自從神們去了之後，

大地落在惡人的手。

但是小路上的樹木，却自由的茂盛着——盡其想伸長的意志，以及所能得的樹液的程度。在一個和暖的四月天，而市民很知道接着還有五月寒的一天，有一個戴白頭布的婦人和一個穿黑外套的紳士，在一個諸如此類的公園裏散步。那公園開闢在山的斜坡上，在最高的地方放着兩把長椅。這長椅上永遠施着無名氏作者的粗齒的彫刻。警察局長化了好大苦心，還是找不到犯人。於是沒有法子，在節日的前幾天，只好自己捐廉派一個消防隊員（消防隊員對於這種破壞工作是拿手的）定期地消滅這種長椅上彫刻着藝術作品。婦人和紳士，坐在那長椅上。景色很好，一條泥濘的大路，沿着公園邊境向河邊下去。河中排洩着融雪的水，兩岸上站着從大車、旅車、馬車上解下的馬，頭上包着頭布的鄉下女人，軍人和市民。兩條船不斷地從這邊的岸渡到那邊的岸。船裏戴滿人，馬、車子、用槳子綉綉地划着，好似從砂中爬出來的蟹，拚命地抓着腳爪一般。坐在椅子的兩個人，耳朵裏還聽見許多聲音——大車的軋響，馬的鈴聲，渡夫的叫喚，和對岸似聞非聞的應答，忙着趕路的旅客們的罵詈，載在船上的馬的蹄聲，大車上號角的公牛似的鳴聲，在河岸篝火邊聚集着的鄉人們大聲的話聲……婦人和紳士停止了自己的談話，默默地望着這些景物，傾聽着遠處的騷音……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遠距離的事物，却這樣有力地對我們發生作用，搖動我們的心，我所知道的，只是每聽到這種聲音，心頭常會大聲的鳴跳，好像聽到拉夜繯的緯夫，用綉慢的調子唱着長聲的歌；這悲鬱的歌聲，時時被水聲和吹拂岸柳的風聲所掩，忽隱忽現……這種單調而悲鬱而歌聲，令人多麼驚奇呀！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可憐的苦力們能從這歌聲中，逃脫自己這窒息的世界，遨遊於別一天地。但他們自己却是毫不意識地發出深沉悲鬱的歌聲的。因為他們心中悲哀過深，

他們生活苦痛過甚，他們的靈魂便發出這樣崇高的叫聲。

——啊，這兒多好呀……——戴白頭布的婦人開口說了：——可見北國的自然，也實在不壞。

——不，到處都是一樣的。人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只要抱着一種真率，清淨，潔白的心境去觀察自然和生活，就會得到無限的歡悅。

——這確是不错的，人們只要心裏願意，世界上一切東西，看起來便覺得可愛。不過常常有一種疑問忽然出現在我的頭上，人類爲什麼只愛好人類以外的一切東西，只在那些東西上能見到美？

——這是立刻可以明白的，不過明白了之後，還是不能快樂呢。在我們人與人之間，總多少存在着着惡意，所以人與人之間的詩的關係，馬上被污穢的散文式的東西打破了。人每每在別人身上發見自己的仇敵，而且想和這仇敵戰鬥，巧妙地欺騙敵人，趕快和他締結休戰條約。這可還有什麼喜愛呢？我們常常抱着這樣的心境成長，無論如何也離不開去。我們常在自己心中保守着小市民的自愛，因此不能不時時左盼右顧。但人對於自然，用不到競爭也用不到恐怖，因此我們在獨自的時候，常能安樂而自適，完全委身於自然的印象。但是在人和人的場合，不管您接觸怎樣親近的人，這樣就不行了。

——我幾乎沒有一個想特別接近的人，不過我這樣想，至少能有這樣的友誼，相互間能有充分的共鳴，在這些人當中，完全沒有妨礙互相瞭解的外部的障礙，一輩子無論何時不會妨礙別人。這一定是有的。

——我却有點疑問，這種完全的共鳴，是否能夠永遠繼續。這不是在嘴裏說說吧了麼？完全共鳴的人，其實是不能談到互相反對的問題的。可是這些人，遲早總要談到的呀。

——不過在沒有觸到這種問題的時候，總可說是完全共鳴的時期了，可以誰也不妨礙誰，充分地享樂自然，享樂自己。

——在這限度之內，我也相信有這種時期。這是一種精神浪費的神聖時期。人在這時期中，毫無吝嗇之念，將全部東西給人，連自己都會驚奇自己愛情的豐富和完美。不過這種時期只有一剎那，其他大部分的時期，我們不能正確的估量，不能加以尊重，只從手指縫裏滴滴地落下去，而且用一切污濁把它糟踐。因此，這大部分的時期，在人的心裏留下病的痛苦，原可以留下快樂的記憶的，却只留下了可憎的回想，

冉冉地過去了。說實在的話，人對於自己生活的建築，是極其愚劣的。一輩子十分之九的時間，完全消費於無聊的瑣事，而其餘的十分之一，又不能好好利用而完結了。

——那末，人爲什麼會失去完全明瞭那價值的這一剎那間？這兒，您不是要負兩重的責任麼？——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嫣然一笑地說：——您既然是這樣的明瞭。

——不，我不單尊重這種時期，我也尊重每一個歡樂。但是說這種貴重的剎那間不能失去，這在嘴裏說說是容易的。但是只要有一絲兒虛偽的調子，管弦樂的全體便破壞了。總之，歷歷地看見人家點着指頭威脅，投來罵詈的聲音，這一種幻象，怎麼能够安心呢？……

——什麼幻象？這不是您自己自由的妄想麼？——克魯采弗爾斯加雅說。

——您說什麼幻象麼？——佩里托夫隨着心的動靜，連嗓子也改了腔調，重覆着說道：——這要對您說明是很困難的，雖然我自己非常明白。人總是竭力遏制自己，不讓一種感情能自由流露。對不對，沒有法子，我舉一個例子對您說，也許我不該說這種話，但是我大胆地說了……我這人一開頭就不能半路而止。當我和您接近的開始，我愛了您……我不知道這是友誼，是戀愛，還只是簡單的共鳴，……我只明白您，您的存在，對我成爲絕對的必要。每天整個上午，我跟小孩子一般，等不及時間的過去……好容易等到天色晚了，我想着馬上可以見您，我就心跳着，向您的家裏走來。我不顧一切，即使四周的冷眼旁觀，我也只覺得您是我最後的安慰，只看見着您……這時候我的心境，簡直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心頭急跳着踏進您家的門口，一走進屋子，馬上變成一副安靜的臉色，兩個人就跟毫無關係一般，閑談着度過幾個鐘頭……到底爲什麼要演這種愚蠢的假戲？……請您徹透地說說看。您當然也不是對我毫不關心的吧。這時候您確實是等待我。我在您眼中，看出您一見到我就透露歡喜的神色。那時候我的心跳得更響，幾乎要斷氣了。但您却故意莊重地接待我，離開我坐得遠遠的，好像我完全是一個陌生人……這到底爲什麼呢？……是不是在我的心和您的心裏，盤据着不得不自覺羞恥，不得不掩飾人目的東西呢？不，不對，有什麼必須掩人耳目呢？……而且比這個更滑稽的，我們在自己的同伴之間，掩飾自己的接近。現在我第一次明白將這些話說出來，我還覺得有一半隱藏着。無論怎樣明朗的感情，一有害怕明說，

加以隱藏的話，只想說一些心中所無的話，當然就遲疑而陰暗了。感情這個東西，一想到自己好似在做一種不好的事，就會不知不覺地變成這樣的東西。好似竊賊欣賞自己偷來的東西一樣，闔住了門，留心着外邊的聲音，偷偷地高興着，結果這欣賞的對象，以及欣賞者自己，便降低了品質。

——不，您的話不對啦，——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聲音戰慄着說：——我沒有隱藏對您的友誼，第一，我是一點沒有這樣的必要……

——那我問您……——佩里托夫抓起她的手，緊緊握着反駁了：——我苦惱着想打開自己的心胸，苦惱着對一位婦人的愛情，為什麼不能夠走到這個人的跟前，拿起她的手。把心事……：心事告白出來，在這個人的胸頭，靠上這疲勞的頭呢？……為什麼這個人不用我在她口邊看出來的話，來接待我？雖然這句話終於沒有從這個人的嘴裏說出來……

——這是……——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顯出一種絕望的努力，回答道：——這是因為這位婦人是屬於另外一人的，她愛着另外一人……：對不對！她是衷心愛着那另外一人的。

佩里托夫放開了她的手。

——您大概知道我不會期待這樣的回答，但是已經無可挽回了。不過我希望再告訴我一句話，您為什麼不得不放棄對另一人的同情？好像人的愛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這或許也有可能的，但我總不瞭解同時愛兩個人的心理。我的丈夫以他比誰都強烈的無限的愛，獲得了愛我的重大而神聖的權利。

——為什麼您馬上來擁護尊夫的權利？誰也沒有想侵犯它呀。況且您這種擁護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假如尊夫因為化了無限的愛才得到這個權利，那末另一個男子的深刻的忠心的愛，豈非也應該得到一種權利？說是這一種權利完全不能主張的，這不是有一點可笑麼！……請您聽我說，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娜，我把所有的話都說了，讓我一輩子，就說這麼一次，以後我什麼話也不說了。只要您願意，我可以立刻離開這兒。您剛才說，您不明白愛了尊夫同時又愛別人的心理，您真不明白麼？請您望一望自己的底奧，在這時候，那兒蠕動着怎樣的東西，再請您坦白地說，我的話並沒有說錯。要是不行，那請您說

您曾經感到過這種心境，想到過這種事情。我知道，我看得明明白白，在您的頭腦中，在您的眼色中正出現着這樣的心念。

——唉，佩里托夫先生，您爲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帶着深沉的悲聲說：——我們並沒有那麼快樂……已經不行了呀……您也明白吧。

——那末，我們再不能互相說自己的心腹了，這豈不像小孩子吵嘴。

佩里托夫愛傷地搖一搖頭，閃了眨眼睛。他的臉剛才充滿靈感似的恍惚出神，透露出無限的優雅，現在却突然變過，流露一種瞧不起人似的表情。

驚駭的婦人，眼中蓄着淚水，臉上現出恐怖，注視着他的臉……這時候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顯得驚奇的美。她除去頭巾，被夜氣所潤濕的光潔的黑髮披拂肩頭，臉上每一線條的輪廓都活生生的甦生轉來，表示着什麼意思。她的藍色的眼中迸出一股愛的光芒。她戰慄着手揉擰着頭巾，扭着頭巾上的帶子。胸頭時的起伏，但空氣好像沒有呼入到肺葉里去。這個傲慢的男子究竟想得到她的什麼？他要得到她一句話，他要得到勝利。爲了證明這個勝利，他需要一句話。假如他的心更年輕點，又假如他的頭腦不那麼根深蒂固地盤据着那種苦烈的奇怪的思想，他便不會因這樣一句話，鬧得那麼厲害了。

——您真是一個可怕的人。——可憐的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喃喃地說，怯生生抬起眼來望他的臉。他抓住了這視線問道：

——克魯波夫先生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他馬上就來。也許他在哪條林蔭路上找我們？好吧，我們去找找他，否則，一回兒就要黑下來了。

她覺得這最後一句話的口氣，帶着重大的侮辱，她就沒有動一下身子，過了一回，她又抬起眼來望着佩里托夫，帶着靜靜的祈禱似的聲音說：

——我在您眼中顯得好像是一個不足道的女子，您忘記了我是一個單純懦弱的女子吧。——於是她的眼裏滴下淚來。

這時候，照例，女子的愛和溫柔的心，戰勝了男子的傲慢的要求。從心底感動了的佩里托夫，拿起她

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她聽見他心的嗚跳，感到他一滴一滴的熱淚落到她的手上……他這樣一興奮的時候，他便變成一個非常善良迷人的男子。……她的血沸騰起來，頭腦昏暈了，胸頭吹起種種的感情，變得非常的柔和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熱情，使她倒在他的臂上。她的眼淚跟雨一般落在佩里托夫巴黎縫製的背心上。正在這時候，聽見克魯波夫的聲音。

——你們在哪兒？——他喊道：——在這邊麼？

——在這邊。——佩里托夫回答了，用手扶起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

佩里托夫陶醉在自己的幸福中。他的沉睡着的靈魂，盡所有的力甦生了過來。一向壓抑着的愛情，突然爆發。他混身感到說不出的幸福，好像他到昨天為止：還不知道這愛和被愛。他從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的家裏，跑回到這個公園裏來，投身在剛才那把張椅上。他的胸頭漲滿，眼淚不絕的落下。他驚奇地發見自己身上還殘留這樣的青春和新意……但是一會兒，在這歡喜的感情之中，有一種不純潔的，使他蹙額的東西發生出來了。但他回到寓中，馬上叫執事葛里歇里拿來一瓶香賓酒和一點下酒的東西，這不純潔的東西好容易完全在他的胸頭消失，只有那歡喜的感情，愈加高聲地在胸頭煽動。

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蒼白得跟死人一樣，同克魯波夫醫生一起走到自家門口，和佩里托夫分別了。她不能明白瞭解自己所做的事，也不十分清楚地記得，……不過有一種記憶，清楚得可怕地留在她整個的身上，那便是火一樣熱烈的長吻。她想把它忘却，但是它太甜蜜，用世界上任何東西，不能和這個記憶交換。克魯波夫醫生也要告別回家了，克魯采弗爾斯加雅夫人驚了一跳，她一定要他一道進去。她已沒有獨自一個人踏進家裏的勇氣，她心裏害怕得很。

他們走進屋子裏去，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克魯采弗爾斯基正伏在案上，起勁地讀着一本雜誌。他的神情比什麼時候都安靜，一點心事也沒有。他靦然地向進來的兩個人笑了一笑，閉上雜誌，向妻子伸過手去問道：

——你們在哪兒散步，累我等得好久，真有一點兒心焦了。

妻子的手冷而潮濕，好像臨終病人的手。



——我們到公園裏走了一走。——克魯波夫代她回答。

——怎麼啦，你？——克魯采弗爾斯基向妻子問：——你的手好冷，臉色也不大好。

——噢，我有一點頭暈，沒有什麼關係，特米志里。我到寢室裏去喝一杯水來，馬上就會好的。

——不不，慌慌地跑到那兒去呀？讓我看一看，你忘記我是一個醫生麼？……到底什麼回事？你有點茫然的樣子。快些，特米志里，幫太太坐在長椅上，重重按住她的腋下，腋下……對對。我在路上覺得她神色有點不對。春天的空氣，容易攪亂人的血液，蒸發融化的雪，溶解垃圾……現在手邊要是英國芥末，快用芥末療法治一治。用芥末和一點黑麵包和醋，在手心上搓一搓，塗上去……你們廚娘在家麼？……叫人到我家卡爾普那兒去，他知道的……問他要一點芥末好了……塗在腿肚裏，不要塗得太多，另外在肩頭底下肉軟的地方也塗上一點兒。

——我沒有病，我不是害病……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恢復神志，顫着身子，聲音低弱地說：——特米志里，走到我身邊來，特米志里……我不是病，特米志里，拿您的手來！

——怎麼啦，你怎麼啦？——丈夫不知道怎麼才好，怯生生地問。

她舉起深悲的目光注視着他，但是她說不出爲什麼要叫他過來。他又向妻子問了同樣的話。

——給我一杯水，讓我稍微睡一覺，立刻就會好的。

此後經過了兩三個鐘頭，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內部受着良心的苛責，外部苦痛着芥末泥一樣熱的佩里托夫的接吻的記憶，落在深深的昏睡狀態，或是深深的忘却狀態，躺在床上。她的肉體受不住過強的刺戟。

留宿在這個家裏，與其說爲了看護病人，寧說是爲了安慰心亂如麻的克魯采弗爾斯基的克魯波夫醫生，衣服也不脫地躺在客室的長沙發上。不料這長沙發的司潑靈已完全失掉了彈性，睡下去硬得要命，就像加泰哥的市甲把哲學家放在裏面轉滾的那口木桶一樣，害得克魯波夫非常生氣——可是到了四點鐘光景，胃袋中良心中都沒有什麼牽牽的這位醫生，也平平安安地吹起大聲的鼾息。

病人床邊小油盞裏點上燈芯，地板上映出亮亮的光圈，跟着小小的燈芯頭上火炎的震動，這光圈也忽

大忽小地輕輕地搖晃。臉容蒼白，心亂如麻的克魯采弗爾斯基坐在放燈盞的小桌子前。凡是曾經坐在重病的親友，兄弟或所愛的女子枕邊伴過夜的人，特別是像我們俄國這樣寒冷的冬夜，就很懂得現在這位神經奮昂的克魯采弗爾斯基心中，正來回着怎樣的念頭。束手無策的茫然無力之感，未來的恐怖，和從不眠與疲勞而引起的極度的緊張，混合在一起，將他陷入一種歇斯式的狀態。他不時地站起來，望望妻子的臉色，用手摸她的額角，熱度的確退了。不過立刻又想，也許這個反而不好，病不會引進體內去吧。他又站起來，把燈盞和藥瓶的位置重新換過，望望錶，再拿到耳邊聽聽，却沒有看時候，又放回原地方，以後又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來，注視搖晃在地板上的光圈，想起種種念頭來——他那種心神亢進的意象，完全是近於幻覺的。『不，不會有這樣的事。——他想：——不會有這樣的事。——大概不會有這樣的事。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她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人，而且她還年輕。上帝會看見我的愛，上帝會憐憫我。這只是偶然的事，馬上便會好起來的。是的，感冒了潮濕的冷風，血液騷亂了，正在化冰的天氣，所以春天的傷風是很可怕的。它會引起心神亢奮，變成肺病……爲什麼現在醫學的能力，還不能醫治肺病？這是可怕的病！但是這種危險，一過十八歲左右就不要緊了……不不，納格洛夫家法國婦人的丈夫，已經三十歲了，不是害肺病死的麼？是的，死了。說不定……』於是他想像一口打開蓋子的棺材放在客室裏的情形，聽見悲淒的吟經的聲音。克魯采夫滿臉悲壯地站在旁邊。白頭巾的奶媽抱着雅夏走來。後來，這情形更加可怕了，棺材已經抬出去了，屋子已經收拾好，地板也打掃乾淨……只有檀香的氣味留在空氣中……他馬上要昏倒似的站起來，走到妻子旁邊去。妻子的臉燒得很紅，氣喘很厲害，好像惡夢正在不絕地吵擾着她。克魯采弗爾斯基手臂抱着胸口，激越的哭起來了……是的！這個人能夠真心的愛人，這是世界上模範的人物。他跪在地上，捧起妻子火熱的手放在自己唇上。

——不，不會有這樣的事！——他出聲說了：——上帝決不會將她召回，她不會棄我而去。她不在這個世上，我將怎麼辦呢？

於是，他仰天祈禱了。

這時候，克魯采夫醫生倦態惺忪地走進來，他努力運動那條打開眼睛的神經，但左眼總是打不開來。

——怎麼樣？說了什麼話麼？

——不，睡得好好的。

——我好像聽見什麼，難道是我做夢麼？

——一定是先生在做夢。——特米忒里好像一個被先生捉住了頑皮行爲的學生似的說。

克魯波夫走近病人的床邊。

——發燒了，不過，沒有關係。倒是你自己，稍微橫一下吧？你這樣苦了自己，一點用處也沒有的呀。

——不，我不想睡。——特米忒里答道。

——讓病人安靜。——克魯波夫走向彫花長椅去，打着呵欠，說。於是，他就在這長椅上，睡到早晨的七點半鐘。——這正是他每天早上一定的起身的時間，不管頭一天晚上是十點鐘睡，或是天亮七點鐘睡，從來不誤時。

第二天，克魯波夫又看了一次病，照他說，這不過是「一點兒感冒」，他還說現在這種感冒很流行。在這場病後的情形如何？我們讓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波芙娜自己來說吧，這兒，有她的日記。

五月十八日

有好久沒有記日記了，一個多月了……是的，一個多月了！不過我常常這樣覺得：從害病那天以來，好像已經過了幾年。最近總算已完全好起來了。生活又跟以前一般安定，靜靜的流去。昨天我第一次出去看看，呼吸了滿胸的新鮮空氣，心裏真是歡喜得很，天氣又是這樣的好……但這次的病使我的身體完全衰弱了。在小院子走了兩三次，眼睛覺得昏花，滿身疲勞了。這使特米忒里又驚慌起來，但眼昏馬上就好了。唉，上帝，他是多麼的愛我呀！可愛的，可愛的特米忒里！他多麼擔心地看護着我！我半夜裏醒來，身體稍微一動，他立刻走到床邊問我要什麼？要喝水麼？可憐，他好像也害了一場病，他瘦了。愛的力量是多麼強烈呀！我心匪石，我怎麼能不愛他。唉，我愛他，我怎麼能不愛他。公園裏那件事，實在一點意思也沒有，那時候，我已經有了病的先兆，我是在完全跟平時不同的狀態中，我的神經非常興奮。昨天，我從得病以後第一次見他，我好似在夢中一般聽見他的聲音，但一次也沒有看見他的臉。他很興奮——雖然

他竭力遏制着。當他對我說：「好容易，好容易幸好起來了」時候，他的聲音戰慄。以後他不大開口。好像有一種別的念頭，束縛着他的頭腦。他好似想驅散這種念頭，幾次用手擦着腦門，但立刻又襲來了。沒有一件事使人想起過去的事，他好似告訴我，他也不過是一時的病態的興奮。我爲什麼不把這件事完全對特米志里說明呢？那晚上他那麼親愛地向我伸過手來，我投身在他的懷裏，我想一切都說給他聽。但是我沒有這勇氣，我是多麼愚蠢。而且我害怕，特米志里是那樣的愛我，我說了會使他難過。但我在最近一定要說出來。

五月二十日

昨天我同特米志里到公園裏去，他要坐在那張長椅上，我說江風太大，不要坐吧，其實我害怕那長椅，讓特米志里坐在那裏，好像對他侮辱了。不能同時愛兩個人，這確實是一種真理麼，我總是不明白。不單是兩個人，就是同時愛幾個男子也可能的吧。但這只是一句話，用真愛去愛的，只能是一個人。我就用這樣的愛愛我的丈夫。此外，我可以毫無害怕地說，我愛克魯波夫先生，我也愛佩里托夫。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所以我不能不愛他。大家說他是很不平凡的了不起的人。真的，他的眼中閃着天才的光。然則，他並不需要我對丈夫一般的愛。對於他，女人又是什麼呢。女人走進他那無限巨大的心就會消失的……他需要另外的一種愛。他煩惱着，深深深深地煩惱着，所以女性的溫柔的友情，也許多少能減輕他的煩惱。他永遠在我身上尋求這樣的友誼。他過於熱烈地了解這種友誼了。其實他什麼事都想得過於熱烈。同時他對別人的關心同情又過於不習慣了，他永遠是孤獨的，所以他的心裏永遠充滿悲憤，突然有人對他說了同情的話，他便歡喜得不得了，這是很自然的情形。

五月二十三日

有時候，我希望過更完美的生活，心頭奇怪地不安起來。這是對命運的不遜的態度麼？還是人天生就此這樣的呢？總之我常常這樣感覺，從那件事以後，更加變得劇烈了，我很難明白寫出我這種心理。我從心坎裏愛着特米志里，不過有時我的心，要求另一種不能從他身上發現的東西。因爲他性子溫和脾氣好，我完全對他告白了常常出現在我心中的許多夢，許多孩子氣的念頭，他對無論什麼話，從不輕視，嘲笑，

也不用冷淡的言語高深的議論侮蔑我，但他只有這一點。而我的心裏，却要求一種與此全然不同的東西，要求一種強韌的力，堅決的思想。爲什麼特米志里沒有那種窮極於真理底奧的，苦苦思索的欲望？我常常對他提出艱奧的問題，深刻的疑難，他總是安慰我，叫我安心，像哄孩子似的哄我，把問題混過去了……我可完全不想得到這樣的回答……而且他這種孩子氣的方法，實在是欺哄了自己。但我是不同意這樣的。

五月二十四日

雅夏病了，昨天他發熱睡倒，今天好像發了疹子。克魯波夫先生故意騙我，他要說了實話多好。刺戟了想像力，使它任意地發展是不好的，這只會更加想出可怕的事。我不能正面看雅夏的眼睛。我害怕心臟里湧着血液的孩子痛苦的神情。雅夏變得多麼瘦了，可憐！他的臉色完全蒼白了！……可是稍微舒服一點，立刻咪咪的笑着，叫人拿玩具給他。我們大家爲什麼都這樣的脆弱呢？想起來真可怕，吹來一種暴風似的東西，把一切好的和壞的攪在一起都捲在裏邊，連我們人類也捲進去，忽然吹上幸福的頂巔，忽然又吹落到不幸的深淵。人以爲自己統治着這一切，而其實人好像江水中的木片捲進在小小的漩渦中，隨流而去，碰着礁石，結果是沉在海底或埋進泥沼的深底裏……是多麼憂鬱而氣人的事呀！

五月二十六日

雅夏變成猩紅熱了，特米志里有三個兄弟都是害猩紅熱死的。克魯波夫先生大爲悲觀，性情變得暴躁，一步也不離開雅夏的身邊。唉，上帝啊，如何是好呢？爲什麼我們會遭受這樣的災難？特米志里連脚步也跨不起了。害您受這災難的，就是我麼？

五月二十七日

時間靜靜地過去，一切還是依然。死的宣告或恩的降臨……請趕快頒佈吧。我自己也不相信我的身體竟能擔當得住這種苦難。克魯波夫先生只是說，不要性急，不要性急……雅夏，我的天使！別了……別了，可憐的孩子！

五月二十九日

這一天半，情勢一直安靜，危機過去了。但依然必須留意。這幾天我太緊張了，今天才開始感到可怕

的精神的疲勞。我決心說出我結鬱心中的話，我們要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同情，假如把一切都說了，將多麼愉快呢！

六月一日

一切都好轉了……一天黑雲好容易都吹散了。今天雅夏在床上同我玩了兩個鐘頭。他完全衰弱了，兩只腿子還不能自己站起來。克魯波夫先生真是好人。一個多麼了不起的人！

六月六日

完全安定了。雅夏比以前好得多了。但我却覺得不大舒服。好像身上什麼地方不好。坐在雅夏的床邊，常常不感到歡喜，毫無什麼外部的原因，忽然從心底抬起一陣悶塞胸頭的悲哀。漸漸擴大起來強烈起來，像身子痺麻一般感到劇烈的痛楚。幾乎要想自殺。這幾天忙得我沒有一點獨坐深思的時間。我的病，雅夏的病，跟別的許多心事，我沒有一分鐘想到自己的功夫，但等一切安定，順調了，一種悲痛的聲音，命令我探索自己的心坎，但我却一點也不明白自己的事。昨天午餐以後，覺得倦，坐在雅夏身邊，把臉偎在孩子的枕上，睡着了……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忽然胸口一陣難過，張開眼來。佩里托夫正站在我的面前。屋子裏沒有別人……特米志里到學校裏上課去了……他一瞬不瞬的注視着我，眼中飽含着淚水。他一句話也沒說，只默默地伸過手來，緊緊地握了我的手，握得我有點痛……然後，他走了……爲什麼他一句話也不說？……我想叫他回來，但我的嗓子發不出聲音來。

六月九日

昨晚他一直在我的家裏，他顯得特別熱鬧，說了許多俏皮話，大聲的笑，說空話，不過我馬上看出這都是強裝出來的。我想他喝了不少酒，故意做出這樣子來。他在痛苦吧，他故意這樣子欺騙自己。他真是非常不愉快。我減輕了他的煩惱，同時反而在他的心裏，添增了新的悲哀麼？

六月十五日

今天熱得悶人。我熱得難受了。近午時響了雷，來了驟雨，洗刷了我的心。我比草木更受了這驟雨的恩惠，精神爽適了許多。我們到公園裏去，外邊的空氣很涼爽。樹木水淋淋地放出清香。我覺得心頭輕鬆

了。……我第一次和往常不同地回想那次的事，覺得這兒有許多美事了……天下可以有一種罪惡而充滿迷人沉醉的幸福麼？……我們在同一條路上走。那把長椅上有人坐着。我們走過去看。正是他。我心裏高興，幾乎要失聲而呼了。他的臉色很悲愁。他的話顯得很痛苦，充滿悲哀和俏皮。他說人都是任意造出煩惱來煩惱自己，這句話很有意思。假使他是我的兄弟，我就會八萬分地愛他了，而且我也不會對特米忒里全部告白了……這樣誰也不會覺得奇怪了。我覺得，他好像真是我的哥哥……我們互相間多麼關心各人的生活。這四個人的小小的團體……我們這四個人之間，有互相的信任，有愛，有友誼，而且我們互相讓步，犧牲，沒有藏在嘴裏不說出來的話。當我們同道回家的時候，已經很遲了。月亮昇起來，佩里托夫跟在我的身邊。他的眼光中有一種多麼奇怪的魔力！特米忒里的眼光像青空一般的平靜，他的眼光永遠不安地戰動着，連看着的人都感到不安起來，而且奔放起來。

我們不大講話……只在分別的時候他對我說：「我近來一直想着您……想把心裏的話全部對您說了……」——我也想您呀……再見，服爾台馬爾……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說了這樣的話。我從沒有這樣稱呼過他，但現在却好像除此沒有別的叫法了。他聽我叫，駭了一下，將身子湊近我，現出有時也顯露的那種優雅風度，這樣說道：「這樣叫我的，您是第三個人了。聽了這叫聲，我好似變成孩子，性情變得溫和了。這樣子，我可以有兩天的幸福。」——再見，再見，服爾台馬爾……我又叫了一聲。他又想說什麼，但想了一想，緊緊地握了握我的手，向我的眼中盯了一下，立刻走了。

六月二十日

我大大的變了。遇見佩里托夫以後，我好似忽然變了大人。永遠動蕩的他的火一樣的激烈的性格，觸着我的心弦，給我的全身以很大的影響。我的心裏發生了好多新的疑問。許多單純平凡的事，我從來完全不留意的，現在我却一一的想起來了。從來完全沒有想過的事，現在變得非常明瞭了。當然，當這樣的時候，我不能不犧牲一向做慣的夢，一向鄭重懷抱的夢。和他分別的一刹那我非常難過，但後來心頭反而比以前輕鬆了，心情自由了。假使他離開此地，我一定很難受。我從沒有找過他，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們的生活這樣地遇在一起，這也不是因爲大家習熟了的緣故。他給我的心展開一個新的世界。在任何地方找不

到自己的工作，找不到自己的安靜，獨自流浪於全世界的他，忽然在這小小的鄉下城市裏，在一個並無高深教養的貧乏的，而且與自己的世界遙遙相距的女子身上發見了同情，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麼？他是不是錯愛了我？這愛是從他的意志出發的麼？他一向做慣冷淡無情的人，所以遇到人的溫情，爲了要緊緊抓住，自不妨犧牲首都的生活。我總覺得我不能夠讓他依然孤獨而漠不關心。這恐怕是一件罪惡……是的！他沒有錯，他的愛，也應該得到相當的權利！

近來特米忒里很不舒爽，常常深思，比平時顯得茫然。這雖然是他的性情，但漸漸厲害起來是可怕的。見他憂鬱，我也就不安了。但現在要我馬上好好說明，我可無論如何不能夠……

六月二十二日

確實沒有錯了。昨天特米忒里臉色很不好看，我忍不住終於問他爲什麼。『我頭痛。——』他回答：『讓我上外面走一走。』說着，他拿起帽子，我說，一起去好麼。——『不，今天不行，我走得急，你要累的。』——他說着眼中有淚，走出去了。我再也耐不住了，當他在外邊散步的時候，我哭得很厲害。他回來時，我還伏在原来的窗邊。他看見我哭，陰鬱着臉握着我的手，坐下來。我們默然相對。約摸過了五六分鐘，他開口了：『柳波尼加，你知道我在想什麼？我想在炎暑的夏夜，在哪兒的森林中，枕在你的膝上一眠不醒，那是多麼好呢。』——『唉，不許說這種話，特米忒里！——』我說：『您爲什麼想得那麼陰森？沒有人要迫您到那兒去呀！』他回答道：『對於你，對於雅夏，自然是傷心的。不過克魯波夫先生也這樣說過，我恐怕不能好好教育雅夏，我自己也不能不同意這句話。我想你一定比我教育得好。我到了那個世界，同在這兒一樣，永遠祝禱你的幸福，充滿着信任和歡喜，爲你祝禱。我在那兒可以找到安息的地方……我很對不起你，但我知道你是能幹的人，你可以有耐得住這種打擊的力量，這你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的。』我聽了他這一番話，說不出痛苦，我知道他心裏一定有不快的感情。我眼裏流出淚來了。究竟這是什麼一回事呢？我想我給自己的家庭招來了禍殃了。但我雖然如此，我的心還是潔白的。……因爲我愛得不够，使他陷進這樣的狀態麼。還是……他心裏已不似以前那樣的信任我。這我也明白的！不過，在他心中，果能有所不希望的不純的感情摻入的餘地麼？他疑心我已不愛他而愛了別人



麼？唉，上帝，我要怎樣對他表白才好呢？我沒有愛別人，我愛他。我也愛佩里托夫。但我對佩里托夫的同情是性質完全不同的……真可笑，我還以為我們的生活更平靜，比以前更寬廣更豐富了呢。但是腳底下突然發生了洞穴……而我一定得抓住這角隅……好痛苦……假如我的批霞娜彈得好，我就可以把這種口不能言的心坎之聲，借批霞娜表現出來……那末，特米忒里一定會瞭解，瞭解我心中的潔白。唉，可憐的特米忒里！您爲自己無限的愛而煩惱。我愛着您，我的特米忒里！只要我起初沒有隱瞞，一切都對他說明了，何致有這樣的事呢。究竟是什麼一種不純粹的力量阻擋了我？等他心裏平靜我對他說吧，一切都對他說……

六月二十三日

克魯波夫先生對我的態度好像也有點不同了。到底我做了什麼事呢。我一點不知道，我什麼也沒有做，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特米忒里今天安靜一點了。我講了許多話，却還沒有完全講出來，有時他好像很瞭解我的話，但有時我明白看出我們兩人對於人生各有不同的看法。我開始想：——特米忒里一向沒有完全瞭解我，我們之間沒有完全的共鳴，這是可怕的想頭！

六月二十四日 深夜

人生！人生！在黑暗與悲哀中，在恐怖的預感與現實的痛苦中，忽然太陽出來，一切都變得光明而燦爛……剛才，佩里托夫來了。我們談了好久……他也很悲哀，很痛苦，所以他的一言一語我都深深瞭解。爲什麼人們，世間，要在我的同情中添上別的性質，加以損害呢？爲什麼大家故意要這樣做？

六月二十五日

昨天是聖約翰節，特米忒里去參加一位同事的命名禮，喝醉了酒，深夜回來，我第一次見他醉得這樣厲害，他臉色蒼白，頭髮蓬亂，兩足踉蹌地在臥室走來走去。「您不舒服麼？——我說：給您拿一點水來吧？」——唔。他興奮地喘息着說，他的臉上現出和他性格全不相似的表情：——假使你要淹死我，你多拿一點水來，我謝謝您。——我正面注視着他的眼，他笑了一聲：「你當我胡說麼，那好極了。」——他這樣着說，留心到我的認真的睛色，怔了一下，又說：——「我不知喝了多少，總之，喝得很多。頭里糊

糊塗塗，什麼也不明白了……你出去，讓我睡一下。」——他這樣說着，和衣投身在長沙發里，立刻落進苦悶的睡眠中。我一夜不曾合眼。他的睡臉上現出深深苦悶的影子。有時他在夢中笑，但這不像他的笑聲……不，特米忒里您不能欺騙我！你是故意喝醉的。你喝醉了酒，不是說了許多胡話麼。你開始喝酒，你做出心中完全沒有的冷酷的態度。爲什麼我們的頭上落下了這樣不幸。唉，上帝！這是超於人力的事業！可憐的特米忒里！就使你見了他的痛苦，你也會難受，你以爲這都是我的緣故麼，我真覺得受不了呀！

（三小時以後）

還不能回復以前那種并非有條的狀態，好像暴風雨後波浪還在騷動一般，心中完全混沌了。血脈在太陽穴里大聲的跳躍，心跳得這樣激烈，不得不把胸頭緊緊的按住。唉，特米忒里！你這樣無情地對付我，這也不是你的罪過！可憐，你正因此受多大的痛苦！我想減輕他的煩惱！……唉，我的眼暈了，頭昏起來了！不會再害熱病麼？我和特米忒里談話，我要他說明他的憂鬱和近來言動的原因！是的，他對我已沒有信任了，他已全不理解在我心中所進行的思慮。這是可怕的。因爲我無法把自己變成另一種樣子……一切包圍在黑暗里，胸口隱隱作痛，戰慄。我爲什麼要遇到佩里托夫這個人呢……

六月二十六日

人的頭腦是錯綜得多麼奇妙！常常有些事情，不知是生氣的好，還是發笑的好。今天，我的頭腦中忽然發生這樣的念頭：——犧牲自己的愛，實在是最大的自私主義。最大的謙和與溫柔，實在是內藏冷酷的可怕的傲慢。我這樣想時，我自己也害怕起來。正如我在少女時代因爲不能愛葛拉斐拉·黎伏芙娜與亞歷克緞·亞勃拉摩維支，以爲自己是一種有缺憾的人，一種罪人而感到害怕一般。但是我沒有辦法，爲什麼這種想法又重新回來了呢？這又爲什麼呢？因爲我已經不是孩子了。特米忒里沒有責備我罵我，也沒有什麼要求。他比以前更加溫柔了。比以前更加！這比以前更加之中，已經有一種不自然的東西。這兒有他的傲慢，有他對我的輕蔑。這與對我的瞭解，是相隔得很遠的。他很痛苦。但他爲什麼要講以毒藥代愛的女人的故事呢？唉，上帝，我難道存着這樣的心思麼？我坦白地對他說了，比一切女子都說得更正直。他好像對我讓了一步。可是在他的心中，又積鬱了全然另外的東西。而在他，這是一點沒有辦法的。

六月二十七日

他的憂鬱顯出了沒有出路的絕望的狀態。自從那回講了討厭的話之後幾天中，有時候還有多少心情明朗的剎那，但現在是完全沒有了。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要怎樣才好。使那麼溫和的人跌進絕望的深淵，必然不是尋常的事——而我却做出來了。我已經沒有維持這愛情的力量了。他已經完全不相信我愛情的話。他也許就會不行了，倒不如我早點死了的好……唉，馬上，現在馬上我就死了吧！

我開始厭惡自己了。是的，最不行最不可解的是我的心境完全平靜。我對於自己所愛的，貢獻了自己一生的人，給了可怕的打擊；我却還是感到自己的不幸。假使我能够感到自己有罪，我就會多麼舒服呢。這樣我就會投身在他的腳邊，抱住他的膝頭，流着悔悟的淚，向他謝罪。悔悟的淚會洗清我心頭的污濁。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他將不會反對我，他將寬恕我。於是我們雖然互相感得痛苦，依然會比以前更加幸福了。可是我不能從心坎中流出悔悟的淚，多麼可咀咒的傲慢呀！我現在想獨自一人跑到遙遠的地方去……但是雅夏是要帶去的。我飄淚在遠方的不識的人們之中，會漸漸變成一個堅強的婦人……唉，特米忒里，你在自己的心中，總不能發現和平。唉，只要你願意澈底地瞭解我，能够瞭解我，我願意將自己最後的一滴血都貢獻給你。那樣，你使會多麼幸福了？可是你將自己作為自己不瞭解的犧牲，還在那兒起勁。我跟着你落進這深淵里去。因為我愛你，因為地下的力選中我來破滅你，所以我到處都跟着你去。只是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覺得，我只要同佩里托夫講幾句話，我便覺得心神舒爽，但我害怕找覓和他見面的機會。悠悠人言造成了這樣的事態？它在我的心里注入了恐怖，將我的明朗的幸福的感情全部毀壞了。趕快讓這種東西消滅吧！連克魯波夫先生也以惡意的眼來看我的心境……連那位靄然可親的克魯波夫先生！我只是可憐先生，先生什麼也不懂，只對我說母親的神聖的義務……我常常在想這件事，先生的頭腦里難道沒有想到麼？人間的同情，有時候比人間的無情更加侮人……友誼以為把友人的頭顱放在示衆台上是自己最高的權利……而且不管自己對之勸告的友人，和自己站在怎樣不同的立場，總是要求別人實行他的勸告……唉，這一切真是多麼無聊的事呀！唉，我好像關在一間狹窄的屋子里，四窗既塞，蠅鳴噪，我是多麼氣悶呀！

假使佩里托夫不到NN城來，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的平和的家庭，便一徑可以度着幸福而安靜的歲月吧。不過說這樣的話，當然已經沒有用處了。走過失過火的，烟烏焦黑，牆塌壁倒，只有煙突高高矗立的房子邊，我的頭腦中常常發生這樣的念頭，——要是火星沒有落在這個地方，火燄沒有吹過來，這房子便永遠好好兒站着，里邊辦起酒席來，便發出熱鬧的歡聲，但現在不過是一堆焦土吧了。

我們的故事，講到這兒，大致已經完結。此後留給我們的事，便是請諸位讀者來決定到底是誰之罪。不過比外還剩一些相當引起我們興趣的事情，讓我們稍稍詳細地一講。首先，我們的目光移到那位可憐的克魯采弗爾斯基。

克魯采弗爾斯基當妻子病倒的時候，立刻注意到有一種深沉的思慮盤據在她的頭腦。她總是在不安地冥想……她的臉上現出從來沒有的傲慢強悍的表情。克魯采弗爾斯基的腦中一一地現出想入非非的奇怪的推想。他自己很想簡單地置之一笑，但一回兒又回到腦中來了。

有一次，她抱着雅夏坐着，忽然廊下有叩門的聲音，有人喊：『在家麼？』是佩里托夫吧，』克魯采弗爾斯基說着抬起眼來，看見柳渡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的臉上一陣紅暈，眼睛發出鮮亮的光。他想她從沒對自己發過這樣鮮亮的眼光，不禁全身一怔，默然了。他知道妻子和佩里托夫非常親密，本來也不覺得奇怪。但是這眼光是什麼道理呢？她臉上的紅暈，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他想。於是他又看看他們的情形。佩里托夫逗着雅夏玩，但他那充滿慈愛和熱情的眼色，卻注視在孩子的母親一邊！在這眼色中輝耀着愛的光芒，火炎一樣熱烈而幸福的愛的光芒，只要不是瞎子都可以立刻看出來的。她低下眼皮站起身來，她的手微微戰慄。她顯得很幸福的神情。特米忒里隨便談了幾句，馬上走到別間屋子裏去。這難道是真的麼？他驚心地對自己發問。他的頭腦混亂，耳朵鳴響，連忙坐在床邊，這樣地發了一回楞，他什麼也沒有想，但胸頭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重壓。他又回到以前那間屋子裏去。他們兩個人正談得很親密很起勁，毫沒有注意到他。他在屋子裏來回走了兩三趟，他們仍然沒有留心到他，這情形：他覺得已是一種確切的證

據，想起許多瑣碎的事來，佩里托夫回去的時候，她送他到門口去。她向佩里托夫笑。唉，多麼甜密的笑！是的，她確實愛了佩里托夫。這樣意識到的時候，他馬上心里害怕起來，想屏去這種思想，但這思想頑固地纏住着他，反而更加強烈地顯現出來。陰鬱而瘋狂的絕望俘虜了他。「唉，我的預感不幸而中了！我要加何才好呢？你，你已經不愛我了！」他抓亂了頭髮，咬住嘴唇。在他柔和的心里：忽然燃起憤怒，憎恨，和嫉妬的火炎，沸騰報復的心思。但同時也生長了遏制的力量。晚上，他很想哭；但是眼淚一滴也沒有。不時地他想睡了，朦朧過去，立刻出了一身冷汗又張開眼來。他在夢中看見眼中含着愛情之光，將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的手拉去了的佩里托夫，她隨他拉着走去。他知道她永遠不會回來了，後來他又看見佩里托夫，她向他笑，一切都那麼可怕，他終於忍耐不住，爬起床來。門外夜色漸消。她睡得很熟，她的臉色非常安靜。睡覺的臉，常常有異常動人的美，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這時候的睡臉，正就是這個樣子。這時候，忽然口邊洩出了微笑。「她夢見佩里托夫了！」——克魯采弗爾斯基想着，便帶着劇烈憎惡和狂暴的心，怒視着這張臉孔。如果他沒有現代人類愛好和平的習慣，一定會施出比奧綏羅更殘酷的手段，將他扼死了。但我們的這幕悲劇，還不能這樣迅速的收場。「她用什麼來報答我這片無限的愛？唉，上帝，上帝！她用來報答我是這種非人的行為麼！」——他反覆地這樣想着，希望愈快愈好逃開這可怕的熬鍊。他走到床邊。雅夏伸開手脚睡着，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臉下，睡得很熟。「你也許馬上會變成孤兒了。」——特米志里站在孩子面前，想道：——「可憐的雅夏！……我已經不是你的爸爸了。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也不想忍耐了，可憐的雅夏！孤兒院一定會收養你的……可是，這孩子多麼像他的母親啊！」——他低聲地哭泣起來，眼淚，祈禱，雅夏平安的睡容，稍稍緩和了他的煩惱。於是在他的和平了的心中，又雲一般地吹上剛剛才完全不同的想念。「我單單責備她難道是對的麼？她是自己存心去愛他的麼？而且他……連我自己不是也覺得他是那麼可愛麼？……」於是剛才還被妒火燒得瘋了似的我們的夢想家先生，忽然決心保守沉默以犧牲自己。「讓他幸福，使他知道我的犧牲的愛。我只要看見她，知道她活着就好。我只做她的哥哥，做她的朋友吧！」……他感動自己高潔的心，他哭泣了。他決心將自己作最大的犧牲，做一番超人的行為，他的心立刻舒暢了。他想到她一定為自己的犧牲而感泣，就略略地安慰了自己。但這只

是精神緊張時候的想法，不到兩個星期，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他又被煩惱的重荷壓倒了。

我們用不到責備他。一切反於人性的這種不自然的德行，勉強的自我犧牲，大半只能成立於空想之中，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過了五六天，這便漸漸地表現出來。第一個減弱了他的英雄主義的想念，是很偏狹很冷酷的。『她以為我還一點都不知道吧，她故弄狡獪在欺騙我吧。』——到底他想的是誰呢？這不是——他那麼愛，那麼尊敬的女性，他應該深深理解而不予理解的女子麼？接着他將腐蝕自己身心的憂鬱，時時從口頭上表露出來了，口上一表露出來，煩惱就減輕了。而且終於迫她說出自己所不能忍受，也是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所不願意說出的事件的原委。和她談了之後，他更加苦痛了。他已經避免見她的面。但他們一向過慣兩個人隱士式的生活，差不多時常總只有兩個人在一起。他試着更努力地用功，但學問不鑽進他的頭腦里來，他不能讀書，翻開書來看，腦筋還是活動在別的方面，只是現出過去的活生生的回憶，在艱奧的學理文字的篇頁上，滴滴地滴下了眼淚。他的心里開了空虛的洞穴。這洞穴儘是一點點地擴大起來。心中留着這種洞穴，要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難的。他開始找求排遣的方法。聖約翰節那一天，他在學校同事梅杜琴家里，喝得大醉回來，這件事我們在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的日記上已經見到了。

順便地，爲了在這悲愴場面的持續中透一口氣，我們跑到梅杜琴家舉行的學術集會中去看一看。那我們先得親近一下那里的主人，否則就不能參加他們的集會。而且親近這位主人是很愉快的事，所以我們還是到另外一章去講吧。



## 六

伊凡·亞法納顯維支。梅杜琴是拉丁文教師，同時又是私立學校的校長，是一位似蛇神（「梅杜茲」）非蛇神的很漂亮的人物。從外表看來，他的腦袋既禿得漂亮，而心地又是一點沒有壞主意的正直的人物。他得到梅杜琴這個名字是在神學校唸書的時候。這理由第一是必須有一個綽號，第二是這位未來學者的頭髮，自由向着一邊生長，而且粗大得像鐵絲一樣可怕。不過時間的破壞力，連這可怕的頭髮也如風掃落葉一般吹得精光。伊凡·亞法納顯維支除了這可愛的神話式的名字，又從神學校里得到確實的教育。這正是普通神學校出身者一輩子不會消失的，無論穿着怎樣的服裝，叫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從神學校出身的那種烙印。這位梅杜琴對貴族式的生活態度總是瞧不入眼，所以他不習慣稱學生為您，而且在說話之中，常常不能不插進一些上等社會決不使用的口吻。伊凡·亞法納顯維支恰巧五十光景，起頭他在各處人家的公館裏當家庭教師，最後自己辦了一所私立學校。有一天，他的一位朋友，也是神學校出身而當教師，叫做加弗爾惱姆斯基的——這是一個從出世以來，汗水沒有乾過的怪人。在零下三十度的嚴寒中，也要不斷地揮汗，所以遇到三十度左右的溫度，臉上就水淋淋地落下汗滴。——他在教室里找到了伊凡·亞法納顯維支故意當着大眾說：

——啊，伊凡·亞法納顯維支，我大概沒有弄錯，再過幾天就是您的命名日了。當然我們要大大慶祝您一下，怎麼，今年還是照樣熱鬧一下麼？

——啊，這個這個，是的。——伊凡·亞法納顯維支苦笑着回答了。但這時候，他就毫無理由的決定，這一次一定比平時慶賀得熱鬧一點。

伊凡·亞法納顯維支的家里，不能說家事件件都上軌道。他這十五年中，一向沒有跨出過NN城一步，



可是卻像昨天剛搬到城里一般，家里是百不舒齊的。這決不是因為他吝嗇，實在因為對於普通住在社交社會的人所必要的事情，他是完全缺乏智識的。他準備辦酒席，便點一點家里的用具。茶杯應該是有六副的，其中有兩只已經打落了柄子，代替酒杯了；而且放茶杯的碟子只有三只，茶炊是有的，菜盆在餐桌上放着五六只，這是廚娘從寶叫貨那兒買來的斃腳貨；此外有兩隻高脚酒杯，梅杜琴私自稱為『我的伏特加杯』；其他有塞滿煙油，嘴里似已不通的三只長煙斗。這便是全部。可是他請好了學校里的全體教師，那可怎麼辦呢？他想了好半天，結果終於向廚娘沛拉該雅喊了。（這兒一言聲明，他遇到要叫沛拉該雅的時候，決不用叫沛拉該雅，總是稱為對沛拉該雅的，好比叫『一星期』『兩星期』『兩星期』他就不是這樣叫，一定照古式叫做『一來復』，『兩來復』的。）

沛拉該雅是一位勇敢兵士的太太，她丈夫結婚一星期就應募志願兵出發打仗，從此既不回來，也沒有來報過自己的死訊。所以沛拉該雅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否還活着，一直疑惑着做了一個地位不明的寡婦。這位又胖又高，永遠結結實實束着一塊頭布，臉上滿是小瘰，眉毛漆黑的沛拉該雅，在梅杜琴家里，不單握了廚下的實權，而且也管領着梅杜琴的心，這原因我可以有種種的推想，但現在也不必對你們說，因為個人的生活的祕密，在我看來是神聖的。總之，這沛拉該雅跑來，他馬上對她說明自己困難的立場。

——啊，您這個人真沒有辦法。——沛拉該雅答道：——這還算是一個學者麼！簡直跟小孩子一般沒有打算，請了這許多客人！洗衣店里化十個哥貝倒還捨不得！不過已經請好了也沒有辦法，怎麼辦呢？照這個樣子，簡直跟火燒過一般，只是在大家面前出醜。

——啊，沛拉該雅——梅杜琴大聲喝道：——你安分點吧，你當我不作聲麼！我要請朋友來過命名日，我就請了。叫一個女人來反對我，怎麼受得了！

發揮了西塞祿式的雄辯，對隨便什麼人都有效力。不過對於一聽這個命名日的宴會馬上發作起來的沛拉該雅，西塞祿的雄辯就好比東風吹馬耳。

——當然，我沒有話說，您要辦就去辦。不過，這好比把錢丟在泥溝裏。好的，請給我五十盧布，那末，除酒以外，一切都可以弄舒齊。

沛拉該雅知道自己的回答，梅杜琴一定聽不中意，因此說了這話的她，故意裝着安靜的神氣，用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臂，再用這另一只手托着下頰，靜等自己說話的結果。

——這點東西要五十盧布！你好大的口氣，除了酒還要五十盧布！這是什麼話！傻女人，我好好同你商量，你倒不跟我答腔。你還是馬上到約翰尼基神父那兒去，請他二十四那天到家裏來，再向他借一借這天晚上用的食具。

——你早點說去借，不好麼！

——喂，沛拉該雅，你知道這個滋味麼？——梅杜琴點一點放在屋角的多節的手杖問。

沛拉該雅一見這手杖，馬上躲進廚下，穿上外套，戴上綳的頭巾，嘴裏喃喃着，到約翰尼基神父家裏去了。梅杜琴面着寫字台坐下，冥想了一個鐘頭，忽然「試試手段」，拿一張紙寫起來。——你們以為他要摘記魏琪爾的詩篇「愛納泰」或羅馬史家幼托洛比斯略史的註釋麼，不，……他寫起這樣的表來：

- 一、俄國文法與倫理學……酒量很好。
- 二、歷史與地理……很不錯
- 三、數學……不大行
- 四、法文……喝不少葡萄酒
- 五、德文……大喝啤酒
- 六、圖畫與習字……只要菓子酒
- 七、希臘文……什麼都來

寫完了這人類學式的表格，伊凡。亞法納顯維支又作了和這個對稱的下列的表格：

山德靈酒	一桶	哥貝
菓子酒	半桶	哥貝
啤酒	半桶	哥貝
蜂蜜	兩瓶	哥貝
		十六盧布
		八盧布
		四盧布
		盧布五十

史達加酒 十瓶……………十盧布 哥貝  
 耶馬伊酒 三瓶……………四盧布 哥貝  
 甜伏特加 一瓶……………二盧布五十 哥貝

合計

四十五盧布——哥貝

梅杜琴作好了充足的預算，這不僅僅爲了要好好化一點錢，也要好好請大家喝一頓。此外，他又計算要買炸包子裏用的魚乾，火腿，鹽漬魚子，檸檬，青鱗魚，和抽的煙艸，放薄荷的點心，也得相當多額的預算。——這最後的點心一項，並非必要，實爲一種奢侈。

客人在七點左右到齊了。到了九點鐘，加弗爾惱姆斯基的臉上已跟下大雨一般，流着汗水。十點左右，地理教員拉着法文教員大談自己太太死時候的故事，捧着肚子大笑。而且他一點不知道在這位可敬的太太的臨終，到底發生了什麼滑稽的事情。可是，頂有趣的鬱鬱寡歡的孤獨者的法文教員，只喝了一點葡萄酒，已經是大醉的樣子，望着對手的臉，哈哈地笑個不住。梅杜琴以身作則，凡是沛拉該雅給他斟上的不管什麼都一口一口地喝下去——不管菓子酒，啤酒，伏特加，山德靈，最後連只有兩瓶的蜂蜜，也倒滿在杯子裏了。客人們見了這模範添增了勇氣，不肯對主人認輸，加緊馬力大喝而特喝。只有一位克魯采弗爾斯基，是屬於城中學者間最高的地位，主人爲了特別表示敬意而請了來的。克魯采弗爾斯基沒有加入大家的胡鬧，他坐在角落上抽着煙。主人這變處處關心的眼，終於抓住了他。

——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菓子酒裏放點檸檬怎麼樣？……………您一點酒也不喝，坐在旁邊想心思，叫別人見了也難受呢……………

——不，伊凡·亞法納顯維支，您知道我一點酒也不會喝的。

——我知道的，您不要說這種沒有意思的話吧……………平常喝不喝別去管他，大家絃在一起，沒有不喝的道理，朋友面子有關。喂，沛拉該雅，拿一杯菓子酒來，要濃的。

這最後一句話，主人是故意說的，他知道無論怎樣淡的酒，克魯采弗爾斯基也是不想喝的。

沛拉該雅拿來一杯基珠略爾加葡萄酒，其中的確放了一片乾癟的檸檬，一定還滲上了五六滿匙的開

水。克魯采弗爾斯基拿起了這杯酒，想乘主人不留意的時候，把四分之三潑到窗外，混過去算了。不料沒有這樣好的機會，因為梅杜琴本來坐在桌上打「波斯頓」，現在却把位置讓了別人，自己就坐守在克魯采弗爾斯基的身邊。

——「呃，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說實在的話，今晚上真是謝謝您，您來得真好，實在够朋友。您這幾年總是躲在家裏不肯出來。這是因為您家裏有青年的太太，沒有法子，不過有時候，也必須看看別的世界。那末，算是今晚上的敬意，我要和您親一個吻，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於是不等特米志里的允許，也不管滿身發出酒店門口似的氣味，在特米志里的臉上，印上了自己的厚皮的嘴唇。據着，是加弗爾惱姆斯基，一句話也不說，抱住了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他的臉上流着瀑布一樣的汗水。克魯采弗爾斯基想揩乾被唾沫和汗水沾濕的臉孔，但從小的教養，不願使友人當面害羞，獨自悄悄退到角落里，拿出了手帕。他的身後正站着那位孤獨的鰥夫法文教員和一位叫古司太夫。伊凡諾維支的德文教員。古司太夫。伊凡諾維支喝啤酒已經喝得連腳指頭都醉紅了，正在用一枝有羽毛的煙斗抽煙。兩個人在小聲說話，沒有注意到克魯采弗爾斯基。當然克魯采弗爾斯基做夢也沒想去聽他們說什麼話，但是聽到自己的名字，和佩里托夫的名字一起大聲地說出來，不禁全身一怔，本能地竊聽起來。

——這是古已有之的事情，——法文教員將俄國話發着法文音說：——亞當不遵奉上帝的命令，因為他是伊甸園中唯一的男子。

——對啦，——古司太夫。伊凡諾維支用德國訛的拙劣的話說道：——對啦！這佩里托夫好比一位堂·裘安。——而且過了約一分鐘的時間，哈哈地大聲笑了起來。這是德國式的，過了一回，仔細想過法文教員所說亞當的意思，才明白了過來，於是古司太夫。伊凡諾維支大聲地笑了。以後又拔出了用德國人式的結實的牙齒咬嚼不停的羽毛煙斗，十分得意地補充了一句：——我懂了。

但是這句話，比之說話本人的古司太夫。伊凡諾維支，倒是對於另外一個幾乎沒有聽見的人，對於克魯采弗爾斯基，更發生了重大的作用。這兩個名字併在一起說，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說？難道這個自己幾乎沒有懷疑的可怕的祕密，這個自己無論如何不想承認的可怕的祕密，已經放在悠悠人

口上了麼？他們好像就在說這件事？不錯，他們果然在說這件事。那兩人還立在原處，古司大夫·伊凡諾維支還張開大口笑個不住……克魯采弗爾斯基忽然覺得胸中有一件東西破裂開來，熱血充滿了胸頭。這熱血漸漸昇上來，快要從口里噴出來了……頭隱隱作痛，眼睛迸出小小的火星。他害怕見別人的臉，他怕自己跌倒在地板上，用手扶着牆壁……突然，一隻重重的手抓住了他的袖子，他怔了怔身子。又是什麼事呀——心裏一跳。

——「啊，親愛的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一個紳士作興這樣不要臉的麼？」——伊凡·亞法納顯維支一手抓住克魯采弗爾斯基的袖子，一手提着一杯菓子酒說：——「呵，您又偷偷逃到角落上想心思了，不行。到了我家，有我家的法律，不管您不服從，拿起這杯酒一口喝乾！」

克魯采弗爾斯基跟剛才古司大夫·伊凡諾維支深思法文教師那句話的時候一樣，瞪着眼，豎着耳，想了半晌，最容易才約略明白了眼前的形勢。他就接過杯來，一口氣喝下去，哈哈的高聲大笑了。

——所以我喜歡您，漂亮，漂亮！實在了不起！怎麼，您還騙我不會喝，好狡猾！喂，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不不，米却，再來一杯……啊，沛拉該雅！——梅杜琴（很親熱地）用自己的指頭從克魯采弗爾斯基的杯子撤出那片檸檬，再加上一句說：——再來一杯菓子酒，要濃一點……再來吧？

——好，來吧。

——Blavo blavo!

這時候梅杜琴沒有給克魯采弗爾斯基再親吻，只因他的嘴裏塞進了那片檸檬。連皮帶核塞滿了他的嘴，而且做出說明「精神好的時候，這種酸東西喫起來味道也很好」似的臉孔。

菓子酒又拿來了，克魯采弗爾斯基跟喝水一般，又是一大口喝乾了。誰也沒有去注意他的臉變得臘一樣蒼白，失血的嘴唇突突地跳動。——大概因為客人們大家以為整個的他球都在跳動。

當大家賭牌得起勁的時候，不知疲勞的沛拉該雅，又用盤子托着酒瓶和高酒杯搬到餐抬上來，以後又拿來煨葱和青鱗魚。這青鱗魚雖已橫切成幾片，却因沒有出去脊樑和肋骨，顯得可怕的尖。一天到晚在「波斯頓」過日子的朋友間鬥着的紙牌，經過一頓大吵大叫後，略有一點輸贏就告終了。梅杜琴贏了錢，當

然與級特別好。

——啊，够了，够了！——他大聲叫喊：——好，現在到那邊去，大大地打一康泰弗萊思奴吧。

梅杜琴稱酒做康泰弗萊思奴，不知根據什麼典故，推想起來，一定有可靠的拉丁文的語根。

客人們又圍住了餐台。

——特米志里·約可芙雷維支！好，這一回，您總不會謝絕康泰弗萊思奴了吧？

——好，就來一下康泰弗萊思奴吧！——克魯采弗爾斯基答着，于是把各種草藥浸過的強烈的酒，用大杯子滿滿地乾起來。這種浸過草藥的酒有一股難受的味道，但愛喝的朋友却以為對於胃臟反而有益。

客人們的歡樂在這兒是寫不盡的。況且沛拉該雅又搬來拿魚乾做餡子的好似古代傳說中的油榨大包。……我們很知道梅杜琴這場慶祝自己命名日的酒宴，頗有古代巴比倫巴爾泰薩王酒宴的性質，所以只要諸位明白這場酒宴跟巴比倫巴宮廷中的酒宴在同一基礎上，以完全同一的情調進行下去，就完全沒有必要，再把那情形一一詳細地寫下去了。

第二天，克魯采弗爾斯基跟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作了長篇的談話。她在他的眼裏，又顯得出以前一樣非常高貴的，高貴得不可用手攀到的東西，他能夠瞭解她，尊敬她了……但兩人之中，好像缺少了一點什麼。這是一個可怕的思想：『大家會談論這件事』，又使他感到非常痛苦。但關於這點，他一句沒對她說。他和妻子說話感得痛苦。于是，急忙跑到學校裏去。到了學校，他站在休息室的窗口，直等到別的教員下課。從這個窗口，自己那麼平靜地眺望外景，已是那麼遙遠的事了麼？爲了享受人生至上的幸福，急急忙忙的回家去，已是那麼遙遠的事了麼？可是，忽然，一切都變了。他從家裏逃出來了……可是，一方面，他却被妻子的威嚴和力量所壓倒了。他知道妻子也跟自己一樣的痛苦；而且知道她爲了對自己的愛，隱藏了這個痛苦……爲了對我的愛？難道她不愛我麼？難道她會愛阻在自己幸福之路上的障礙物麼？我又爲什麼不隱藏所知道的事呢？如果我更小心些，也許不會使她痛苦了。總之，爲了她的幸福，我什麼都願意做。但是現在到底怎麼辦才好呢？逃麼？那末，到底逃到那裏去呢？……

★

★

★

愛南波其司特·加弗爾惱姆斯基叫住了他。加弗爾惱姆斯基好像昨夜的宿醒沒有全消。眼睛紅紅的，眼皮有點腫——好像寒冬的怕人的夜月。臉上和鼻上，長了許多青斑。

——啊，您怎麼啦？——加弗爾惱姆斯基揩着臉上的汗說：——嘴裏喃喃的唸些什麼？

克魯采弗爾斯基沒有作聲。

——我活着只不過是一個名義：

你見過那沉舟的碎片麼？

見過呀，這便什麼啦。

這真是我今日的身世……

——梅杜琴真是一個大混蛋！這老狗，昨天晚上吵得多兇！不過特米忒里·約可芙雷維支，您已經完全舒適了麼，酒喝得很少呀……

——您呢，怎麼樣，已經好了麼？

——嘿，您瞧。不過，您還不是老手。怎麼樣，到我的家裏去麼？就在這兒呀。

請到寒家去吧

唱一點甜酒和亞拉克

克魯采弗爾斯基便到加弗爾惱姆斯基家裏去。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加弗爾惱姆斯基拿出藥草酒和胡瓜，代替甜酒和亞拉克酒，請他喝。克魯采弗爾斯基喝了一杯，奇怪得很，果然心頭輕鬆起來了。這種發見不消說是一向不曾有過的，當無路可逃的悲哀啃住他的時候，這正是無上的良藥。

★

★

★

十點多鐘的時候，綏米翁·伊凡諾維支·克魯波夫出現在凱雷斯堡旅館的小客廳裏，滿臉愁雲地走來走去。約過了五分鐘光景，佩里托夫的房門打開來，執事葛里歌里手拿着板刷，臂上搭着外套走出來：

——怎麼，還睡着麼？

——已經醒來了。——葛里歌里回答。

——你對他說，我有一點事要和他談談。

——克魯波夫先生——佩里托夫叫了：——克魯波夫先生，對不起了。——說着，他從門口走出來。

——有幾句話，半個鐘頭的樣子可以麼？——他問。

——好好，請吧，一整天也沒有關係！——佩里托夫回答。

——我怕打擾您呢。您不是每天上午要研究經濟學麼？

老醫師顯然帶着諷刺的口氣問了。

——啊，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興，大概今天起得太早了。——佩里托夫很和靄地接待這難對付的老人的責難。

——高興不高興，是我的自由。

——那末，請裏邊坐。——佩里托夫指着門口說。

克魯波夫默默走進屋子裏。

——嘿，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克魯波夫說了。他極力想保持冷淡鎮定的態度，總不可能；——我特地和您來談談。這決不是冒失撞來的。我經過仔細的考慮。對您說這種痛苦的實話，在我也覺得不快。我聽到這話的時候，實在覺得難受。到了這麼老的年紀，還老是跟糊塗人作伴。我完全把人看錯了。就是見了十五六歲的孩子，臉孔也要紅的。

佩里托夫楞然地望着老人。

——我要說，我就跟馬格特尼亞的軍隊一般，毫無客氣，什麼話都會說出來。不過這決不是我自己的事。我是老頭子，可是沒有人會說我壞蛋，是的，我不是壞蛋。不正當的行爲我決不承認正當。

——啊，克魯波夫先生，我相信您不是壞蛋，同時我相信您也不會當我壞蛋。不過要對您這位衷心敬愛的人，特地作這樣的證明，我實在覺得非常遺憾。今天您好像很興奮，我不知道什麼原因。總之，請您說話不要太粗，好不好？我聽了這種話，心裏不大好受。對方是一個高尚的人，即使要大罵一頓，也不能完全忘記人家的美點。您這麼罵人，似乎什麼也沒有說明呀。對不起，請您恕我說了這些話。



——不，沒有關係。那末，我綉綉地說吧，放大人氣一點吧。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很對不起，我要問您一句話。您可知道，我這四年來頂愛往來的一個家庭，我一向當做自己的家庭的，現在完全被您毀壞了幸福？您把這家庭破壞了，一下子葬送了四個人的幸福。我同情您一個人孤寂，所以把您帶到那家庭去的呀。在那兒，像家人一樣接待您，對您多和善。您拿什麼東西作了報答？您好好聽着吧，丈夫雖不說現在立刻，或者不久會吊頸子，或是在河裏在酒裏淹死。太太就會害肺病——這我可以保證的；孩子會變成孤兒，留在陌生人的手裏。于是最後，全城的人將慶祝您的勝利！那時候，我自然也要賀賀您。

和雷的老醫師說到最後一句話時，憤怒得周身發抖了。

——這站在更高的觀點上看，對於您也許不算一回事——醫生噤了一下口，又補充了一句。

佩里托夫從長沙發裏站起來，很快地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後來，突然站在老醫生的面前。

——那末，我也要問您一句話，到底誰給您這種權利，這樣一點不客氣地亂干涉我個人生活的神聖的祕密。您怎麼知道我比別人不痛苦呢？但是我不記住您這樣的口氣，我們好好兒說吧。您到底要從我這兒知道什麼？您問我愛不愛這個女人麼？那我可以對您說：我愛她！是的，確實愛她，我可以對您說一百萬次。我用我的全心愛這個女人！我愛她，您明白了沒有？

——那您為什麼使她不幸？假使您還有人心，您跨進第一步就應該將腿子停下，決不會向她去告白自己的愛。您為什麼不讓她們夫妻平平安安在自己的家裏，是啊，是為什麼呢？

——您這樣說，您還是簡單問我一句好，我為什麼要活着？老實說，我自己也不明白。也許我活着，就爲了破壞這個家庭，毀壞我所遇到的那位出色的女人吧。您很容易這樣問我，也容易下這樣的判斷。好像您的心，在您年輕的時候，從來沒有興奮過一次似的，要不然，至少您的回憶中會留下一些東西的。總之，我已經回答了您的責問。是的，到了現在，我還有什麼辯明的必要呢。況且我不打算叫別人來裁判我自己所做的事，所以，我一切都可以說的。此外，我也不希望您說什麼話。我很明白您的意思。您只不過拿一句同樣的話，盡量地來羞辱我吧了。這結果雙方都會冒火。我當然不會打算同您決鬥。首先，您對於

那位女人也是絕對需要的人。

——好，您說吧我聽着！

——我到這兒來的時候，在我的生平中是最暗淡的時期。這以前我跟外國的朋友頗有一點交際，但是在國內，却沒有一個親近的人。在莫斯科我有兩三個朋友，也不是完全共鳴的。因此我決定到這NN城來。到了這兒以後，我的情況怎樣，我的日子能夠過得愉快麼，這個您總是很明白的。這時候，我意外地遇到了那位太太，您也是愛護她尊敬她的，但是您完全不瞭解她，好像您不瞭解我一樣。您只是重視她的家庭的幸福，對於丈夫和孩子的愛。但是您不要生氣，世界上也有時候不能僅僅談廉價的真理……不能以為僅僅外表的接近，歲月的久遠，可以將一個人的心和別個人的心結合起來。完全沒有這樣的事。人們常常一起過活了二十年，一走進坟墓，就變成陌生人。不錯，他們有時也相愛，但完全不互相瞭解。但是深刻的友誼，有時只在一剎那間，更能幾十倍地互相瞭解。因為您總是根據道德第一的習慣，常常以一個醫生的目光，從上而下的去看她。但我却驚奇這女人的不平凡的力，投身在這女人的跟前了。她實在是一個驚奇的人物！怎麼能有這樣的人呢？我費了半生老大的努力和艱苦之後才能得到的，在我以為全新的，很貴重很完整的東西，在她却是很簡單的，早就知道的真理。她把這個看得很平凡。我已經見了不知多少的人，但每個人都遲早到達一定的界限，撞着不能再行前進的牆垣。可是她沒有這種界限。那時候，每天晚上到她家里去和她長談，我真是過了幸福的時間……：好容易我逃出了一向生平所經驗的冷酷的生活，開始覺得吐了一口氣。一個人，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愛，什麼是幸福。可是您却問：他為什麼不在那兒停止？結果，在那兒如果停止下來，那才是可笑的事呢。我可沒有這一點良知。固然，到了後來，知道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等到我自己完全明白，已經太遲了。

——那末，最後問您一句話：您到底打算怎麼樣？您還有前途的目的麼？

——我從來沒有想過，所以現在也不能對您說。

——他末，現在在您的眼前，您已經見了這個缺乏思攷的結果了。

——先生，您以為我見了這個結果，心里很安麼。先生還以為我要等您來說麼？但是在您來說以前，

我的幸福已經消失了，充滿詩和感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悟到她會受大家猛烈的攻擊；因為她比大家站在可驚的高處……克魯采弗爾斯基是一位出色的人物。他愛得她跟發瘋一般。但他的愛有一點病態。他將因這個愛而葬送自己，而且是沒有法子的。……只是最不行的一點，他也將因此而葬送了她。

——那末，照您這樣說，克魯采弗爾斯基看見自己的太太愛了別的男子，應該不放在心上的麼？

——不，我沒有說這個話，我想他也許正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人總是最信任自己的性情的。特別在這種批判的時候，更其信任自己。但您說得明白，他與她那種有非凡的力的女人在一起這件事，在他本來就不應該的。

——可惜，這句話，在他結婚以前我就早對他說過了。但現在再說這樣的話已經來不及了。這您大概也同意吧。同時您大概也承認，在您到來以前，她也很好地過了些幸福的日子。

——克魯采夫先生，不過這種幸福果能永久維持下去麼？這種缺乏考慮的事，遲早總會在表面上顯現出來的。所以您的話不是很矛盾麼？！

——這確實是很困難的問題！對啦，我常常說家庭生活是危險的，決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我的傳道，就跟約翰在曠野里說教一樣，誰也沒有聽我，就是您，也即是從這同情……

——究竟您要我怎麼樣呢，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從她害病以後，我才留意到她的煩惱和克魯采弗爾斯基的無法可施的絕望狀態。所以從此我差不多不到她們家里去，這個先生大概也知道。我很明白這對我極需努力的。我有二十多次想寫信給她，但是怕使她的情形更加惡化，終於沒有寫。有時我到他們家里去，也總是默默地什麼也不說。但您還要責備我什麼地方不對呢？究竟您要我怎麼樣呢？您總不見得特地爲了要罵我一頓，才跑到我這兒來的吧？

——實在，我是來證實您是一個堅強的人的。我也看出來，這對您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不過，無論如何要您犧牲，要您作一個重大的犧牲……這樣我也許還可以救那個女人。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您可以離開這兒麼？……

老醫生這樣說着，剛才那緊張的冷酷，變成了一種溫和的神情。老醫生的聲音戰慄了。他愛上了佩里

托夫。

佩里托夫打開文件夾，拿出中間的文件，取了一封還沒有寫完的信，給克魯波夫。

——請您看——他說。這是一封給母親的信，他告訴她決心再到外國去，而且打算馬上動身。

——您明白麼。我要走了。您一定覺得可以救她了吧，克魯波夫先生？——他搖着頭，陰鬱地問。

——此外還有別的法子麼？——克魯波夫澀然地反問。

——唔，我不知道，——佩里托夫回答：——先生，我等回寫一封信給她，您可以親手替我轉交麼？

——好的，我帶去。——克魯波夫回答。

佩里托夫把愁容滿臉，情感混亂的克魯波夫送到門口。他回到自己的案上，完全失神地倒身在長沙發里。克魯波夫的話好似確實給他一個可怕的打擊。他似乎已經沒有勇氣，給自己補充戰勝這個打擊，再作種種放慮的力量。他含着已經熄了火的雪茄，整整躺了兩個鐘頭。以後站起來拿了一張便牋，寫起信來。寫好了，加上封，換過服裝，拿了信跑到克魯波夫那兒去。

——這封信託您轉去。——佩里托夫說：——此外，克魯波夫先生，還有一件事請求您。可不可以跟您一起，再見一次她，只要兩三分鐘就好。怎麼，不行麼？

——爲什麼？

——這個您不會明白，不過，我想一定不會壞事的。如果您有一點對我的同情，無論如何請您辦到。

——您什麼時候動身？

——明天早晨。

——那末，今天晚上八點鐘到公園裏來。

佩里托夫握一握醫生的手。

——我今天遇見了他，我真覺得很痛苦！

——不要說這話，克魯波夫先生，我求您。

瘦怯，蒼白，兩眼紅腫的可憐的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由克魯波夫醫生扶着手走出來了。她像

有點發燒，眼中帶一種不好的光。她知道往哪兒去，爲什麼。他們走到約定的椅子上坐下了。她哭着，手里拿着那封信。克魯波夫沒有一句話安慰她，只替她拭着眼淚。

佩里托夫來了。他臉上那種鮮朗的神采完全消失了。臉上每一線條，都顯出難受的痛苦。他握了她的手。他完全跟死人一般。

——別了。——他以似聞未聞的低聲說：——我又要踏上流浪的旅途。但我將永遠不會忘記與您的相遇。您的影子將永遠留在我的心頭……它將一直到死爲止，使我感得安慰。

——從此一去不回了麼？——她問。

佩里托夫沒有作聲。

——唉，上帝！——她說了，噤了一下口：——別了，服爾德馬爾！——她又低低說添了。之後，好似精神振刷的，忽然站起身來，緊緊握了他的手，大聲明朗地說：——服爾德馬爾，請您記着，我是無限地愛您……無限地愛您，服爾德馬爾！

她走了。他拉不住她。她滿心要比來時走着更堅實的步伐。

他望着他們的後影，一直到白色的頭巾在白樺樹間閃爍不見。佩里托夫獨自留下來。我必須永遠放棄她麼？——他想。他抱着頭，閉着眼，被悲哀打倒地，整整在那兒坐了半個鐘頭。忽然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抬起臉來，好容易看見面前立着有點像顧問官的臉的人，正是那個顧問官。佩里托夫冷淡地點一點頭。

——啊，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您在這兒，正想心思麼？

——唔，是的，所以我喜歡獨自在這兒。

——是囉，像您這樣有教育的人，似乎頂喜歡孤獨了，——顧問官在長椅上坐下來說：——不過會會朋友有時候比獨自一人也不會壞。我剛剛碰見克魯波夫，他還帶了一位很可愛的夫人在一起。

佩里托夫在顧問官坐下時立即站起身來，預備走了。不過，最後的一句話將他留住。顧問官這副似笑非笑的臉孔，明白表示他爲什麼要說這句話。他確實是受了那位瑪麗亞·史吉派諾芙娜的私下的委託，特地到這公園裏來的。

——我認識那位剛才跟克魯波夫先生一起走的夫人，——佩里托夫怒得喘不過氣來地說。

——對啦，我想您一定認識的，呵呵！——輕浮的顧問官說：——您們年輕的人，凡是漂亮的女子，沒有不認識的。

——您是混蛋，還是發瘋，我可沒功夫對付您。——佩里托夫這樣說着，向林蔭路走去。

——您說話不太粗魯麼？——顧問官紅得像芍藥花一樣，從長椅上跳起來說。

佩里托夫停下來。

——您要我怎麼樣？——他向顧問官問；——打算決鬥麼？對不起，我沒有這興緻！我什麼事都會做出來的，要不，就請您原諒。我的脾氣就是這樣，散步的時候遇到障礙，我便用手杖打開去。

——用手杖打開去？——顧問官反問了；——用手杖嚇人，您這人爲什麼這樣粗暴？

假如在別的時候，佩里托夫對於這可愛的顧問官的話，只不過在心裏一笑置之。但在這個時候，不遇到這種事心裏已經很興奮，簡直連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視界，也找不大住，所以對顧問官說了這種粗暴的話。顧問官嚇退了。佩里托夫便獨自走去。

第二天早上，執事葛里歌里正忙着收拾行裝。這時候佩里托夫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他的頭腦他的胸頭都感得空虛，好像自己整個的生命，整個的身子都沉落在水底裏了。一想到再不能看見她，便感到有一種可怕的東西咬着他的心，在他的胸中騷動。於是，他忽然吊下淚來。葛里歌里跑到他身邊來問了靠十次，每次他都回答了一聲；「隨便好了」。實際上這時候的他，不單穿什麼外套發沒有關係，就是目的地到巴黎或是到托波里斯克，也都隨隨便便的了。克魯波夫醫生走進來，跟昨天完全換了一個人，他的眼中有淚的痕跡。他輕輕地走進來，用袖子拍拍帽子上的灰塵，站在窗邊，望着葛里歌里工作。葛里歌里因爲不能好好打上裝在馬車裏的行李，嘴裏原已在喃喃不住。

——這樣行了吧，克魯波夫先生？——佩里托夫含着淚和笑說。

——昨天對您說得太粗魯了。可是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請您原諒……您馬上就要動身了……說到這兒，老醫生的話突然停下來。

——不，這還說它做什麼，話說得夠了，先生。今天您有什麼事麼？

佩里托夫這樣說着，兩手向他伸過去。

——嘿，一點兒，跟您的臨別紀念。——他這樣說着，拿起一個大的摩洛哥皮篋子來：——我把這看得非常寶貴，現在送給您。

佩里托夫打開篋子看了一眼，再望望老人的臉，突然抱住他的頸子，在他臉上親了一個吻。老人淚聲地說：——「我活到這麼老，自己想想也有點滑稽，會做出這樣傻的事情。年紀一大，動不動要流眼淚。」

佩里托夫在椅子裏坐下，緊緊地抱住那只篋子……這是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的水彩畫肖像。

克魯波夫站在他的面前，要佩里托夫相信他已經沒有特別的傷感，偷偷地拭去眼淚，作了這樣的說明。

——大概兩年以前，有一位英國畫家到這個城裏來，他的畫畫得很好，作了許多大幅的油畫肖像。喏，掛在縣知事私室裏的知事太太的肖像也是這畫家畫的。那時，我說服了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請她當了模特兒。她來了三次，就畫成了這幅肖像……那時候她也不會想到今天作了這用途？……

佩里托夫沒有聽見醫生的話，所以旅館老板跑進來，打斷了克魯波夫的話，他也並未覺得可惜。老板氣吁吁地告訴他，警察局長來了。

——他來做什麼？——佩里托夫問。

——他說有一點事跟您談談。——老板答道。

——告訴他，我在這兒。

警察局長大聲地拖着指揮刀走進來，在開着的門口，看見肥胖的警長，和兩手抱着警察局長外套的旅館侍役。

佩里托夫立起身來，全身表示出驚疑的神情，沒有特別明說的必要，這驚疑的神情，正看出「警察找我，那有這樣的事」的樣子。

——對不起得很，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我還得稍微挽留您一下，看樣子，您馬上就要動身了。——是的。

——將軍要請您去一趟，說是顧問官斐爾斯。彼得洛維支。葉爾加納維支，用一封私函向閣下控告您損害了他的名譽。我實在很對不起您，不過您知道，這是公事沒有辦法，執行上司的命令是我的職務。

——您來得真不巧。請問一聲，須得化不少時間麼？

——不，這是在於您自己的。葉爾加納維支先生也是一位好說話的人，只要您仔細解釋一下，事情也不致於故意延長的吧。

——那末，我要怎麼樣解釋呢？

——啊，符拉奇米爾。彼得洛維支，這事情交給我辦，您好像還不大明白呢。——克魯波夫醫生說：——好麼，我來同局長兩人作和事老，只要十五分鐘就可以談妥的？

——這好極了，就請您這樣辦吧。

——那末，我也幫一下忙。——警察局長說：——這是我們神聖的義務。而且能夠用這樣和平手段，使雙方滿意，更其是愉快的義務。

於是事情就這樣的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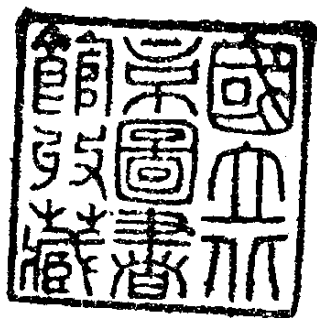
……以後，約過了兩個星期，有一天，那輛威風凜凜的四馬拖拉的馬車，曾經駛過水碓小屋的旁邊，從「白野」向公路走去的，現在同一條路上，有一輛大型的旅行車走過去了。葛里歌里坐在車夫座上抽着煙斗。車夫叫馬兒好好地走，喊着馬兒也懂得的噢，噢，……鳴，鳴，……唉，唉，……等等極簡單的。河的這一邊，站着一位戴白頭巾，穿白外套的老太太，由婢女扶着，對馬車上站出身子來的人，揮着重重淚濕的手帕。馬車上的人也在揮着手帕。路略略向右邊彎曲了，馬車拐過灣去，已只望得見後影。而且立刻一陣塵埃包住了馬車。當塵埃包住的時候，除了道路已經什麼也望不見了。但老太太還只是站着，伸起身子，向遠方探覓。

老太太住在「白野」，漸漸地寂寞，漸漸地沉悶起來了。但是一星期總有一次兩次，覺得服爾德馬爾要回來了。於是她照向來的習慣，好像已經聽見小山那邊有馬車的鈴聲，到陽台上去迎接了。這陽台，當



佩里托夫臉色黑晶晶被太陽晒黑的少年時代，她常常在這裏接迎他的。後來，她又牽掛起N·N城來。在那兒住着一位自己兒子所愛的女子，而且這不幸的女子因為對他的愛犧牲了自己。到了那年的冬天，老太太真的搬到N·N城去住了。她在那裏遇到衰病垂危，已經沒有恢復希望的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克魯波夫醫生比以前變得更高興了，問一問柳波維的情形，只是默默地搖頭。克魯采弗爾斯基完全被悲哀打倒了，現在他只是祈禱着神明，發狂地喝酒。蘇菲·亞歷克舍芙娜得到允許來看護病人，每天坐在病人的枕邊過日子。柳波維·亞歷克山特洛芙娜把頭枕在瘦弱的胳膊裏，半開着口，眼含着淚，靜靜地聽老的鳳母親談着她的兒子，現在正離開她們兩人很遠的服爾德馬爾的無罪的話——這瀕死的美人與美麗的老太太的敘會中，這位夢顛深陷，眼眶張大，頭髮蓬鬆散落肩頭的病弱女人的面影裏，有一種高貴的詩意的東西。

(完)



# 誰 之 罪

原 著 者

俄 · 赫

爾

詹

譯 者

適

夷

出 版 者

大 用 圖 書 公 司

總 經 售

世 界 知 識 社  
上海中東路二六〇號一〇六室  
電 話：一 二 一 一 六 二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初 版

#197  
442312

AA

62